

殺手血（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著

「一劍三影」江滿楓及其兩位助手何左和奚右，自從崛起江湖之後，所向披靡，江滿楓有了心上人，決定退出江湖，可是在最後一宗買賣中，却連番發生意外，最後被人送進大牢。他矢志要報仇，何左和奚右感其恩，不辭勞苦，終於手刃了仇人，但事情又有了變化，最後殺手要用自己的血贖罪……

第28年

43

$5.00

編者話 西門丁撰寫的殺手傳奇故事，每篇的題材不同，多姿多采，故事獨立。今期刋出的「殺手血」也不例外，內容講述一個殺手及其兩個得力助手，自從崛起江湖之後，聲譽日隆，所向披靡。當他有了心上人後，決定退出江湖，可是在最後一宗買賣中，却連番發生意外，最後被人送進大牢中，他矢志要報仇，其助手也感恩圖報，不辭勞苦，鼎力協助，終於手刃了仇人，但事後又有了變化……欲知整個故事發展，請閱本文。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素以緊張刺激，鬥智鬥力見稱，今期的「催命專員」完結後，下期即將繼續刋出另一巨著——「三屍一命」。顧名思義，令人費解，何以「三屍」祇得「一命」？各位欲知其故，敬請留意下期該故事的刋出。

☆ ☆ ☆

下期南宮雪傳奇故事「搏命大亞悲」，題目很突出，故事也新奇，內容敘述一個安祥寧靜的小鎮，突然發生了一連串令人不可思議、驚心動魄的怪事，南宮雪深入調查，原來是……？下期奉告各位。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3期
（總號14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血

殺手故事之五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一劍三影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這是唐朝大詩人李太白膾炙人口的佳句，士林學人無人不曉，亦無人不讀。

千金雙手奉，難買劍三影。

這句雖不佳，但武林中人，亦幾無人不知。劍三影不是人名，而是一個外號，全名爲「一劍三影」。一劍三影指的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

三個人爲何用「一劍三影」這個外號？

原來這是一個殺手江滿楓的獨有外號，只因江滿楓有兩個助手，與他形影不離，又三人心意相通，江滿楓若一劍向敵人刺出，其兩位助手，亦幾乎同時動手，故有一劍三影之稱。

江湖上知道江滿楓的名頭的，多如恒河沙數，但知其左右助手的名，却寥若晨星。不過有一個人却對他們三人瞭若指掌，他便是古大鍾。

古大鍾這個名字有點古怪，但他的劍法絕不古怪，因爲他是華山派的棄徒，一手梅花劍使來，別出機杼，另具一功，不過有點名符其實的是，古大鍾飲酒，不用小盞，必用大鍾，且十飲有八九要酩酊大醉。

無人知道古大鍾是否太過好杯中物，方被華山派上任掌門「梅花老人」逐出師門，不過他後來當過殺手，却因醉後不慎露出秘密，致被人圍攻，斷了一臂一腿，成了殘廢！

殘廢了的古大鍾，豪飲的次數雖然較少，但依然用大鍾，算起來，古大鍾在殺手行業內，是江滿楓的前輩，也指點過他許多殺人的絕活，是故，江滿楓雖因職業之故，不與人來往，但古大鍾却是個例外。

* * *

夕陽下，酒旆閑。

兩三航未曾著岸。

落花水香茅舍晚。

斷橋頭賣魚人散。

荊州外，長湖之畔，一個背着一隻朱漆大葫蘆，右臂拄拐的老頭，邊走邊放聲而歌，他左袖軟軟地垂下，似已沒了手臂。

湖邊有小溪，溪畔又有一座樹林，樹木疏密有緻，疏的那邊向陽，綠草如茵；密的那邊，透出一間竹舍。

跛足獨臂老頭，穿林而行，忽然駐足，解下酒葫蘆，拔塞仰脖，骨嘟嘟喝了幾口酒，又放聲而唱：「風雨蕭然，寒入姑蘇夜泊船。市喧才寂，潮汐還生，鐘韻俄傳。烏啼不管旅愁牽，夢回偏怪家山遠，搖落江天。喜的是篷窗曙色，透來一線。」

歌聲剛落，竹扉「呀」地一聲推開，裡面走出一個二十五六的青衣青年來，國字口臉，星目如電，嘴唇緊抿。飄逸之中，還帶着兩分迫人的氣勢！

「何小哥，別來無恙？」

那青年只略略點了一下頭，道：「前輩請進！」他讓古大鍾進扉之後，又立即將門關上。

跛足老頭見竹舍之內，除了那何姓青年之外，不見一人，不由訝然問道：「何左，出了事麼？」原來此人便是江滿楓之助手何獨生！

名滿天下的殺手，竟然坐在此等地方，彷如隔世高人，難怪至今仍無人知道「一劍三影」的巢穴！這位跛足老者便是昔年華山派之棄徒，古大鍾！

「老大與奚右去買酒，着晚輩在此等你！」

古大鍾一怔，問道：「小江怎知道老夫要來？」

「前輩見到他時再親自問他。」何獨生端出一張竹椅，讓古大鍾坐下。

何獨生要去泡茶，古大鍾桀桀笑道：「要喝你泡的茶，不如喝酒！」言畢又拔開木塞，連喝幾口。他把酒吞下，道：「外面有人來了，共是三個人！」

何獨生一躍而起，走至門後，將耳朵貼在門板上，這才聽到三個人的脚步聲，一重兩輕，由遠及近。竹扉被人拍響，別人聽不出奧妙，但何獨生却認出這是江滿楓與他約定的暗號，當下將竹扉打開。只見外面果然站着三個人，一個是江滿楓，一個是奚不羣，另一個年紀約四十左右，甚是健壯，手上提着一串湖魚。

竹扉一打開，江滿楓便見到古大鍾，仰頭打了個哈哈，道：「酒鬼，甚麼風將你吹來？」

古大鍾見有外人在場，也打哈哈道：「是東南西北風！這位朋友是誰？」

「他是湖上的漁夫，叫周老三，跟咱們混熟了，也常來喝茶。」

原來江滿楓不好飲酒，但對茶道極有研究。那周老三見江滿楓有客，便道：「沈老弟，你有客人，咱下次再來叨擾你幾杯吧！」江滿楓在此化名沈英。

古大鍾道：「相逢不如偶遇，有何打緊？」

周老三有點靦覥，放下湖魚便走了，江滿楓關上門道：「古前輩無事不登三寶殿，不會是爲了吃魚而來的吧？」

「難道你不歡迎老夫？」古大鍾道：「且慢，老夫適才聽何左謂，你似乎知道老夫最近會來，到底誰是『耳報神』？」

江滿楓笑道：「晚輩雖然隱居於此，還不至於全不問世事，我聽人說『大鐵鎚』蓋寰宇舊傷復發，最近死了。他女兒蓋玉英、女婿『追風劍』夏訊，必會去襄陽拜祭，因此估計你遲早會找來！」

古大鍾怪笑一陣，又喝了幾口酒，道：「蓋寰宇早已將女兒逐出門去，蓋玉英和夏訊，還會去拜祭他？」

「一個人死了，還有甚麼仇恨？何況他們到底是父女關係！」江滿楓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問道：「當年將他打成殘廢的人，都已讓你解決掉，只因爲事後夏訊與蓋玉英隱居，江湖上再無點消息，方能活到今日！」

古大鍾臉色微微一變，道：「不錯，當年合力圍攻老夫的五個人，這幾年先後被老夫設計殺了四個，只剩下一個夏訊！別人尚可以放過，唯獨他不能！」

奚不羣訝然道：「這是甚麼原因？」

古大鍾咬咬牙，雙眼露出怨毒之色，厲聲道：「因爲那天跟老夫一齊飲酒的就是他！」

奚不羣輕啊一聲：「原來你的身份是給他揭發出來的！」

何獨生道：「老奚這句話只說了一

半。古前輩若不是貪杯中物，又怎會飲醉？莫非飲醉了酒，胡言亂語，夏訊又怎會知道他的身份？」

江滿楓點點頭，道：「不錯，其實古前輩自己亦有錯失！」

古大鍾雙眼一翻，道：「聽你這口氣，老夫這一趟是白走了？」

江滿楓含笑長身，道：「不用動怒，咱們吃了飯再慢慢談！」他又回笑道：「奚右，把魚拿去殺了，待我先泡了茶，再下廚親自泡製！」

古大鍾狠狠地盯了江滿楓一眼，索性閉上雙眼，斜在椅背上，不久即發出一陣如雷的鼻鼾。何獨生見慣不怪，也不以為奇。

待江滿楓捧着一個木盤自灶房出來時，古大鍾雙眼忽然睜開，也不知他是眞睡還是假睡。木盤裡放着三碟用不同手法烹調的湖魚，再一碗東坡肉，一碟青菜，一碟筍片炒蝦仁，兩壺酒。想不到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居然把幾個小菜燒得香氣四溢。

古大鍾解下大葫蘆，將椅子拉前，道：「趁熱吃！」就像他才是主人一般。奚不羣替他準備了一隻大酒鍾，古大鍾問道：「有甚麼酒？」

奚不羣道：「一壺高粱，一壺茅台！」

古大鍾道：「茅台入口太膩，要高粱！」奚不羣替他斟了高粱酒，却為其他人全斟茅台。

四人坐下動箸，古大鍾最喜歡吃湖魚，只吃得嘴角全是油漬。江滿楓問道：「老古，肚子裡已裝了一半了吧？該說正事了！」

「蓋玉英的確偕夫婿夏訊及一子一女回娘家，拜祭父親！」古大鍾道：「這是一個機會！」

江滿楓問道：「他們甚麼時候來，甚麼時候走？」

「老夫一得到消息便立即趕來，算起來已有四五天。」古大鍾喝了一鍾酒，續道：「蓋寰宇武功雖未至出類拔萃，但此人好管閑事，相知滿天下，蓋家已發出訃聞，估計會停屍一段時日，方會出殯，在出殯之前，料夏訊不會離開襄陽！」

江滿楓提起酒盞沉吟不語，古大鍾冷笑一聲：「小江，你不是準備食言吧？」

江滿楓一仰脖，把酒喝乾。道：「笑話！盜亦有道，江某說出去的話從不收回來！」

古大鍾桀桀笑道：「江滿楓一言九鼎，武林中誰人不知？只是你還顧慮甚麼？」

「既然蓋家有意放棺，等人來拜祭，那麼在蓋家內的高手自然不少，殺一個夏訊絕無問題，但其他人的力量却無可估計，難道前輩另有善策？」

原來當年圍攻古大鍾的人，以夏訊的武功最高，古大鍾幸保生命後，巧遇江滿楓，斯時江滿楓剛出道，在殺手行業內亦不著名，但古大鍾慧眼識英雄，認為他是個可造之材，便將自己殺人之經驗及心得傳授之，但有一個條件，便是江滿楓須免費替他報仇。

幾年來，五個仇人已被古大鍾親自設計殺死，或由江滿楓代勞，殺了四個，目下只剩下一個夏訊！

古大鍾又喝了一鍾酒，道：「夏訊的劍法以快捷多變見稱，七年不見，也許另有絕招也不一定，不過老夫也沒叫你在蓋家動手！以老夫之見，夏訊在蓋寰宇出殯之後，必會離開，屆時你們在半路伏擊，以三敵二豈有不勝之理？何況他倆還有兒女同行。」

奚不羣性格與何獨生不同，比較隨和，當下舉杯道：「奚右預祝前輩大仇得雪！」

古大鍾桀桀大笑。「在老夫眼中，夏訊一家人無疑已一脚踏進棺材！」當下又喝了一鍾酒。

江滿楓微微一笑，道：「辦了這件事，江某心願已了，也可以豹隱了！」

此言一出，莫說古大鍾，連何獨生及奚不羣都呆了一呆，轉頭望着江滿楓。

江滿楓微窘，以喝酒掩飾，道：「做殺手只為錢，如今所賺之錢已夠，還殺人作甚？」

古大鍾道：「據老夫所知你名氣雖响，但收費不高，又不濫接，所賺之錢並不很多！」

「以前夢想成為豪富，擁良田千畝，如今反覺這種生活不錯，要那許多錢作甚！」

奚不羣急道：「但你如今才開始『值錢』，這時候收手，豈不可惜？」

江滿楓笑道：「也許不收手才可惜！殺人跟賭博一樣，在揭盅之前，誰敢說自己押的寶必贏？『九骰王』的故事，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衆皆愕然，那九骰王遂心所欲一手，可拋出九個骰子，任由其控制，可是這種技巧頗受心情和體力影响。有個輸家一怒之下，殺了九骰王之兒子，當時九骰王尚在賭場內，也許是父子連心，亦也許是心血來潮，拋出去的骰子不受控制，結果大敗而傾家蕩產，事後知兒子因己而死，亦愧而投江自盡。此事江湖上流傳甚廣，何獨生和奚不羣自無不知之理！

古大鍾乾咳一聲，道：「江湖風險，刀頭下忝血，更加禍福難測，老夫即是一例，故此老夫亦覺得江老弟，在此時退隱，較為可惜，却絕不規勸！」

江滿楓道：「好吧，不說這些煩人的事，今夜不醉無歸！」

古大鍾舉起酒鍾，忽然道：「今日是八月廿五日，你須在九月初一前，趕到襄陽！」

奚不羣問道：「前輩也去襄陽？」

「老夫當然去，還會不時向你們提供消息，聯絡方法依舊！」古大鍾言畢又將酒喝乾，忽然又疾聲高歌起來：「一酒杯濃，一葫蘆春色醉疏翁，一葫蘆酒壓花梢重。隨我奚童，葫蘆乾興不窮。誰人共，一帶青山送，乘風劉子，劉子乘風！」歌未畢，已「蓬」的一聲，突然醉倒於地。

江滿楓眉頭一皺，從古大鍾身上似乎看到自己將來的下場，長噓一聲，道：「何左，扶他上床！」

何獨生與奚不羣扶古大鍾進房，江滿楓也自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酡顏畢現，亦放聲而歌：「今朝有酒今朝醉，且盡樽前有限盃。回頭滄海又塵飛。日月疾，

白髮故人稀。張艮辭漢全身計，范蠡歸湖遠害機。樂山樂水總相宜，君細推，今古幾人知。」

唱吧又飲，復又高吭：「萋萋芳草春雲亂，愁在夕陽中。短亭別酒，平湖畫舫，垂柳驕驄。一聲啼鳥，一番夜雨，一陣東風。桃花吹盡，佳人何在，門掩殘紅。」曲未盡，人已醉倒。

何獨生與奚不羣恰好自房內出來，見狀互望了一眼，奚不羣道：「何左，老大近來好像有點反常，適才那首曲……」

何獨生道：「先扶他進房，日後有機會再仔細問他。」兩人扶江滿楓進房，自己亦回房歇息了。

一宿無話，次日何獨生醒，古大鍾已走，只留下一箋書，而江滿楓亦不見了，他只道是送古大鍾出去，可是回心一想，又覺無理，假如古大鍾與江滿楓同行，又何須留柬？是必他亦找不到江滿楓！

何獨生想起昨夜的情景，暗吃一驚，忙推醒奚不羣，兩人出林找尋，一直找到一條溪邊，見一舟子正在解纜，遂問之，方知江滿楓一早已乘舟去了，却不知去了何處。

兩人在岸邊商量。「何左，老大是不是獨自上路？」

何獨生道：「老大從未試過一人上路的，也許他去那裡辦事，咱們還是回去等他！」當下兩人重新入林，返回竹舍。可是等至日已過午，還不見江滿楓回來，饒得何獨生平素冷靜，此刻亦有點按捺不住。

兩人亦無心進食，把昨夜的殘羹冷飯溫熱，草草吃了點。奚不羣霍地長身，道：「何左，咱們收拾一下，去襄陽吧！」

何獨生到底比較冷靜，忙道：「不急，老大今晚不回來，明早咱們再走未遲！」一直等至黃昏時候，江滿楓才回來，手上還捎着好些食物。

奚不羣急不及待地問：「老大，你去那裡，怎麼不留一點訊息，害得咱們兩個坐立不安！」

江滿楓微微一笑，道：「瞧你這毛躁性兒，還是收不了！拿去做飯吧！」江滿楓將食物交給奚不羣，立即坐下，斟了一杯茶飲。

何獨生見江滿楓强顏歡笑，忍不住道：「老大，我說幾句話，望你莫怪！」

江滿楓似已料到他要說甚麼，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道：「好，你說吧！」

「老大，你是不是有了紅顏知己？」

江滿楓訕訕一笑，道：「那只是我一片痴心而已！」

何獨生微吃一驚，忖道：「難怪他想豹隱！只是心有所思，如何殺得了夏訊？」當下輕咳一聲，問道：「那姑娘是誰，她知否你的心意？也許奚右能助你一臂之力！」

江滿楓哈哈一笑道：「不談這件事了！」他忽然自懷內掏出兩張銀票出來，放在桌上，道：「你取一張，留一張給奚不羣！」

何獨生低頭一望，見銀票是十萬兩銀子，不由一驚，問道：「老大，您這是甚麼意思？」

「我不想再幹殺手了，這是我最後一宗，這一份錢是你的報酬！」

何獨生道：「在下與奚右當年得你恩惠，自願跟你的，而且你一向也有銀子送與咱們，這銀票咱們絕對不收！」

江滿楓臉色一沉，道：「你不收莫非是嫌少？我可不高興了！做了這一宗生意，咱們散伙，各走各路，何況如今你們亦足以獨立行動！」

奚不羣在灶房裏聽到聲息，急忙跑出來，道：「為什麼要散伙？」

何獨生將江滿楓的話覆述了一遍，奚不羣道：「這銀票我也不收！」

江滿楓道：「我還有二十萬兩，足可供我下半生不愁衣食，我要這許多錢作甚？唉，我今年已經二十九歲了……古人云三十而立，但我至今仍一事無成！」

奚不羣道：「老大您這話可就錯了！江湖上提起『一劍三影』誰人不知？怎可說一事無成？」

江滿楓略提高聲浪，道：「難道你敢對你說你是江湖上人人聞虎色變的殺手麼？」

奚不羣不由語塞，江滿楓道：「你們再不收回去，我可要生氣了！」奚不羣想了一下，向何獨生打了个眼色，將一張銀票納入懷內，何獨生知奚不羣一向詭計多端，見他收了，也把銀票納入懷內。

奚不羣道：「老大，你那位心愛的姑娘叫什麼芳名？咱兩个認識不？」

江滿楓道：「她叫祝美鳳，你倆當然不認識她！」

「那裏人氏？」

江滿楓笑罵道：「你那一點微末的技倆，也敢在我面前施展！廢話少說，吃過晚飯之後，便開始收拾，明早出發！這地方以後不來啦！」

奚不羣道：「老大，你甩掉咱們，教咱們日後如何過日子？」

「娶一个老婆回家，生幾个白胖的兒子，還怕打發不了日子？」

奚不羣道：「不當殺手不打緊，請老大仍讓咱們跟着你，你做什麼，咱們便做什麼，好不好？」

何獨生接道：「不錯，沒有老大，咱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事可做！」何左與奚右，本就是為江滿楓而活的。

江滿楓聞言心裏甚是感動，考慮了一下，道：「待殺了夏訊再說！」他忽然記起一件事來，問道：「何左，我記得你向我提過，你有一位叔叔叫何文光，我今日上鎮，偶爾聽人說過，谷城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也叫何文光，屆時，你拐路去查問一下！」

何獨生心內忽然被一股熱流通過，含淚道：「多謝老大！」

江滿楓站了起來，大聲道：「奚右，把地窖那醰酒也搬出來，咱們好好喝一頓！」

* * *

襄陽在南宋，因堅抗元兵，遭受莫大的破壞，其後雖再復建，但終不如昔日之繁盛，不過自從「大鐵鎚」蓋寰宇成名之後，襄陽城亦再為人所知。

「大鐵鎚」蓋寰宇的兵器，並非鐵鎚，而是拳頭，「大鐵鎚」只是形容其拳頭之大，以及力量之沉，不錯，蓋寰宇是以一對

拳頭成名的！

蓋寶宇有一子一女，子蓋玉龍，人雖有俠義心腸，但文武兩途都不見得出色，反而蓋玉英武功在巾幗中尚頗有名氣。蓋寶宇因此而覺得遺憾。

不過蓋寶宇最遺憾的，還不是此，而是他女兒蓋玉英居然不理已有指腹為婚的未婚夫，而堅持要嫁給「閃電劍」夏訊！

夏訊雖然比蓋玉英原有之未婚夫強得多，但女兒的婚姻是由蓋寶宇替她訂的，她居然違抗父命，另擇夫婿，蓋寶宇氣得連飯也吃不下，索性將女兒關在家內，從速替她籌備婚事。誰知蓋玉英在夏訊的協助之下，逃出蓋家，與夏訊雙棲雙宿。

事後蓋寶宇大病一場，揚言與蓋玉英脫離父女關係，武林中許多人都不值蓋玉英所為，但蓋玉英與夏訊却不知躲到那裏去了，算起來，這已有十年時間了。

十年時間能不能夠消除他倆父女間的恩怨，外人不得而知，但人死一了百了，蓋寶宇死訊傳出去之後，蓋玉英不知從何處探得消息，立即偕夫婿及子女到襄陽拜祭父靈。

十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夏訊與蓋玉英看來沒多大的變化，男的固然仍然玉樹臨風，女的亦依然清麗動人，只是多了份成熟。

夏訊到泰山家，腰上仍然插着劍，而且神態頗為緊張，江湖上的風聲，他多少聽到一些，自然不得不小心一點。

蓋玉龍對妹子及妹夫的關係，不見得緊張，他母親林氏則無甚好顏色。不過礙於丈夫新喪，家內住着許多親友，不想在這个時候發作而已，反而蓋玉英頗想與母親及兄長重修舊好，只是苦無機會。

今日已是九月初一，蓋寶宇出殯的日子已訂在九月初三，這幾天，聞訊而至的各地武林高手，絡繹不絕，在襄陽城內的客棧，幾乎全部客滿。

九月初一黃昏，江滿楓、奚不羣、何獨生三人分別進入襄陽城，也在不同的時間下，住進高昇客棧。

江滿楓早在客棧外及房門外，畫下暗號，他知道不久之後，古大鍾便會來與他聯絡。

不過稍出意外的是古大鍾是在半夜才來敲窗的，力道雖輕，但仍分得出是兩重一輕，江滿楓霍地將窗子拉開，古大鍾立即鑽了進來。

江滿楓見他背後不帶酒葫蘆，便將一瓶酒送了送去，笑道：「怕人認出來？」

古大鍾拔出木塞，喝了一口酒才長長嘆了一口氣，亦好像恢復了氣力般，往炕上一躺，道：「你以為老夫很舒服？殺了夏訊，老夫亦不想再殺人了！」

江滿楓道：「只怕別人不會放過咱們，正如夏訊已經豹隱了十年，你仍然不放過他一樣！」

「你是不是沒有信心？」古大鍾忽然又坐了起來，道：「大戰前夕，信心稍欠，可是件極危險的事！」

江滿楓想了一下，微笑道：「三个人打不過他們兩个人？再說江某可不比其他殺手，我可是眞材實料的！」這句話絕無托大，殺人有一百種方法，不一定要武功高過人，才可殺得了敵人，因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用見不得光的方法殺人，既輕鬆安全，又最有實效，但江滿楓多數不用這種方式，因為他有兩个與他形影一致的好助手！

當下古大鍾又喝了一口酒，道：「這可難說，憑老夫之經驗，信心對一位高手來說，最為重要！」

江滿楓不想與他在這个問題上糾纏，問道：「你今夜不是只求找个地方睡覺吧！」

「蓋寶宇在九月初三日出殯，時間是申時。」

江滿楓道：「這不是我最想知道的！」

古大鍾道：「但老夫担心的却是另一个問題！夏訊也許不去送殯，而就在那天離開！」

江滿楓挺一挺腰，道：「他在蓋家住了這幾天，若不送殯，還留下來作甚？」

「這只是老夫所揣測的，因為其丈母娘可能不讓他去！」

江滿楓冷笑道：「這似乎不近人情吧，肯讓女婿拜祭，不准他送葬，安有此理？」頓了一頓又問：「夏訊這幾年可有練出什麼新招來！」

古大鍾道：「他為了不給泰山看輕，也恐有人上門去找晦氣，這幾年絕對不會閒着！此人出劍極快，老夫今夜來此，主要是來提醒你，總之他一拉出長劍來，你便得小心！」

這个夏訊自然會提防。假如他是離開襄陽，會走那一條路？」

古大鍾笑道：「誰知道？總之你提防他提早離開，假如他妻子不同行，獨他一人上路，仍然照原計劃殺之，只要他一死，你我之間的恩怨亦一筆勾銷！」言畢跳下床，道：「老夫走了！」

他仍由窗子離開客棧，江滿楓則寬衣睡覺。次日一早，江滿楓招來何獨生及奚不羣到自己房裏，交代了一些事，然後道：「今日分開行動，有事以長短嘯聲為號！」

江滿楓首先出店，此刻他臉上塗滿了易容藥，好似一个跑江湖的賣藝漢，將長劍藏在衣內，腰上故意插了一把刀，在街上信步而行，到了一家麵店，先裹腹一番，然後向蓋家走去。

蓋家在襄陽不是富戶，只屬小康；座落在小街裏，但今日附近幾條街道的行人，却特別多。江滿楓隨人羣來到蓋家門外。

只見門簷下掛着兩盞白紙燈籠，門匾上還架了一條白紗，門口站着兩位家丁，都帶着孝，正忙着招呼弔(或吊)客，院子裏，隱約傳來喪樂聲。

江滿楓脚步不停，穿出小巷，再轉入一條後巷，來到蓋家後門外。這條巷子比前面那一條更窄，門牆甚低，看來都是些尋常人家。

江滿楓忽然心頭一動，跳上一棟平房屋頂，伏在屋脊後，偷窺蓋家。蓋家那座宅子雖不大，但仍有一座精緻的後花園，有兩个孩子正在花林下玩耍，除此之外，却什麼人也看不到。

江滿楓不敢貿貿然潛進去，正想跳落地去，誰知他剛站起來，蓋家忽然有位少婦跑出花園，喚道：「松兒蓮兒，快回房

去！」

江滿楓估計她便是夏訊的妻子蓋玉英，大吃一驚，忙不迭跳回屋脊後，正想伏下，不料脚下稍用力，屋瓦忽然陷落一大片，江滿楓猝不及防，隨着屋瓦，摔落屋內！

江滿楓反應亦快，凌空一个沒頭觔斗翻下，雙脚落地，耳畔又聞一道尖銳的女人叫聲：「救命，有賊！」

江滿楓抬頭一望，只見廳裏一个女人正在吃早頓，被嚇得呆住在一旁，看那房子已甚舊，傢俱陳設也極簡單，江滿楓向大門方向走去。可是剛走了幾步，又立即轉身回來，因恐碰到蓋家的人也！不料那女人忽然跳了起來，伸手扯住江滿楓，叫道：「快賠老娘一棟房子來！」

江滿楓喝道：「快放手！」

「你不賠錢，老娘便不放手！」

與此同時，大門忽然被敲响，有人問道：「宋大嫂，發生了什麼事？」

江滿楓見那个女人仍不放手，翻腕拔刀，刺進其腹中，那女人怪叫一聲，瘋狂般亂扯江滿楓的衣襟。江滿楓心急之下，抽出刀來，再將刀尖送進其喉嚨！」

那女人喉頭胡胡地叫了一聲，鬆手仰天倒下，江滿楓立即向內竄去，穿過暗廊，由後門逸出，却將凶器拋在屋頂上，幸喜後巷無人，江滿楓匆匆離開。由於他衣服被那女人扯破，因此忙不迭去一家成衣店，買了一套衣服換上，這才繞路返回客棧。

誰知一進門便見到古大鍾躺在炕上。他關上門，古大鍾亦睜開雙眼，道：「老夫昨晚一夜未闔過眼，來你此處瞌一會兒，夏訊未離開襄陽城吧？」

「還未有。」江滿楓脫下外衣，再將那套被扯破了的衣服脫下。

古大鍾見破衣上有血漬，問道：「你殺了人？」

「是，是一个無知的女人，不得不殺之。」

古大鍾一骨碌坐了起來，道：「怎會這般大意！有沒有人跟着你！」

江滿楓冷笑道：「江某不是草包，豈會給人跟踪！」

「事關重大，不管如何，這裏已經住不得，還是換一家客棧！老夫先走一步，你仍留下暗號！」古大鍾言畢又由窗口逸去。

江滿楓也覺得自己適才有點大意及魯莽，當下收拾了一下，也由窗口跳出去，然後去找何獨生及奚不羣，將經過告訴他們。奚不羣道：「這也簡單，咱們換一家客棧，即使公差找上來，沒有証據，也不怕他！」

「正是如此，所以來通知你倆！」

當下三人分批移到平安客棧去，之後，江滿楓又易過容，扮成一位遊歷的秀才，到蓋家附近監視。可惜他連夏訊的樣貌也未見過，只憑古大鍾的描述，恐怕認不出來，則功虧一簣，想到此，登時了無興趣，天色未晚，便返回平安客棧了。

這一夜，古大鍾沒有來，連次日也不見踪影，不過江滿楓却不急，因為他料到古大鍾更加焦急緊張，是以一早便上炕了。

九月初三日，下午便是蓋寶宇出殯之時，但午前古大鍾忽然找來了，而且神態十分焦急：「江老弟，快走，夏訊獨自上路了，是向西走，遲則不及！」

江滿楓一邊收拾，一邊問道：「他是暫時出去買東西，還是要離開襄陽？」

「誰知道，快去，遲則不及！」古大鍾跳出窗子，又轉頭道：「咱們去西城門見面！」

江滿楓換了衣服，再將奚右何左叫來房中，交代了一番，便分頭去西城門。

到得城門邊，只見一个跛足老丐在行乞，待他們走近時，便轉身向外行去，邊行邊唱曲子，江滿楓、何獨生及奚不羣一聽便知他是古大鍾。

古大鍾看看離城已遠，去勢突然加快，鐵拐一起一落，每次相隔二丈，江滿楓展開輕功苦追。「老古，你不會追錯吧？」

古大鍾冷笑一聲：「老夫做事怎會這般輕率？另有人跟踪他，看，前面那棵樹上有箭形暗記，見到沒有？」

「此處地形你熟悉否？」江滿楓快步標前幾步，與古大鍾並肩而馳。「該在何處下手，料你已心中有數了吧？」

古大鍾一聲不吭，鑽進樹林內，只見林內放着四匹馬，有一个小孩看管着。古大鍾道：「上馬！」他首先跳上一匹馬，江滿楓三人亦分別上馬，小孩解韁，四乘人馬先後出林而去。

深秋道途兩旁的樹木凋零，即使枝上仍殘存的幾塊葉兒，亦已變成紅色。

再馳了一陣，前面路上橫着一騎，那人看來十分猥瑣，十足是市井之徒。古大鍾拍馬標前幾丈，與那人耳語一陣，即回首道：「夏訊就在前面不遠之處的一間麵店裏吃麵，那麵店叫原記，就在那附近動身吧！」

江滿楓訝然問道：「為何要在麵店裏動手？

「麵店內只有一兩个人，附近有樹林，隨你去那裏動手均可，夏訊今日穿一件藍衣。騎白馬。」

奚不羣問道：「老前輩不同去？」

古大鍾嘻嘻笑道：「老夫還想留一條命，享幾年清福！」一頓又道：「老夫須到附近埋伏，萬一他負傷逃跑，仍有機會殺他！」他說罷目注江滿楓。

江滿楓考慮了一下，道：「放心，江某一定替你完成心願！」

古大鍾噓了一口氣，道：「好，一切順利之後，咱們到縣城的新城酒樓會合，每日中午至晚飯時間，以一个月為期！」言畢拱拱手，與那小厮向另一條小路馳去。

江滿楓望着他的背影沉思，毫無前進的意思。何獨生低聲道：「老大，我總覺得好像有點不對！」

奚不羣接道：「不錯，小弟也老是心驚胆跳，似乎是不妙的預兆！會否這老頭有什麼狡計？」

江滿楓沉吟道：「豈有此理？老古一早就對咱們說，今生若不殺夏訊，難以心息！難道反會暗中阻撓咱們不成？」

何獨生見江滿楓之神情，知他其實亦不無疑慮和担憂，當下接道：「也許夏訊有所準備，亦可能他今日是與朋友有約，

他到麵店赴約！」

奚不羣失聲道：「有道理！老古並沒有查清楚夏訊爲何離開襄陽，萬一他有幾位好友都是高手，則咱們……老大，咱們放棄計劃吧！反正以後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江滿楓不由有點心動，可是這時候，他耳畔忽然响起一個清麗的少女聲音：「一個人貧富並無關係，最要緊的是他有志氣，有上進心！還有，這個人一定要是操守高潔，以前錯了不要緊，但我認識他時，他便該是個完人！」

這些話雖然不是對江滿楓說的，但江滿楓却記得牢牢的。他猛吸一口氣，道：「不必多言，一定要完成這最後一宗生意！」

奚不羣一手拉住其馬韁，道：「老大，正因爲是最後一宗生意，所以咱們更加要小心！而且我不相信夏訊從此之後，便不再出現！」

何獨生也道：「老大，奚右說得有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而且沒有信心，大大影响取勝機會！老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江滿楓道：「你們如果害怕的話，便不用跟着去！」

奚不羣忙道：「咱們至死不會棄老大！」

江滿楓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如此咱們走吧！到時視機而定！」當下三人拍馬前進，約莫馳了半里多路，便見到原記麵店的布招。江滿楓示意下馬，三人將馬匹拴在樹林內，然後向麵店走去。

原記麵店外面有幾棵樹，背後是一塊平地，無處可躲人，假如夏訊沒有助手，則此處的確是理想的殺人地方。江滿楓飛身上樹，向奚不羣打了個眼色。

奚不羣會意，走進原記麵店，那店內只有一個藍衣人，年紀三十出頭，桌上已放着幾隻碗，看來已吃過不少東西，店內還有兩個食客，一個是少婦，一個是小童，似是母子。除此之外，只有一個老掌櫃，一個女人，一個小伙子，看來是老掌櫃的家人。

奚不羣一進店，那個小伙子便上前哈腰道：「客官，吃點什麼？」

「有酒賣沒有？」

「小店只供應燒刀子和二鍋頭！」

奚不羣哈哈大笑三聲。「這種酒也能喝？算啦，來一盤牛肉！」

奚不羣的笑聲是個暗號，通知江滿楓，店內沒有扎眼的人，江滿楓向何獨生打了個眼色，決定動手！

牛肉尚未送上來，藍衣人夏訊已喚小二算賬，奚不羣立即緊張起來，起身向店後走去，掌櫃問道：「客官，您要去何處？」

「茅厠！」奚不羣說着已掀起布帘，裡面是一間臥室，臥室佈置十分簡單，只有一張炕，却沒有人。

掌櫃的聲音在後面傳來：「對不起客官，茅厠在店外！」

奚不羣再伸頭望一望灶房，也不見有人，這才轉回去，只見夏訊已開始出店了，他立即趕上去，到店門口，舉手向樹上打手勢，表示經過覆實，店內沒有其他人！

他手勢剛打完，樹上的江滿楓及何獨生便跳了下來，一前一後攔住夏訊，奚不羣標前幾步，封住夏訊的退路，形成一個包圍網。

＊　＊　＊

全軍盡墨

夏訊目光一掠，道：「兩位攔住去路，意欲何爲？」

江滿楓問道：「你可是夏訊？」他見對方未取劍，爲免殺錯人，小心求證。

夏訊哈哈大笑：「想不到夏某十年未涉足江湖，還有人記得我！」他話音未落，左手一落，長劍已脫匣而出；他出劍快人人均知，但他拔劍快，却無人知道；這十年來，夏訊主要是在這方面下苦功，出劍快，拔劍更快，這才能出人意料，拔劍快才能充份發揮其出劍快的威力！

拔劍、出劍，一氣呵成，劍就像是他的手臂！

白光一閃，劍已刺向江滿楓的面門，這一劍之快，疾如流星曳空，江滿楓發夢也想不到，急切之間，來不及拔劍，只好仰頭後退！

可是江滿楓尚未後退，夏訊比他還稍快一分，手臂突然一移，改直刺爲橫削，不攻江滿楓，改攻何獨生！

這一着才是夏訊的眞正目的，亦是他別出機杼的絕招！

何獨生見夏訊拔劍出劍，他亦將劍拔出來，尚未抬起，白光一閃，緊接着右上臂一涼，夏訊的劍刄已陷進自己的肌肉內！

剎那間，何獨生大喝一聲，扶臂而退，鮮血已將他的袖管染紅！

直至此刻，奚不羣拔出長劍，標前刺向夏訊的背心！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有如白駒過隙！何獨生退後，江滿楓方站穩，拔出長劍來！

夏訊背後似乎長了眼睛，奚不羣的劍離其背尚有一尺，他又錯步踏橫一步，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一迴，反攻奚不羣的心窩！

他一招未曾使老，手腕微微一振，第二招又出，第二招未盡，第三劍又使出，當眞疾如閃電，不愧有「閃電劍」之稱！

奚不羣與江滿楓及何獨生相比，劍法最快，因此夏訊一口氣五劍，他還堪堪抵擋得住；夏訊正想使出第六招，江滿楓已定下神來，上前與奚不羣合鬥夏訊！

當原記麵店外面進行龍爭虎鬥之時，原記掌櫃忽然大叫起來：「哎呀不好，趕快關店門！」一邊又向老婆打眼色。

他老婆不去協助兒子關店門，反向臥室走去，未幾即見臥室內竄出一條黑衣漢子，手上握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推開掌櫃的兒子，飛出店外！

黑衣漢一出店，立即揮刀劈向奚不羣的後肩，江滿楓在前看見，忙道：「奚右小心！」

奚不羣半轉身，揮劍一擋，刀劍相碰，發出「噹」的一聲巨响，奚不羣只覺對方鋼刀力道極是沉重，震得自己手臂發麻，

不由吃了一驚，跳開一步，全力應付。

本來江滿楓以爲可以恃衆凌寡，則任他夏訊有三頭六臂，亦有十足把握取勝，不料一接觸，何獨生右臂即受重傷，失去戰鬥力，而如今又不知從何處，跑出一個黑衣漢來，使己方的優勢全失，心頭發慌，氣勢更弱。

夏訊見來了助拳的人，精神大長，道：「你們大概便是一劍三影吧？只要你們說出僱主的名字來，也許夏某尚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江滿楓冷笑道：「你省點氣力吧！江某若肯說出僱主之身份，尚有今日之地位否？」

「你今日之地位，只能向閻羅王申請了！」夏訊口上說着話，手上却絲毫不慢，眨眼間又攻出三十六劍！

江滿楓雖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但比起十年前即已名滿江湖的青年才俊，未免相形見拙，三十六劍過後，已處於下風。

他偸眼看何獨生，見他倚樹而立，長劍入匣，正以布條用力紮住傷口，看來傷勢極重，而奚不羣在那黑衣人的鋼刀下，亦是攻多守少，不由吃了一驚。

奚不羣劍法雖不如夏訊之快，但放眼武林，亦屬一流，如今在黑衣人鋼刀之下，沒法發揮所長，形勢之劣，不言而喻，剎那間，他不由動了脚底抹油之念，當下唸道：「安得如鳥有羽翅，托身白雲還故鄉。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

此乃前人之詩句，却也是他們一劍三影之暗號，前兩句暗示逃跑，後兩句暗示分頭而逃。故此話音一落，何獨生已摸出三柄飛刀，向夏訊射去！

夏訊長劍一絞，將飛刀磕掉，江滿楓趁此千載難逢之良機，拔身而退，轉身向草地後之斜坡奔去！

何獨生第二次射出三柄飛刀，這次射的却是黑衣漢。那黑衣漢回頭把飛刀磕掉，反向何獨生迫去！

與此同時，夏訊伏劍急追江滿楓，大聲道：「司徒兄，回頭在城內見面！」

奚不羣恐何獨生受傷不敵，顧不得喘氣，抬劍急刺黑衣漢，誰知黑衣漢鋼刀反手一劈，又將奚不羣迫退。奚不羣叫道：「焦大，快逃！」（這是何獨生的化名，而奚不羣則爲孟二，以示焦不離孟的意思）

何獨生跑了幾步，又回身脫手望黑衣漢射出最後的三把飛刀！

黑衣漢武功不在夏訊之下，聞聲彎腰一伏，讓過那三柄飛刀，順勢拾起地上的一把飛刀，脫手望何獨生下盤射去！

所謂善泳者溺於水，何獨生善發飛刀，自己却躲不過黑衣漢射來的那一柄，「卜」的一聲，左腿被飛刀射中，幾乎一跤摔倒，幸好這時候他已跑近馬匹停放處，勉力提氣跳上馬鞍，拔出飛刀，割斷馬韁，拍馬落荒而逃！

黑衣漢彎腰伏身，那三柄飛刀反向奚不羣射去，奚不羣只好揮劍將刀格掉，同時恐怕對方施襲，忙不迭飛身倒退！

果然黑衣漢因見何獨生躍上馬背，料追之不及，又向奚不羣迫去，奚不羣見江滿楓與何獨生已逃逸，當無留下來死戰之理，當下亦拔足而奔！

黑衣漢在後面苦苦追趕，幸而奚不羣劍法走輕靈的路子，因此輕功亦甚佳，幾個起落已將距離拋開，他一口氣奔了三四里，回頭一望，黑衣漢依然不即不離，跟在背後，心頭一凜，不敢稍歇。原來那黑衣漢輕身功夫雖然較弱，但勝在內功深厚，氣力悠長，路途越遠，越能顯出其長處。

如此又追奔三四里，奚不羣再度回頭，發現對方不但未被甩掉，反而將距離縮短了六七尺，心中暗暗叫苦，正在苦思無計之中，忽然黑衣漢大聲叫道：「這人是江湖上出名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大家小心！」

奚不羣一抬頭，方發覺前面有一條小村，他無計可思之下，飛進村內。那條小村雖然只有三四十戶人家，但因爲房舍分散，佔地頗廣，奚不羣轉到一棟石屋之後，又向另一棟土屋奔去。

這時候，土屋裡忽然走出一個小童來，手上拿着一個勺子，用糠餵雞，奚不羣目光一掠，心頭一動，向屋旁一棵大樹飛去！

一轉到大樹後，奚不羣又伏下腰，一個急掠，射向土屋後，輕輕一躍，越過圍牆，落在屋內！

黑衣漢見那小孩，問道：「小兄弟，剛才有個穿藍衣的青年，是個大盜，你可知道他去了何處？」

小孩吃了一驚，道：「他從大樹那邊跑走了！」黑衣漢不等他說畢，便向大樹那方跑去，小孩也不餵雞了，跑進家裏，道：「娘，有個大盜跑進……」目光一及，下面那半句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原來她母親已落在那個藍衣大盜手中。

奚不羣將劍架在臂彎內那少婦的頸上，道：「小孩子，我根本不是强盜，那個穿黑衣的死賊殺了我妹子，又要殺我！等下他再來時，你就說我從另一方向跑去了！快出去餵小雞，你如果不聽話，便殺了你娘親！」

那小孩吃了一驚，沒奈何又走出去餵雞，過了一陣，黑衣漢果然又折回來，道：「小兄弟，你有沒有騙我，爲何不見那强盜了？」

小孩子見藍衣人比黑衣人斯文，便信了奚不羣的話，胆子稍壯，指着另一個方向道：「剛才你走了之後，他由咱家屋頂跳下來，向那幾棟石屋跑去了！」

黑衣漢謝了一聲，又向石屋那方跑去了，奚不羣在裡面聽見，這才噓了一口氣。小孩子見黑衣漢又去了，忙又進屋，奚不羣放了他母親，道：「多謝兩位救命之恩！」說着自懷內摸出一錠銀子，拋在桌上。

那小孩道：「叔叔，那黑炭頭顯然要殺你，你不要出去，先在咱家躲一躲吧！」

奚不羣微微一笑，道：「我又打不過他，萬一他找回來，累了你母子，我心頭難安！」他仍由屋後出去，辨別了一下方向，飛馳而去。

＊　＊　＊

江滿楓出道至今已近十年，從未試過像今日這麼狼狽，背後那個夏訊，簡直迫得他喘不過氣來！

他一口氣爬上斜坡，下面是條村莊，這時候他已慌不擇路，那管什麼，見路便跑，背後衣袂聲颯颯，江滿楓回首一看，夏訊距已不過一丈二尺，心頭大悸之餘，雙脚跑得更快。

不料前面有塊石頭阻擋，江滿楓脚尖一抵，失却重心，跌滾落地，急滾而下，如此一來，反將距離拉遠。江滿楓乘勢不斷滾動，山坡越斜，去勢越快，未幾已至山脚，江滿楓一躍而起，向前飛奔！

此刻他方知脚尖扭傷，跑動甚是不便，估計長距離之下，必被夏訊追及，當下閃進村莊，回頭一望，夏訊亦已來至山脚！

他轉過幾棟土屋，見前面石坪上，有一輛牛車，車上堆滿了乾草，却不見有人，不由咬一咬牙，決心冒險，當下一頭鑽進乾草堆裡，一動不敢動。

外面的情況如何，他完全不知道，只盼能騙得過夏訊的眼睛！

未幾，那輛牛車忽然緩緩駛動，他心頭一沉，未知凶吉，心念電閃，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待過了一陣才鑽出去。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那牛車只走了一小段路，便停了下來。

江滿楓心頭怦怦亂跳，輕輕撥開乾草，湊眼望出去，外面黑黝黝的，也不知牛車停在什麼地方，他大驚之餘，自乾草堆內，一躍而起，忽然雙脚一緊，足踝被人握住，用力扯落地上，緊接着另一個人自車前跳出，雙脚將他雙臂踩住！

這個變化實在大出江滿楓的意料，他尚未弄清楚發生什麼事，已讓人制服，不由叫道：「你們是誰，幹什麼捉我？」

話音未落，又覺雙脚一涼，已被人用脚鐐鎖上，接着又扣緊了雙手。「彼此都不認識，何必多問？」

江滿楓急道：「既然都不認識，還要捉我？可有理由？」

其中一個聲音沙啞的，用鉄鏈將江滿楓雙手緊緊縛住，道：「爲了錢，還用理由？」言畢將江滿楓的暈穴封住，再將江滿楓抛上車，置在草堆中。另一個面皮青白的漢子，把一度大門推開。外面陽光透射進來，原來此乃一座大倉庫。

面皮青白的漢子出去拉了兩匹駿馬進來，把牛解開，換上馬匹，弄好一切，兩條漢子重新跳上車轅，駕車緩緩出倉庫，卻原來這倉庫仍在那條小村內。

那兩個漢子遊目四顧一下，揮鞭催車急行，走的竟不是襄陽城的方向，而是北行。

馬車去後不久，又見夏訊自一棟石屋後轉出來，四顧一下，帶着失望的神色，返回襄陽城。

夏訊去後不久，一棟磚屋上面又出現一顆腦袋來，卻是古大鍾，古大鍾臉上沒有一絲表情，看不到他內心的喜怒哀樂！

＊　＊　＊

車聲轔轔，野外秋風緊，暮色四合星月稀。

江滿楓悠悠醒來，他倏地坐了起來，這才發現自己四肢全被鐵鍊緊緊縛住，而且雙臂的鐵鍊，緊緊與縛足的鐵鍊繫在一起，使其上肢下垂，下肢屈起，是以他一坐起來，又再倒下。

這縛人的方法眞絕，無須點穴，卻可令被縛者，不能動彈。

江滿楓猛吸一口氣，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此刻身處黑暗中，似是在馬車廂內，而馬車尚未停止，車廂空間極爲狹窄，江滿楓爬不上來，便用力滾動，肩頭撞在廂壁上，筋骨生痛，原來那車廂包了鐵皮。

江滿楓又驚又怒，大聲叫喊起來：「你們是誰？我與你們無冤無仇，快放我出去。」可是任他喊破喉嚨，也沒一絲回音，而馬車仍然不徐不疾地前進着。

江滿楓不知道馬車要去何處，他只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心底驀地泛上了一股寒氣，這刹那，他腦海中又浮上何左奚右的影子來，心中還存着一絲希望，何獨生和奚不羣及時趕到，將自己救走。

對於夏訊，他恨得牙癢癢的，對那兩個不知身份的漢子，更欲殺之而後快，胸廓間充滿了仇恨。

黑暗中不分晝夜，也沒有人送食物，江滿楓只覺得飢渴難當，餓得他四肢發軟，腦門發漲，最難受的還是四肢及背脊，因爲扭曲的關係，如遭針刺。

江滿楓忽然大喝一聲：「我要殺盡狗賊！」

車廂頂忽然露出一道光線，江滿楓久不見陽光，乍一接觸，淚水直流，連忙闔上雙眼，只聽一個沙啞的漢子冷笑道：「你要殺盡狗賊，眞是賊喊捉賊！」

江滿楓心頭一沉，澀聲問道：「你們到底是誰？」

「你可知道江湖上有種人叫做『代執役』的？」

「替官府緝拿犯人，領取賞金那種人？」

「不錯，白先生果然聰明。」

「白先生？」江滿楓忽然睜開雙眼來，道：「我不姓白，你們弄錯了。」

那漢子哈哈大笑：「咱們沒有弄錯，不管你以前姓什麼，由現在起便是姓白，名榮，今年端午節潛進石橋鎮石老爺家，盜去了三百両白銀。」

江滿楓狂笑：「原來你們是用這種辦法來『代執役』的，到公堂上我不承認，你奈何得了我？」

「當然可以，只要我到時自承弄錯了，把江滿楓看錯白榮，你便可以離開公堂。」

江滿楓如一隻洩氣的皮球般，他身份若被公開，那便是有死無生了。

那漢子又笑道：「如果你合作的，不外是坐他一兩年牢，否則，嘿嘿……」

「你們好狠毒的手段，」江滿楓心頭一動，問道：「你們怎知我的身份？」

那漢子哈哈笑道：「咱們是吃那一行飯的？連大名鼎鼎的江滿楓也不知道，還能混麼？」

「既然知道江某的身份，只須將消息賣出去，便可得到不少銀子，何須這般麻煩？嗯，你們將江某交給官府，能得到多少銀子？江某可以加倍給你。」

「一文錢的賞金也沒有。」

江滿楓又是一怔，此刻他已經能睜開眼睛，見那漢子面皮青白，但憑其經驗，一眼便看出他是經過易容的。當下冷笑道：「不收錢，而爲官府辦事，那也是俠義中人了。」

那漢子笑道：「不敢當，咱們是有感許昌知縣之恩，不忍他受石家之迫，才請閣下協助一二的。」

江滿楓冷笑不絕：「那許昌知縣以前給了你們什麼好處？」

「石家有人在朝內爲官，許昌知縣若不替他家復案，恐要丟官，而許昌知縣爲人如何，你將來必知，所謂盜亦有道，何況咱們這種一半吃『公祿』的人，免不了該爲百姓着想一二，閣下賺了不少骯髒錢，就更該這樣做了。」

江滿楓道：「這樣說：你們是爲民請命了？」

那漢子道：「我只問你，你肯不肯與咱們合作，我保証最多只要你坐兩年大牢，供詞如何，咱們自會教你。」

江滿楓想了一陣，知道若反對，效果反更不好，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懼沒柴燒？當下便答應了。

殺手亦有情

還差幾天才入冬，但北風已起，一日甚過一日，令人吃不消。

谷城不是什麼大地方，經此的旅客就更少了，客棧的生意十分清淡，但好景客棧，卻有一個奇怪的住客，一住便是半個月，且出手甚是闊綽。

這客人年紀只二十出頭，衣着光鮮，似是富家子弟，他每日上午便到新城酒樓磨蹭，至晚飯之後才回店，回店之後，便閉門不出，店內的夥計紛紛猜測，有的說他必是約了什麼佳人，誰知佳人失約，因此亦有人同情，欲與他搭訕，不料反遭那人搶白一番。

其實店小二們也沒完全猜錯，那人確是與他人有約，但所約之人並非佳人，而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他便是奚不羣。

奚不羣當日脫險之後，便到處找尋江滿楓和何獨生的下落，沒奈找了好幾天，都尋不到一絲線索，又不敢貿貿然潛回襄陽。後來記起古大鍾之約，便奔來谷城，可是他到此已半個月，眼見一個月之期，已將屆滿，尚沒有消息，不由得他坐立不安，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今日已是十月初一，兩日內若再不見江滿楓和何獨生前來，估計已凶多吉少，那個古大鍾因何也爽約？何況這約還是他訂的。

古大鍾爲何不來？這個問題已在奚不羣腦海中，盤桓了好幾天，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知道夏訊沒死，故此不來；二是夏訊顯然在事先已得到訊息，否則原記麵店之內，怎會有人埋伏？而報訊之人，便是古大鍾。

第二個原因，奚不羣自己也覺得荒謬，可是一劍三影，三位一體，斷不會有人出賣朋友，而唯一知道此計劃的，又只有一個古大鍾，又教人不得不思疑。

奚不羣希望古大鍾是因爲第一個理由不赴約，不希望是第二個原因，否則江滿楓必死無疑。

那個姓司徒的刀客是什麼人？就奚不羣所知，武林中並無一個姓司徒而使刀的好手，莫非此人用假姓？

想起那人刀法之凌厲，奚不羣不由後背生寒，忍不住抽出長劍，在房內練習一番。他想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除非痛下苦功，或別出機杼。可是此刻，他卻無此心情，只望最後兩天，會有奇跡出現。

奚不羣收了劍，寬衣躺下炕，可是卻睡不着，雙眼望着橫樑，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迷迷糊糊睡着。

＊　＊　＊

新城酒樓的情景，跟前幾天並無二樣，七八成的食客，熱情的店小二，仍是靠窗那個坐位，店小二早已知道奚不羣的脾氣，他滴酒不沾，卻好飲茶，因此奚不羣剛坐下不久，便爲他送上一壺上好的茶。

「客官，吃點什麼？」

「照昨天的上！」奚不羣頭也不回，雙眼從窗口向街上望。街上行人三三兩兩，不見盼望之人。

未幾店小二送上點心，奚不羣慢慢呷茶，無心進食。酒樓內的食客慢慢散去，又慢慢增多，眨眼已是正午時分，但奚不羣卻似過了三天似的。

午飯時間又過了，食客甚爲疏落，小二替奚不羣重新泡過一壺茶。哈腰問道：「客官，您吃不吃點東西？」

奚不羣沒有胃口，問道：「有什麼可口的小菜？嗯，隨便替我弄兩個來！」

小二剛走後，奚不羣目光倏地一亮，原來門口出現一個熟悉的人來：何獨生！

奚不羣立即站了起來，叫道：「焦大！」

何獨生見到奚不羣亦忙走過來，雖然他倆都易了容，但這副面具以前都用過，是以可互認出對方來。

奚不羣大聲說道：「小二哥，送一副杯箸來！」他趁小二未到，便急不及待，壓低聲音問道：「老大怎沒與你同來？」

「等下再說，先弄點吃的來。」

奚不羣連忙又叫小二過來。「多弄兩個小菜，一盤餃子，一碟麵！」

何獨生道：「再加一壺酒！」

小二去後，奚不羣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他素知何獨生的脾氣，他不說，絕無辦法教他開口，可是江滿楓的下落去向，對奚不羣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這些天來，他無日不爲他担心，但偏又問不得，教他如何安下心來？

待何獨生喝過一口茶，奚不羣實在忍不住，道：「老焦，你好歹也得表示一下，否則教我如何吃得下？」

「說來話長，此處不宜……」

奚不羣道：「那你表示一下，到底是凶是吉？」

何獨生沉吟了一下，道：「凶中帶吉！」

何獨生抓抓腮道：「凶中帶吉，到底是凶還是吉？」

「說凶麼，又不太凶，說吉吧……又有凶象！」

奚不羣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望能早點回客棧，問個清楚，只是還要等老古！」

「不用等他了，他不會來了！」

奚不羣心頭一跳，忖道：「莫非紕漏眞的出在他身上？」好不容易才挨到小二送上酒菜來，奚不羣忙替何獨生斟酒。

何獨生道：「我昨晚一夜未寐，今早至今滴水未進趕來找你，喝醉了也不打緊，今日好好睡一覺！」

奚不羣苦笑道：「你千萬不能醉，否則小弟豈不要急死？」

何獨生微微一笑，道：「那還不趕快吃！」兩人匆匆把桌上的東西掃清，奚不羣付了賬，帶何獨生到好景客棧。小二見他所等那人是個男人，反而覺得奇怪。

兩人關上房門，奚不羣便急不及待地問：「老大到底在那裡？快說！你再賣關子，我可要扎你一劍了！」

「他在牢獄裡！」何獨生甩掉靴子，斜倚在炕上，道：「我故意賣關子是要試探你的！」

奚不羣怒道：「試探我什麼？你以爲是我出賣老大的？」

「那倒不會，這點我信得過你！」何獨生正容地道：「我想知道現在你對老大的感情如何？」

奚不羣怒道：「當然是一如過往！老大救了我一命，還指點我武功，收留我，你以爲我是忘恩負義的人？」

何獨生道：「其他的話不用再說，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

「那又如何？」

「這得由頭說起！」何獨生道：「那天我右臂中了夏訊一劍，因爲傷着了血管，血流不止，其後騎馬逃逸，因失血過多，竟然暈倒，跌落地上，幸而那時靠近一條小村，遇到一個好心的老爺爺，將我救回他家內，還替我醫治傷口……」

奚不羣截口問道：「他又是武林中人？」

「不是，他只是一個山野草藥郎中，孑然一身，住在一條小村裡。我在他那裡住了三四天，再也忍不住，便向他告辭，悄悄再回原記麵店打探消息，那掌櫃在我劍下，不得不吐露眞情。原來那個黑衣刀客，在當日的早上便已到他店中，要掌櫃讓他匿在他炕內，掌櫃起初不許，但在他軟硬兼施之下，最後只有應允一途。後來的事，你也知道了！」

何獨生說至此，喘了一口氣繼續道：「我由店後那道斜坡找去，坡後有一座小村，可惜問了許多人，只知道那天有兩個漢子在該村買乾草，除此之外，無人見過有外人出入……」

奚不羣又插腔道：「那條小村我亦去問過，查不到老大的線索！」

「我不甘心，繼續在附近找尋，可惜仍然一無所得，最後冒險進入襄陽城，又打聽不到消息，却知夏訊已携妻兒離去，又不聞有老大被害的消息，我怕老大返回長湖竹舍，又趕回去，誰知竹舍已有了別人居住，我問不到什麼，馬不停蹄，又北上襄陽。

「在襄陽不但找不到老大，連那天替他工作的那兩個人也找不到，最後再去原記麵店，不料在半路却遇到老古！」

奚不羣見他到現在才提到古大鍾，不由噓了一口氣，問道：「那老匹夫有何話說？嘿嘿，谷城之約，可是他訂的！」

何獨生自顧自說下去：「老古告訴我，他聽人說黑白海東青駕一輛用鐵皮封住車廂的馬車北上，便買馬循跡追去，一直追到許昌，却聞人說官府要審大盜，老古好奇之下，便去湊熱鬧。

「不料，那所謂大盜竟是老大！他正在奇怪，誰知老大承認自己在端午節那晚，潛進石家，盜去三百兩銀子！」

話音剛落，奚不羣已罵道：「放屁！這是寃案，端午節那天，咱們三個在長湖上泛舟吃糭，也不知多麼快活自在！」

何獨生瞪了他一眼，續道：「當時老古亦十分奇怪，但老大却與官府十分合作，且瞧情況，官府亦無對他動過刑，最後老大劃了花押，認了供，那個縣令便判他入獄兩年！

「老古事後立即趕回來，本想來谷城，因爲半路遇到我，所以將情況告訴我，並說他不來了，以後有機會與咱們聯絡云云！」

「哼，那匹夫以後還肯與咱們相見才怪！」

「他說咱們若要見他，只須到南陽城添福客棧，在店外畫下暗記，他一個月內，必到客棧相會！」何獨生道：「他的事暫且不談，我沿途都在想這個問題，就是想不通，老大爲何要招供！」

「眞是莫名其妙！難道這裡面還有什麼隱情不成？」

「這個當然了，你琢磨得出來麼？」

奚不羣嘆息道：「這件事看來非親自問老大不可了！老何，你肯與我去一趟許昌麼？」

何獨生道：「我來找你正是爲此！」

「好，明早咱們便上路，也用不着胡思亂想，一切待見到老大便清楚了！」

* * *

許昌在漢末三國鼎立之時，是五都之一，建城已久，看來頗有古風，却不及其他新興城都熱鬧，但人口還算多。

天上下着霜，寒氣迫人，兩騎快馬，却在黃昏前入了城，由外表看來那兩騎客年紀甚輕，但衣着光鮮，駿馬雕鞍，一望便知是富家子弟！實際上這兩人雖囊中多金，却非富家子弟，而是殺手何獨生與奚不羣。

兩人沿途朝行夜宿，到得許昌，首先找了家客棧歇下，洗掉一身風塵，飽餐一番之後，便向掌櫃打聽，許昌城內銷金窩的地點。

許昌最多達官貴人聚集的地方是怡春院，兩人換了衣服，帶了銀子，直奔怡春院。

那怡春院比起蘇杭，洛陽等處之青樓來，顯得有點寒傖，而像何獨生及奚不羣這等人一到，龜奴們便似拾到黃金般，將之迎入。「兩位公子可有相熟的姑娘？」

奚不羣道：「挑最好的姑娘來陪酒，庸脂俗粉，便不必拿來獻醜！」

「是是。」龜奴哈腰引他倆進入一座雅廳，然後出去了，他剛出去，鴇母又含笑而入。「唷，今日是什麼風，把兩位公子吹來？眞是蓬蓽生輝！」

奚不羣道：「少爺們要去河北，路過此地，因感煩悶，特來找開心！」此時兩旁之喧嘩聲，不斷傳入來。

何獨生冷哼一聲，道：「這也叫雅廳？媽媽，叫他們稍靜一下！」言畢拋了一錠銀子給她。

那鴇母甚少見過出手這般闊綽的人，登時眉開眼笑，連聲應允，取了銀子，便出去了。俄頃，果然雜聲不聞，又一忽，龜奴帶着四五位姑娘進來，道：「請兩位公子鑑賞。」

奚不羣舉目一望，都只一般，乃問道：「最好的姑娘，都在這裡麼？」

龜奴囁嚅道：「還有兩位，不過……如今正在陪客！」

何獨生忙問：「陪的是什麼客？」

龜奴哈腰道：「是裴大爺和雷大爺。」言畢隔壁又傳來一陣哄笑聲。

恰鴇母進來，何獨生瞪了她一眼，鴇母苦笑。

「裴大爺及雷大爺這兩人是什麼人？」奚不羣問道。

「雷大爺是本縣獄典，裴大爺是本城富翁。」龜奴壓低聲音道：「裴大爺的公子去歲因犯了調戲良家婦女之罪，被周大人判進大牢一年，所以對雷大爺便得……公子明白！」

何獨生大喜，向奚不羣打了個眼色，道：「這幾位姑娘都留下來吧！媽媽，雷大爺欲到時，請妳請他過來一下！」說着又取出兩錠銀子，放在桌上：「事成之後，這便是你倆的！」

鴇母和龜奴千恩萬謝，又叮囑粉頭們小心伺候，這才出去。粉頭們見來了豪客，不用吩咐都爭相獻殷勤，未幾又着人送上酒菜果品。

調笑了一陣，外面已傳來二更鼓聲，鴇母進來問是否留宿。何獨生點頭，奚不羣問道：「那姓雷的走了沒有？」

鴇母笑道：「剛與姑娘進房去了，倒是裴大爺先回去了，不過雷爺也有家室，通常二更左右便回去！公子放心，老身必替你請他過來，只是雷大爺若問起原因，老身該如何作答？」

奚不羣道：「這還不簡單？就說咱們有事要請他幫忙，事成之後，自不會虧待他。其他的，大可以運用妳那三寸不爛之舌！」

鴇母也不管他話中有沒有諷刺之意，諂笑道：「公子但請等候好消息！」

奚不羣與何獨生又跟那些姑娘調笑。三更時分，鴇母果然帶着一位滿臉于思的粗壯漢子進來，奚不羣示意那些姑娘退出，然後請那漢子坐下。

鴇母道：「這位雷爺大名遠，大牢內外，他都作得主！」

雷遠揮揮手，示意鴇母也出去，問道：「兩位公子怎生稱呼？」

「在下焦傑，這位是我結義兄弟孟雄。」何獨生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推到雷遠面前，道：「請笑納！」

雷遠見那銀票的銀碼之後，雙眼立即射出貪婪的光芒來，搓着手問道：「兩位公子尚未說出要雷某做什麼事，雷某不敢收。」

「不瞞雷爺，咱們想請你安排一下，讓咱倆能與白榮見個面，說幾句話！」

雷遠又搓搓雙手，道：「要多久的工夫？」

奚不羣道：「最多半個時辰，最好沒有其他人在場！」

雷遠爲難地道：「如此恐有些不便，萬一出了事，雷某可得吃官司！」

何獨生道：「咱們保証不是劫獄！白榮只判兩年，何須劫獄？萬一失敗，反而弄巧成拙！且見面的地點仍可在大牢內！」

雷遠想了一下，道：「好，雷某回去安排一下，但如何通知你？」

何獨生爲恐他担憂，便道：「咱們住在連陞客棧東三房，日間在店裡等候雷爺的佳音！這個請先收下，料你也得上下打點，花錢是免不了的！」

「正是正是，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辦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

奚不羣又道：「事成之後，咱們還會重謝雷爺，並請雷爺日後多點關照白榮！」

雷遠大喜，道：「力所能及，敢不效命！」言畢拱手辭退。奚不羣與何獨生見辦了正事，也無心與那些庸脂俗粉糾纏，結賬回店。

* * *

有錢使得鬼推磨，這句話也眞沒說錯。次日黃昏，雷遠便親自到連陞客棧報喜訊。

何獨生與奚不羣大喜，忙問：「咱們何時能見得着他？能否買點東西給他？」

「明早雷某會派一個獄卒來帶你們去見白榮。至於買東西給他，祇要是吃的吧！如果不多，倒沒關係！」

何獨生道：「有勞雷爺，今晚讓咱兄弟做個東，請雷爺賞光！」

雷遠乾咳一聲，道：「焦公子好意心領了，您知道城內人多口雜，雷某又是吃公家飯的，恐不大方便！」

奚不羣聞弦歌知雅意，當下拿出一封銀子來，道：「如此請雷爺跟您手下弟兄，自個吃一頓吧！」

雷遠見他倆如此善解人意，心頭大喜，接過銀子道：「不瞞兩位，雷某今夜正欲請他們好好吃一頓，日後有事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當下告辭而去。

奚不羣道：「咱們倒得慶祝一下，順便去爲老大辦些好東西，讓他飽餐一頓！」

* * *

已時剛屆，雷遠果然派了個伶俐的獄卒到連陞客棧，領何獨生和奚不羣去見江滿楓。

許昌是古都，部份建築物被保存下來，那座牢獄甚大。獄卒直領他倆去見雷遠。雷遠笑道：「兩位公子爺來得正好，剛剛安置好，請隨雷某來。」他親自引他倆到一間靜室內。「這是雷某平日歇息之處，請進！」

門一打開，便見江滿楓衣着光鮮地坐在炕上，炕前還放了一張桌子，三人眼光一接觸，便再也挪不開，半晌奚不羣和何獨生才奔前，緊緊握住江滿楓的雙臂。

「老大，您可好？」

背後傳來一道關門聲，三人才瞿然而醒，江滿楓輕咳一聲，示意他倆在桌前坐下。奚不羣見江滿楓手腳仍裹着鐵鍊，不由怒道：「那姓雷的也眞不是東西，拿了咱們的錢，也不替老大去掉鐵鍊！」

「算了，莫勉强他！」

「老大，你先吃東西！」奚不羣把竹籃

內的東西全端出來，既有肉有魚，還有鷄，另還有一罈茅台酒，擺得滿滿的一桌。

何獨生也拿出幾餅茶團來，道：「老大，這是閩北武夷茶，你要喝茶時，叫姓雷的着人替你泡，他拿咱們的銀子，不敢不聽話！」

江滿楓熱淚盈眶，哽咽地道：「人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當眞有理！我江某人在此境地，兩位兄弟還這般待我，雖死無憾！」

奚不羣道：「老大不可說死字，好日子還在後頭哩！再說咱們得老大許多恩惠，萬死不能報！」

「你們替愚兄工作了許多年，早已還給我了！咳咳，你們不要以我爲念，各奔前程去吧，反正兩年時間，不過彈指間耳！」

何獨生道：「老大，你這樣說便太不了解咱們了！以前咱們發過誓，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咱們不敢或忘，亦請老大不要再說這種令人喪氣的話！」

江滿楓眼圈發紅，不想使兩位手下難過，便岔開話題道：「這果然是好東西，我餓壞了，咱們一齊吃吧！」

奚不羣立即爲大家斟了酒。何獨生擧杯道：「這杯是咱祝老大早日脫囹圄，他日再放異采！」江滿楓連喝三杯，三人便開始動箸。

酒過三巡，奚不羣忍不住道：「老大，咱們聽老古提過你的事，但總是想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何獨生接口道：「若非小弟半路遇到他，根本不知道您在這裡。」

「此事說來話長！」江滿楓回敬了一杯酒，然後才將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奚不羣問道：「老大，你跟黑白海東青有仇？」

江滿楓搖頭道：「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何獨生却問：「問題是他們怎會知道老大的身份？當然是有人告訴他們的了。這一個人才是咱們最大的敵人！」

奚不羣接口道：「還有，夏訊顯然是在事先得到消息，是誰告密的？」

江滿楓臉色亦變了，道：「這件事只有四個人知道，假如不是咱們三個人，便只有古大鍾了！但這可能性又不太大！」

奚不羣道：「老大，你還記得否？那天老古行動擧止都甚爲奇怪！」

江滿楓咬牙道：「枉我替他殺了五個人，到頭來，他反來陷害我！此仇不報非君子！你們兩個須盡此兩年，替我查清楚！」

奚不羣道：「這個不用您吩咐，咱們也會調查！」

何獨生問道：「老大，你還有什麼事須咱們代辦的否？小弟與奚右上刀山，下火海也會替你辦妥！」

江滿楓想起被陷害之仇來，咬牙道：「如今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比報仇重要？」一頓又道：「以後你們不必再來，免得暴露了身份，日後報仇時諸多不便！」

就在此刻，房門忽被敲響，傳來雷遠的聲音：「兩位公子，半個時辰早過了！」

奚不羣大聲道：「再坐半個時辰便行了！」

雷遠急道：「那可不行，稍後便有人來巡視和提人，讓人知道，彼此都不好……對白榮也沒好處！」

江滿楓低聲道：「你倆走吧，兩年之後，咱們在南陽城添福客棧見面！」

奚不羣還待說話，何獨生已道：「老大請保重，咱們明年會再來，一年一次不算多吧！」

江滿楓點頭向他倆揮手，示意他們快走，奚不羣打開房門，將雷遠拉進來，道：「請雷爺多多關照他，否則咱們知道之後，可不客氣！皇帝不差餓兵，這個給你！」他又塞了二百兩銀票給雷遠。

雷遠道：「兩位所賜已多，這個不用了！」

何獨生接道：「雷爺不收，莫非嫌少？」雷遠這才收下，親自送他們出大牢。

何獨生出了大牢，一對眼睛不斷向四處注視，不見有可疑人，這才放了心。

奚不羣問道：「老何，咱們如今怎樣進行調查？」

何獨生瞪了他一眼，道：「你猴急什麼？回客棧後再慢慢商量！」

兩人返回連陞客棧，掌櫃和小二仍然笑臉迎人，毫無異狀，因爲何獨生爲安全計，鑰匙帶在身上，當下自己打開，目光一掠，兩人都大吃一驚！奚不羣怪叫一聲：「我去找掌櫃！」

何獨生回頭道：「不要毛躁！」他快步奔向床前，伸手到褥下摸索。原來房內後窗被人震開，床上被褥凌亂，顯然有人進房搜索過！何獨生和奚不羣因入大牢，恐生意外，故此將絕大部分的銀票，都收藏在被褥下。

這是他倆數年來，以血肉換來的財富，焉然不緊張？

何獨生伸手摸不到所要之物，心頭一沉，再將被褥掀起，下面空空如也。他再到奚不羣床前找尋，亦一票不剩！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奚不羣的吆喝聲。奚不羣扯着掌櫃走過來。何獨生沉聲問道：「是誰潛進房內的？」

掌櫃道：「老朽一直坐在前堂，怎麼知道？照規矩，客官不將鑰匙存在店中，客棧便無責任……」

奚不羣一把扯住他衣襟，冷冷地道：「所以你就乘咱們出去，與大盜合作，監守自盜了？」

掌櫃大呼小叫起來：「冤枉呀，老朽若做出這等事來，教我斷子絕孫，死無葬身之地！客官失落了什麼東西，若不相信老朽的，大可以搜索小店！」

奚不羣還想再恫嚇他，何獨生止住他，問道：「掌櫃，咱們出去之後，可有什麼陌生人進過店？」

掌櫃道：「今早只有一位婦人和一位孩子入住，說是要上京尋夫的，因爲付不起房租，老朽安排他倆在廊下暫住！」

「那女人多大年紀，孩子又多大了？」

「那女的約莫廿五六歲，孩子大概八九歲的模樣！」掌櫃道：「若是强盜光顧，根本不會由大門出入！啊，這後窗對着圍墻，若能飛簷走壁，出入方便得很，況且這幾天，店內客人甚少……」

何獨生見他頗爲老實，似與此無關，

便道：「好，你出去吧，若有什麼線索，請來通知咱們一下！」

掌櫃囁嚅地道：「兩位客官失落的，到底是什麼貴重的物品？」

何獨生道：「四海通的銀票，共有十八萬兩！」

掌櫃臉色大變，道：「那追回來的機會便很微了！」他拱拱手退出去。

奚不羣道：「我那張十萬兩的銀票，一文未用，何止十八萬兩？」

何獨生道：「我的錢亦全都丟了，如今你身上還有多少錢？」

「只餘三百餘兩，你呢？」

「只有十多兩。」

奚不羣大叫一聲：「咱們數年來的血汗，豈非盡化流水？今後如何生活？」

何獨生道：「只好重操故業，先賺點錢，再去調查！」一頓又道：「咱們去南陽，先與老古接洽！」

奚不羣道：「那老匹夫你還相信他？」

「不跟他接觸又如何，又如何知甚底蘊？」

奚不羣拍掌道：「好主意，這就去吧！」

何獨生道：「有一點你必須知道，老古是隻老狐狸，絕不能露出一點點口風！」

奚不羣正色道：「這個我知道，若有錯失之處，請你提醒，」何獨生覺得有點奇怪，因爲奚不羣以前一向不服自己，今日說出這句話，証明他對江滿楓忠心耿耿，義重情深，心頭頗感動，道：「有事咱們互相商量，相信必能查個水落石出！」

＊　＊　＊

南陽雖亦不是眞正的大地方，但城內房舍比之許昌，新淨整齊得多，就是酒樓客棧的裝飾，亦較有氣派。

奚不羣與何獨生在路上不斷交換意見，估計銀票失落，極可能與雷遠有關，只是恐去找他晦氣，會連累了在獄中的江滿楓，因此決定啞忍。

到得南陽城，兩人投宿添福客棧，在墻角用白粉劃了一把劍，再在劍刄上下各加一道線，表示劍影，然後便入店歇息。

兩人估計古大鍾不可能在三數日趕至，是故關在房內練武。爲了替江滿楓報仇，兩人互相交流劍術心得，甚至互授劍法，以期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日子過得甚慢，七日的工夫，就像過了一年似的。這天晚上兩人坐在炕上練內功，至三更才寬衣入寐。誰知就在此刻，窗戶忽被人敲響，是兩重一輕，這是他們一劍三影與古大鍾之間約定的暗號。

兩人一骨碌坐了起來，互望了一眼，都覺得奇怪，因爲事先估計，古大鍾不會這麼快到達。

窗戶再度被敲響，奚不羣向何獨生打了個眼色，自己跳下炕，將窗子拉開，一陣猛烈的北風，將一個黑影送進房來，可不正是古大鍾？

古大鍾回身將門關上，道：「你們兩個怎樣啦？是不是對老夫有所懷疑？」

何獨生忙道：「前輩說那裡的話？咱們只是料不到您來得這般快，故此小心一點而已，萬莫見怪！」

古大鍾解下葫蘆，拔開木塞，仰頭喝了幾口酒，噓了一口氣，擧袖拭去嘴角的酒漬，問道：「你倆去過許昌看江老弟？情況如何？」

何獨生將經過說了一遍，他暗中注視古大鍾臉上的神色，可是也不知古大鍾是太過深沉，還是心中無愧，竟無絲毫異樣。

奚不羣接道：「晚輩想請您替咱們介紹生意！」

古大鍾呵呵笑道：「你們不是說以後不幹了？」

「前輩有所不知，咱們把銀票盡丟了。」何獨生又將客房後窗被人撬開，褥下銀票不翼而飛的經過說了一遍。「如今咱們身無分文，不再殺幾個人，如何能夠生活？」

古大鍾想了一下，道：「眼前並無生意，嗯，你們且在此住幾天，待老夫替你們打聽一下！」

奚不羣忽道：「前輩，晚輩有一件事想請教你！」

古大鍾微微一怔，沉吟道：「是什麼事？」何獨生亦十分緊張地望着奚不羣。

奚不羣不慌不忙地道：「前輩可知夏訊如今在何處？」何獨生聽後，暗暗鬆了一口氣。

古大鍾道：「老夫追黑白『海東青』去許昌，回襄陽時，已不知去向！」他冷笑一聲，接道：「不管如何，老夫都一定要找到他，將他碎屍萬段，方可洩心頭之恨！」

奚不羣忍不住道：「那天前輩若果在場，夏訊便可能已死在咱們手中了！」

古大鍾冷哼一聲：「你們三人親自答應過老夫，要替我報仇，又言有十足把握，那麼老夫爲何還要在現場出現呢？你們可以再易過容，但老夫這副模樣，化粧再佳，也難逃有心人之眼！老夫可以對天發誓，我沒出賣過你們！而且老夫爲何要出賣你們？這對我有何好處！」

何獨生忙道：「咱們並沒有懷疑過你，前輩不用多心！」

古大鍾又冷哼一聲，道：「不管你們如今是否懷疑老夫，但老夫自問淸白，依然快活自在，所謂日久見人心，事實如何，將來你們自能淸楚！」他轉身走向窗口，忽又回頭道：「記着，且在此住幾天，不管老夫能否替你們找到生意，十天之內，必有回音！」言畢推開窗子，單足一彈，射了出去。

奚不羣望着他的後影，低聲罵道：「眞是老狐狸！」

＊　＊　＊

古大鍾果然依諾在第八天晚上，又來添福客棧找奚不羣及何獨生，他神態有點興奮。未曾開腔，依例又先喝了幾口酒，然後道：「老夫替你倆找到一宗生意，不過這宗生意跟以前的不一樣！」

奚不羣問道：「有何分別？」

「僱主只肯先付十分一的酬金，其餘的要等到交到首級之後才付，而且他請了許多人去殺目標，誰得手誰便可取其餘的十分九的酬金，不限時間，酬金是三萬兩，這張三千兩銀票，你們拿去吧！不過，這可是個燙手的山芋，你們得先考慮淸楚，否則事後又再懷疑老夫施借刀殺人之

計！」

何獨生乾咳一聲，道：「前輩毋庸懷疑，咱們相信您，才會請代接生意，未知目標是什麼人？」

安排妙計釣金鰲

古大鍾道：「他是『金沙幫』幫主金志堅！」金沙帮在沿海一帶活動，是個大帮會。武林中素有涇渭分明，海上的有霸王，陸上的亦有盟主，但金沙帮屬「兩棲」，既有大批的船隻，在海上角逐霸王之位，陸地上的活動亦十分頻密，並積極參予武林活動，是故金志堅是位特殊人物，聲名遠播！

古大鍾話聲剛落，奚不羣已叫了起來：「殺金志堅才三萬両酬金？嘿嘿，那僱主分明在玩弄天下間之殺手！」

何獨生接道：「不錯，這不是我們敢不敢接這宗生意的問題，而是合不合理，化不化算！三萬両殺金志堅實乃欺人太甚！」

古大鍾哈哈笑道：「你們不懷疑老夫暗中吃掉酬金，老夫已甚為高興！」他喝了一口酒，續道：「也難怪你們，武林中有誰知道金志堅的武功並不可怕？」

奚不羣道：「三年前，他在勞山單槍匹馬，搗毀勞山兩寨；去年打敗武當派松字輩的高手，這可是不爭的事實！須知松字輩的牛鼻子，如今祇剩下五個，功力之高，不言而喻！」

古大鍾道：「你們說得也有道理，却不知道金志堅練的是一種邪門內功，此功名稱無人知道，只知練者進步神速，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每日子時其功力驟然減退，不及平時一半！」

奚不羣半信半疑地道：「天下間竟有這種內功，眞是聞所未聞！」

古大鍾冷笑道：「天下間之奇聞怪事，你倆能知道多少？老夫絕不騙你們，而且還會與你倆一起行動！」

何獨生輕咳一聲，問道：「前輩為何肯破例與咱們一起行動？」

「原來你倆還不知道，『一劍三影』全軍盡墨之消息，傳遍武林。你倆若想重振聲威，便必須先接下一個燙手的山芋，若你殺掉金志堅，一劍三影不但可以給予謠言傳播者一個打擊，而且聲勢更上一層樓！」

奚不羣怒道：「誰說咱們全軍盡墨？」

何獨生比較冷靜，揮手止住奚不羣，問道：「金志堅練那種邪門內功，料是祕密，前輩如何能知道？」

「這當然是僱主告訴老夫的！老夫懷疑僱主是其身邊的人，欲取其位而代之！」

「可以信任麼？」

「一半一半，總得拚一拚！」

何獨生又道：「假如金志堅有此『缺憾』，在子時之際，周圍必然有許多高手保護，如此亦甚難下手！」

「困難便在此，不過金志堅常外出，亦非全無下手之機，這便得多動腦筋了，老夫亦恐你倆不能勝任，故此由如今開始，咱們三人一齊計劃和行動！」古大鍾仍恐他倆不放心，一頓又道：「老夫若想殺害你倆的，何須如此勞師動衆？只要將你倆的身份公開，欲殺你倆的人，多如恒河沙數！」

何獨生忙道：「有前輩在旁指點，成功機會大增，晚輩等歡迎之至！」稍頓又問道：「前輩可知武林有誰是使刀的高手，而又姓司徒的？」

古大鍾想了一下，轉頭問奚不羣：「你覺得他武功與你比較，誰高誰低？」

奚不羣毫不猶疑地道：「他比我高一二籌！刀法樸實，但拙而勝巧，氣勢磅礴，儼然是名家的風範！」

古大鍾眉頭一皺，道：「若他眞的是姓司徒的，則老夫未曾聞過，不過依你所說，却似是河東史家刀法的特點。這一派的人雖少，但門下弟子均甚有出色，又不喜涉足武林恩怨漩渦中，故此名氣不大响，所知的人也不多。昔年，老夫尚在華山，因在關中的關係，跟河東河西兩地的武林人較有接觸，因此才略知一二！」

何獨生又問：「前輩見過史家的刀法不曾？」

「見過一個史家弟子教訓三位惡霸，可惜因為對方太弱，未能盡窺其底蘊，不過史家刀法確是一絕，幾無疑問！」古大鍾打了一個呵欠，道：「有話明天再說吧，老夫要睡覺了！」他躺在奚不羣炕上，奚不羣只好與何獨生同炕而眠。

奚不羣附在何獨生耳畔輕聲問道：「老何，你相信他的話？」

何獨生道：「如今只能死馬當活馬醫，咱們一切小心謹慎為上，日後再說！」

* * *

次日古大鍾睡至日上三竿，然後下床，道：「咱們上道去齊魯，分開離開，在城東三里等候！」言畢揚長而去。

何獨生與奚不羣會了賬，何獨生又先到兵器店買了十二把小飛刀，然後上馬出城。

到城東三里，却不見有人，奚不羣緊張地道：「莫非老匹夫又要使什麼詭計不成？」

何獨生忙道：「咱們分開一點，被偷襲時，可以互相照應！」

奚不羣依言跳開，兩人四處張望。野外行人不多，北風凜烈。把地上的黃沙都刮上了天。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一輛車廂密縫的馬車，自城門方向馳來，拉車的一對馬匹，甚是神駿，一望即知是長程健馬。駕車的是位道地的車把式。

奚不羣也沒怎留意，誰知馬車却停在他們身旁，車把式剛跳下車，車廂內便露出古大鍾那顆腦袋來。「喂，把你們的馬交給他，上車來！」

何獨生向奚不羣打了個眼色，將馬韁交給車把式，首先跳上車，鑽進車廂，只見車廂內舖着一張厚厚的毡子，還有一張棉被，一罈酒，好些乾糧，另外還有些腊肉之類的食物，靠壁那裡還放着一隻小紅爐。

古大鍾喝道：「孟雄，駕車！」

馬車緩緩駛動，何獨生問道：「你打算在車上過夜？可惜沒有食水！」

古大鍾道：「在車廂睡覺，既省時又安全，有何不好？那酒罈裡裝的是食水，

不是酒！酒在這裡！」他伸手拍拍背後的胡蘆，還伸脚踢一踢一個小毻包，道：「老夫連畜牲的飼料，也備好了，豈還會有所欠缺？」

何獨生脫下靴子坐下，道：「虧你想得周到！」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難道你未聽過這句話？」古大鍾十分得意，解下了胡蘆，往毡上一躺，打開一個紙包，裡面竟有十多個肉包子，他抛了一個給何獨生，自己亦抓起一個，塞進嘴巴。

何獨生邊吃包子邊道：「前輩已想到刺殺金志堅的好辦法？」

古大鍾笑道：「你以為老夫是神仙？實話實說，老夫對金沙帮以及金志堅的了解亦極為有限，要想殺強敵，首先便得把對方的一切調查得清清楚楚，方可訂下必勝之策！放心，咱們不要荒廢時間便可，此去金沙帮，估計須走半個月，也許能讓咱們想到！」

* * *

一路無事，只是天氣越來越寒。由於下起雪來，躭誤了行程，結果到達諸城，多花了二天時間。

奚不羣問道：「金沙帮在諸城？」

「不是，在瑯琊山，離諸城約莫百五里。咱們先在諸城歇一歇，順便了解一下情況！」古大鍾神色忽然愼重起來，道：「不過諸城已在金沙帮範圍之內，一切須小心！」

「晚輩等曉得！」

當下何獨生將馬車停在一家客棧外，進店開房投宿。馬車設備周全，但論到舒服，到底難與大炕相比，因此三人一早便吃晚飯，洗了一個澡，便上床睡覺，次日開始，三人便分頭去搜集有關金志堅的資料。

* * *

十一月底，天氣已甚寒冷，尤其是在晚上。古大鍾、何獨生、奚不羣三人圍在火爐旁交換日間搜到的資料。

根據調查所得，金沙帮約莫有二千五百人左右，勢力龐大，膠東半島幾無處沒有該帮之人。金沙帮擁有大小船隻數十乘，雄霸黃海，帮內分左右兩系。右系管海上的，下分四個堂；陸地上的，由左系負責，下分六個堂，帮內弟子大都屬左系。

金沙帮在陸地上設有十三個分舵，每一舵都有分舵主駐守，六堂之一的「化雨堂」派人不斷巡視檢討各分舵之功過。

金沙帮除了有十個堂主之外，每系尚設一位總堂主，另外有兩位護法，亦分左右。左右護法，常跟着金志堅，料亦負起保護之責。

金志堅早已成親，但妻子早歿，遺下兩子一女。據說金志堅有意續弦，奈何至今尚未成功。

古大鍾聽此精神為之一振，忙道：「奚右，你這消息自何處得到，可靠否？」

奚不羣道：「一個藥材店老闆說的，因為去年金志堅曾經去藥材店旁邊的一戶人家相過親，不過金志堅嫌那女子年紀過輕，不能成事，但城內知道此事的人不少，因為後來金志堅又再來相過另一門親，也不成功！」

古大鍾解下酒胡蘆，仰頭「骨嘟嘟」地連喝幾口酒，何獨生目光一亮，問道：「前輩欲利用此點，引金志堅離開金沙帮？」

古大鍾點點頭，道：「如今言之尚早，明早你們再去証實一下，然後再詳細計劃！」

* * *

金志堅有續弦之意，的而且確，因為他子女年紀尚輕，不過他擇偶的條件亦頗高，第一須是黃花閨女，第二須有一定之武功，第三年紀須在二十至二十五歲，此外賢慧溫柔，外表清麗之類不在話下。

古大鍾道：「咱們如果能找到這樣的一位女子，便可以此引他來諸城，屆時便有下手之機！」

奚不羣苦笑道：「這種女子去那裡找？老實說，有這種條件的女子，早都有了婆家，那還輪到他！」

「越是難得，越容易引他到此！」古大鍾道：「你倆想想，看看有沒有這樣的女子！」

奚不羣哈哈笑道：「有這樣的人，我奚不羣也想要一個！」

古大鍾寒着臉道：「誰跟你開玩笑？說正經的！」

奚不羣收起嬉皮笑臉，回道：「難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古大鍾道：「至今老夫尚未想到，也許你們有良策！」他又喝了幾口酒，自來諸城之後，古大鍾連酒也喝少了，未曾醉過一次，因此奚不羣和何獨生，對他的印象，都有所改變。

何獨生忽然道：「我知道有一個女子，今年二十一歲，武功造詣不差，其他方面的條件，也頗符合金志堅之要求，問題是不知她肯不肯與咱們合作！」

奚不羣問道：「她是誰？為何我全不知道？」

何獨生臉上發熱，道：「她便是救我的那位草藥郎中的義女！此去襄陽，快馬來回，不過二十餘天，花不了多少時間……」

古大鍾大叫一聲：「那你還不去接她？」

何獨生抓抓頭皮，道：「問題是我跟她不熟，只見過兩次面，也不太了解她，何況要她協助咱們殺人，恐怕她不肯！」

古大鍾道：「咱們兵分兩路，你去接她，咱們兩個在此繼續打聽，也許還能想到其他的辦法！」

奚不羣道：「老何，這趟瞧你的了！」何獨生考慮了一下，毅然點頭應允。

* * *

臘月下旬，天上不時飄着鵝毛雪，寒風吹來，如刃裂膚，途上人鳥絕跡。可是遠處却有兩騎白馬，急馳而來。前面那位粗眉大眼，背後那位，身材纖巧，皮白俊俏，如玉樹臨風。

兩騎到一座小村裡，下馬借宿。原來此兩人便是何獨生和草藥郎中之義女陶美雲。

到得半夜，何獨生悄悄出村，溜進諸城找奚不羣和古大鍾。奚不羣見他一個人，失望地道：「那女子不肯同來？」

「來了，她叫陶美雲，如今愚兄將她安頓在城外村內，先進來與你倆商量。」

古大鍾大喜，道：「咱們研究過，金志堅每次出外都帶了許多人，難以下手，只能用美人計！何左，老夫先得問你一句，你與她關係到底如何？」

何獨生臉上發熱，道：「晚輩與她訂了親，不過她答應助我一臂之力，殺了金志堅！」

奚不羣連忙向他道賀，古大鍾道：「如此便不能收其聘禮了，嗯，這個老夫到時再安排，不過咱們不能先向金志堅提親，只能讓他找上門來！」

奚不羣道：「這有什麼辦法？」

「開一爿小店，只要陶美雲在店內拋頭露臉，艷名自會傳到金沙幫！」

何獨生道：「開什麼店子？」

古大鍾想了一下，道：「最好是開水粉胭脂、女紅刺綉的店子！」他附在何獨生耳畔，輕語了一陣，道：「速去，明早入城，如此這般，然後來投店！」

何獨生答應而去。古大鍾嘿嘿笑道：「如今老夫視金志堅首級，如插草標！」

奚不羣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古前輩，假如金志堅在白天來，咱們也不容易得手！須想個辦法，要他留宿方可！」

古大鍾臉色大變，伸手在額上拍了一下，道：「老夫怎地沒想到這一層？」他連喝兩口酒，躺在床上，睜着雙眼，望着牆角，一眨不眨。奚不羣知道他在思索，也不打擾他，自己解衣上床。

* * *

何獨生與陶美雲衣着破舊，風塵僕僕地進入諸城。何獨生拉着一個路人問道：「這位大哥請了！請問青石巷如何個走法？」

路人指點了路徑，兩人依址尋去。到青石巷，只見那條巷子雖然整齊，但只有十多戶人家。何獨生拉着陶美雲尋去。只見一棟房子的大門打開，一個老婆子正將家內的積雪掃去了，何獨生抱拳問道：「婆婆，請問青石巷二十七號如何去法？」

那老婆子抬頭望了，望他們兩人，不類壞人，便道：「小哥是問十七號，還是二十七號？這青石巷只到二十號為止，那來的二十七號？」

何獨生大叫一聲：「哎呀，這信封上明明寫的是二十七號呀！」

陶美雲道：「哥哥，咱們到別家問吧！」

裡面忽然走出一個老頭來，問道：「什麼事？」

老婆子道：「老頭，你來得正好，他們問二十七號如何走法！」

老頭道：「這巷子只有二十號，小哥要找的到底是什麼人？說出來，也許老漢認識！」

「咱兄妹是來投親的，找的是我們的舅舅潘壽山，我表哥自小便與舍妹訂了親，我因父母孝期已滿，故此送妹子來過門的！」

「潘壽山？」老頭抓抓頭髮稀疏的腦袋瓜子道：「老漢在此住了幾十年，未曾聽過有姓潘的人家，也許地址寫錯了！」

「哪，這是舅父三年前寫給家母的信，寫得分明是青石巷！」

老頭引頸一望，道：「小哥，也許你給人騙了！」

「舅父騙咱們有何作用？」陶美雲道：「也許他寫錯了字，請問老伯，城內可有什麼巷跟這青石巷差不多的？比如黑石巷、白石巷，還是青玉巷之類的？」

老頭道：「一條也沒有。」

何獨生頓足道：「表哥是騙子！上次他到我家借了一百兩銀子，這個……哎唷，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呀！」陶美雲掩臉「哭」出聲來。

那對老夫婦不由亂了手脚，忙道：「別哭別哭……小哥若不嫌寒舍寒傖，請進來喝杯茶！」

何獨生拉着陶美雲進來，老婆子替他倆張羅茶水。老頭請教姓名，何獨生說：「小可陶白雲，舍妹小名美雲。」他將早已編好的話，說了一遍。

老頭不勝唏噓。問道：「如今小哥有何打算？」

「此去湖廣，沿途花費不少，只恐回去之後，無以為生……」

老頭問道：「小哥以前家裡，幹的是什麼營生？」

陶美雲道：「家父在生，家裡開了一爿胭脂水粉店，還兼營刺綉，花線針黹等物！」

那老頭大喜，道：「說來眞巧，老漢以前也是做這營生的！」

陶美雲忙問道：「如今呢？」

「如今因年邁退休了，兒媳又開雜貨店，無人接手，所以關了門……」老頭嘆了一口氣，彷彿十分感慨，忽然目光一亮，問道：「那店鋪尚空着，是我家的物業，小哥若有意在本城發展，老漢倒願意助你們一臂之力！況且尚可慢慢打聽令舅之下落！」

陶美雲恨恨地道：「這種人還找來作甚？」

何獨生道：「未知開店要花費多少錢，小可身邊只餘五六十兩銀子！」

老頭道：「有老漢替你張羅，五六十兩銀子已足夠，至於店租亦可從宜，店後尚有二間房子，足可安身，又不須另找地方，就這樣決定吧，不是老漢自吹自擂，俺那杜香齋脂粉店，可是塊老招牌，你們仍可用那招牌，包你有生意！」

何獨生見一切進行得順利，便與陶美雲千恩萬謝，再請教，方知老頭姓杜，其妻梁氏。他將五十兩銀子交給杜老頭，道：「老丈，這就拜託了！」

老頭一怔，道：「小哥這般相信老漢？」

「小可在此舉目無親，不相信老丈，還相信誰？」

那老頭也乾脆，道：「老漢明天替你打聽一下，你後天再來討回音，目下年關在即，恐須過了年方能進行了！」當下何獨生與陶美雲告辭，尋路回客棧。

* * *

何獨生介紹陶美雲與古大鍾和奚不羣認識，陶美雲落落大方，道：「你們若是為了報恩而殺人，小妹尚可苟同，若欲以此達到賺錢的目的，小妹將不顧而去！」

奚不羣懍然道：「咱們替老大報了仇之後，便退出江湖，絕不言殺戮！」

陶美雲道：「諸位都是大丈夫，言出如山，萬勿食言！小妹不打擾你們了！」

言畢告辭回房。

古大鍾低聲道：「這婆娘不簡單！小何，情況進行得如何？」

何獨生將情況說了一遍，古大鍾道：「如今可說已成功了一半！老夫與奚右在明天便搬出城去，日後再聯絡，免得使人生疑！」他又交了五十兩銀子給何獨生。「這個且拿去，杜香齋脂粉店必須開張！」

* * *

古大鍾與奚不羣去城外小村裏，賃了一棟土房子居住，奚不羣每日勤奮練劍，他生性洒脫不羈，往常練功不太認眞，但如今練得極勤，每日練四個時辰劍法，一個時辰內功，古大鍾閱歷廣，不時在旁指點。

眨眼冬盡春來，古大鍾與奚不羣在小村裏已住了一個月。這天，何獨生忽然摸上門來，告訴他們杜香齋將在二月初一開張，一切已籌備就緒。

古大鍾道：「為了達到聲名遠播的目的，不妨來個大酬賓，以廣招徠，若有狂蜂浪蝶上門，着陶美雲出手教訓他們，則自有人會去通知金志堅！」

何獨生受教而去，古大鍾又督促奚不羣練劍。至二月初，奚不羣進城替古大鍾買酒，順道去杜香齋看看，果然生意甚佳，何獨生與陶美雲忙得團團轉，那個姓杜的老頭也在旁協助。

忽然街角轉來幾個富家公子，到店外對陶美雲指指點點，到後來竟然進店去。陶美雲起初還和顏悅色招呼，後來那些浪蕩子弟太不成話，便忍不住伸手刮了其中一個的嘴巴。「你們給姑娘滾，否則絕不客氣！」

那幾個富家公子也學過幾年拳脚，豈將一個娘兒看在眼中，當下立即在店內搗亂。奚不羣冲進店內大聲喝止。

何獨生向他抱抱拳，道：「多謝壯士，這種跳樑小醜咱兄妹盡可打發！」轉頭喝道：「有種的便到店外去，有甚麼本事，咱兄妹接住就是！」

「好了，這小子是欺本地無能人了！好小子，你倘若擋得住咱們四個人，咱們便認輸，以後再不來！」

何獨生道：「一言為定！」當下與陶美雲走出店去，那老頭嚇得身子發抖，不斷向那四人說好話，不料反讓人推倒。

奚不羣站在一旁押陣，六個人分成二組打鬥，那四個人合起來，也鬥不過何獨生一人，不過為免洩漏身份，只得拚命「相就」。反而陶美雲盡力施展，不久便將一個漢子打倒在地。奚不羣大聲叫好。

何獨生見狀施了辣手，也將一個漢子擊倒，那漢子肋骨被打斷一根，倒在地上哼哼哈哈，爬不上來。其他兩個見狀都慌了手脚，連聲叫停，扶起同伴，狼狽而逃！

杜老頭不喜反憂，道：「陶小哥，你惹了禍了，剛才被你打傷的那個卜公子，其父是本地的老財，家裏養了許多打手，他被你打傷，豈能甘休！」

奚不羣大聲道：「難道沒有王法公理的麼？」

「哎，他們只怕金沙幫，不怕官府！」

奚不羣拍拍胸膛，道：「不打緊，有事找我，我就住在對面那家客棧！」何獨生假意向他謝了一番。奚不羣跟他道了姓名，然後告辭。

* * *

過了兩天，杜老頭便來找他了，氣喘吁吁地道：「壯士快去，卜家的人來了！」奚不羣掛上劍便奔去杜香齋，早見何獨生與陶美雲正跟一羣打手混戰。奚不羣大喝一聲，冲進人羣，拳打脚踢，一口氣打倒了四五個大漢！

忽然一個中年漢奔了過來，道：「小子，敢破壞卜家公子的好事，便留下名來！」

「你家老子姓孟名雄，閣下是誰？」

「俺是卜家的護院閻泉，你敢跟老子單打獨鬥否？」那中年漢道：「假如你輸了，便給我滾！」

奚不羣加上一句：「假如你敗了，便不許再來這裏搗蛋！」

「一言為定！」閻泉立下門戶，道：「請！」

奚不羣道：「客不壓主，閣下先請！」

閻泉自視甚高，聞言大怒，立即發動攻勢，他不拔兵器，奚不羣自然亦赤手相對。不料那閻泉拳脚十分凌厲，功力深厚，出手甚準，大出奚不羣之意料，只好打起精神應付。

鬥了三十多個回合，仍是平分秋色之局，奚不羣不由暗道：「難怪這姓閻的，如此自負！」他一身功夫全在長劍上，拳脚非其所長，再鬥下去，亦無必勝把握，不由暗暗心焦。

眼看又過了二三十招，閻泉仍甚輕鬆，奚不羣正想抽出長劍，誰知有幾騎人馬急馳而至，當先一個漢子喝道：「金沙幫金牌令在此，立即停手！」

閻泉立即收拳跳後，看了那漢子手上之金牌一眼，抱抱拳，揮手示意後退，眨眼間，卜家人走得一個不見！

半路殺出程咬金

奚不羣望一望那幾個漢子，見為首那人飛揚跋扈，暗中戒備。何獨生道：「多謝閣下解圍，請問高姓大名？」

「在下是金沙幫諸城分舵主何帆，不用客氣，彼此都是一家人！」為首那漢子臉上露出笑容，道：「誰再欺侮你，請到石獅子巷敝幫分舵說一聲，何某立即帶人趕到，不過相信以後也不會有人再敢上門找麻煩了！」

何獨生道：「陶白雲小時候因家裏有點產業，學過幾年三脚貓的工夫，可不是武林中人，要何舵主如此關照，實在受寵若驚，何況在下與貴幫向來沒有交情！」

何帆哈哈笑道：「以前沒有交情，如今不是有了麼？嗯，令妹武功也不錯呀？」

陶美雲縮在何獨生之後，道：「小女子只懂點莊稼把式的功夫，倒教何舵主見笑了！」

「客氣客氣！」何帆抱拳道：「賢兄妹談吐不俗，今日何某尚有事，他日有空再來拜訪！」

何獨生忙道：「今日幸得何舵主及這位孟壯士解圍，否則後果難以設想，理該由陶某置酒答謝！」

何帆看了奚不羣一眼，道：「那何某也不客氣了，日子另訂吧，最好在三四日之後，屆時何某比較空閒！」

奚不羣知道他顧忌自己，忙道：「多謝陶兄好意，在下慕勞山之名，故在遊了泰山之後，準備去勞山一遊，路過此處，恰遇此種事，抱打不平，乃吾輩份內之事，無須掛齒，有緣相會再打擾陶兄一杯水酒，就此別過！」言畢向何獨生和何帆拱拱手，洒開大步走了。

何帆待他去後，問道：「陶兄認識他？」

「萍水相逢，這位孟壯士，倒是個熱心人！」何獨生將那天奚不羣抱打不平的事，說了一下。何帆也告辭去了，何獨生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暗暗冷笑。

* * *

奚不羣出了城，故意繞了一圈，見沒有人跟踪，才折回小村與古大鍾相會，並將經過告訴他。

古大鍾喜道：「金沙幫無故獻殷勤，看來已有眉目！咱們也得準備一下，明天喬裝進城！」

* * *

何獨生過兩天便親自到金沙幫諸城分舵請何帆，何帆欣然赴會。兩人到一酒樓飲宴，酒過三巡，何帆問道：「陶兄，何某問句冒昧的話，請莫生氣！」

何獨生忙道：「何舵主太客氣了，咱兩兄妹得何舵主相救，大恩難忘，怎會爲一句話生氣，請說！」

何帆微微一笑，道：「未知令妹已許配人不曾？」

「舍妹與敝表哥指腹爲婚，奈何後來舅舅外出經商，久無音訊，三年多前，家父病重時，表哥上門，家母提及婚事，表哥說家父生意不佳，欠下人家許多債，婚事暫且押後，還向咱家借了一百兩銀子。後來陶某奉母遺命，送妹來此找表哥，順道辦了舍妹之婚事，自己亦了却責任，誰知居然找不到敝表哥，所以才流落在此，幸虧……」

「哦，竟有此事，未知令表哥叫甚麼名？」

「舅父姓潘名壽山，表哥單名一個凌字，寫信給咱們地址寫的是諸城青石巷二十七號……」

何帆截口道：「諸城一切，何某知之甚詳，青石巷只有二十號，那有二十七號？潘凌分明不想娶令妹，方故意出此騙你！陶兄中計矣！」

何獨生生氣地道：「舍妹有那一處配不上他？他怎會移情別戀！」

「人心隔肚皮，這可難說得很！」何帆道：「也許他有自知之明，覺得配不上令妹，所以……」

「豈有這種事？」

「天下事無奇不有，且此亦非何某信口雌黃！像令妹這種人材，非人中龍鳳，豈配得上！」

何獨生笑道：「何兄跟小弟說笑，舍妹豈是甚麼人材？你喝醉了！」

何帆正容地道：「何某豈會無端端說笑，何況再有千杯，也未必能灌得醉我！」

何獨生道：「好極了，如此咱們再乾一杯！」

何帆道：「何某想替令妹做個媒，未知陶兄肯否成全？」

何獨生道：「小弟如今就只剩下這個心願，早早安排好舍妹的婚事，也好讓泉下父母之靈安息，未知男家是甚麼人？」

「說來好令陶兄高興，便是敝幫幫主！」

何獨生忽然大叫一聲，何帆忙道：「何某可不是說笑，事實上前天敝幫幫主已經見過令妹，幫主十分鍾愛，哈哈，陶兄，你走運了，將來還請你多多關照小弟！」

何獨生道：「假如舍妹能嫁與金幫主，那實在……實在是她三世修來之福！不過舍妹她……」

何帆問道：「令妹有何條件？要收多少聘金？」

「這不是錢的問題，舍妹脾氣頗硬，而且還有那個表哥，這個小弟可不敢答應你！」

「你那表哥分明是騙子，不用顧忌，再說令妹若成爲金沙幫幫主夫人，誰還敢吭一聲？陶兄不是武林人，大概還不知敝幫的威勢！」

何獨生道：「但這到底是舍妹的婚事，理該先徵求她的意見！」

何帆很有信心地道：「料令妹是個聰明人，何某對此段姻緣，有十足的信心，但仍望陶兄美言幾句，屆時自亦不會虧待你！」

* * *

次日黃昏，何獨生又去金沙幫分舵找何帆。「舵主，舍妹說須先跟貴幫主見個面，再作最後決定！」

金志堅年紀未及四十，且相貌堂堂，因此何帆信心十足，道：「陶兄且回去，待何某通知敝幫主，若有消息，即來通知你！」

何獨生回店之後，陶美雲道：「大哥，你朋友在後面房內！」

何獨生忙走進後舖房內，早見古大鍾和奚不羣坐在炕上，他將情況說了，奚不羣道：「如今是該想辦法將金志堅留下來！」

古大鍾道：「咱們也須提防金志堅突然光臨，以免咱們前功盡廢！」

何獨生道：「這問題倒不難解決，請奚右到獅子石巷附近監視，若金志堅來到，不難發現！」

古大鍾道：「假如他們不事先通知，則更妙了，屆時可請陶姑娘避一避，盡量拖延時間，最低限度也須將他留在城內過夜！」

「假如他們在事前通知見面的日期時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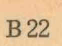
古大鍾道：「那只好詐病避一避了！」

何獨生道：「好，就這樣決定，前輩請在此住下！」

* * *

俗語謂：薑是老的辣，這話果然沒錯，古大鍾担心的事，竟成事實！奚不羣在城門口，見來了一幫人馬，看情況估計是金沙幫的人，便忙不迭回杜香齋報訊。

古大鍾道：「何兄，快請陶姑娘避一避！」



何獨生介紹陶美雲與古、奚 二人相識。

「去那裏？」

古大鍾道：「去杜家，假如金沙幫的人問及，便說去廟裏進香！」

何獨生道：「這是個好辦法，先着她辦些香燭！」當下出去吩咐陶美雲，而古大鍾又交代了奚不羣一些該注意的事項。

* * *

臨午，何帆喜氣洋洋帶着大紅帖子，道：「陶兄，敝幫幫主今午在怡香酒家設宴，專誠請賢兄妹赴宴，順便讓令妹與敝幫主見見面！」

何獨生裝出笑臉，道：「怎地這般急？只是令妹去上香……」

何帆快口道：「幫主尚有事項趕回總舵，而且上香用不了多少時間，賢兄妹務請出席！」

何獨生道：「待舍妹回來，在下便携她出席！」當下何帆放下紅帖與禮物，回去覆命。

過了一陣，何獨生不時走出房門口瞻望，一臉焦急的神色。未幾又將店門關上。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何帆又親自來請。「敝幫主在酒樓裏恭候！」

何獨生急道：「奈何令妹還未回來！」

何帆笑道：「不要緊，我請人到廟內催駕！」

又過了兩頓飯工夫，何帆派人來報，謂廟內不見陶美雲，廟祝亦謂未見過這樣的女子進廟。何獨生裝出一副大驚之色，道：「快帶我去見何舵主！」

原來何帆尚在城裡廟外等候，何獨生一見到他，便大驚小叫地道：「舵主，也許是卜家的人，將令妹搶走了！」

何帆大吃一驚，他好不容易才替幫主物色到一位如意娘子，正是立功晋陞的良機，若被卜家捷足先登，則不但前功盡廢，而且尚要受責！當下如火燒眉毛般，跳了起來，叫道：「快與我備馬去卜家！陶兄請與小弟去一趟！」

卜家在城外，一座巨大的院子，甚具氣勢，自外面望進去，房舍櫛次鱗比，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間。

何獨生拍開大門，聲言要卜家交出陶美雲，卜家自然極力否認。何獨生低聲道：「何兄，不見了舍妹，你如何向幫主交待？」

何帆似被人刺了一刀，厲聲道：「既然卜家清白，可敢讓我們搜索一下麼？」

卜家爲了息事寧人，亦不敢得罪金沙幫，沒奈何只得答應。何帆一面派人進宅搜索，一面派人飛報金志堅。

過了一陣，金志堅派了一位姓龍的堂主，帶了幾名高手來協助。弄了一個時辰，搞得卜家鷄犬不寧，都沒有陶美雲的影子。

何帆急怒攻心，要找卜家少爺迫供，那龍堂主攔阻之，對卜家道：「陶美雲是敝幫幫主所要之人，假如卜家胆敢損她一根毫毛，敝幫必殺百人報復，汝等可得記往！」

卜老財忙道：「龍堂主放心，若眞有此事，卜某親自送上貴幫，任由處置！」

龍堂主揮揮手，道：「回城！」

何帆道：「堂主，萬一那姓卜的鐵了心，屬下這罪名可担當不起！」

龍堂主道：「但如果陶姑娘是落在別

人手中，那又如何？」

何帆臉色大變，急道：「回城搜！」數十名大漢一口氣奔回諸城，分成八組，逐街逐巷搜索。

看看申牌將過，尚無消息，龍堂主道：「陶兄請先回店，也許令妹已回店，若有消息，請報個訊，以免敝幫上下担心！」

何獨生匆匆回店，將經過告訴古大鍾和奚不羣。古大鍾道：「差不多了，快去杜家接令妹，然後通知他們，並說今晚請他們吃飯賠罪！奚右，你伺機潛進金沙幫分舵內，至子時咱們到外面接應！」

何獨生伸手拍拍奚不羣的肩膊，道：「今次全靠你了！」

奚不羣道：「最多丟了我一條命，絕不錯失良機！老何，萬一金志堅飲宴之後，不回分舵又如何？」

古大鍾接道：「那便將任務交給咱們，過了午時，你便得溜出來，萬一失敗，咱們還得漏夜逃走！老夫在小村內已準備好了馬匹及馬車。」

奚不羣伸手與何獨生一握，道：「老何，你今晚應對要小心，希望一舉成功！有了那三萬兩銀子，咱們便可以花錢僱人調查老大失手的原因！」

何獨生亦用力握一握他的手，道：「珍重！」他倆出生入死無數次，從來都是笑談面對死神，但這次居然有生離死別之感！

＊ ＊ ＊

怡香酒家燒的菜，是方圓百里最著名的，即使今晚不是被金沙幫包下；亦常席無虛座，分舵內的金沙幫幫徒，幾乎全到怡香酒家飲宴，只剩下寥寥可數的人在「看家」。

也許近年來，金沙幫威名如日方中，過慣了太平日子的金沙幫幫衆，都集中在廳裡發牢騷，怨自己倒霉，要留下來看門，也因此，奚不羣根本完全不費勁便潛進去。

諸城分舵佔地並不太大，除了後院是一般幫徒的居所之外，中院只有六間房子，除了何帆住此之外，其餘的都留作客房，接待總舵的幫主和堂主。

奚不羣潛進中院，竄進一間臥室，托起承塵，藏身於上，按理金志堅若在此過夜，若非住在左面正中那一間，便是在右面那一間。是左是右，既難估計，亦作不了準，只能求諸運氣，幸而承塵上面相通。

承塵上十分悶熱，奚不羣早有準備，帶了一塊毛巾，不斷拭汗。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靜悄悄的中院，忽然有了聲音，奚不羣立即緊張起來，也就在此刻，他才醒起一件在此之前，不曾考慮過的事！

承塵上漆黑寂靜，他憑何準確知道時間？萬一在子時之前或之後動手，則今晚自己的下場，不難想像，最重要的是整個計劃都要失敗！

正在焦慮間，脚下已傳來一個開門聲，緊接着一個低沉的聲音道：「這件事，交由你全權代辦，明天東海海螺幫幫主到訪，天亮之前，本座便得趕回去，若有消息便通知本座！」

聽聲音似是金志堅，果然又聞何帆道：「是！幫主，未知還有什麼吩咐？」

半晌，金志堅又道：「那女子本座十分鍾愛，她的條件若非太過份，盡可答應她！」

何帆諂笑道：「想她不過是個流落異鄉的人，幫主看得起她，已是她之造化，還敢提什麼苛刻條件？大不了多送點銀子給她大哥罷了！」

金志堅唔了一聲，道：「好吧，總之一有消息便通知本座！還有，中院周圍多派幾個人巡邏！」隨着何帆的應聲之後，便是一道關門聲。

奚不羣坐在樑上，以免發出聲音，就連呼吸也盡量放緩放輕，四周突然寂靜如死。下面又傳來衣服的悉悉索索聲音，料金志堅已上床安歇。俄頃，奚不羣耳畔已聽到一個輕微的鼻鼾聲。

奚不羣心跳突然加速，金志堅就睡在下面，假如能夠悄悄跳下去，在他身上刺一劍，則任他武功有多高，亦可達到目的，可是從承塵上跳下去，能夠不被他發現麼？

他只覺得越來越熱，又恐汗水滴在承塵白蠟紙上，發出聲音，因此他不斷用力拭揩，實在有度日如年之感！

時間慢慢流逝，可是奚不羣却摸不準時辰，不敢貿貿然動手，何況一擊不中，外面的人聞聲進來，則功敗垂成！

汗越出越多，雙脚也逐漸痲痹，再下去，情況恐怕會更糟，奚不羣決定冒險！他再拭一拭汗，沿橫樑慢慢爬動，直至墻壁附近，然後輕輕提起一角承塵，凝神靜聽了一下，下面沒有動靜，奚不羣稍鬆一口氣，取出一條細繩子來，拴在樑上，然後輕吸一口氣，沿繩滑了下去。

外面微光透過窗紙而入，室內比承塵光亮得多，奚不羣舉目一望，炕上躺着一個人，正在熟睡，奚不羣心頭怦怦亂跳，輕輕抽出長劍，慢慢走前。

丈二的距離，本來一掠即至，但奚不羣走得比只有三寸金蓮的老太婆還慢，當他來至炕前，室內突然瀰漫了殺氣！

一劍三影，豈是浪得虛名之輩？何況近來奚不羣刻苦練習，功力大增，他慢慢舉起長劍，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三更的梆子聲，那正是子時，眞是天從人願！

奚不羣大喜，長劍立即望金志堅的喉頭刺下！與此同時，也不知是三更的梆子聲，還是凌厲迫人的殺氣，驚醒了金志堅，只見他突然睜開了雙眼。

奚不羣更不猶疑，立即加速刺下！金志堅功力減半，仍非省油燈，及時閃開，只被劍刃擦傷了頸部皮膚！

奚不羣一刺不中，橫劍一劃，「嗤」的一聲響，劍刃割破棉被，直透金志堅的手臂！一劍未了，奚不羣左拳直搗而出！

「蓬」的一聲，拳頭正中金志堅的胸膛！把金志堅打得離床彈起！好個金志堅臨危不亂。雙脚在炕上一蹬，飛跳落地！同時大聲叫道：「你們快進來！」

奚不羣長劍連刺，金志堅抓起枕頭抵擋，房門關閉，門板又堅實，外面的人料不到，刺客會在室內出現，一時間沒了主意，只好用力撞門！

就在此刻，頭頂上一陣「嘩啦啦」聲響

，承塵碎裂，飛落一道黑影，緊接着，一柄鋼刀急斬奚不羣的後背！

奚不羣來不及回劍擋架，只好向旁跳開，誰知那黑影足尖微一用力，去勢未盡，單刀直劈金志堅！

這一着不但大出奚不羣意料，而金志堅同樣亦無法提防！「噗！」鋼刀落在金志堅腦袋上，金志堅發出一道慘叫！慘叫聲未了，房門已被外面的守衛撞開！

奚不羣掏出幾柄飛刀，回身脫手射中第一個守衛，其他人閃過同伴，繼續前進。奚不羣飛刀連珠彈發，又射倒了一人。身旁衣袂聲響，他回頭望去，金志堅倒在血泊中，首級已不見，再抬頭，頭頂上黑影一閃，那黑衣人又躍上承塵！

奚不羣萬料不到在成功在即之際，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霎時間，急、怒、恨、驚諸情一齊湧上心間，不由大喝一聲，亦飛身躍上承塵！

＊ ＊ ＊

承塵上雖然黑暗，但奚不羣憑聲追趕，忽然前頭傳來「嘩啦啦」一陣聲響，那人頓穿承塵躍下，奚不羣豈肯讓人檢便宜？依樣葫蘆，亦撞穿承塵躍下。

下面是中院小廳，這時候，金沙幫諸城分舵的人，正聞聲趕來，形勢甚是混亂。那黑衣人穿窗而出，奚不羣喝道：「那裡逃！」急追而出！他起步雖慢，但那黑衣人手提金志堅的首級，奚不羣在後追他，倉猝之間，難分敵友，竟無人阻攔他！

奚不羣見外面有金沙幫幫徒，心頭一動，喝道：「他殺死金幫主，快攔住他！」

黑衣人叫道：「他是一劍三影，來刺殺金幫主的！」

與此同時，龍堂主已趕至，喝道：「兩個都不許放掉！」

話聲剛落，墻頭上忽然出現兩道黑影，同時射下一片暗器！剎那間，慘叫聲此起彼落！

黑衣人回身對奚不羣把手一揚，喝道：「看打！」奚不羣急閃，誰知道竟無暗器射來，待他知道中計，黑衣人已越過圍墻！

奚不羣却大喝一聲，飛上墻頭，叫道：「快跑！」不料雙脚剛欲用力，右腿忽然傳來一陣疼痛，重心驟失，向外跌落！

那兩個發暗器的人，正是古大鍾及何獨生！何獨生扶起奚不羣，向一條小巷飛去，古大鍾殿後，不斷發暗器！奚不羣道：「別管我，快追那個黑衣人，金志堅的首級在他手中！」

古大鍾道：「快出城，來不及追他了！」黑暗中又飛出一條纖細的黑影，與何獨生一人一邊，架着奚不羣，向城外奔去，遠處人聲喧騰，一口氣奔出諸城！

古大鍾回頭不見有人追來，稍鬆一口氣，道：「快進村取馬，立即離開，遲則不及！」

＊ ＊ ＊

天剛亮，官途上一輛有篷雙套馬車，一騎隨後，背後還有兩匹空馬跟着，向西急馳。

奚不羣大腿受傷，古大鍾單足獨臂不便乘馬，兩人在車廂內聊起昨夜的經過，奚不羣將那人的刀法和身態描繪了一番，忽然發覺古大鍾，神色甚是難看，不由訝然問道：「前輩，你身體不適麼？」

古大鍾忽然大叫一聲，將朱漆酒葫蘆拋出車廂外，奚不羣更爲詫異，古大鍾臉色慘白，澀聲道：「是老夫對你們老大不住！」

奚不羣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來，揑緊雙拳，沉聲道：「這話怎說？」

「必是老夫喝醉了酒，無意中洩漏出去的……」

奚不羣大喝一聲：「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因酒誤事，還不知悔改？哼，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老夫也沒有辦法！」古大鍾痛苦地道：「所以老夫從今之後，不再喝酒了！」

奚不羣怒不可遏，一拳向他搗去，古大鍾居然不閃不避，只聞「蓬」的一聲，這一拳力道極大，把古大鍾打得上身向後一仰，撞向廂壁上，又發出一聲巨响！

馬車倏地停住，奚不羣道：「你莫以爲你不閃避，我便會饒你！」說着又在古大鍾小腹上打了一拳！古大鍾哇地一聲，腹內的酒都吐了出來！

奚不羣還想再打，何獨生趕到，喝道：「停手！」

奚不羣大聲道：「何左，老大失手被擒，是這老匹夫幹的好事！剛才他自己已承認了！」

古大鍾伸手亂搖，何獨生跳進車廂，道：「有話慢慢說，你怎會這般魯莽？」

古大鍾喘息了一陣，道：「老夫是……有原因的！」

奚不羣道：「你若不說出來，便一劍殺了你！」

「那天江老弟殺老夫的女人，老夫心情不好，所以去喝酒，剛巧……」

何獨生截口道：「且慢，老大幾時殺了你的女人？」

「老夫那姘婦住在蓋家後面，江老弟無意中闖入，因恐露了身份，所以殺了她！老夫到高陞客棧，見他倉猝而入，問其原因，他不知內情，一五一十告訴老夫，老夫不動聲息趕回去，果見那女人倒在血泊中，大概驚動了鄰居，圍了許多人，老夫不敢停留，連忙溜開……」

奚不羣怒道：「必是你借故施奸計陷害老大！」

何獨生道：「別打岔，聽他說了再議論！」

古大鍾道：「老夫豈會爲一個女人不顧義氣？何況那女人以前是個粉頭，又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子！只是老夫覺得似是一種報應，若果殺了夏訊，他妻子兒女又如何？莫非是老天對我的懲罰？使江老弟先殺死我的女人？是以心情十分惡劣！」

他頓了一頓續道：「老夫在酒樓上見到殺手『二月花』亦獨坐在一旁喝酒，也不理他，自個喚酒而喝，後來朦朧中見他扶起老夫，並將老夫送到一間客棧……大概是在那時候露了口風的！」

奚不羣道：「昨夜那廝便是以『霜葉刀法』馳名殺手『二月花』花中傑？」

「估計便是他，他雖然沒揚出霜葉刀，但依你所述之刀法及體態推測，料是他

無疑！在江湖上，他名頭一直在你們一劍三影之下，欲乘機除掉你們，不足爲奇！夏訊事前能夠有所準備，必是他暗中通知的！」

何獨生道：「這只是你的推測，可有證據？」

「雖無證據，但老夫有七成把握！」古大鍾目光忽然一亮，道：「要證實也不太難，只須到信陽便知道！」

何獨生再問：「他巢穴在信陽？」

「非也，僱主約定事成之後，在信陽驗首級交酧金！」

何獨生沉吟道：「只怕那只是與你約定的見面地點而已，別人未必在那裡交款！」

奚不羣大聲道：「如今死馬也得當活馬醫，好歹也得走一趟！」

＊　＊　＊

古大鍾四人到達信陽城內，樹梢已吐出新綠，枝頭鳥兒歡叫聲不絕于耳，一派春光。

奚不羣養傷十餘日，傷口已合縫，他探頭出車廂，望一望綠油油的郊野，不由得用力吸一口氣，只覺得花草和泥土青氣，沁人肺腑，精神也爲之一振。

古大鍾道：「將車馳進林內去！」

馬車在樹林內停定，四人在車廂內易起容來。古大鍾見附近有條村子，便着奚不羣拉馬拖車去寄放。四人向西而行。

奚不羣問道：「僱主不是約定在城內見面？」

「不是，由此西行七八里路，有一塊巨石，村人謂之月老石，據云許多段姻緣，都靠此石撮合。」古大鍾道：「若事成之後，要見僱主，須在月老石頂放一棵菜，三日之內，僱主便會出現。咱們先找一家農舍歇歇，晚上再去。」

不久，前面已橫着一條小村莊，何獨生去借宿，花了許多工夫，才找到有空房的人家，何獨生付了銀子，引陶美雲等人進去，古大鍾又着主人家備晚飯。他一路來，滴酒不進，每天須喝大量的濃茶，否則酒癮難熬。

奚不羣自何獨生那裡學會了烹茶工夫，客途缺乏設備和工具，將就之下，火候控制，依然甚佳。

四人喝了茶之後，都有倦意，由於只有兩間房，故此三個男人擠在一起，迷迷糊糊睡了一陣，主人家已來呼請吃晚飯。

村人淳樸，收了銀子，雖沒好東西，但也擺滿了一桌子的菜，又勝在雞鴨、菜蔬都甚新鮮，連日吃乾糧，四人至此方能大快朵頤。

飯後四人又歇了一陣，然後悄悄跳窗出去，古大鍾叫奚不羣偷了一株菜，四人向西掠去。不久便見到遠處有塊大岩石，望之似人，古大鍾道：「到了，提防那廝也在附近，分開前進，奚右，你聽老夫的暗號，跳上石頂，放下那棵菜！」

月老石附近有些果樹，稀稀疏疏，三五成羣，四人先匿在樹後向四周窺伺了一陣，不見有人，古大鍾方叫奚不羣跳上石頂置菜。

奚不羣站在石頂，看得遠，見遠處有一道人影急速而來，連忙跳落地，道：「有人來！」

古大鍾忙道：「且退後，看看是什麼人！」四人退後幾丈，依然匿在樹後。俄頃，一條黑影便至月老石前，奚不羣心頭狂跳起來，低聲在古大鍾耳畔道：「就是他！」

古大鍾道：「果然似是花中傑！」

花中傑在月老石周圍走了一匝，亦匿在一棵樹後。古大鍾低聲道：「看來他比咱們早到，僱主約他今晚見面！」

當下四人屏息凝氣，靜觀其變，約莫又過了兩頓飯工夫，只見月老石前突然多了一個穿黑袍，臉上蒙着黑布的人來。

花中傑猶疑了一下才自樹後跳出來，道：「果然準時！首級在此，請過目！」他將一個木盒拋在黑袍人脚前。

黑袍人檢起木盒，打開看了幾眼，道：「不錯，正是金志堅的！想不到你竟可以殺死他，佩服佩服！」

花中傑道：「廢話少說，那剩下的酧金呢？」

黑袍人自懷中取出一個紙油包來，向花中傑拋去，道：「都在裡面，一共是二萬七千兩，全是一百兩一張的銀票，請點收！」

花中傑解開油紙包，見裡面一疊銀票十分新淨，不由動了疑心，道：「說得是，小心一點清點，免得過後彼此誤會！」

他晃亮了火摺子，用三隻手指夾住那疊銀票，右手食指去拿銀票，那些銀票也不知是否新淨的緣故，或者被漿糊黏住，居然疊得牢牢的！花中傑以食指醮的口涎，用力刷之取下一張，拿到火摺子前觀看。是永安銀號發出的，隨時可以提取，似乎不是假的！

黑袍人冷冷道：「閣下最好每張查一查，說不定下面那些都是空紙！」

花中傑心中忖道：「銀票雖然新淨，亦不可能黏得這般牢，他故意這樣說，是要引我放棄追查！哼，這是我以性命換來的血汗錢。豈有不仔細之理？」心念未了，已將第一張銀票塞進懷內，再醮一醮口涎，取第二張檢查，如此一張跟一張，終於看畢二十七張。

黑袍人道：「如何？可是假的？」

花中傑乾笑一聲，道：「閣下果眞信人也，希望以後尚有機會合作！」黑袍人突然長笑一聲，飛掠而去。

花中傑吹熄火摺子，再將那疊銀票取出來，重新用油紙包好，正想納回懷內，忽然若有所覺地抬起頭來，只見周圍已多了四個人，臉色不由大變，喝道：「你們是什麼人？嘿嘿，原來還想施殺人滅口，取回銀票的技倆！」

奚不羣怒道：「你瞎了狗眼了！首級是咱們囊中物，被你撿了便宜，這樣快便忘記了？」

花中傑心頭又是一懍，暗中打主意，嘴上却道：「金志堅的首級確是在下摘下的，閣下不會否認吧？」

「若不是咱們計劃好一切，你能得手？」

「這個在下不敢否認，但我亦出了力呀！我一早便已匿在承塵上，怎可說是撿便宜？」

奚不羣踏前一步，越發憤怒。「你當然出了力，老子那天若閃得稍慢半分，便

得死在你刀下！」

花中傑乾笑道：「閣下說得有理！嗯，這疊銀票便二一添作五吧！」

古大鍾哈哈大笑道：「二月花，你還認得老夫麼？」說着揚一揚獨臂。

花中傑心頭大悸，却強笑道：「您莫非是古老前輩？幸會幸會！晚輩不知道您跟一劍三影合作，若有冒犯虎威之處，敬請原諒！」

何獨生道：「你又錯了。今日咱們不是爲了錢而來的！是不是你將咱們要刺殺夏訊的消息告訴他，並將咱們的身份洩漏與黑白海東青知道？」

花中傑心頭一沉，知道今日難以善了，但仍極力否認。「閣下誤會了，在下豈會做出這等事來，這對我有何好處？」

奚不羣道：「因爲你不甘心名頭在咱們之下！」

花中傑大笑。「我一個人花費得多少！何況咱們做殺手的，只求賺錢，有誰會貪圖虛名？」

「有名才有利，花中傑，你不用否認！」

花中傑故意攤一攤雙掌，「諸位一定要冤枉花某，在下亦無話好說！不過若要殺我，只管動手就是，何必揑造罪名？」

奚不羣「唰」的一聲，將劍拔了出來，道：「那我就領教一下你的霜葉刀法！」

「原來只有你一人欲與花某切磋技藝，在下還以爲你們要四個人一齊上哩！」

古大鍾冷冷道：「你不必枉費心力了，咱們今夜絕不會放過你，除非你承認一切！」

花中傑嘆息道：「花某根本沒做過這種事，叫我如何承認？難道閣下有證據？」

「我正想取證據！」奚不羣大喝一聲，拔劍朝花中傑刺去。「看劍！」

他手腕剛動，花中傑亦已將刀拔了出來，手臂一掄，已將長劍擋開，再踏前半步，迴刀一劈，如秋風掃落葉般，氣勢威猛，直取奚不羣腰側！

奚不羣也同時變招，手肘一沉，劍刃斜指，反戳對方的手腕！剎那間，兩人同時向後跳開一步！

花中傑笑道：「一劍三影果然名不虛傳！」他刀一掄，刀底生風，白光過處，刀刃已及奚不羣的肩膊！他刀法以猛捷見稱，但奚不羣的劍法亦不慢，雙脚微錯，已避開刀刃，長劍扎其心窩，互爭先機，寸步不讓。

不過花中傑的霜葉刀法，另闢蹊徑，到底是武林一絕，三十多招之後，奚不羣單憑快與多變，已不能與之爭長短，何獨生見奚不羣落在下風，也揮劍自後攻上，與奚不羣合鬥花中傑，古大鍾與陶美雲守在兩角，提防花中傑逃跑。

花中傑嘿嘿笑道：「一劍三影，素來以三凌孤，臭名昭著，何不再來一個？」

何獨生冷哼一聲，道：「不必枉費口舌，今日你不說實話，便只有橫死的下場！」

花中傑問道：「假如在下承認又如何？」

奚不羣道：「便饒你一條命！」

花中傑嘿嘿笑道：「不過會廢掉花某的武功，花某自言不會猜錯！」

奚不羣道：「你倒也聰明，好死不如惡活，你自個掂掂，要不你多年來賺到的銀子，也享受不到！」

花中傑霜葉刀用力一劈，抽身退了兩步，道：「好！花某招供就是！」

奚不羣住手道：「算你識時務！」

話音未落，花中傑雙脚一頓，突然側飛，向陶美雲那個方向逃跑，因爲他認爲這「俊秀」的小伙子，武功必不如其他人，而年紀輕，經驗亦必然不足！

不料女人心思比較縝密，陶美雲並沒有放鬆，當花中傑剛落地轉身之時，她單刀已劈了出去！

花中傑心頭一懍，急忙用刀擋架，可是陶美雲不與其兵刃接觸，招式未起，便變新招，改削花中傑的腰際。花中傑右手剛探出欲抓其肩，見狀忙不迭退後一步！

如此稍一躭擱，何獨生已趕了過來，長劍急刺其後背，奚不羣亦使劍追過來。花中傑陷在重圍中，形勢更加惡劣。古大鍾嘿嘿笑道：「花中傑。你就學老夫這樣，尚可享福，勝過葬身於此！」

激鬥間，奚不羣長劍作鋼刀使用，直砍而下，花中傑一偏身，舉刀一格，「噹」的一聲響，霜葉刀居然落在地上！與此同時，陶美雲突然尖叫起來，指着花中傑的臉！

只見花中傑臉上佈滿黑氣，咀唇更爲黝黑，連手脚亦顫抖起來，何獨生與奚不羣見狀都十分驚奇。

古大鍾大笑道：「二月花，你中毒了，說不說可隨你！」

花中傑又驚又急，道：「我……我怎會中毒？你們快取解藥給我，花某便供出一切！」

古大鍾笑道：「老夫給你解藥，萬一你不招供又如何？時間緊迫，早作決定，對你只有好處！」

花中傑已躺落在地上，何獨生亮起火摺子來，見他臉上黑氣更盛，也催他招供。花中傑在此生命交加之際，乖乖招供。「不錯，是花某暗中派人報訊的，並着他設計反殺一劍三影，後來他邀到襄陽拜祭蓋寰宇的史超今，助他一臂之力……」

「咱老大爲何會落在黑白海東青手中？」

「這也是花某派人通知他們的，並令他們伏在原記麵店附近等候機會……」花中傑急道：「快把解藥給我！」

古大鍾示意奚不羣等三人退後，笑道：「老夫何來的解藥？毒又不是老夫下的！」

花中傑大叫一聲，自地上一躍而起。「不是你下的，還有誰？」

「下毒的是給你銀票的僱主！」

花中傑又怪叫了一聲，張口噴出一股黑血，隨即倒地。

劍未損人已變

何獨生望一望同伴，緩緩走上前檢視，見花中傑已七孔流血，毒氣攻心而死，不由道：「想不到他這樣死！」

陶美雲道：「這不好麼？省得多做

孽！金志堅雖非咱們殺死的，亦是間接所做成，這些天來，小妹心情老是不平靜，看來壞事眞的做不得！即使能賺到一大筆銀子，心頭難安，也不化算！」

何獨生默然，奚不羣也不知爲何，每次見到她，都產生一種難明畏懼，目光硬是不敢與她接觸，此刻亦說不出話來。

半晌，古大鍾才吃吃笑道：「幸好金志堅也不是什麼好人！他醉心霸業，殺了不少人，即使是咱們親手殺死他，也用不着難安！」

奚不羣訕訕一笑，道：「剛才黑袍人向花中傑下毒，晚輩爲何看不出來？」

古大鍾道：「他將毒液塗在銀票上，花中傑以指不斷醮口涎，毒液直接由口而入，還能不死？」

陶美雲懼然道：「江湖上害人的技倆，無所不用其極，眞可怕！」

奚不羣乾咳一聲，道：「咱們下一步該是去找黑白海東青吧？前輩可知道他倆在何處？」

「不知道，」古大鍾笑道：「但這還不容易？只憑老夫走一趟許昌，還怕雷遠不乖乖說出來？」

奚不羣一拍大腿，道：「照呀！咱們一齊去！」

「不必，由老夫去就得！」話剛說出口，古大鍾又怕他們誤會，忙又道：「一齊去也行，不過你倆不可露面，免得連累江老弟！」

何獨生道：「此處不宜久留，速速離開！」

古大鍾急道：「且慢，先清理一下現場再走！」

陶美雲道：「花中傑雖然供出一切，理該替他收屍！」當下四人立即動手，待他們返回小村，天已將亮。歇了一陣，吃過早飯，四人走回頭路，取回馬車，折向北行。

* * *

不一日到達許昌城，仍然投宿連陞客棧，不過他們這次分開投店，假裝互不相識。古大鍾開了房便出去，一夜不見回來。

直至次晚半夜，他才來敲何獨生的房門，道：「查到他們的居所了。」

何獨生忙問：「他們住在何處？」

「原來就住在伏牛山中！」古大鍾臉上並呈興奮之色。「可惜查了這個人，都只探到這一點資料！」

何獨生道：「伏牛山連綿百里，南北兩向，料有不少村落，要再調查可十分困難！」

古大鍾道：「說得是，老夫也爲此犯難，故此來與你商量！因爲咱們連黑白海東青的眞姓名也不知道，如何進一步打探？」

「前輩有何計劃？」

古大鍾道：「許昌周知縣，必定知道詳情！只是周大人愛民如子，老夫不忍驚動他！因爲黑白海東青對他有大恩，料不用非常手段，他絕不會招供！」

話音剛落，房門突被敲响，何獨生認出是暗號，悄悄將門開了，卻是奚不羣與陶美雲聞聲來探消息。陶美雲在門外已聽到古大鍾的話，是以門一關上便說道：

「既然如此，自然不能驚動他，否則豈非罪過？」

奚不羣道：「若不問他，如何能查到黑白海東青的地址？」

「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慢慢打探，必能查個水落石出！」陶美雲道：「其實黑白海東青並沒有做錯，你們找他意欲何爲？要殺死他？仔細想想，黑白海東青已對你們大哥不錯，否則他倆大可以將一個殺人罪名推在他身上，何況他這樣做，還不是爲了挽救一位清官？」

何獨生等三人臉臉相覷，作聲不得。良久，奚不羣方道：「難道咱們就此放棄不成？」

陶美雲道：「獨生在襄陽時，並無向我說清楚，我亦不知詳情！其實你們有什麼仇恨！假如有的話，也只是別人對你們的，江滿楓殺了不少人，只坐兩年舒服牢，還不便宜？」

奚不羣連連「咳嗽」，何獨生低聲道：「美雲，你先回房，等下愚兄再去找你！」陶美雲甚爲溫順，告罪一聲，退出房去。

奚不羣立即問道：「何左，你不想報仇了？當日你如何考驗我？對我還有疑心，今日你自己就……」

古大鍾連忙乾咳一聲，阻止他繼續說下去。「大家一齊商量，共同行動，不可意氣用事，實際上此事由老夫而起……」

何獨生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美雲所云，亦非無理！」

「假如有罪的話，也該由咱們代老大受才對！」奚不羣冷冷地道：「今日沒這句話，還有什麼義氣可言？」

何獨生急道：「假如我能代替老大坐牢，絕不推辭！問題是海東青實際上已手下留情，否則老大那還能有命在？」

奚不羣道：「這種道理誰不懂得？你在七歲的時侯，也已知道，爲什麼後來還要當殺手？我就不同，既然已經做了便絕不後悔！老大對我恩重如山，今日他被繫囹圄，我豈能不爲他報仇？」

何獨生苦笑一聲，轉頭問古大鍾：「前輩認爲如何？」

古大鍾長嘆道：「此因老夫飲酒誤事而起，實在不便提任何意見，不過老夫也有一句話說，以前老夫與你一劍三影之間的協議，由今日起取消！老夫不想再殺夏訊了，即使要殺，也會由自己動手！」

奚不羣怒道：「你怎不早說？若不殺夏訊，咱們豈會淪落至此！」

古大鍾道：「老夫無話可說！奚右，假如你不服氣的，要打要殺，任由你！」

奚不羣轉頭道：「何左，我再問你一句，你肯不肯去殺黑白海東青？」

何獨生囁嚅道：「奚右，我……咳咳，咱們…」

「你不用再說！」奚不羣抽出長劍，「噗」的一聲，砍下一角桌子，道：「自今日起，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再沒有關係！」言畢轉身欲去。

何獨生一把拉住奚不羣，問道：「你我一場兄弟，何須太絕？咱們先冷靜一下，明天再商量如何？」

「再商量還不是如此？」奚不羣撥掉何獨生的手，道：「你去討你的老婆，我去報我的仇！你是忠的，我是奸的！」他一把推開何獨生，足尖一點，穿窗而出。

何獨生急奔出窗前，還想追出去，却被古大鍾拉住。「別追啦，除非江老弟，否則有誰可以阻止他？」

何獨生目光一亮，道：「不錯，既然來到許昌，豈能空手入寶山？好歹也得去見老大！前輩可否代晚輩約見雷遠？」

「老夫正想告訴你，雷遠去年已經辭職，新任獄曹叫尤七！」

「那些銀票一定是他與人合作盜去的！」何獨生咬牙道：「不管是誰當獄曹，總得想辦法！」

古大鍾笑道：「江老弟又非死囚，探個監有何難處？明天老夫替你辦！」

* * *

古大鍾果然沒有說錯，第二天便跟尤七談好，在第三天上午到牢中探望江滿楓。

見面的地點，仍是上次那間小房，只是上次是雷遠的休息室，如今變成尤七的。不過幾個月不見，江滿楓竟然蒼老了很多，人亦比前消瘦。

江滿楓見只有何獨生一個人來，微微一怔，問道：「奚右呢？」

何獨生不知如何開口，只好道：「老大，你先吃下，慢慢再說！」

「他不是有什麼事吧？」江滿楓道：「你不說清楚，愚兄怎吃得下？」

何獨生道：「他沒事…老大，你知道是誰出賣你的麼？」

江滿楓哈哈一笑：「如今這問題對我來說，已無意義！既然奚右無事，爲何不來？難道你們分手了？」

何獨生見他毫不放鬆，只好道：「是的，咱們是分了手，他要去找黑白海東青爲您報仇！」

江滿楓嘆了一口氣道：「黑白海東青與愚兄不但無仇，而且有恩，快去阻止他！」

這次輪到何獨生發怔，道：「老大，這話怎說？」

江滿楓喝了一口酒，垂着頭道：「這些日子來，愚兄無日不在反省，覺得以前爲了錢，殺了許多不該死的人，心頭甚是難安……黑白海東青明明可以置我於死地，還給我一個機會……若非他倆，愚兄至今尚未清醒，說起來還得感激他倆！」

何獨生張大了嘴巴，脫口問道：「老大，你不想報仇了？」

江滿楓臉上升起痛苦之色，道：「說到報仇，該是別人來找愚兄報仇！遺憾的是愚兄還將你倆拖了下水！」

何獨生長長噓了一口氣，道：「小弟的看法與老大的差不多，所以不贊成去殺黑白海東青，只是勸不住奚右……他獨自一人上路……還有，老古亦謂取消了咱們與他的協議，實際上這件事他亦要負責任！」

「哦？你將情況扼要說一說！」

何獨生把前後之經過扼要說了一遍，江滿楓忙道：「你找到紅顏知己，愚兄恭祝你早日與陶姑娘，共諧連理！」

何獨生見他臉上神情甚爲複雜，有點明白，問道：「老大，你那位心上人……咳咳，小弟可以代勞向她探個口風嗎？」

江滿楓忽然哈哈笑道：「這種事也能代勞麼？不說其他了，愚兄只求你一件事，盼你能答應！」

何獨生道：「老大請說，只要我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江滿楓一字一頓地說道：「立即追回奚右，沒有人欠我，只有我欠人，報什麼仇？告訴他，如今我不要報仇，只要贖罪！」

何獨生道：「不是小弟不肯追他，就怕追不到，因爲他已走了兩天。」

江滿楓嘆息道：「愚兄豈是不明理之人？你只需盡力就是，否則我心頭難安！」

何獨生正容道：「好，小弟答應你，盡一切力量攔助他，並希望能說服他！」

江滿楓道：「事不宜遲，你立即上路吧！」

何獨生囁嚅地道：「急也不急在一時，等老大吃飽了再走未遲。」

江滿楓放下箸，道：「愚兄已吃飽！萬一因你遲疑而誤了黑白海東青的生命，愚兄豈不又添幾分罪孽？」

何獨生只好長身道：「如此請老大您保重！」

江滿楓又道：「且慢，不許你再來看我！再來愚兄也不出來與你相見！南陽添福客棧也不去了！就到長湖南湖莊那裡定居吧，屆時愚兄自會來與你相會！」

何獨生應了一聲，開門出去，尤七親自送他到門口。何獨生走到街上，便見到古大鍾在斜對面一家茶室裡，他向他打了一個眼色，返回客棧。

何獨生到陶美雲房中，未幾古大鍾亦到，何獨生將江滿楓的話複述多遍，陶美雲喜道：「他說這些話才有點做大哥的模樣！」

古大鍾問道：「何左，你是不是要去追奚右？」

「是的，現在就結賬追他！」

「老夫也去，這件事全由老夫引起的，老夫不親自解決，今生難安！」

當下三人結賬出店，仍然乘坐馬車，却拴了兩匹馬在車後空鞍而跑，以便隨時可作替換。由許昌至伏牛山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二百里路至次日黃昏才走完。

何獨生望着那看不到盡頭的峯巒，心頭一涼，可是陶美雲却道：「咱們沿路找尋，見到人便問，必有收獲！」

當下沿山北面急駛，走了一陣便見到有條小村，依山傍建，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房舍附近只有少許瘦田，一望而知，這條村的男人不以耕種爲生，而是以打獵爲生。何獨生略一低吟，抽了一鞭，催馬拉車進村。

才到村口，迎面便走來一羣村童，他們不是未看過馬車，不過像這般豪華，還有兩匹馬更換的馬車却沒見過，是以都跑了去來觀看。

陶美雲因不是去殺人害人，早已恢復了女裝，何獨生着她下車查詢。那些村童都說沒見過奚不羣，於是三人繼續起程。

未幾天色已黑，三人在車上過夜，次日繼續追查奚不羣的去向，可是他們又問過兩條小村，都說沒有見過奚不羣這樣的人。陶美雲道：「莫非他亦改變了主意？」

何獨生搖頭道：「他的脾氣我最清楚了，平日莫看他健談易相處，但一旦他決定了要做的事之後，便絕難改變，也許他得到比較確實的地址，直接趕去，不進村借宿，村人自然未見過他！」

古大鍾道：「老夫却怕他走的是南路，則咱們依此路徑再追下去，亦無結果！」

何獨生瞿然一醒道：「有理！咱們走回頭，折向山南追尋！」當下撥了馬首，馬車轉了個圈，向來路馳去！

* * *

溪不羣去了何處？古大鍾的估計沒錯，他怕何獨生會追截他，故此先由山南那方查起。

這件事說來容易，辦起來都極爲困難，因爲他不曾見過黑白海東青，又不知其眞名，當面錯過亦不知道，不過溪不羣毫不氣餒，決心踏遍伏牛山。

如此找了兩天，經過三四條小村，都打聽不到黑白海東青的下落。晚上走路頗爲涼快，溪不羣乘機多走幾里，忽然發覺山上有火光閃動，他不免住步抬頭而望，誰知那火光突然熄滅。他心中大奇，忖道：「莫非海東青住在那裡？」心中雖覺可能性頗低，但他志切報仇，略一猶疑，便舉步登山。

到剛才火光閃動之處，方知那是一堵山壁，山壁露出一個洞口，洞外有兩棵小樹，旁邊還有堆灰燼，溪不羣望一望山洞，輕輕將劍抽了出來，緩緩走前。

那山洞頗爲寬敞，裡面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溪不羣輕吸一口氣，走進山洞，他剛踏進幾步，忽覺兩道勁風臨身，幸好他早有準備，偏身一閃，長劍迎處，但聞「噹」的一聲響，金刄交擊，竟濺起一蓬火星子來！

溪不羣悶聲不響，長劍連刺，可是都刺在空處，他心生寒意，恐遭暗算，急忙抽身後退。

出得洞來，估計對方尚未離洞，目光一掠，拾起地上的枯枝，擧火點燃，探頭一望，仍不見有人，也不知洞中人藏身何處！

溪不羣雖然有其固執的一面，但絕對聰明，忽然退後把火堆點燃，再折下許多樹枝點燃。由於樹葉未乾，着火之後，發出大量的白烟，刺得溪不羣淚水直流。

溪不羣不斷將冒烟的樹枝抛進山洞，未幾山洞之內已佈滿了白烟。他心中忖道：「除非另有出口，否則不怕你們不出來！」

果然再過一會，洞內已傳來一陣咳嗽聲，有人道：「用這種下三流的手段，算得什麼英雄？」

溪不羣笑駡道：「老子妙計能定乾坤，什麼下三流？快給我滾出來！」說着退後兩步，但手中劍仍握得緊緊的。

兩道黑影自山洞內竄了出來，揮刀便向溪不羣攻去，溪不羣一劍敵雙刀，仍毫無懼色，三人鬥了五六十回合不分勝負，溪不羣見他倆武功不弱，年紀也不大，喝聲道：「你倆到底是什麼人？」

左面那位黑衣漢身材高而瘦，聞言喝道：「你連咱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爲何黑夜偷窺咱哥兒倆！」

右首那位中等身材，聲音亦較嫩，道：「哥哥，這人不像是白貴濤！」

溪不羣微微一愕，反問道：「白貴濤是誰？」

那漢子道：「原來你連白海東青也不認識，那就更加不是了，二哥，咱們走吧！」

高瘦漢子冷笑道：「三弟，你莫中其奸計！」

溪不羣心頭狂跳，驀地大喝一聲，道：「且慢！你們跟黑白海東青相識？」

那被稱三弟的漢子，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駡道：「誰跟他相識？咱哥兒倆恨不得吃其肉，寢其皮！」

話未說畢，溪不羣已大笑起來，跳後一步，收刀道：「如此說來，咱們倒是一家人了！」

那「二哥」阻止「三弟」開口，道：「閣下說這句話，不嫌冒昧？請先報上名來！」

溪不羣心念電閃，覺得這是個追尋黑白海東青的良機，少不免要冒幾分危險，當下抱拳道：「在下乃一劍三影之溪不羣！黑白海東青將咱們老大江滿楓捉去許昌領賞，溪某正尋找他倆報仇，只苦於不知其下落，兩位若肯見告，異日溪某必有所報！」

那兩兄弟互相望了幾眼，心想溪不羣居然肯說出身份，不由信了幾分。

溪不羣又道：「尚未請教兩位大名！」

這次「三弟」搶着道：「咱們是『河東三豹』老二和老三，在下叫包應星，家二哥叫包應龍！」

溪不羣目光一亮，道：「令兄便是包應天？未知兩位與黑白海東青有何仇怨？」

包應龍道：「家兄讓黑白海東青捉去，情況與江滿楓一樣，我大哥去歲年尾已被官府處斬，咱們經過半年多的調查，方知是黑白海東青幹的！」

溪不羣急不及地問：「兩位查到黑白海東青的巢穴否？」

包應星要作答，又被其兄攔阻。包應龍乾咳了一聲，道：「溪兄要殺黑白海東青？江老大也已被問斬？」

「那倒沒這般嚴重，他只讓狗官判了兩年大牢！」溪不羣斬釘截鐵地道：「不過咱們一劍三影，自出道以來，從未栽過觔斗，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包應龍道：「在下想問清楚，閣下是只求懲戒他，還是要殺他？」

「當然是後者，溪某一向殺人要收酬金，這次却是免費贈送！」溪不羣目光又是一亮，道：「兩位有心與在下合作？」

「正有此意，只是彼此尚不大了解！」

溪不羣哈哈笑道：「這有何相干？最重要的是彼此需同心合力！」

「在下擔心的正是此點！」

「然則閣下要如何，才肯相信溪某？」

這倒是個難題，包應龍沉吟了一陣，才道：「彼此發下毒誓，咱兄弟即帶溪兄去找黑白海東青！」

溪不羣依言發下毒誓，即又問道：「請包二哥先說黑白海東青的眞姓名和特徵。」

包應星道：「黑海東青姓鄔，單名一

個勤字，白海東青姓白名貴濤，他倆年紀都在三十左右，中等身材，面貌也甚普遍，不過由於長期易容關係，面皮比常人的青白。」

「兩位包兄都見過他倆？」

包應星點點頭，道：「咱們襲擊鄔勤，可惜未能得手，反被他追殺，故而躱在這裡過夜！」

如此說來，鄔勤必在附近，溪不羣大喜，忙又問：「他武功如何？」

包應龍沉吟道：「比溪兄略高一籌！聽說白貴濤比鄔勤稍遜，諒與溪兄在伯仲之間！」

溪不羣吸了一口氣，道：「如果咱們將黑白海東青分開，憑三人之力，必能取其命了！請問他的巢穴在何處？」

包應星興奮地道：「三個人合力必能殺他！鄔勤就住在此處西面七八里外一條小山村裡，至於白貴濤是不是亦住在那裡，就不知道了！」

溪不羣心頭急跳，道：「如此咱們還等什麼？事不宜遲，這就趕去！」

「且慢！」包應龍道：「咱們須提防白貴濤與他在一起，如此便不好下手了！」

溪不羣道：「這些話在路上再說，快帶路！」

* * *

三人下山不久，天色已亮，溪不羣這才醒起，光天化日之下，與包氏兄弟同行，很容易洩露風聲，分開上路，又不大放心，因此提議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待入黑之後才上路。

三人入了樹林，因一夜目不交睫，都有倦意，可是初相識，彼此都有戒心，恐在睡夢中被對方加害，因此各自調息了一番，都有無所事事之感。

溪不羣不耐，道：「兩位何不先易容？若無藥者，溪某倒可借給！」他遞了一個小白瓷瓶與包應星。包氏兄弟交換了個眼色，在溪不羣指點下，易起容來。

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三人走出樹林，仍由包氏兄弟帶路，三條大漢脚程快，未幾前面便出現一條小村，依山而建。山脚土房前有好些村童在玩耍。有村童不奇怪，奇怪的是那些村童，衣着竟然十分整齊。

溪不羣見包氏兄弟住了脚，快步走前問道：「便是在這裡？」

「不錯！」包應星道：「咱們是進村相機行事，還是在此等候？」

溪不羣尚在沉吟，忽然包應龍道：「看，他來了！就是那個漢子！」

溪不羣抬頭望去，見一條大漢自村內走出來，那些村童都迎上去，纏住他問東問西。包應星道：「看他！像要出遠門般！」溪不羣見那漢子背着一個包袱，果然似是要出遠門，連忙打手勢，示意包氏兄弟退後。

三人匿在一棵大樹上遠眺。溪不羣問道：「他是鄔勤還是白貴濤？」

包應星道：「是鄔勤，哈，想不到這廝如此疼愛孩子！」

包應龍冷哼一聲：「這有什麼奇怪？他老婆不能生，只好疼別人的了！吸，來了！」

鄔勤走出山村，那些村童在後面跟着，只見他不斷揮手，示意孩子回去，那些村童才停步。鄔勤毫不知道有人要置他於死地，哼着小調，輕巧地由大樹下走過來。

包氏兄弟是敗軍之將，見溪不羣沒有示意動手，亦都隱忍不發。直至鄔勤去遠，包應星才問道：「溪兄怎地不動手？」

「此處不便動手，以免驚動其同黨！咱們悄悄跟在他背後，待離此較遠才一齊動手殺之！」

包應龍暗暗點頭，忖道：「此人粗中有細，難怪一劍三影在江湖上能享盛譽！」當下隨溪不羣躍下樹，三人稍爲分開，遠遠吊着鄔勤。

鄔勤向東走去，正好是溪不羣他們三人的來路，溪不羣記得離此五里左右有座亂葬崗，決定在那裡動手，當下悄悄告訴包氏兄弟。

包應龍望了一望前面鄔勤的背影，道：「在下對這附近的地形，頗爲熟悉，現我先繞路到亂葬崗埋伏！」

溪不羣大喜，道：「如此最佳，有勞了！」包應龍去後，溪不羣和包應星亦加快了步伐。

鄔勤大概不着急，走得甚爲優悠輕鬆，但那座亂葬崗亦終於在望，溪不羣首先快步追前，不料鄔勤甚爲機警，溪不羣迫近其身後兩丈時，他便已有所覺，停在路旁，裝作瀏覽風景，手掌却落在刀柄上！

溪不羣去勢不停，拱手問道：「這位兄台請了，請問黃石山村如何走法？」包應星乘此迫前。

鄔勤表面如常，暗中戒備不懈。「由此向前走約二里半，靠山那邊便是！」

溪不羣已至其身前，續問：「村口可有什麼記認？」

鄔勤道：「那附近只有一條小村，易認得很！」

就在此刻，包應星突然自後撲上去，抽刀便向鄔勤砍去！鄔勤暗中早已留意他，是故包應星鋼刀離地尚有尺餘，他已翻腕伸臂，也抽出鋼刀，將包應星那一刀擋開！

與此同時，溪不羣亦拔出長劍，望鄔勤心窩刺去！

鄔勤身子有如一張白紙，隨溪不羣那一劍而倒飛！他退，溪不羣立進，兩個起落之後，已進入亂葬崗。此刻鄔勤已緩過氣來，迴刀將長劍盪開，道：「兩位到底是誰？爲何要偷襲在下？」

溪不羣與包應星不出一聲，一劍一刀，分左右將鄔勤圍住。鄔勤刀法樸實不華，但使來既流暢，且十分嚴密，溪不羣和包應星連攻九招，居然佔不到便宜！

鄔勤站穩了陣脚，冷笑道：「兩位臉上塗了易容藥，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却也奈何在下不了！」

溪不羣道：「何須問姓名？只須明白咱們的目的便得了！你若是識時務者，便該抛刀投降！」

鄔勤大笑，道：「却不知誰不識時務！」他鋼刀一捲，斜劈溪不羣肩膊，展開反擊。溪不羣暗中向包應星打了個眼色，兩人抵擋了一陣，向亂葬崗慢慢退去。

鄔勤冷哼一聲：「憑你倆這種材料，也敢打某家主意，眞是不自量力！」

包應星道：「咱們不知你武功這般厲害，要不人家出再多的錢，咱們也不幹！」

「原來你們是下三流的殺手！」鄔勤加緊攻勢，迫得奚不羣及包應星狼狽而退。「快說，是誰僱你們來殺某家的？說清楚，饒你們狗命！」

就在此刻，他背後那座土墳後面，露出包應龍的腦袋瓜子來。奚不羣大聲道：「兄弟，咱們取不了他的首級，也是死路一條，你看怎辦？」

「反正沒有活路，便跟他拚吧！」

兩人取得了默契，手上加勁，分左右將鄔勤圍在中間，拚命進攻，這一來，形勢又是一變，鄔勤心中詫異，暗道：「怎地這兩個匹夫，武功突然增强？」

他心念一動，決定先退後幾步，重整旗鼓再鬥，當下抽身後退。說時遲，那時快，他剛退至土墳旁邊，包應龍已自墳後竄了出來，鋼刀離地六寸，向他小腿劈去！

好個鄔勤，聞得風聲，及時跳高，可是奚不羣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臂暴長，長劍急扎其心窩，這一劍當眞疾如星火！

鄔勤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橫刀一格，只聞「噹」的一聲响，刀劍相交，鄔勤再度落地，此刻包應龍已緩過氣來，鋼刀第二度劈出！

「噗！」刀刃嵌進鄔勤腿肉內，痛得他尖叫一聲，下意識用力撐腰，包應龍的鋼刀又到，白光過處，已將其右臂連刀砍跌地上！

與此同時，奚不羣長劍也到，鄔勤已痛得失去常態，雙手向劍刃抓去。奚不羣一振腕，又將他一對手掌削掉，鮮血狂噴，鄔勤慘叫，奚不羣臉上竟有快意，冷眼望着他。

鄔勤嚎叫了一聲，終於向奚不羣撲去，奚不羣手臂這才抬起，將劍尖送進其心窩，可是他又不一劍取其生命，任由鄔勤在他劍下掙扎。這情景只看得包氏兄弟胆戰心顫，他倆雖欲殺鄔勤報兄仇，但此刻見他在生死線上凄慘的掙扎情景，却又覺得不忍。

包應龍覺得奚不羣實在是個冷血動物，忽然對他產生一股恐懼，忙向乃弟打了個眼色，兩人悄悄退後溜掉。

奚不羣喝道：「快說，白貴濤住在何處？」

鄔勤聲音如同夜梟，艱辛地道：「你，你永遠也……也找不到他！」言畢身子忽然向前一撲，讓長劍穿背而出，奚不羣猛力拔出長劍，鄔勤倒地不能動彈。

奚不羣抬頭望去，亂葬崗只有數不清的黃土堆，不見一個人影，連包氏昆仲亦不知去了何處。雖才過午不久，但天上佈滿厚厚的灰雲，彷似傍晚，遠處幾隻烏鴉，呱呱啼哭，倍添幾分凄清。

奚不羣呆立如同石像，直至一陣陰風吹來，他才瞿然一醒，低頭望去，滿地都是鮮血。他霍地打了個冷顫，剛才那一幕倏地翻上腦海，心頭暴縮，連自己也覺得太過份！

黑白海東青只將江滿楓送進大牢，且只判了兩年，自己却讓他受盡折磨而死……奚不羣猛吸一口氣，一股血腥味直刺喉頭，他暗問自己：「我該不該殺他？還要不要去找白貴濤？」

剎那間，腦海又翻上另一幕情景來：

深山密林內，一個少年，被兩個大漢追殺，危急之時，一位白衣青年突然出現，將那兩個大漢殺死，救了少年，並帶他到家中，以兄弟之情款待……

密林中那位少年便是奚不羣，白衣青年就是江滿楓！

奚不羣忽然大叫一聲：「江大哥對我有比山高，比海深的恩德，他要我替他報仇，我豈能推辭！」

主意打定，奚不羣心頭稍安，可是鄔勤已死，去何處找尋白貴濤？他想了一陣，決定走回頭路，到鄔勤居住的山村查詢。

＊　＊　＊

鄔勤居住的那條山村叫翠峯山村，那是因爲村後那座山，下面全是石頭，寸草不生，但山頂却有泥土，常年有樹木，因以爲名。

當奚不羣到翠峯山村時，已近傍晚，有些烟囪，已開始冒出炊烟，村口的那些孩子已不見。恰有一位少婦在空地上餵小鷄，奚不羣上前問道：「請問鄔勤鄔大俠在家麼？」

那少婦往山村後面一指，道：「他家不在這裏，不過倒是常來的，聽說他今早走了！」

奚不羣訝然問道：「他不住在這裡，那常來此貴幹？」

「他跟白善人是好朋友，常來探訪他。村後那棟最大的土房子便是白善人的家。聽說白善人不知是病了，還是被人打傷，躺在家裡，鄔壯士來探望他，你到那裡問一問便知詳情！」

奚不羣一聽白貴濤受傷在家，心頭之喜，筆墨難以形喻，謝了一聲，向林後走去。山村的最後一棟房子，果然是最大的，還有一道土牆，用料雖都是就地取材，但規模之大，大出奚不羣的意料。他心中暗問：「白家到底有多少人？」

到了大門口，奚不羣尚在考慮，是挑明上門尋衅，還是用其他方法賺門。那扇大門忽然拉開了，開門的是個中年村婦，提着一隻水桶，像是個傭人。

那個村婦見到奚不羣，微微一愣，問道：「大叔，你找誰？」

奚不羣只好硬着頭皮道：「請問白善人在家麼？」

村婦遲疑地道：「你是白善人的朋友？我怎地未見過你？夫人不在……我不敢作主！」

奚不羣忙道：「我一家大小讓江洋大盗『紅花一根刺』殺死，這人兇得很，官府四處找他……但我有他的下落……我叫梁謙……請你告訴白善人一聲……他若不幫我，這殺妻滅子之仇便報不了！」

他說得情切，那村婦有點動心，沉吟道：「你且等等！」說罷重新退回去，却沒將門關上。

奚不羣當機立斷，輕輕躍起，見圍牆內沒有其他人，便躍上屋頂，只見村婦匆匆走進裡面。奚不羣騰身飛到另一棟屋頂，跟着村婦。

那棟院子竟有三四進之多，而且尚有好幾座大通天，裡面有許多孩子，都坐在通天吃飯，瞧那些孩子的形貌和口音，不但不是兄弟，而且也不是來自同一個地方的！奚不羣甚是奇怪，不過在此刻却是無心去思索。

村婦走到一座小院前，對着門說話，裡面有了應聲，村婦推門進去。奚不羣伏在附近的一棟房舍頂上監視。未幾見那村婦出來，走向大門。

奚不羣見小院之門好似沒有上閂，便飛身躍下，再提氣掠前，到小院門外，凝神聽了一下，裡面傳來幾聲急促的咳嗽聲，他心頭大喜，暗道：「瞧他這嗽聲，中氣明顯不足，看來是受了內傷，眞是天賜良機！」

當下他輕輕一掌，震開木門，閃身進去，隨即回身將門關上，緊接着又把長劍抽了出來。

剛掣劍於手，便聞房內有個男人的聲音問道：「誰？」

「是我！」奚不羣一掠，已到一扇房門之前，再一掌又將門震開！

房內沒有點燈，光線甚是黯淡，只見一個男人卧在床上，門打開時，正揭衣而起，奚不羣標前一步，長劍遙指那人，問道：「你便是白善人白貴濤？」

那男人臉色蠟黃，顯然大病未癒，在劍刃之下，仍然十分鎭定，反問道：「閣下是誰？」

「梁謙，請替在下緝拿『紅花一根刺』歸案，以報殺妻滅子之仇！」奚不羣粗中有細，這時候仍不肯說實話。

那男人稍爲鬆了一口氣，笑道：「那有這樣請人代爲報仇的？」

奚不羣道：「恐閣下不肯，亦恐找錯人也！」

那男人笑道：「請將劍收起，待我傷癒之後，便替你捉拿『紅花一根刺』就是，不過你知道他的下落？」

「當然知道！你當眞是白善人？」

「善人兩字不敢當，在下正是白貴濤！」稍頓那男人又詫聲問道：「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裡？」

奚不羣嘴角露出一抹詭異的笑意，道：「是鄔勤告訴在下的！」

白貴濤又是一怔，刹那間意會到來者不善，身子往床上一縮，大聲問道：「你便是『紅花一根刺』？」

「不是，我是『一劍三影』的奚不羣！」奚不羣踏前一步，立於床前，長劍再度刺出。

白貴濤反應亦快，伸手抄起白瓷枕頭，向奚不羣拋去，枕頭一離手，他又將另一隻抄起。奚不羣左掌擊落枕頭，道：「你該知道，我今天因何上門！」

白貴濤左掌在床上一按，身子彈起，向奚不羣撲去，「叮」的一聲，長劍被擋開，他雙脚貼着床板踢出，直取奚不羣的下腹！

奚不羣向後一跳，長劍回收，反切白貴濤雙腿，可是白貴濤目的只爲迫退他，奚不羣剛退後，他足跟在床板上一撞，借力和身滾開，自奚不羣身旁滾落地，他內傷未癒，一用力便嗆咳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奚不羣一劍落空，看也不看，左脚立即横蹬。白貴濤身在半空，因咳嗽，沒法換氣移形換位，被踢個正着，「蓬」的一聲，横飛幾尺，撞到牆壁，跌落地上，不斷地咳着。

當下抬起頭來，奚不羣劍已至喉頭。

「鄔勤早在黃泉候着你了！」

白貴濤艱辛地道：「我死不足惜，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話音未落，外面忽然傳來拍門聲，奚不羣想也不想，立即將劍送進他喉頭上！

鄔勤已死，白貴濤亦已伏誅，大仇得報，照說奚不羣理該高興才是，可是不知因何，他腦海竟然一片空，心中有惆然之感！

他自己告訴自己：「不管如何，我已償了老大的大恩，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刹那，他才醒起，適才有人拍門，他不想再殺人，推開窗子，縱身躍出，可是當雙脚立地時，却發覺面前站着一位少婦！

殺手血

那少婦見他長劍染血，突然嘶聲問道：「你殺了他？你爲什麼要殺他？」

奚不羣見她手上拿着把砍柴刀，沒將她放在心上，淡淡地道：「大丈夫有寃報寃，有仇報仇，白貴濤捉了我大哥，我來殺他，天公地道！」

那女人大聲道：「貴濤絕對不會濫捉無辜，令兄必是犯了法，才會將他送進官府！你殺人便不對，我跟你拚了！」她揮舞着砍柴刀向奚不羣砍去。

奚不羣冷哼一聲，長劍連擋三刀，道：「住手，我與你無寃無仇，不想殺你！」

「你殺死我丈夫，還說無寃無仇？」那女人攻勢更急，霎時間，外面又湧進來十多二十個孩子。她嘶聲道：「這些孩子與你也有仇！」

奚不羣訝然問道：「他們都是白貴濤的兒子？」

「不是，他們的父母都是讓你們這些江洋大盗和奸賊殺死的，貴濤將這些孤兒領回來，用官府的賞金撫養他們！你殺死了貴濤，這些孩子日後便得再挨餓，你說你的罪孽有多重！」

這幾句話聽在奚不羣耳中，有如晴天打了個霹靂，他呆了一呆，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倏地向後跳開！

那些孩子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都向他衝了過去，嚷道：「殺死這奸賊！」

奚不羣見狀大驚，不敢再殺人，躍上屋頂，又自强辯道：「假如白貴濤不是捉了我老大，我又怎會殺死他！」

剛才那位傭婦已取來了一面銅鑼，用力敲打起來，嚷道：「快來捉拿强盗呀！白善人給這狗賊害了！」

奚不羣面對那些婦孺，不知爲何，居然有惶然之感，不敢多逗留，飛出大院，向村口跑去。傭婦的嗓門極大，山村內的人都聽見，紛紛出門，有的男人見到奚不羣，都抄起木棍追上去，口中罵聲不絕。

奚不羣急急如喪家之犬，一口氣奔出村口，才敢放慢脚步。這時候，天色已漸晚，奚不羣迎着夜風孑孓而行。腦海裡一片混亂。

良久，他才逐漸清醒，暗問自己此來是功是過，却連他自己也不敢下結論。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到亂葬崗，他心頭一動，走到鄔勤伏屍之所，暗道：「我大仇已報，可不能讓他曝屍於野……」

當下用劍胡亂挖了個土坑，將鄔勤的屍體埋葬了。做了這件事，已是半夜。奚不羣忘了飢渴，斜倚在一堆黃土上，閉目而寐，可是雙眼一合上，眼前便出現白貴濤和他的老婆的影子來。

白貴濤臨死要求自己一件什麼事？他雖然以捕人賺錢爲業，但跟自己有極大的分別。他所捕所殺的，都是些該死的人，自己所殺的，則不分忠奸善惡；他賺錢是爲善良養孤，但自己賺錢却是爲了自身的享受！

忽然，眼前又出現那些孤兒的面孔，他們臉上的恨意，以及村民們怨毒的目光，使奚不羣不由自主地連打幾個冷顫。

一直以來，他只想到自己，最多只想到江滿楓和何獨生，一生所追求的只是金錢，當然他也想出名，也想在武功方面有所提高，但這些目的，都只是爲了賺錢，幸好他還心存「義氣」，崇尚報恩，並以此自詡，亦因此而掩蓋了殺人賺錢的骯髒勾當！

以前，他每次殺人取到酬金之後，都有種興奮感，常飲酒慶祝，但這一次却沒一絲欣喜之情，連日來奔波，使他甚爲疲乏，可是此刻，他竟然沒一絲睡意！

一陣夜風吹來，漆黑的亂葬崗，飄着幽綠的磷光，周圍突然佈下恐怖的氣氛，土墳之內，似有無數的寃鬼，準備撲出來，向他索命！

剎那間，以前殺人的情景，一幕幕如同圖畫般，在他腦海中一頁頁揭過，那些死在他們劍下的人，目光是那麼的怨毒，令人汗毛直豎！

半個晚上，居然如十年般漫長，奚不羣一夜未睡，後衣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人似快將虛脫，太陽終於升上來，陰天過後的陽光，顯得格外絢燦猛烈，奚不羣忽然變得像一頭見不得光的蝙蝠，但覺萬道光芒，像無數的箭矢，射向自己的身體，他蜷縮在土墳後面，腐臭的泥土味，衝進他的鼻孔，居然刺激不了他！

太陽越爬越高，奚不羣終於慢慢站了起來，但覺雙脚乏力，似經歷過三日三夜的鏖戰，他像行屍走肉般，離開亂葬崗，在路上躑躅。

再一陣風吹來，風沙蔽天，奚不羣矍然一醒，抬頭望去，只見一乘馬車，自遠處馳來。他不想見到任何人，跳落路旁，低頭而行。

那馬車來得甚快，自他身邊馳過，忽然他聽到車內有個人聲，却沒留心他說些什麼，但聞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響，馬車突然停住，背後有人叫道：「奚右！」

奚不羣身子一抖，緩緩轉過身去，只見一個漢子向自己奔來，赫然是何獨生！

何獨生一口氣跑到奚不羣面前，發覺他臉色異常，微微一愕，問道：「你受了內傷？」

奚不羣默默搖頭，目光甚爲冷寞。何獨生又是一愕，急問：「發生了什麼事？」

奚不羣抬頭望着遠處，幽幽地問道：「你們爲何也來了？」

「咱們是來追你的！」何獨生乾咳一聲，生恐又激怒他，小心翼翼地道：「你找到黑白海東青了？」

奚不羣長長一嘆：「可惜你們來遲了！」

何獨生一呆，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時候，古大鍾和陶美雲也走過來了，古大鍾見他那副神情，只道他找不到黑白海東青，故意跟他開玩笑。「伏牛山這麼廣闊，找不到可以再慢慢找嘛，何須煩憂？」

奚不羣目光仍收不回來，「我已經找到他們了，而且還殺了他們！」

話音剛落，陶美雲已尖叫起來：「你殺死了黑白海東青？他倆可沒殺江滿楓，你簡直瘋了！」

奚不羣倏然轉過身來，紅着眼厲聲道：「不錯，我是瘋了，誰損江老大一根毫毛，我便不放過他！那怕那人只罵江老大一句，我也要殺他，奚右沒什麼過人之處，却知道受人點滴之恩，也須萬倍報答，更知道朋友之間，還有個義字！不像一些人，平常說得好聽，事到臨頭，不但做縮頭烏龜，還不讓人家……」話未說畢，他已激動得喘起氣來，那副神情，就像一頭飢餓的雄獅！

陶美雲吃了一驚，轉頭望着何獨生。

何獨生尷尬地一笑，道：「我知道你對我是有點誤會……」

奚不羣如受傷的獅子，突然向何獨生撲去，他行動如風，何獨生虞不及此，讓他一把抓住衣襟。奚不羣怪叫道：「我誤會你？那一夜在客棧內你說的話，我還清清楚楚記得！」

何獨生猛吸一口氣，道：「我跟老古去見過老大了，他……」

「虧你還有臉去見他！」

何獨生嘴角肌肉抽搐了一下，道：「老大取消報仇之議了！不但如此，而且還覺得黑白海東青將他送進監獄，使他有反省的機會……他心中十分感激他倆！」

奚不羣好像給人刺了一刀，臉色大變，突然一拳擊去何獨生的胸膛上，怒道：「你這不義之人，簡直胡說八道！」

何獨生痛苦地呻吟了一聲，道：「你不相信……大可以去問，問老大……」奚不羣又狠狠地在他小腹擊了一拳，何獨生全無回手之意。

陶美雲罵道：「你這瘋子，自以爲所做的是義行，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不義小人！」

「你滾！老子不跟女人說話！」奚不羣一陣風般衝向古大鍾身前，又一把將他扯住。「老古你說！」

古大鍾鎭定地道：「你要老夫說些什麼？江老弟的意思，何左老早已說得清清楚楚！」

奚不羣雙眼通紅，似一頭受傷的野獸，喉頭「胡胡」地响了一陣才厲聲道：「我要你說何左胡說八道，我要你罵他不義！女人都是禍水，他以前不是這樣的，有了女人便什麼都變了，有恩不償，有仇不報！」

古大鍾淡淡地道：「女人也不那麼壞

，你娘也是女人吧？」

奚不羣突然一拳擊在他小腹上，古大鍾臉色大變，一陣青一陣白，他咬了牙忍了一陣，終於道：「老夫也是殺手出身，對你此刻的心情十分明白，今日且原諒你！老夫身上暗藏針管，若要殺你，只需微微觸動機括，你早已死了！」

奚不羣又提起拳來，何獨生急道：「奚右，老古是爲了阻止你殺黑白海東青才來的，用意也是爲你好！」

奚不羣一掌將古大鍾推開，又奔至何獨生面前，大聲道：「他爲了我好？我如今殺了黑白海東青，有什麼不好？」

陶美雲輕輕一嘆道：「獨生，不必跟他計較，他已無藥可救！」

「賤人住口！我根本無病，何須用藥？」

陶美雲見他神情激動，有異常人，知道不能與他理論，只淡淡地道：「黑白海東青與你們是兩個極端，老百姓都將他倆當作菩薩，你們都是魔鬼，心中只有錢，那裏還有什麼禮義廉耻？冷血動物，還有藥可治麼？」

這冷血動物四個字一入耳，奚不羣登時如洩氣的皮球般，蹌踉地退了兩步。

古大鍾冷哼一聲，道：「咱們繼續前進，別管他！」

三人頭也不回跳上馬車，向前馳去。

奚不羣目送馬車遠去，心頭一片惘然，剎那間，天地間似只剩他一個人，孤獨冷寂之至！

馬車終於在他視線中消失，忽然一個問題泛上奚不羣的心頭：「黑白海東青已被我所殺，他們還去作甚？」心底湧起一股衝動，倏地吸氣標前，急追馬車。

馳了一陣，他才發覺自己雙脚發軟，體內空空盪盪，似欲虛脫，但他仍然堅持追前，未幾便見馬車橫轉，隱在樹後。

奚不羣心頭又是一跳：「他們去翠峯山村？」他放慢了速度，喘着氣前進。翠峯山村終於出現眼前，馬車停在村口的大樹旁，不見古大鍾他們三人，只覺山村裏亂哄哄的。他忽然沒有勇氣繼續前進，遂匿在樹後偷窺。

奇怪的是奚不羣雖然覺得村內亂哄哄的，却不見一個村民，他看了一陣，一無所獲，便大着胆子向村內走去。

剛走了幾步，一陣心虛，奚不羣縱身躍上屋頂，彈跳向前，直至白貴濤那座大院前，但見大門內外不斷有人出入，裏面傳來一陣陣的啕哭聲，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奚不羣心頭一顫，勇氣又洩，便在對面的一座磚房屋頂伏下。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位義氣漢子，爲義兄報仇乃天公地道的事，可是當他殺死了黑白海東青之後，才知道江滿楓已改變了主意！更嚴重的他所殺的人，深受世人景仰，使自己頓成罪人、冷血動物！賴以支撐的「義」和「報恩」，已因江滿楓的改變而不再成立，奚不羣頓像失落了靈魂的行屍走肉，精神幾乎崩潰！

院子內的哭聲像一道道的詛咒，也像一枝枝利箭，射向奚不羣的心窩！天欲墜，地欲陷，奚不羣恨不得自己化成烟灰。一日之間的變化竟然如此之大，他做夢也想不到！

這時候，連他亦不了解自己，爲何自己會變成孤兒、爲何自己會變殺手、爲何自己會殺死黑白海東青、爲何自己心目中只有金錢，不顧旁人生死？

這一連串的問題，他都沒法解答，只覺得是命運之神的安排。良久，他才猛地醒起：「古大鍾和何獨生去了何處？莫非他們到白家去？」他心念一動，見周圍無人留意，飛身越空，脚尖在圍牆上一點，再借力騰空，落在屋頂上！

大院裏孩子們哭成一片，奚不羣在屋瓦上前進，至內院見下面聚滿了村民，神色悲痛，有的人去勸白貴濤的老婆節哀順變，但自己忍不住哭了。

奚不羣見古大鍾三人果然混在人羣中，白貴濤的老婆，坐在獨立小院石階上，哭得像個淚人，陶美雲在旁安慰她：「大嫂，您自個身子要緊，白大俠泉下有知，他也希望你堅强地活下去。」

白貴濤的老婆苗翠娘哭道：「我不是爲自己而哭，而是爲那四十二名孤兒而哭……貴濤他去了，留下我一個女人，教我如何養活他們？」

一個青壯村夫咬牙罵道：「都是那個狗賊！像白善人這樣的人他也下得了手，他良心何在，天理何在？教我遇到他，打不過他也要咬他幾口才能洩恨！」

他說得怨毒之至，奚不羣聽在耳裏，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

這人一罵，立即帶動了旁人，院子裏人七嘴八舌地把奚不羣祖宗十八代都罵遍，還有一部分埋怨老天爺不開眼。

陶美雲看了何獨生一眼，道：「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大家商量一下，也許能夠想到解決的辦法！」

「還有什麼辦法？目前最大的問題便有四十多張嘴巴吃飯，沒錢何來的飯？」

一個老頭道：「夫人免愁，老漢家裡還有點高粱，你先拿去濟急吧！」眞是一呼百諾，其他人亦紛紛表示將家內的餘糧拿來應急。

苗翠娘感激地道：「諸位的好意未亡人心領了，鄉親們都是苦哈哈的，未亡人怎敢接受？何況長貧難顧！」

陶美雲向何獨生打了個眼色，何獨生自懷內掏出一張銀票來，輕嘆一聲，道：「夫人，在下身上還有點餘錢，你拿去養孩子吧！」

苗翠娘並沒有伸手來接，道：「未亡人與大俠素未謀面，怎敢得此厚賜？」

何獨生道：「難道只許你夫婦倆行善，便不許別人盡點心意？」

陶美雲接過銀票，塞在苗翠娘手中，道：「夫人快收下，有問題咱們與你一齊解決！」

苗翠娘哭道：「兩位如此大義，請受未亡人一拜！」說罷要長身行禮，却讓陶美雲按住，那些村民見狀，對何獨生和陶美雲亦都讚不絕口，也要行禮。

陶美雲急道：「諸位這樣可要折殺咱們了，何況……何況咱們都喜歡孩子！」

一個老頭道：「姑娘和大俠如果肯留下來，協助苗夫人照顧孩子，那就更加妙了！」

苗翠娘立即叫道：「孩子們，你們還不趕快哀求陶姑娘？」那些孩子一齊向陶

美雲跪下，陶美雲迫得答應，孩子們都高興叫了起來。

苗翠娘神情忽然顯得十分平靜，向陶美雲盈盈一拜，道：「陶姑娘，一切都交託你了，未亡人此刻離開，再無牽掛！」

陶美雲見她神色奇怪，連忙將她雙手緊緊握住，道：「苗夫人，你千萬不要尋短見！」

苗翠娘哭道：「先夫在泉下等候已久，孩子們既然有人照顧，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請放手！」

「苗夫人這話就錯了，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而且孩子們還需要你的照顧！」何獨生連忙示意孩子們哀求苗翠娘，村民亦七嘴八舌地勸解。

正在忙亂間，有個孩子突然抬頭發現屋頂有人，不由叫了起來：「不好，那狗賊又來了！」

院子裏的人都嚷了起來，有的道：「快拿梯來，待老子上去跟他拚命！」

有的則道：「狗賊，你有種的便下來！」何獨生與古大鍾暗中打眼色，示意奚不羣快跑。

．苗翠娘用力推開陶美雲，抄起砍柴刀，道：「狗賊，你有本事的，便一併將姑奶奶殺了吧！」

奚不羣忽然自屋頂跳了下來，道：「你不必去陪白貴濤，由我代勞吧！」只見他木無表情，眼神空空洞洞，臉色蒼白，身子不斷地顫動着。

苗翠娘見他這副模樣，反而怔住了，陶美雲結結巴巴地道：「你……你……」

奚不羣痛苦地道：「陶姑娘，你說得對，我是個不義之人，今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血來贖罪！」

何獨生與古大鍾聽他語氣不對，雙雙撲上去，可是奚不羣是出名的快劍手；只見他手腕一翻，長劍已出匣，接着一橫劍，項上首級已離肩，「噗」的一聲，彈落地上！

首級雖已落地，但身體仍然屹立着，鮮血不斷自項上斷頸之處噴出。有如火花一般，孩子們和村民們都驚呼起來，惶急地退開。

鮮血噴落在地上，泥土迅速將它吮乾，只留下一點痕跡。可是陶美雲仍然覺得奚不羣的鮮血是鮮紅的，而且可能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紅！

苗翠娘亦大出意料，呆呆地望着奚不羣的屍體，木無表情。血終於流盡，奚不羣的屍體才「蓬」的一聲摔倒地上，再看那顆首級，雙眼閉上，嘴角泛上一抹安祥的笑意！

死對於奚不羣來說，不是痛苦，而是大解脫，他沒法戰勝自己的心魔，只能用此辦法解脫，只可惜他造成的錯誤，却要別人替他彌補！

陶美雲轉頭望去，但見何獨生和古大鍾臉色青白得嚇人，兩對眼睛一直瞪着奚不羣的首級，他倆在此刻有何感受？奚不羣的死，對他倆是否能起晨鐘暮鼓之作用？

良久，苗翠娘才嗚嗚地哭了起來，村民們驚魂稍定，又勸她節哀。「夫人，大仇得報，白善人英魂安息，你也不要太悲傷了！」

陶美雲恐怕何獨生步奚不羣的後塵，連忙跑過去，玉手緊緊握住他的左臂。

何獨生神魂附體，長長噓了一口氣，低聲道：「好險！美雲，幸好是你，要不我也不知要造多幾件孽！」

陶美雲微笑道：「將這些孩子撫養成人，便是你今後的任務！」

「也是我唯一能夠稍贖點罪的辦法！」

古大鍾忽然走前，道：「苗夫人，老夫認識這個人，雖然他殺死了尊夫，但他臨死知錯，一命還一命，總算恩怨分明，希望你能讓老夫將他的屍體帶走，打個地方安葬！」

陶美雲道：「古大叔，他是在這裏幡然覺悟的，就將他葬在後山吧！」

古大鍾點點頭，何獨生道：「晚輩幫你！」

陶美雲急又道：「大叔，你要回來，孩子們需要你！」

古大鍾咧嘴苦笑道：「連何左都肯留下來，何況老夫？咳咳，老夫這一把年紀不與孩子爲伴，還能做些什麼事？」衆人都齊聲笑了起來，連苗翠娘臉上也有了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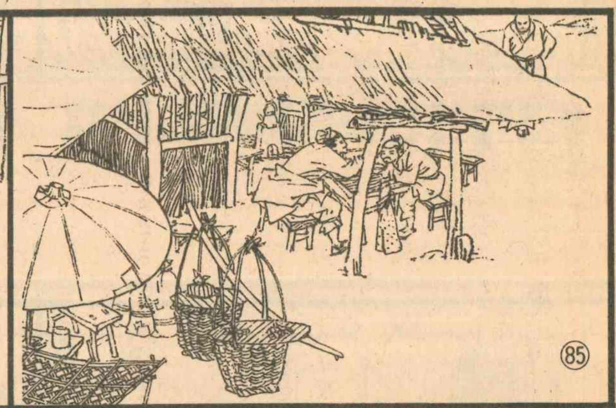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　　高石・編繪

花和尚魯智深（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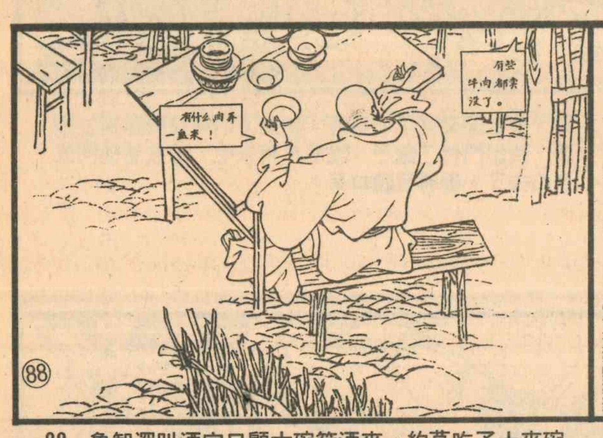


85　魯智深離開鐵匠舖子，行不到二三十步，見有一家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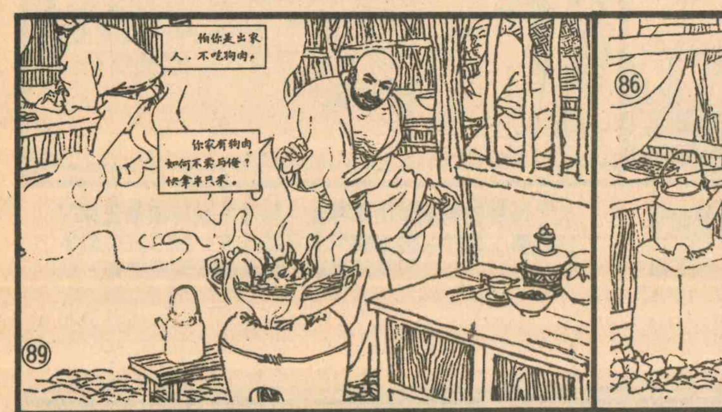


86　魯智深到裏面坐下，叫拿酒來。那酒家因住的房子和本錢都是寺裏的，長老有法旨若賣酒給本寺僧人吃就要追回本錢、收回房屋，因此不肯賣酒給魯智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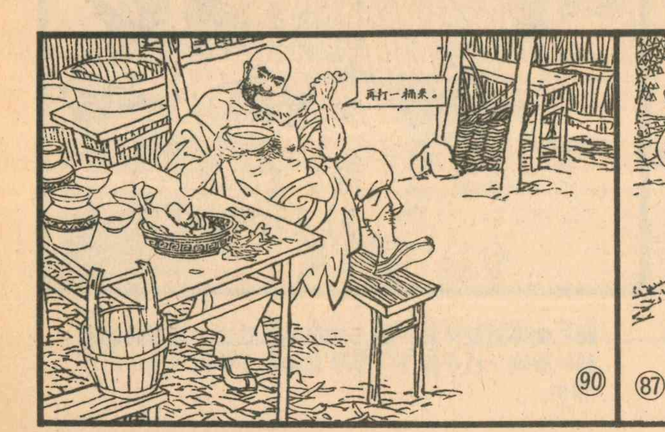
87　魯智深連走了三五家，都買不到酒。他尋思：不生個道理，如何能夠有酒吃？就進村邊的一家小酒店。店家看他像個游方和尚，便答應賣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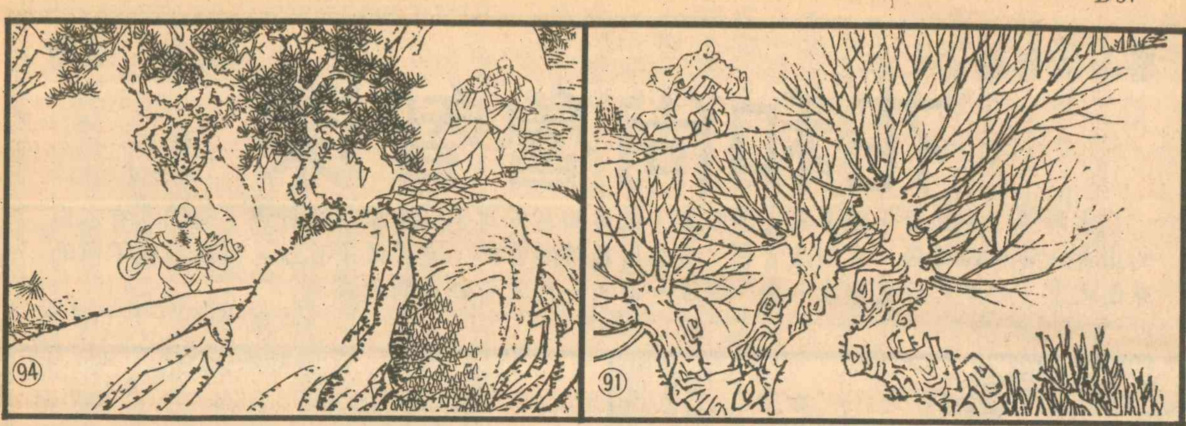
88　魯智深叫酒家只顧大碗篩酒來。約莫吃了十來碗，又要肉吃。



89　魯智深忽然聞到一陣肉香，走進去看時，見鍋裏煮着一只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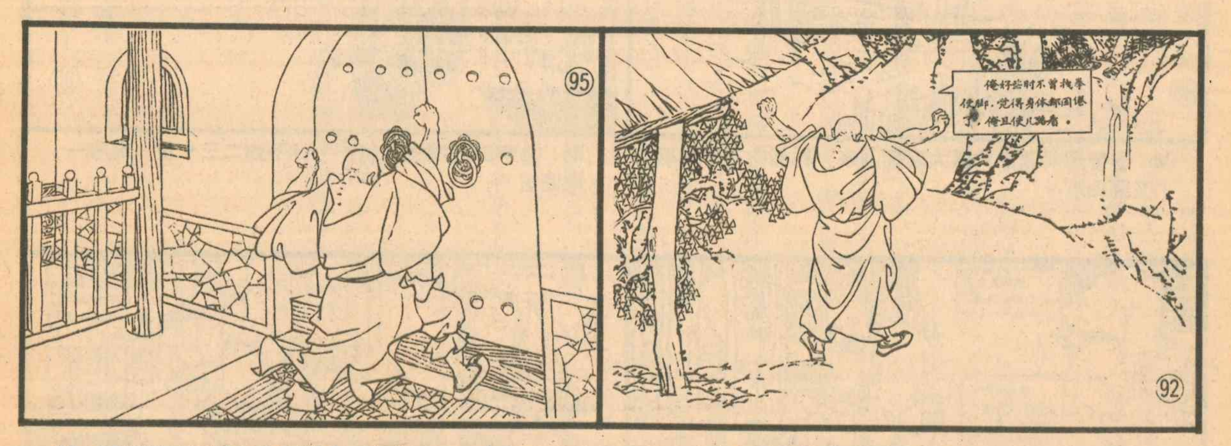


90　酒家連忙取半只熟狗肉，搗些蒜泥，拿來放在魯智深面前。魯智深大喜，用手扯着狗肉蘸着蒜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還不肯罷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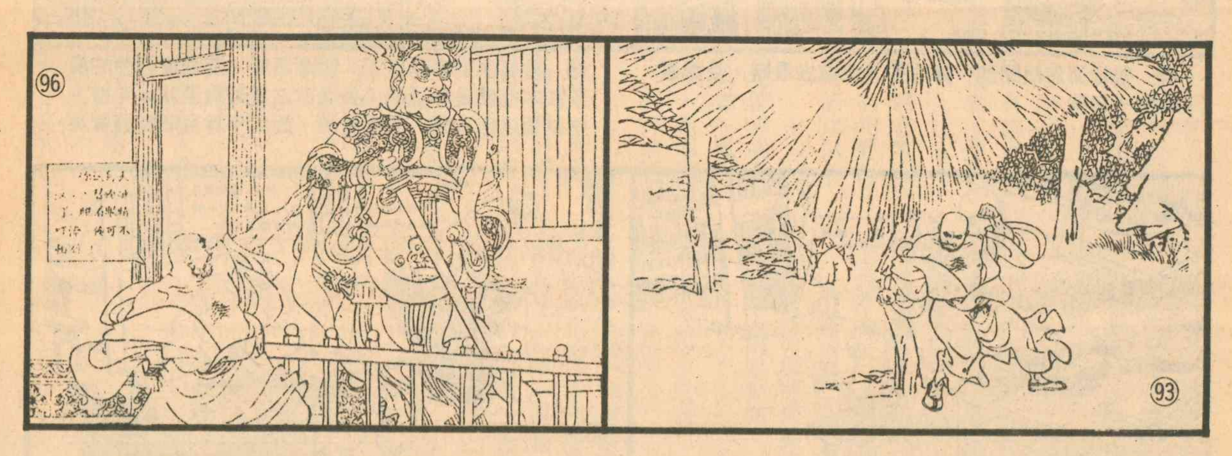
91　魯智深又吃了一桶酒，把剩下的一只狗腿揣在懷裏，臨出門付了銀子，說明日再來吃。酒家看他向五台山去了，嚇得目瞪口呆。

94　寺裏門子聽得半山裏响，到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搶上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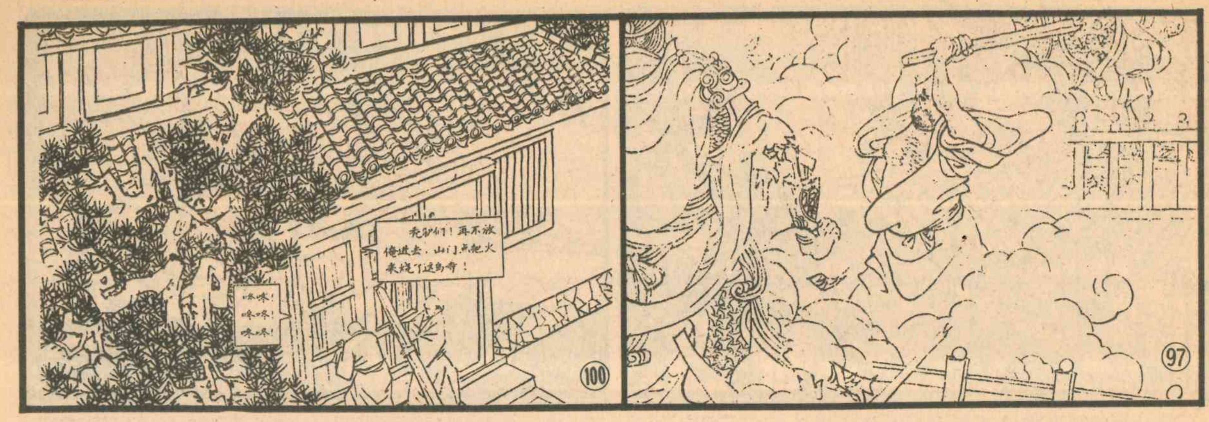
92　魯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會，酒湧上來，跳起身，使了一回拳脚。

95　兩個門子連忙把山門關上，把栓上了。魯智深來到門前，便掄起拳頭，擂鼓也似地敲起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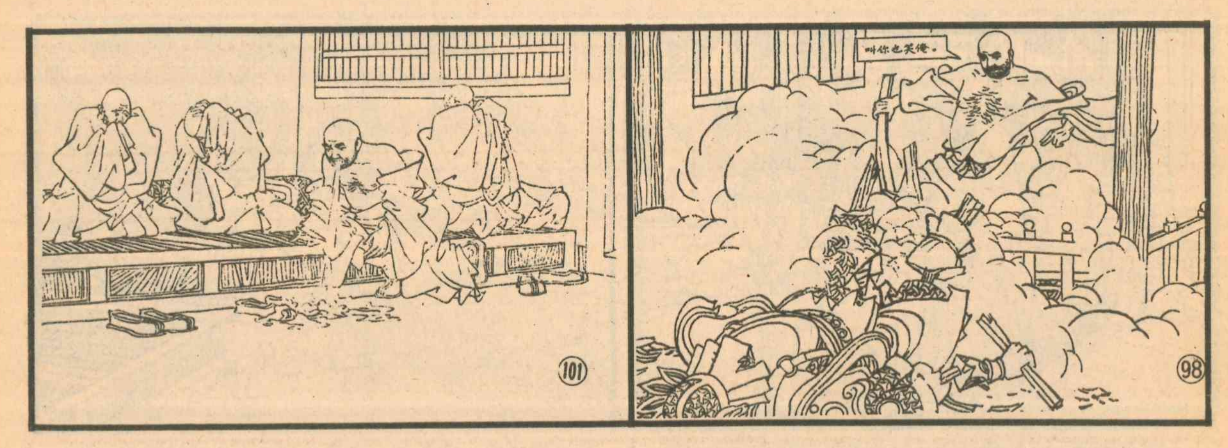
93　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剌剌一聲响，柱子斷了，亭子立時塌了半邊。

96　他敲了半天，見門不開，扭過臉去，見那左邊的金剛瞪着眼睛，便罵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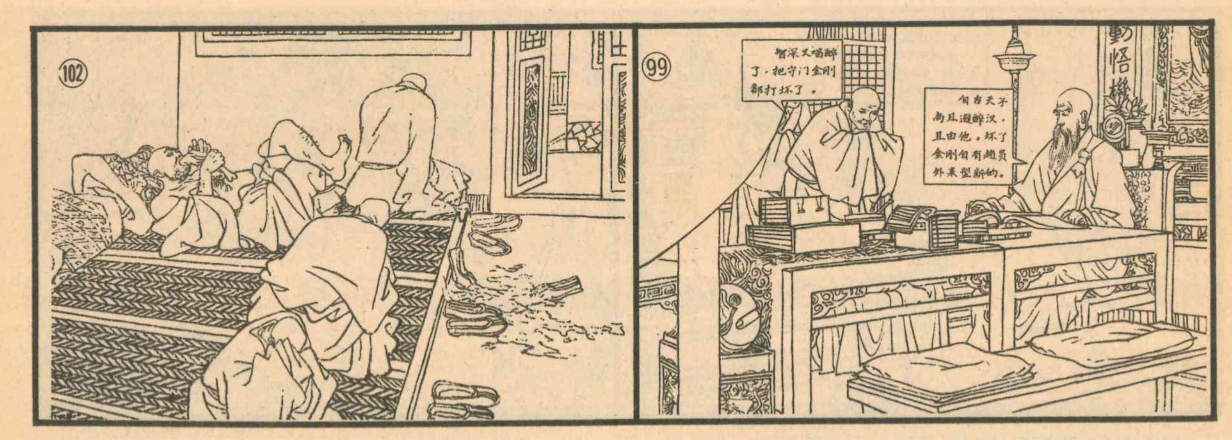
97　說着，就拔了一根柵欄上的木頭，往那金剛腿上便打，泥和顏色簌簌地都掉下來了。

100 衆僧見他越鬧越凶，恐怕他眞放起火來，只得拽了門栓。



98　他又轉過身來望着右邊的金剛，跳過台基，朝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一聲震天價响，金剛頓時倒撞下來。魯智深提着木頭，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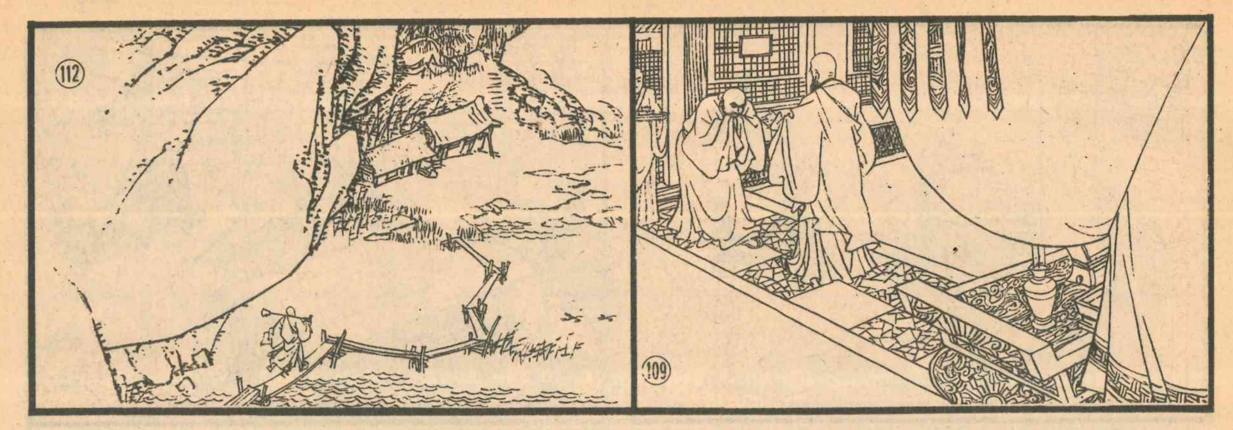
101 魯智深將門猛一推，就撞了進來。那選佛場中，衆僧正在打坐，看見魯智深進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魯智深走到禪床邊，就嘔吐起來。



99　兩個門子飛跑去報告長老，長老却說不要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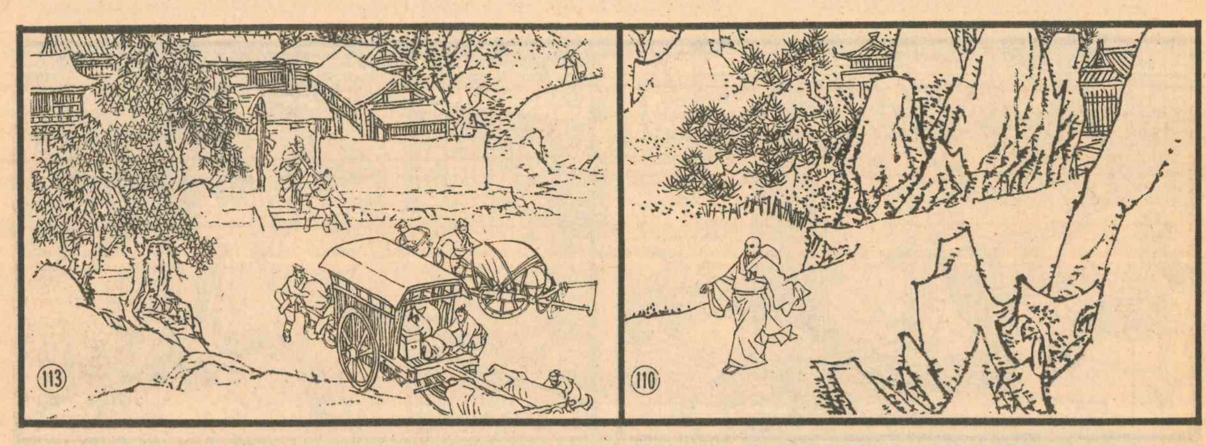
102 他吐了一回，爬上禪床，抽出那條狗腿來，扯着便吃。衆僧看見，把袖子連臉都遮了。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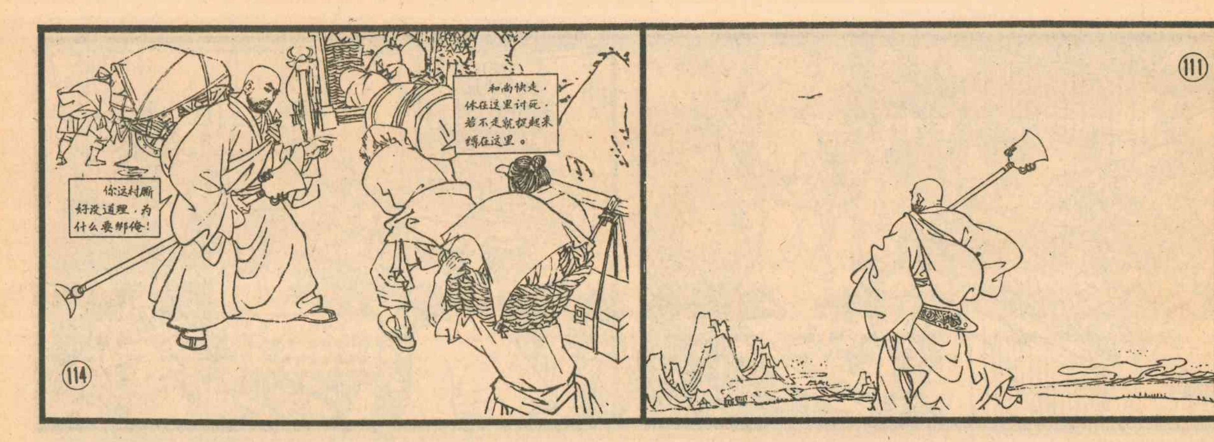
112 魯智深在路上走了半月，也不投寺院歇脚，只在客店打火安身。一日，因貪看山水，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處。

109 長老決定打發魯智深往別處去。長老先寫信給趙員外，取得了趙員外的同意後，喚過魯智深，將寫好的一封信和十兩白銀交給他，要他去東京大相國寺去投智清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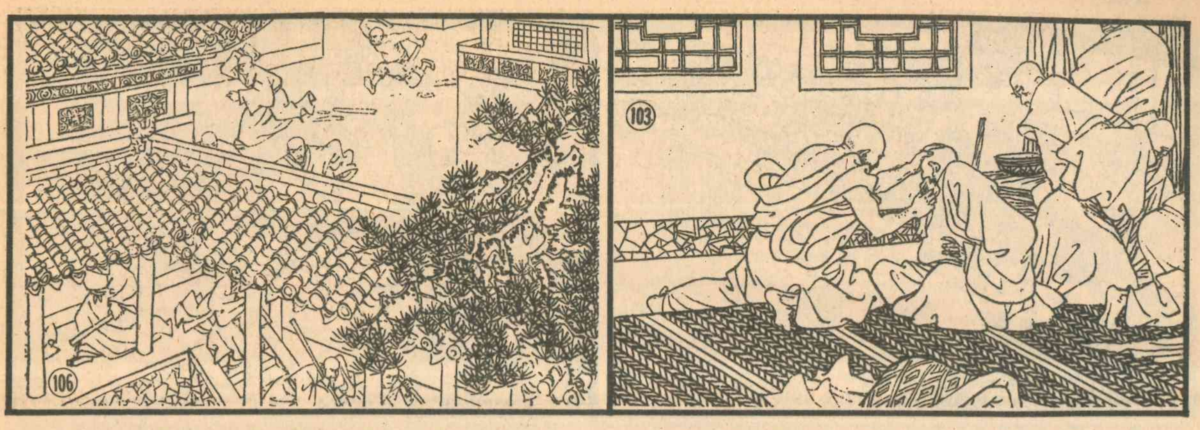
113 又趕了三二十里地，過了一條板橋，樹木叢中閃出一所莊院，莊後重重叠叠都是亂山。他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個人正在急急忙忙搬運東西。

110 魯智深拜了長老九拜，辭別衆僧人，背了行李，藏了書信，離了五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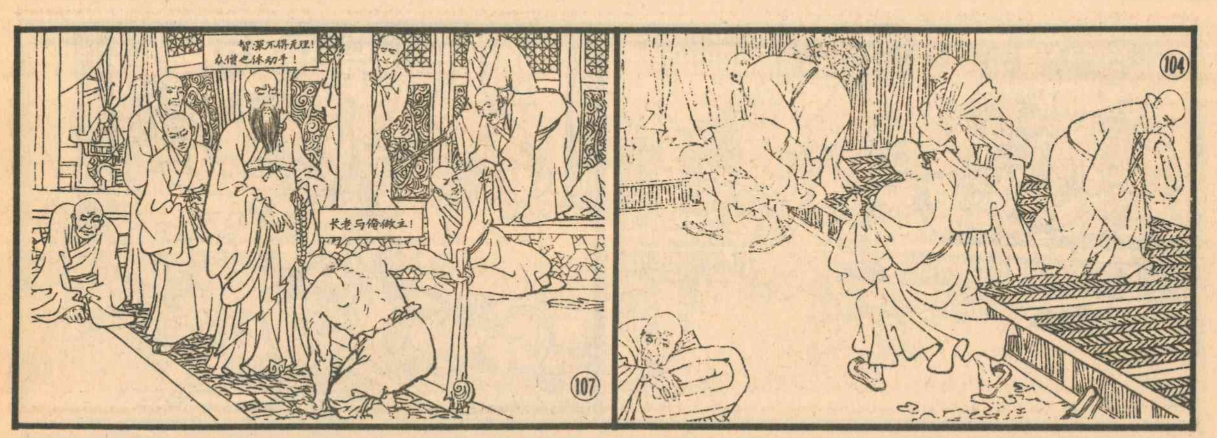
114 魯智深到莊前，倚着禪杖，與莊客唱個喏，求在莊上投宿一宵。莊客說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魯智深再求時，有些莊客竟不耐煩，口出惡語，惹得魯智深大怒。

111 魯智深下了山，在鐵匠那裡拿了打好的禪杖和戒刀，把一些碎銀子給了鐵匠，背上行李，起程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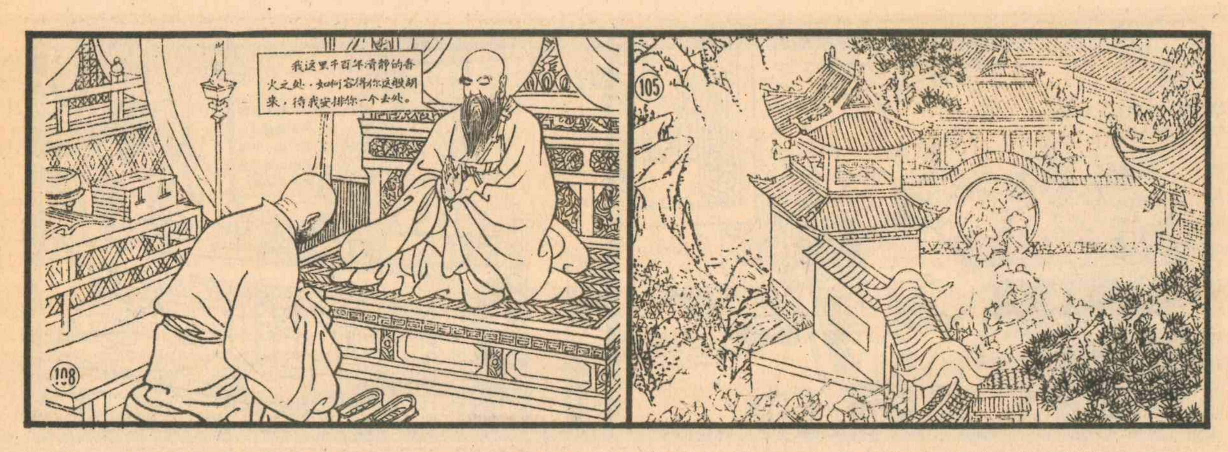
106 魯智深見了，大吼一聲，搶入僧堂裏，推翻供桌，擴下兩條桌腿，打了出來。衆僧見他來得凶猛，都拖了棒退到廊下。

103 魯智深吃得有味，見衆僧都遠遠躲開，便扯一塊狗肉，往上首的和尚嘴裏塞去。上首的和尚掙脫了，魯智深又把肉往下首的和尚嘴邊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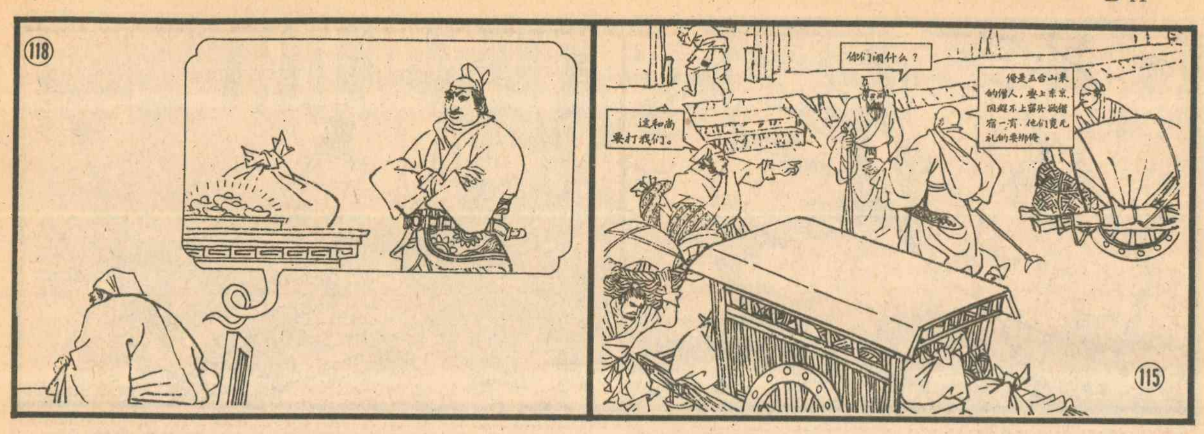
107 魯智深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一直打到法堂下。兩旁衆僧已被打傷十餘個，長老聞聲出來喝住，魯智深此時酒也醒七八分了。

104 對床四五個僧人跳過來勸時，魯智深扔了狗肉，提起拳頭就打。滿堂僧人大喊起來，都取了衣鉢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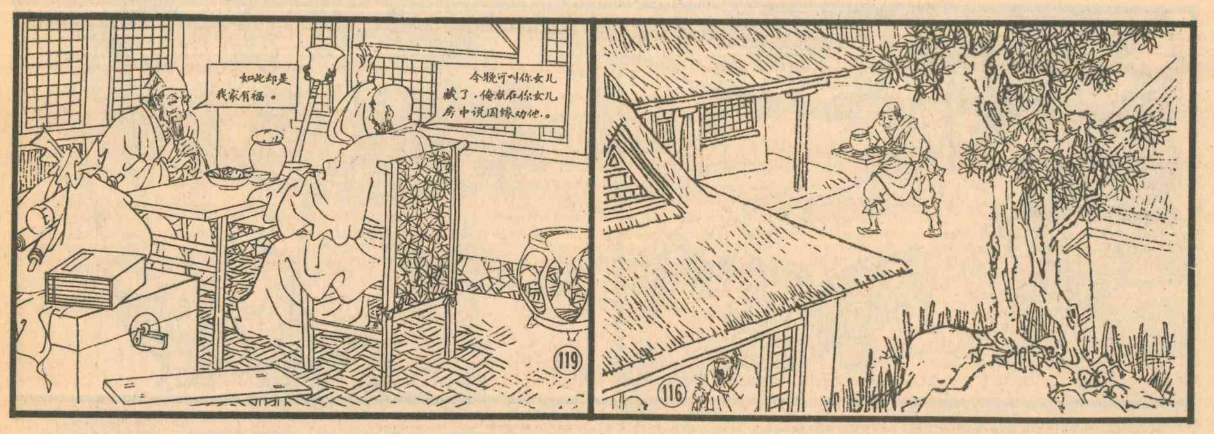
108 長老因魯智深前番鬧了一場，事後告訴了趙員外，趙員外曾寫信與衆僧陪話。這次長老見他又大醉大鬧，還攪得衆僧卷堂要走，就叫他到方丈聽訓。

105 這時，監寺、都寺叫起一寺職事僧人等約一二百人，都拿杖叉棍棒，一齊打入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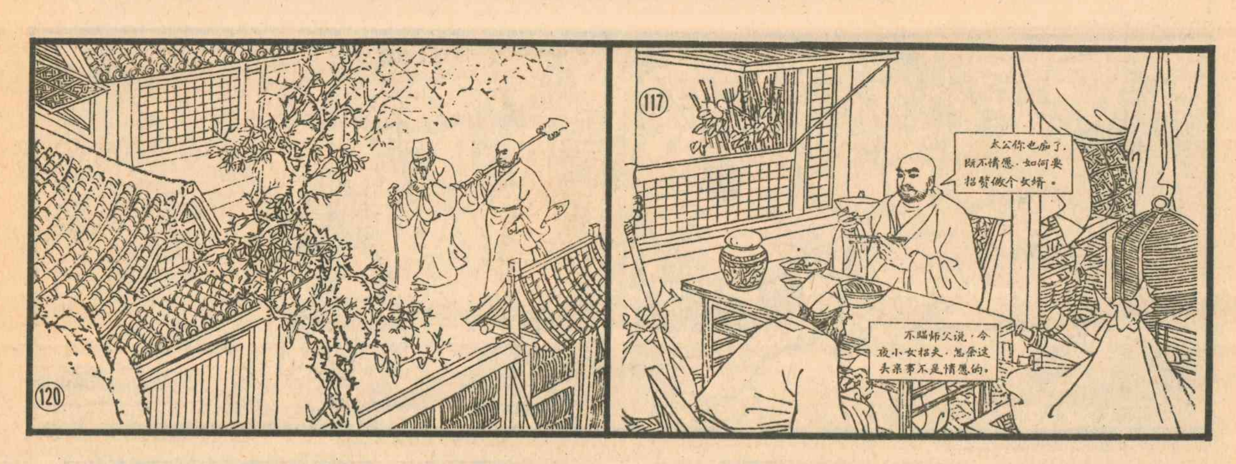
115 莊客們有勸的，也有罵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剛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個老人來，向莊客喝問。魯智深見了，便上前搭話。

118 原來這老人姓劉，跟前只有一個獨生女兒。附近有座桃花山，山上新近來了兩個大王，聚了六七百人。山上二頭領看中了太公女兒，强撇下定禮，說今晚來入贅。太公只得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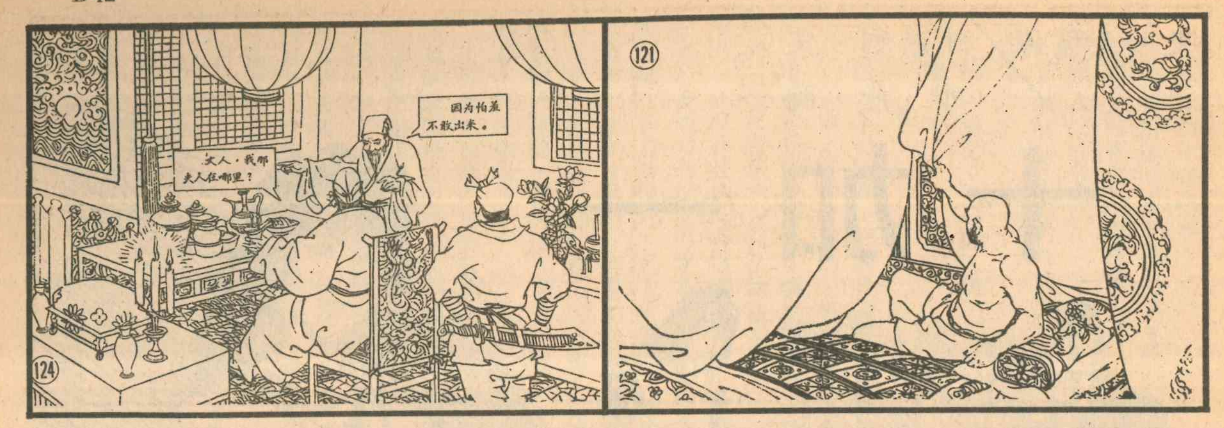
116 老人就請魯智深進莊，直到正堂坐下，魯智深謝過留宿之情。老人叫莊客預備晚飯，又叮囑魯智深今夜聽見外面响動，不可出來窺望。

119 魯智深聽了，說他可以勸那大王不娶太公女兒，並假稱在五台山學得說因緣，鐵石心腸人也能勸得轉。劉太公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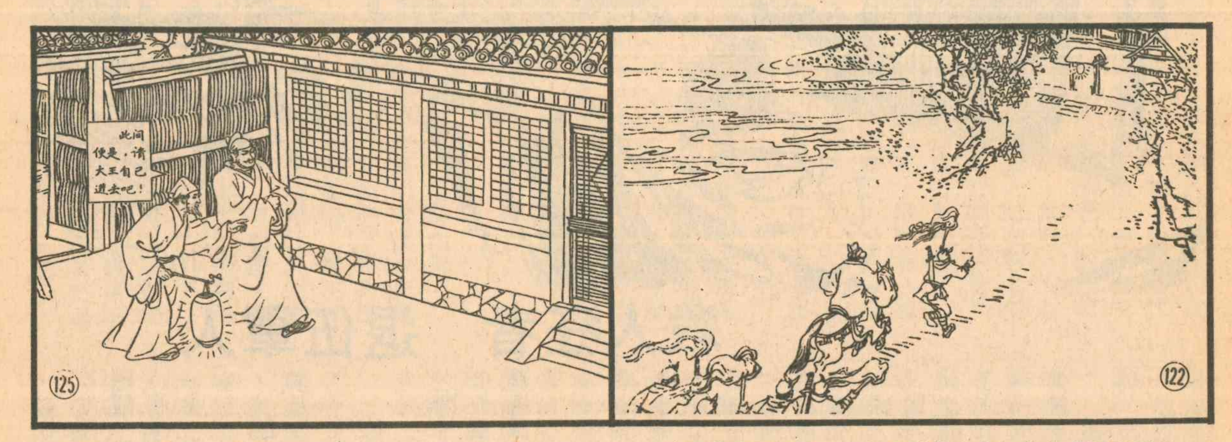
117 魯智深覺得奇怪，就問老人莊上今夜有什麼事。老人見問，皺起眉頭，說是今夜女兒招親。

120 魯智深吃喝完了，拿了禪杖、戒刀，隨太公到新房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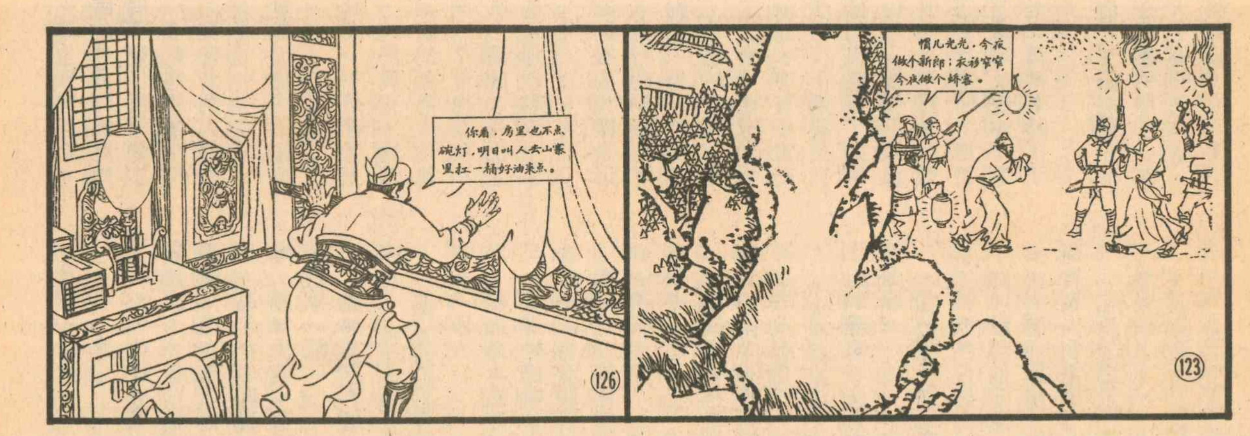
121 太公叮囑魯智深小心，自去外邊準備迎接大王。魯智深將戒刀放在床頭，倚了禪杖，下了帳子，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

124 大王到廳上喝了一會酒，就急着要進新房去。



122 看看天色黑了，太公叫莊客在打麥場上擺下香花燈燭，備好酒肉筵席。約莫初更時份，只聽得山邊鑼鳴鼓响，遠遠地有四五十火把照耀着，一簇人馬向莊上飛奔而來。

125 劉太公一心想那和尚勸說大王，就引他到新房去。



123 劉太公大開莊門，上前迎接。那個大王，前遮後擁來到莊前下馬，跟來的人一齊道賀。

126 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的，嘀嘀咕咕嫌太公不點燈。魯智深坐在帳子裏忍住笑，不做一聲。

史加奇案錄／陳查利·文

可飛·圖

十加一

殺人狂者　退伍軍人

春天是大自然到處充滿生機的季節。草木開始發芽轉綠，冬眠的昆蟲野獸開始甦醒，嚴寒逝去，冰雪解凍變作潺潺碧水而潤澤大地。春天就像一名剛憩睡醒來的少女，充滿活力氣息，而又帶着誘人的嬌媚。

誰會想到死亡之神竟然出現在明媚的春天？

死亡之神應該屬於秋天，不是春天！秋天裏，遍野凋零，殘朽腐化，冷落消沉，充滿憂鬱、凄涼幽暗的氣息。地獄之門不也是在這時候大開嗎？寃鬼孤魂不也是在這時間四處飄零嗎？因此，死亡之神應該出沒在秋天。可是祂却在春天中來了。

剛從商業中心區宏偉的辦公大樓走出來的柳柏青，是一間著名商行的副總裁。他事業很有成就，兢業勤奮，是一位標準的好市民，忠實的丈夫，仁慈的父親，奉公守法熱心公益的社會工作者。他有光明的前途，有溫暖幸福的家庭，亦有相當充裕的財富。這時他心中想的，下週便是自己四十五歲的生日，準備如何慶祝？如何和家人共享？他已步入中年，雙鬢已微白，眼角也有了魚尾紋，但他從不認老。想到他隨時都有精力和妻子做愛時，他笑了。就在這時，他從櫥窗玻璃反映中，看到一名黃衣少女體態很美，轉身看時，子彈就射中他兩眼之間。

當子彈射中他時，他思想僅能靈光一閃，然後全部停頓了。他只感到眼前一黑，思想、感覺便沒有了。子彈的入口小，出口却大如茶杯。子彈將腦漿、血水帶出，濺滿一地。

＊　＊　＊

史加俯視着躺在行人道上的屍體，發覺自己十分鐘前經過這裏，空中沒有蒼蠅飛蕩，現在水泥地上的血漿上、屍體傷口上、甚至死者睜開的眼睛裏，都滿佈着蒼蠅，亂舞爭食。這個季節中，出現蒼蠅，是較早一點。

史加不忍再看，對一名負責拍照的警察道：「你不能將他蓋起來嗎？」

「我還要拍照留檔案紀錄。」警察瞪了史加一眼。

史加轉身離開屍體。他是一名身高六尺，像運動健將般體格的英俊東方青年，皮膚泛着青春健康的古銅色澤。他走向被一羣記者和警探圍繞着的黃色衣裙女郎。她的裙脚沾滿了血漬，蒼蠅在她的裙邊飛來飛去。

盤問大概已進行了一段時間，史加能聽到的是：「林小姐，妳大概看不到一個帶鎗的人吧？」

「鎗？什麼鎗？鎗！沒有，沒有！」林小姐的震驚，顯然還未恢復正常，腦筋仍然呆頓。

「我知道妳正在邊行邊想着自己的心事。妳既然沒聽到鎗聲，但當死者摔倒時，妳已發現他受傷，血流滿臉。當時，妳有沒有望向對街，看到窗裏或天台上，有何可疑人物晃動？」

「我沒有望四週，眼睛被死者的恐怖情景吸住了。」

「死者死前有對妳說什麼嗎？」

「一個字也沒有。」

「多謝妳，林小姐。」

「我可以走了嗎？這血漬令我全身癱瘓似的不舒服！」小姐愛潔，有一點泥漬也不妥，何況血漬？

「有疑問時，我們再找妳。現在妳可以走了。」

林小姐吁了一口氣，走了。史加亦緩緩的跟着。

＊　＊　＊

由於身份特殊，史加見過各種各樣的死人；在街上原始狀態的、男女童被屍解的、暴露於貧民窟中至腐臭霉爛的、毒斃的、勒至窒息的、被暴輪姦至死的、放血的、虐待過度的、吸毒過度的……不勝枚擧。各類的傷口見得更多：不同類型的鎗傷的、匕首刺傷的、利刀砍傷的、手斧劈傷的、冰插扦傷的、切斷的或剖露五臟的……。史加亦見過社會上的渣滓：認罪的盜賊、竊匪、酗酒徒、老千、淫徒、吸毒者、同性戀者……

每當史加看到被害致死的屍體時，他已習慣地能將自己的人道主義心理控制着，令自己變成冷靜的旁觀者。他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將問題看得客觀些，對分析案情有很大幫助。幾年來，經他手上破的案子多了，行家之間，給他冠了一個外號，叫做「冷面判官」。

乍聽起來，「冷面判官」這綽號，未免將史加形容得有點冷酷無情，和他的熱情奔放、和藹可親、樂於助人、性情開朗的性格，有點兒格格不入；但當史加辦起事來時，那種嚴謹不苟、廉正執拗、觀察入微、膽大心細、鍥而不捨的認眞負責態度，就非常貼切了。所以亦有人說，假如史加當了審判官，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現代「包青天」。很多行家都服了他，却不含一點忌意。因爲史加辦的案，都是一些他們認爲棘手、而無能辦得了的。同時，當行家有困難時，只要一個電話，史加就立刻伸出援手，從來未接納過任何酬勞，連大家一齊吃喝的，都由史加自己掏腰包。

史加認爲一個人被殺死，除非殺人者是個瘋子，或是深度精神病者，否則必有其動機，及其被殺的原因。

史加對今天黃昏被殺的案件，看法就是這樣。他跟踪林小姐，是他一種天生的直覺，認爲她的身處現場，是對案件有某一種作用。因此便不自覺的跟踪她，連他自己在跟踪時，也向自己問：有什麼作用呢？這種莫名其妙的直覺行動，屢次均給他帶來意外的破案線索。

跟踪一定得到結果，史加才放手的。他從來不會愚蠢地無故打草驚蛇。

＊　＊　＊

翌日的晚報，吸引起史加的注意。

原來今晨又發生了同樣的案件。死者在同一部位被擊中，所不同的是子彈的出口有偏差。這次的出口不在後腦，而在後頸背，說明發射者的角度高於在昨天的位置。案發現場是高尚住宅區，目擊證人是一位黃姓妙齡少女，正要上班，走到現場。

史加忍不住忖道：「要我做到這樣準確的命中目標，非要給我一根有望遠鏡的名牌來福鎗，並且經過自己調整和試射過，才能做到。這已是職業殺手的水平了。能有這樣水平的狙擊手現在已經寥寥可數了。多數我都領教過，今次又是誰賭輸了呢？」

史加很了解「職業殺手」的人生觀。他們命裏註定的孤獨者，樹敵太多了，不敢相信任何人。交易是通過線人間接聯絡而達成，線人抽佣並負責錢銀和責任的交易。酬勞是按任務之艱巨程度成正比例，甚至幾何級數般增加，往往一次交易達成，節儉的話，夠他豐裕地渡過下半輩子。但正如俗語所說，這種錢通常都是「寃孽來，瘟疫去」的。在刀鋒上討生活的人，生命每一分一秒都受到危險威脅，有錢的時候，不盡情恣意享樂人生，就像很對不起自己。嫖、賭、飲、吃便是他們發洩自己，刺激身心的好去處。他們能享受到的是金錢能買得到的片面精神人生。人生的眞諦對他們來說，是無知的。這類人的命運結局，也是註定不得善終的，說它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也好，說它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亦好，總之上得山多終遇虎，水甕不離井邊破就是了。

＊　＊　＊

警方受到的輿論壓力很大。兩日裏兩名中上階層的大亨(一名是××洋行的受薪副總裁，一名是××工廠的總工程師)，突然受到暗殺，當然立即成爲報界的頭條新聞，記者們還不把握機會到處採訪、大寫文章？弄到身處高職的大、中小亨都人人自危，省得了的都不敢在街上跑。有的甚至要求警方派員保護。

在某種社會裏，有錢人就有這種特權，警方也沒法置之不理，因爲有錢人，有法律顧問在旁指導，對市民的權益，恐怕比警方還懂得更多。一般貧苦大衆就不一樣了，往往投訴無門。政府的部門委實太多了，要摸清往那裏走，恐怕餓死了還未摸得準。城市裏停手就停口的人，比目皆是，失業率又這樣高，請幾天假去摸，當失望再回去工作時，自己的位子已經給別人坐了。

警方穩定輿論的方式，是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中由權威人士作了冗長的解析。論據如史加想法相同，並對「狙擊者」作了詳盡的描述。說狙擊手是戰爭的產物，和平後以他們的專長，搖身一變而成爲無人性的冷血殺手，以殺人取酬爲生。無論戰時或和平後，狙擊手都同樣的把自己藏匿得萬分隱蔽，敵人難以察覺，耐心地等候適當時機，捕殺自己心目中的獵物。他們能達到目的，基於突擊因素爲主，其次是動作敏捷和準確的配合。

戰時的狙擊手環境是局限的，他們不能輕舉妄動，否則暴露了自己而被敵方反狙擊手所殺。他們是軍隊特意培訓出來的殺人者，若他們狙擊敵人夠多，可獲授勳章，是戰爭英雄，享到榮譽。

和平時間的狙擊手，可以是任何人。可能是小孩，藏於窗後的玩具鎗，射擊行人；或是一名男人，愛射穿紅色衣服的人；或是一性變態者，專選美女施襲；他們可能是反宗教者、反素食主義者、反罔顧老殘人士者、反種族岐視者、反和平主義者、反對任何人類者……總之，他們可能反對任何東西。警方曾捕到不少狙擊者，襲擊別人的目的僅是爲了好玩，將自己的

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許多現在的狙擊手，是爲了訓練射擊目標的準確性，但亦有其他的却是有目的、蓄意的要捕取自己獵物。他們將自己匿蔽得很好，狙擊完畢後便消聲匿跡。目的物容易受擊是因爲他們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裏，毫無防禦突發性强暴的思想準備。事發後現場必定騷亂，狙擊手很容易地利用這種環境撤離，甚至可以成爲熱心的觀衆，站在現場欣賞自己的「傑作」。

權威人士最後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臉孔，聳着肩道：「我們這個城市人口有五六百萬，他們都可能是狙擊手，各位既然了解到狙擊手有這樣好的掩護環境，亦能理解到警方的困難所在。」最後，權威人士呼籲道：「我們警方希望全體市民衷誠合作，檢舉一切可疑人物，協助警方盡速破案，恢復社會安寧。謝謝各位！」

* * *

春天是這個位於亞熱帶城市的「黃梅」季節，濛濛細雨把島岸紅燈區對出的海港，披上了一層輕紗，氣壓低、相對濕度又高，呼吸這種空氣，令人有肺積水的感覺。

紅燈區中舊房子很多，天台上僭建的木屋也很多。

×克路與×斐路之間的一幢舊房子，四樓上面的天台，也未經許可的蓋了一棟破爛不堪的木屋。看來已經有好多年歷史了，危危乎的，若颱風季節來臨，再不能經受得起了。屋基已經腐蝕，無論怎樣維修也無補於事。

正是屋漏逢夜雨，木屋中的大床上，被一名平頭淺色髮的中年外國人擁睡着的婦人，給水滴落在臉上驚醒，詛咒地喃喃自語。十分不願意地將枕邊人兩手推開，推被全身赤裸而起。年紀雖然已四十有多，身段還沒有鬆垂龍鍾，珠圓玉潤，豐盈腴膩，要不是胸部由於被搓弄過度而稍爲下垂，倒具徐娘風韻。這女人走到破鏡前，看到自己的酥胸，忍不住雙手把它們往上微托，看到兩團充滿海棉纖維的脂肪，在白晰的皮膚包圍着挺起，脹鼓鼓地不亞於「依利沙伯泰萊」，這女人滿意地笑了。

回頭向那尚在床上睡得像豬一樣的外國人，嘟長那口紅模糊的嘴唇，自言自語道：「要不是這些黃毛鬼，給幾個臭錢便想撈回本似的，拚命用力搓、吮、咬，老娘這對奶，美國電影名星算老幾？坐在旁邊風涼去啦！」說着，她把前胸驕傲地挺得更高，連起床要拿砵子接水那回事也忘了。

送走了「殷客」，那女子在隔壁的士多，用昨天一夜風流換來的幾張美鈔，買了一瓶威士忌，轉身費力地用右手撫着後腰，左手拿着酒，緩慢登上樓梯。

回到木屋內，打開酒瓶蓋子，連杯也不用，將瓶口對着嘴向肚裏灌。半瓶入肚後，大概是酒的反應生熱。她放下酒瓶，將陳舊的紅色毛衣和已呈灰白的黑裙脫下，立即裸露畢裎，原來裏面是「眞空」的，胸圍、襯袂、袜袂都沒有。

全身「解放」感到一陣涼快舒適，豪氣地又把餘下半瓶一氣飲下，便蜷入被窩倒頭再睡。昨夜的糾纏，大概把她那幾根老骨頭也弄得鬆散了。

醒來時，已經是傍晚。她習慣地拿起酒瓶就往口裏灌，發覺已經涓滴全無。喃喃地失望的將酒瓶放下，疲倦地起床坐向鏡前，把脫下的紅色毛衫穿上，開始梳頭化裝。廉價的化裝品，在她巧妙的運用下，竟然能夠將歲月留在她臉上的滄桑痕跡，彌補和遮蔽了十年時光。到她也認爲滿意後，不認識她的人，會以爲她是「女人三十一支花」，誰能想她已經是「四十爛茶渣」？

當她再穿回黑色裙子，走落街上時，已經是霓紅燈上，萬紫千紅了。她習慣地向着碼頭殷客靠岸的方向走去，正看到幾步前有一名美國海軍打扮的中國人，想向前兜搭時，一顆子彈驟然從她眉心穿過，把她衝擊得整個人連退兩步而倒，血和漿流滿一地。

這樣一名被社會遺棄的風塵老婦，難道也會與人有這樣的深仇大恨，非置她於死地而後快？

* * *

警方很快便找到彈頭，一看便知是「雷明登」點三〇八口徑來福鎗所發，彈頭重量是一九一·六克。這是兩天來耳熟能詳的資料，前兩次狙擊案，也是使用這種來福鎗，所以見聞才這樣廣。

從警方處理這件新案與前兩宗舊案的態度中，市民可以明顯的看到，社會公僕的服務對象有所偏袒的。這亦可以聯想到爲什麼城市交通設計方面，爲什麼有錢人住的地方，天橋就特別多的原因。有錢嘛，一家每人有一兩部私家車並不太多，車多了路必定擠塞，疏通就必要了。貧苦人家，來往多半是工廠及落後區域，那裏的擠塞，彷彿就沒有那麼的重要，政府解析拖延的原因說得也很巧妙。

在警方的字典裏，「阻街女郎」是私娼，當私娼是犯法的(沒本錢生意嘛，也沒抽稅)，犯法就是罪犯。刑事犯被殺，又無親無故，愛什麼時候辦理也可以。何況當前還有急務。

警方的急務是利用「阻街女郎」被狙殺事件，作爲緩和所受壓力的「暫時解脫」。凶手連貧窮得沒錢買襯袂的「殘花敗柳」也殺了，說明凶手並不是針對大亨的。解釋散播出去後，有錢人家的大亨委實也鬆了口氣，其他市民大衆却頓時緊張起來，人人自危了。

* * *

史加看到市面上的愁雲，心裏忍不住想道：這人也的確太過份了，根本一點兒不把城市中的安全放在眼內！如入無人之境，我們這批人，面子又往那裏放？

想着，他私人辦公室的玻璃門前一暗，他的私人秘書阮芳婷輕輕地敲了幾下門，便推門而入，展開燦爛的微笑，露出梨渦白齒地道：「史加，有兩位女士要見你！」說着，微笑變得有點神秘兮兮的，嬌憨迷人。

「妳這小鬼頭又不知要什麼把戲了？請她們入來吧！」史加對下屬一向隨便，就如兄弟姐妹，見到芳婷的樣子，就意會到來客一定有些古怪。

誰說不是呢？當兩位一老一少的女士入到辦公室時，史加覺得電力公司供電的電壓，突然由原來的二百伏特，增加至二

百五十伏特以上，整個辦公室彷彿飛入一顆明星，比平常光亮了很多。

史加目不轉睛地看着老婦人身旁的少女，心中想道：「眞的是飛來了一顆明星，明星中之明星！荷里活的明星也比不上的明星！」

史加從來就沒有被女人能令到他失態。事情總會有第一趟的，史加現在就差點忘記招呼客人落座了，要不是芳婷在旁假咳了一聲，史加不知什麼時候才從驚艷中甦醒過來。史加又破了一次自己的紀錄，居然臉也會紅了起來，「冷面」變了紅面。

史加連忙借假慇懃，起身有禮地拉椅讓坐，掩飾自己的失態。回頭看見芳婷在抿咀偷笑，瞪了她一眼，道：「還不問客人喜歡飲點什麼？」

芳婷向史加扮了個鬼臉，請教了客人後走了出去。

「閣下大概是史加先生了？」老婦人說。

「是，我就是史加。」史加將案上的名片，取了一張雙手送給老婦人。續道：「不知有何指教？」

「我先生姓柳，我是前幾天被人暗殺的柳柏青的遺孀。」

說着，流下淚來，從提包取出絹帕，在眼旁微按，然後掩着鼻續道：「我本人姓黃，這是小女凱蒂。」說着右手微揚，指向坐在她右側的妙齡女郎。當史加的目光，隨着老婦人的手望向女郎時，看見她嬌羞地垂頭，玩弄着自己的皮革手袋。

史加深表同情地道：「尊夫不幸受襲時，我剛經過現場。見到他所受的傷，即時失去知覺而斃，可以說免除一切不必要的痛苦，亦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柳太太節哀順變吧！」史加見的場面很多，但由於職業關係，最難處理的就是如何安慰未亡人這件事，他自認自己無法做得好。

「媽！」柳凱蒂幫了史加一把，把手輕拍母親。

母親慈愛地右顧女兒一眼，點點頭說道：「我們母女二人，從電話部中查了幾家著名的偵探社，希望請他們代我們柳家找出眞凶，繩之於法，以慰先夫上天之靈。可是打電話聯絡了幾家，他們都謙虛地說力不勝任，均介紹我們來找史加先生。因此，我們專誠的來了，希望史加先生不要令我們寡母孤兒失望才好。」

史加稍爲謙虛了幾句，然後坦誠地將自己在柳氏母女尚未到訪時心中的決定，準備自動請纓介入，協助警方盡速破案，恢復社會安寧等都告訴她們。

母女兩人聽了很受感動。尤其是柳凱蒂，聽到這番大義凜然的說話，發覺在今天如此市儈的社會裏，竟然還有這樣不計酬勞，挺身而起，捍衛正義的傳奇式的行俠仗義人物，忍不住好奇地、勇敢地抬起頭來，仔細端詳起史加來。只見他年紀只大自己四五歲，身材健碩，面目英俊，和藹友善，絲毫不像別些私家偵探社所推崇般，英雄耍得。她也知道從外表看不出什麼來的，但她也見過不少運動健將的朋友，遇到「箍頸黨」時，還不是乖乖的把手錶、金鍊和鈔票雙手奉上？當她發覺史加也在看她時，連忙把自己的目光收回，免去相遇時的尷尬。

「一切就拜托史加先生了。到時不要忘記給我們帳單，我們還能付得出酬金的。」柳太太說。

「說不定我會到府上拜候的，爲的是要收集柳先生生前的資料。」史加說。

「歡迎，歡迎。我們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柳太太說着，便起身告辭，柳凱蒂也立即站起。一片再見聲之後，踏出了辦公室。

辦公室又像鬼影一般出現芳婷的笑臉，笑得史加也會不好意思起來。

* * *

李貴自從這個城市光復後，直至現在已經五十七歲了，還是一名販賣水菓的商人。所不同的是舖店擴大了。經過二十多年專營水菓，李貴對水菓有深厚的熱愛。現在他正站在店前伸出行人道外的攤位裏，用潔白的毛巾，拭揩着紅紅的蘋果，他認爲揩過的蘋果亮晶晶的，會吸引客人的喜歡而購買。當他要揩拭第二隻蘋果時，眼角間看到一名少女，由馬路邊停下的車上，開門踏出來，忍不住轉過身來相迎，希望她是他的主顧。當他正想笑臉相迎時，笑容突然凝住了，額上多了一個小洞，他背後的蘋果變得更鮮紅，他也震得向後倒了下去。

少女驚呼一聲，連忙跑回車上，開車疾馳而去。

由於時間還早，地方也不近鬧市，李貴躺在水菓堆裏，很久還未有人發覺。

* * *

這是城市半島中最旺盛的一區，人口也是最稠密的。現在是上班的繁忙時間，巴士站上候車的人羣要排隊，避免車來時發生爭先恐後，以利「小手」大肆活動。這時排在前端的乘客，忽呀「呀」的一聲，站在他後面的人突然好像被人用熱水潑向臉上般，眼前一片紅紅的，然後忽覺前邊有人撞向他懷裏，令到他亦失去重心，隨着向後跌去。長長的隊伍，隨即像骨牌般依次倒下一大片。

衆人正在「吵媽擦蟹」時，發現「罪魁」倒臥地上血流不止，隊前候車的乘客，滿身鮮血斑斑，這才停止對罵埋怨，變作驚叫和退避，「鷄飛狗走」。

* * *

到目前爲止，警方爲「狙擊」案僅做到一件事：知道狙擊手用的是「雷明登」點三〇八口徑的來福鎗，並且裝上了自製的滅聲器(因爲無論是英國的，或是美國的「雷明登」廠，並沒有爲點三〇八生產過滅聲器)，只要識用車床的人，很容易便可製出配上。

警察總部偵探部長石磊，以三塊小石和一塊大石的名義召開了一個各分局偵探部的聯席會議，會議是因爲今晨兩個鐘頭內，一連發生兩宗點三〇八事件而緊急召開的。高高在上的人，大概是「高處不勝寒」的話有點道理吧，他們患了多疑、猜忌、敏感的毛病。「四塊石」今天聽到報告後，就覺得他坐於十四樓的辦公室在晃動，有倒塌的危險。立即決定召開這會議，明知無結果，戲也照做。

正在「飯桶」、「IQ零蛋」地罵到過癮時，會議室的電話「鈴鈴」地響了，秘書走

過去接，「四塊石」也就不能不暫時「停火」。

「石總，你的電話。」秘書說。

「誰來的？告訴他我沒空，在開重要會議。」

「史加來的，他說有重要事與你商量，並說與會議有關。」

「史加？」石磊想道：「史加，我爲什麼忘記了他？」立即轉頭將聽筒接在手裏，道：「哈囉，史加，你找我嗎？有什麼我可以爲你做的？」接觸得洋上司多了，連說話也彎彎曲曲的洋化了。

「我想向你要一些有關三宗『狙擊手』案件的資料，我有客戶託我偵查！」史加在電話中說。

「三宗？不，是五宗，連今早發生的，已升爲五宗了。」

「五宗？那麼就五宗一起要吧！」

「史加，資料可以給你。但是……」

「但是什麼？」

「你必須將你所得的資料交換，並且……」

「五分鐘前我才接到這案子，我手上可以說是『一窮二白』，所知道的是從報章讀到的。」

「我所指的是以後的，你明白嗎？」

「明白。我一定與警方合作。」

「並且最後行動必須由警方出面。」

「是的，最後行動由警方出面。」

「好，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半個鐘內，我叫人將資料送到。你在辦公室嗎？」

「是的。多謝。」

「再見。」

有了史加參與，「四塊石」草草把聯席會議結束了。

* * *

史加仔細地翻閱了「四塊石」遣人送來的資料，心中想道：按目前的情況來說，已經算是非常詳盡的了。警方的缺點是，發生在那一區的案件，就由那一區去管，力量不但分散，還要固步自封，恐怕功勞被人分薄了。因此，沒法發揮集思廣益的效果。

史加算幸運了，一次過就能將資料拿到。在他心目中，他是要到各有關分局，分別申請的。虧得「四塊石」召開聯席會議，這才會這樣快到手。

史加從來沒有試過一口氣閱讀這麼多警方文件，這是他今天一天中第三次打破他以往的紀錄。從沒有聯系的五份文件中，他作了一些他感到注意的重點：

一、受狙擊致命的死者，由現場尋獲的子彈頭證實，五名死者均被「雷明登」點三〇八口徑的來福鎗射殺。經彈導照片對照分析，亦證明由同一「雷明登」來福鎗發出。此種鎗是狙擊手喜用的一種，因爲它有容易裝拆的優點，可裝上日間的或夜間用的紅外線望遠鏡瞄準器，若裝上銅壳六稜無煙火藥子彈，射程可達千五公尺，仍能準確命中目標。鎗身線條優美，重量適中，平衡性、穩定性良好，鎗管內之來福線製作精確，使子彈旋轉保持直線射出。

注意：點三〇八口徑還有其他牌子的鎗。

二、死者有男有女，有貧有富，有貴有賤，職業不同，唯一接近的地方是年紀，都已屆中年。五名死者地位、財富、生活方式均懸殊，目前的共通點，是各人均一鎗致命，連最後一句話，也說不出。

注意：爲什麼凶手要選擇頭部、喉部爲目標？是賣弄自己鎗法如神？還是不讓受擊者再有說話的機會？死者之間是否有某種關係，才會遭受同一「待遇」？

三、狙擊手連殺五名不同階層的中年人，鎗鎗命中頭部，從心理學觀點上看，很難找到心理變態者，能處事有條不紊的解釋；精神病學上，更沒法作答。這一點可證明此一連串的狙擊，爲經過深思熟慮，調查透徹每一目標的日常生活習慣，及經常出沒的地方，設計好發射和目標地點、撤退路線的有計劃行動。

注意：但凡任何計劃，必定有目的。爲名利？爲金錢？爲仇恨與報復？爲愛情？目的很多，並且可以重疊、混和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五名階層不同的人，被納入一個計劃中，說明五者之間，必定存有某種仍未被發現的關連，既然不存在於現在，必定存在於過去。

史加分析到這裏，撥了一個電話給柳家，約定當天晚上八時到訪。史加知道要了解死者的以往歷史，當然要訪問死者的親屬和朋友，接觸角度越多，資料就越全面。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人必定有優缺點，經常掩飾自己的缺點，顯耀自己的優點，亦是缺點之一。俗語說得好：海枯可見底，人死不知心。要眞正了解一個人，必需從他多方面的待人接物中，才能稍爲了解。

* * *

史加在柳家受到熱誠的招待。

史加駕駛着他的「保時捷」924，抵達半山區一棟大廈，泊好車，登上頂樓走出電梯時，就看到柳家一家四口，站在門前走廊中夾道歡迎。兩名十餘歲的男孩子，熱情地毫不怕陌生，一人拉着史加一邊手，將他拉入屋裏，走至飯廳，把史加按落椅子坐下。

「猜測到史先生工作繁忙，一定還未曾用過晚飯，故稍備幾味家常小菜，先填填肚子，再談其他。史先生請勿客氣，隨便吃些。」

史加看見餐桌擺的，確是家常小菜，眼望落去，已引起食慾，心中不禁想吃。因爲他自從中午吃了兩片三文治，飲了一杯咖啡，就一直再沒有別的東西進入肚子裏，現在的確有點餓了。又見柳家盛意拳拳，想客氣推謝也不成。抬頭向柳太太道：「難得柳太太設想週到，我也不知要逗留多久，才能事了。我就老實不客氣了。」說着，以力抵抗兩名小孩施在肩上的壓力，欠身續道：「大家也快請入座。」右手掌向上，在餐桌上一擺，表示誠意。

「史先生請勿怪小孩失禮，自先夫遭遇不幸，家裏陰霾密佈。小兒兩人偷偷飲泣，直至接到史先生電話，知道史先生今晚會光臨，這才心情開朗起來。想不到史先生的大名，他們早就知道，聽到今晚能見到史先生，興奮得整個下午，不停的左轉右轉，希望黃昏快點到來。史先生的英

雄事蹟，對年輕人的影響力眞大。」柳太太說到這裏，忽然一頓，然後續道：「你看，我光顧說話，菜也涼了。史先生，我們邊吃邊談吧！千萬不要客氣。」

這頓飯吃得非常愉快、和洽。史加對每一味小菜，都讚不絕口，後來知道小菜是凱蒂燒的，就不好意思再讚了。對話最多的是兩名少年和史加，他們差不多翻遍了史加出道之後的歷史。大的十六歲名叫俊文，小的十四歲，名喚俊傑，這是史加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的。凱蒂說得不多，只不過當史加起初讚菜燒得好時，有點難爲情而已。

結果這頓飯吃了一個多鐘頭，吃得多，談的更多。

* * *

史加踏入柳柏青書房時，已經九時三刻了。

當柳太太告訴史加，柳家完全與其他四位死者全無瓜葛，他們是從報章、電視中，才知道還有其他的人，遭受到同樣的狙擊而死。史加失望之餘，惟有寄望這個柳柏青私人專用的書房了。

書房中最觸目的不是藏書，不是牆上掛的油畫，而是一對四隻的INFINITY喇叭，和MARK LEVINSON音響組合。書櫥中唱片比書多出數倍。史加是一名標準的Hi Fi「發燒友」，對這套設備的品質和身價，最了解不過。史加要不是心情沉重，否則一定不會放過試聽的機會。現在他只望它一眼，注意力便向那木製的書桌上了。由於柳柏青曾與孩子們有協定——不准私自亂動書房的東西，故書房還保持柳柏青生前的原狀。

史加很小心地翻閱着柳柏青放在家中的文件，花了兩個多小時，依然一無所獲。這時，書房門外傳來幾聲輕敲，凱蒂開門而入，雙手推着一架餐車。史加立時嗅到一陣咖啡的芬香。

「史加先生，喝杯咖啡，提提神。」聲音非常悅耳。史加認爲荷蘭女高音歌唱家愛美玲的聲音，也沒有這樣悅耳。當他接過咖啡，才喝了一口，那種香滑的感覺，使他想起從前的中環「蘭香閣」，同時又想起「溫沙堡」外小鎮上的一間小店的愛爾蘭茶。很久沒有機會嘗到了。

史加正想讚上一句，擧頭看見只有凱蒂與他獨處書房之中，硬生生把到了嘴邊的話，咽了回去，變作尷尬苦笑。

「咖啡不好嗎？太甜了？」凱蒂問道。

「不是，太好了！我很久沒有喝到這樣好的咖啡了。我還以爲『蘭香閣』煮咖啡的跑到妳們家來了呢！」

「你說對了，媽媽從前是由蘭香閣裏學來的，現在又教曉了我。史加先生眞會品嘗！」

話匣子於是從咖啡打開。凱蒂因而也沒有那樣矜持忸怩了，說話也就落落大方。

「叫我史加吧，我辦室的小廝，都叫我史加的。」

「史……加，學校的心理學講師說，選擇暴烈工作的人，那人本身也是暴烈的。我對這句話現在有點懷疑了。」凱蒂有感而說。

史加聽了首先稍怔，然後恍然回問道：「我倒認爲妳的教授說得對，只不過語氣太肯定了一點吧了。妳主修心理學嗎？」

「不，我修的是教育，但選修了變態心理學。將來還要修教育心理課程的。這幾天我曾請教過變態心理學教授，有關狙擊手的心態。他說他沒有從事過這項研究，他的觀感認爲狙擊手的心態會近似『偷窺者』，PEEPING TOM。你明白嗎？」凱蒂停了下來，看見史加點頭，續道：「教授認爲，他們的驅動力原則上相同。」

「什麼？驅動力？」

「就是童年深刻情景閃現的反應。」

「什麼深刻情景？」史加無知地問。

討論起學術問題來，凱蒂毫不羞澀地道：「比方偷偷地看見他的父母在做愛。」

「噢！」史加反而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教授說，每一個小孩都會偷視，而又假裝他不在偷視着。狙擊手的配備象徵，是來福鎗，通常必亦有望遠鏡瞄準器，他重覆童年所偷偷地做過的行動：觀望而不被發覺；所幹的亦不被捉到。」

「原來如此。」史加也讀過心理學，是犯罪心理學，偷窺者心態亦懂，所不懂的是如何將它與狙擊手心態聯繫起來。今天由凱蒂身上，使他破了很多項第一次紀錄。

「教授說狙擊手主要的是性攻擊性的行爲。童年深刻情景神經質地顯現於他的偷窺，而又恐怕被別人偷窺的心理上。行動是藏匿的、偷做的、私隱的，均是性的模擬，得到類似的滿足。狙擊手的殺人驅動力，對你破案有助嗎？」凱蒂希望她的心理學心得，對史加有所啓示。

「謝謝妳，很有幫助。」史加微笑點頭。續道：「最低限度我也可以利用他現在的心態，來設法反擊。」接着，史加將自己研究警方報告後的看法告訴凱蒂，並遺憾地說，他在她爸爸的書房中，找不到一點資料，證實五名死者曾有過關連。

因爲夜已深了，史加不想影響柳家休息，當凱蒂答應幫着他再找後，便起身告辭。凱蒂一直陪史加到電梯口，待史加入了電梯廂，才互道晚安。

有一點史加不知道的：凱蒂一直站在窗前，看着史加的保時捷，消失在夜色中，才轉身回房的。

* * *

第二天早晨，史加在他的清水灣寓所洋台上，吃着早餐，隨手拿起早報來看，大吃了一驚，幾乎把嘴裏的橙汁噴了出來，嗆得他連聲咳嗽，眼淚也溢了出來。

頭條新聞以紅色油墨印着標題：

「中年富商范子龍駕車失事。

經法醫證實卻爲飲彈身亡。

本報特快訊：富商范子龍，按每日習慣，駕駛名貴「平治」500跑車，前往鄉村俱樂部晚膳途中，突然失去控制，與迎面而來之貨車相撞，引致五車連環相撞。傷者達十五人，救傷車送院途中，富商已經死亡，後經法醫官證實，范子龍並非車禍致命，實爲被襲中彈即時身亡……

史加讀到這裏，身旁的電話響了起來。史加拿起無綫電話，說道：「我是史加。」

電話的另一方，傳來「四塊石」咆吼般的聲音：「史加，你看到今天的報紙了？這回你要救救我，快點採取行動吧。要不，我就要從十四樓跌下去了。」最後咆吼變成了哀鳴，大概室內的下屬走了出去。

「石總，我昨天下午，才收到你送來的資料。」

「我知道。史加，你向來的作風辦事敏捷，我只不過希望你能更快一些，我所受的壓力委實太大了。我已經在昨晚，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挑了各局最得力最能幹的，全力以赴，投入此案。並叮囑了他們配合你的行動，希望你能利用這小組，節省你這個『獨行俠』的寶貴時間，所以我打電話通知你。」

「專案小組負責人是誰？」

「你的老朋友，中區探員駱君明。」

「專案總部——」

「設在我辦公室隔壁。」石磊截斷史加的問題，續道：「內綫28。」

「好，我立即與老駱聯繫。」史加不等石磊答話，立即收了綫，另撥電話找老駱。

老駱立即接聽電話，更加將自己昨天的概念，告訴老駱，建議老駱分頭派人，立即與六名死者親友接觸，挖掘他們既往歷史，希望把死者間的關係，串連起來。

老駱隨即展開行動，他受的壓力比「四塊石」還大，因爲他是實際的執行者。

＊　＊　＊

史加回到辦公室時，已經是十點三十五分了。見到芳婷帶着詭秘的微笑，用手指了一指自己的獨立私人房間，便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看見其他兩名男助手，小強和牛郎，同樣臉帶這種詭笑，事情更證實了。史加心下忐忑，這也是第一次發生的感覺，有點猶豫，亦有點衝動，卻混和着甜絲絲的交織感。

史加打開自己私人辦公室房門，眞的看到凱蒂獨自坐在辦公桌前的客座上，翻閱着一本 Motor Car 雜誌，聽到門聲而轉過頭來，向史加嫣然一笑。

史加抱歉地道：「不知道妳來，要妳久等，眞對不起。」說罷，坐在自己的大班椅裏，微笑問道：「有新發現了？」

凱蒂高興的微笑地點點頭，從她的大提包中取出一個陳舊的文件夾，遞給史加。說道：「這是和媽媽今晨到銀行查閱爸爸的保管箱時找到的。」凱蒂故意不說內容，想看看史加驚喜時的樣子。

史加打開文件夾，看見已經變黃的紙張上，油印着的仿宋藍色字跡，下意識地蹙起雙眉，免强自己看下去，因爲它是凱蒂親自送來的，必定有特別原因，誰知才看了數行，他便突然站起來，俯視凱蒂，見她抿咀微笑，把原來要說多謝的話，吞回肚子裏，卻道：「對不起，我要打幾個電話。」

凱蒂沒有回答，頑皮地以右手姆指和食指扣成圓圈，向史加微笑地揚了一揚，表示OK。

史加第一個電話是打給老駱，叫他立即 Call 回所派出的工作人員，立即改變任務，到人事登記處、電話公司等可能查到人名及住址的地方，找尋下列五名人仕：

夏珍妮、女。

徐明華、男。

鄧民燦、男。

郭啓智、男。

胡淑嫻、女。

上述數名男女，年齡約介乎卅五至五十五之間，尋到任何一人，立即指派警員專職保護，警告他們不能再按平常習慣活動，否則生命有危險。

第二個電話打給「四塊石」，向他報告自己方面的新突破，並告他已向老駱的建議，行動已經展開。最後他亦向「四塊石」提議，無論找到那一名有關連者，警方必需設法將其請回警署，協助警方調查。詳細手上資料，隨即奉上。「四塊石」心頭大石放下了一塊，變成了「三塊石」了。

第三個電話是打內綫給小强，叫他入來取文件出去影印，一式兩份，一份自己歸檔，一份送給「四塊石」，原本送回這裏。

第四個電話是再打給老駱，問他已 Call 到他的手下沒有。聽到肯定問覆後，史加才吁了一口氣，向凱蒂聳肩攤手，苦笑道：「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刻板，有案在手時，忙得不得了；無事時，又閒得要命。因此，曾幾次想把這寫字樓結束，我也不是靠它才有飯吃。但都受到朋友勸止，理由是：不要妄顧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大衆。理由是這樣『堂皇』『偉大』，叫我難以取捨。」

小强這時入來，接過文件後又走了出去。

「幸虧你沒有結束營業，要不我們就救助無門了。」凱蒂的話的含蓄意義，她以爲只有自己才會知道。

「是的，幸虧沒有結束。」

史加這樣一說，室中兩人無緣無故地臉兒紅了起來，大家目光交接，突然產生一種相識已很久的知已感覺，眼睛也能傳送心聲。

＊　＊　＊

夏珍妮是一位過氣的電影配角，以前也稍有名氣，故在圈子裏一提，便很容易找到。

老駱通知了史加，叫他也列席協助聆供。史加準時到達老駱的接待室。

看見夏珍妮並不「老」，穿得花枝招展的，濃裝艷抹的，臉蛋甜甜的，很具成熟少婦風韻。總之，看來像是吸收了充分男性賀爾蒙後，女人所能發出的光輝，她都放射出來了。難怪「素女經」有採補養顏、青春常駐的說法。今天不知道刮甚麼風，一反常態地，接待室擠滿了熱衷的旁聽的人。

「夏小姐，很高興妳能抽空到來協助警方調查，我代表警方先向妳致謝。」老駱說了開場白。

「駱探長太客氣了，協助警方，是好市民應盡的義務。」聲音雖然似說台詞般嬌揉造作，但也頗悅耳動人。

「問話或會涉及夏小姐的過去私隱，才能對警方有所幫助。不過夏小姐可以放心，警方保証今天所談的，絕對保密。」老駱說罷，目光掃向旁聽者，心中不禁懷疑自己所說的，能不能達到？

史加蹙眉而起，走出接待室，轉入

「四塊石」房中。不久，便與「四塊石」一齊，又回到接待室。

「四塊石」劈頭高聲道：「上海××銀行總行被人持械行刦了，你們還在這裏風涼？」

十幾名「旁聽」委屈地起身走出，目光還不捨地落在夏珍妮毛衣的上截上，遮蓋不住的球狀裸露的酥胸上。史加感到室內的空氣清新了不少，老駱也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感謝地望了史加一眼。「四塊石」卻坐了下來，坐在夏珍妮正前方，位置是最好的。

「夏小姐，聽說妳在高中畢業晚會中，曾參演一齣叫做『遙遠的愛』的話劇，妳可以將其他演員的情況，介紹一下嗎？」老駱按啓了錄音機說道。

史加注意到當夏珍妮聽到「遙遠的愛」時，身軀微微一震，隨即平復。這次問話的諮詢程序，是經史加與老駱商量好的，先問其他人的消息，回頭再指向夏珍妮本人。

夏珍妮演技老練，先作佯想狀，好一會才道：「有過這樣一回事，我的演戲興趣也是因此而產生的。不過，事情隔了多年，其他參演者的印象已經很模糊了，我甚至連他們的姓名也不記得了。」倒是推得相當一乾二淨。

「我們在手有一張演出者的名單，並發覺十一名演員中，已經有六名被暗殺了。他們就是被最近轟動社會的狙擊手射殺的。夏小姐，我們懷疑凶手是針對着這十一名演員，換言之，妳的生命處於危險狀態中，希望妳極力追溯，救己亦救人。」

「眞的？救人？我沒興趣！」

「夏小姐感興趣的是什麼？」

夏珍妮稍作遲疑，道：「我認爲，我需要人身保護。」說着，目光不望老駱，也不望「四塊石」，卻望向史加，彷似已經向老駱提議，由這位漂亮的運動健將來保護。老駱微帶醋意地看了看史加，史加報以苦笑。

「四塊石」插言很快：「我們會派人保護妳的。」

「多謝。我一定要敏捷强壯，盡忠可靠的。」說着，忍不住向史加拋眼一笑。

「是的，盡忠可靠、敏捷强壯的。」「四塊石」答。

「事實上我的記憶力非常好，當明星嘛，記憶力不好怎能記得這麼多台詞？」夏珍妮驕傲地說。

老駱接道：「這是無可置疑的。夏小姐對『遙遠的愛』這話劇一定也記得很多？」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

衆人以爲已經找到解謎的鑰匙，聽到夏珍妮這樣回答，不禁愕然。

史加很快接着問道：「演員之間相處一定很融洽了。是嗎？夏小姐。」

夏珍妮聽到史加帶有磁性的聲音，好像着了催眠般答道：「是的。我們都是熱情的青年男女嘛，當然玩得很開心。尤其是演出後的狂歡慶祝晚會，我們玩到通宵達旦，大家醉得滾成一堆，開心得很。」

「和其他八名男同學滾成一堆？」史加問。

「想不到現在是太空時代了，還有像你這樣『食古不化』的男人。」夏珍妮幽怨地瞪史加一眼，續道：「當然啦，光是女孩子一起玩，那會這樣開心？不過，不是八位，而是五位。柳柏青、徐明華和郭啓智等三個假道學，怕媽咪打屁股，老早便溜了。胡淑嫻本來也鬧着走，被范子龍硬拉着，被他們灌酒。這樣的 Party，令人畢生難忘。」

「妳和其他兩名女同學，和五名男同學在 Party 中玩些什麼？」「四塊石」很感興趣的問。

「跳舞啦，飲酒啦，又跳舞啦。飲到醉了便擁抱在一起，接吻、愛撫。你知道啦，男和女在一起，除了這些，還有什麼更好玩的？」

「當然是有啦！」「四塊石」心裏說。

「Party 在那裏開的？」史加問。

「當然是范子龍爸爸的別墅啦！范子龍的父母經常出外遊玩，屋子又大，我們經常在那裏開 Party 的。睡在他媽媽軟軟的床上，舒服得很。」

「Party 後段，妳們都到房間裏玩嗎？」老駱問。

「調情嘛，電影都看得多啦，不是在床上、沙發上、地氈裏，難道在火堆上面？當然要找一個舒適的地方才好啦！」

「是的，地方舒適，享樂起來會更快樂。」史加說。

「你懂得其中妙趣了！」夏珍妮道：「我說你現在應該立即上床。」這種話連男人也難當衆說出來，到底是娛樂圈混久了的，比較開放。

史加知道再問下去則涉及褻狎，乃向老駱示意。

老駱會意，道：「夏小姐，很多謝妳提供很多寶貴綫索。今天到此爲止吧！」說罷起立送客。史加早就站起了，「四塊石」彷似意猶未盡，仍未站起。

「不要忘記派人作我保鏢。」夏珍妮在走出接待室時，秋波掃向史加提點地道。

「我們立即派人保護芳駕。」老駱說。

＊　＊　＊

經過探員的調查，很快便找到了另外未受狙擊的三名男子。徐明華是一位會計師，郭啓智是一位作家，替小報雜誌寫小說，鄧民燦當起音樂師，在娛樂界中混生活。初步調查結果，三人均參加過青年軍，曾在滇緬公路一帶參加過戰鬥，都有可能是一名狙擊能手。

警方認爲鄧民燦嫌疑較大，參加晚會的五名男學生，四個都死了，僅餘下他。故値得懷疑，於是便出手令，召他到專案組來「協助調查」。

老駱單刀直入地問道：「鄧先生，我們想知道你在高中畢業禮中，演了『遙遠的愛』後，在范子龍家的慶祝晚會所發生的詳細情形。希望你合作。」

鄧民燦身高有一公尺八十公分（五呎十一吋），瘦削、冷靜，年紀已經接近四十五了，不需戴上眼鏡，雙目精光四射，遊移不定。這時見他眼珠轉動地答道：「這是很久的事情了，參加晚會的人這樣多，我那裏記得這樣多？」看來是不想合作。

「很多人參加嗎？是那些人？」

「參加演出的演員啦、後台的燈光、服裝、道具、提詞、佈景……還有他們的男女朋友。」

「夏珍妮告訴我們，Party 狂歡而散。」

「是嗎？年輕嘛，什麼都可以當爲好玩的。」

「夏小姐說，並不是這樣普通的玩。」

「是嗎？例如——」

「例如大被同眠。」

鄧民燦的眼睛難得地驚愕地定住了，垂頭說道：「既然女人也不害羞說了，大男人還有什麼好怕？情況發展到後期，的確大家都脫得光光的大被同眠。當時大家都醉得迷迷糊糊，連與誰在做愛，做了多少次愛，都搞不清楚。總之，一切都是范子龍的主意，說他爸爸從西班牙帶回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可以百戰不撓，建議我們試試。我們等五人，連聽也沒聽過會有這樣的東西，當年對性事僅識得手淫自慰，女孩子剝了衫是什麼樣子的，那話兒是什麼樣子的，從沒看見過，只是幻想。聽到范子龍的設計，認爲有機會看到想看的，能嚐到想嚐試的，當然毫不考慮後果地答應了。便配合范子龍待人散得差不多後做手腳……」

老駱不想再聽下去，插言截斷鄧民燦道：「鄧先生，聽說你參加青年軍，曾在滇緬之役中打過仗，當時你的職位是什麼？」

「我被訓練成爲狙擊手，參戰後負責狙擊，殺了四十多名日本鬼子。我的眼睛尖，眼界好，因而得過獎章。」鄧民燦有點感到自豪，舉目想看看別人欽慕的神情時，卻看到別人驚疑的目光，心中突然一驚，冷了半截，立即說道：「不，不！不要把我與那名狙擊殺人犯混淆一起。我不是殺人犯，我是戰爭英雄。」聲音充滿驚恐而嘶啞。

當鄧民燦被當爲「疑犯」，被遞押至露台轉向樓梯時，兩邊攙扶着他的警員，突然發覺鄧民燦向後跳起掙扎，連忙用力把他緊握，卻見他已全身乏力下垂，後頸杯口大小的傷口血流如注。

* * *

警方一場歡喜一場空事小，難堪的是被狙擊手在頭上捋了一把虎鬚。報界由於警方尋不到胡淑嫻，在無綫電台及電視台都作過呼籲，希望胡淑嫻能立即與警方聯絡，故各報記者，都對專案小組的動態，非常注意，常有記者駐在警署。今天專案小組接見鄧民燦時，已引起密切注意，現在被接見者在警署亦能被狙擊手射殺，這還不是頭條新聞？很多報張還把標題，冷譏熱諷的，使到警方萬分狼狽，無法下台。

* * *

這時，最後出版的晚報也出版了，史加正拿着它在看，房門被敲響了，芳婷將一名偉岸的四十多歲男子帶入。向史加說道：「老闆，這位崔先生要見你。」

「崔先生，請坐。我就是史加，有什麼可以代勞？」史加微笑地伸出手，另一隻卻按在枱下電鈕上，讓芳婷也能聽到。姓崔的伸手與史加稍握一下，落座道：

「我姓崔名建忠，我太太姓胡，我兩人都是再婚的。最近本市發生狙擊案後，我發覺我太太忽然變得鬱鬱寡歡。當電台和電視台，呼籲胡淑嫻到警局協助調查後，更惶惶不能終日，半夜噩夢頻頻，一晚把我驚醒數次。因此，雖然她的名字叫胡安娜，但我懷疑她從前的名字叫胡淑嫻。既然事情未敢肯定，故我到這裏來，希望史先生能代我調查，並加保護。我曾到別的私家偵探社，他們卻向我推薦你，所以我就來了。史先生，我很愛我現在的太太，你一定要救她，救她脫離苦海，千萬要救她，救她……」

說到末了，有點歇斯底里的，似很熱誠，亦似驚懼，患得患失。

「崔先生，不要担心，這並不是大不了的事，也不是解決不了的嚴重問題。一般女人都愛大驚小怪，愛讀鬼故事偏偏又怕黑。崔太太大概被近日的報導嚇着了，本市也有很多這樣嚇唬得連街也不上的人。崔太太現在那裏？我們一起向她開導一下便沒事了，我現在正有空，我們現在就走，好嗎？」

「眞多謝你，史先生。我太太就像你說的，嚇得連門也不敢出，害得我連菜也要買回家，才能開飯。我們走吧！」崔建忠感激地差點連淚也流了出來。

史加按鈴將芳婷喚入，對她道：「我與崔先生到他家去，看他懷疑是胡淑嫻的太太。我不回來了，到下班時候，妳們鎖上門就走吧！」說罷，覺得背後有點癢，隨手搔了幾下背，隨即與崔建忠走了出去。

史加走後，芳婷緊張地走到小強身旁，說了幾句。小强立身拿起上衣，走了出去。接着，芳婷打了一個電話，吱吱喳喳的，只見她在說，不見她在聽。

* * *

崔建忠的住宅位處半島的高尚新村區，高高的大廈，密集在一起，並有公共設備，很清靜幽雅。崔家的面積並不很大，不到一百平方公尺，這大概人口不多的緣故吧。

崔太太是標準的憂鬱型，傷春悲秋式的感情化婦女。臉色蒼白，脂粉不施，給人一個嫻靜端莊的感覺，很惹人同情。當崔建忠彼此介紹時，崔太太的微笑，也帶着無限滄桑無奈，亦帶着年輕時美麗的影子。

客氣了幾句後，崔太太便蜷縮在沙發上，用手輕掃着，俯臥脚前的黑白斑紋長耳「確架・史邊奴」狗。

史加首先打開沉悶道：「很漂亮的確架，它一定很聽話和忠心，對嗎？崔太太。」

「是的。我丈夫怕我一人在家寂寞，特地買來送給我的。已經有兩年了。」崔太太大概喜歡人家欣賞她的寵物，精神立即振作起來。

「我太太簡直把它當作寶物，上街、吃飯、睡覺……都在一起，差點連丈夫也忘了。」崔先生也湊趣地說。

「有它在身旁，去什麼地方也不用怕了，對了，聽崔先生說，妳最近經常心驚膽跳，連街也不去，對嗎？有確架陪妳，有什麼好怕的，是嗎？確架是很忠心保護主人的狗，對了，它叫什麼名字？」

「仙蒂。」仙蒂立即轉頭望向它的主人。「它的確很忠心的。和它上街時，別人不小心碰了我一下，它立即就向那人作出凶相，亂吠。」崔太太微笑地輕拍仙蒂的頭。

「崔太太，崔先生非常關心妳，見妳這幾天有點心不在焉的，怕妳撞了邪，專誠把我這位史天師請來，看看屋裏有沒有妖氣。我看這裏一切都很正常嘛！」

「史先生眞風趣，談笑風生。我先生有點神經質，很小的事，往往把它誇張得大到不得了。我只不過有一點情緒低落吧了，看他緊張成這樣子。」

崔先生看自己太太和史加談得高興，自己也高興。這時門鐘響了，崔氏夫婦兩人都很驚詫，他們家自結婚以來從來沒有訪客。仙蒂在「汪汪」的吠個不停。

史加忙不迭地道：「一定是我的女同事，是我叫她來陪伴崔太太的。」說着，自己親自起身去開門。

門前走廊上，果然是阮芳婷，肩膊上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布囊，婷婷玉立地站着。史加引入芳婷，向崔太太介紹。崔先生在辦公室見過芳婷的，早已站起歡迎，目光卻奇怪地望着史加，奇怪史加怎能通知到芳婷，叫她來到這裏，自己沒告訴過史加，自己家在那裏。

大概從芳婷身上，看到自己年輕時的影子；或者是自己若是幸福的話，自己的女兒該有這麼大了。崔太太對芳婷有很強烈的好感，招呼芳婷坐在她身旁，話匣子立即就打開了。史加和崔先生都有被遺忘了的感覺。

史加告訴崔建忠，芳婷今天晚上開始，便會無時無刻的跟着崔太太身邊，並叫崔建忠放心，因爲別小看芳婷是弱質女流，即使十條八條大漢，休能叫她吃上一點虧，何況她又鎗法如神？

史加穩定了崔先生，隨即吩咐了芳婷幾句，就辭出崔家。

* * *

史加在崔家樓下，會合了老駱及他帶來的手下。小强和牛郎也混在其中。

史加和老駱商量了約半小時，兩人才作了決定，接着便向在場的人，一一安排了工作崗位。只見各人分散，每人手上都提着一個約七十公分長的沉沉帆布袋，向包圍着崔先生所住大廈四周的其他大廈走去。

* * *

當史加從上衣左襟袋中拉出一隻耳塞，放入左耳孔裏時，正趕上聽到下面的對話：

「妳緊咬牙根不飲便成了。」芳婷說。

「當時我是這樣，但范子龍、李貴、馬忠義和鄧民燦他們力大如牛，分別拉着我的手脚，黃美娟那出了名的狐狸，捏着我的牙關，我的口不張開也不成。就是這樣，黃美娟將那杯帶有腥味的酒，灌了入我口，並捏着我的鼻子，非要飲得乾乾淨淨不放手。」

「放了手，妳還不快走？」芳婷忘了這是談往事。

「誰說我沒走？但是我沒法將門拉開，門都被范子龍那殺千刀的鎖上了。那房又是在二樓，跳下去準會摔死。我東奔西跑，血液流動快了，大概藥也已起作用，全身像着火一般，熱得全身汗水淋漓。回頭一望，四個男人，赤身露體的，擁着裸裎的黃美娟和夏珍妮，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嘻嘻哈哈地玩得很開心，只有范子龍，臉帶邪笑地，目不轉睛地彷似在欣賞我所受的折磨。」

「心理變態，虐待狂！」

「奇怪的是，我的心雖然不想看床上的醜態，眼睛卻不聽使喚，瞪着眼看到黃美娟坐在床邊，兩腿分開，把鄧民燦的頭按在私處，不知在幹什麼。而夏珍妮四肢着地的，馬忠義在她股後一動一動的，自己的口又像吃冰棒般，捉住李貴的東西在舐。徐明華的雙手則從黃美娟身後伸出，搓弄黃美娟的兩乳。我那時越看心裏越迷糊，也越興奮，連范子龍走到身旁也不知道。」

「他要侵犯妳啦！」

「是的，但我當時四肢乏力，全無抵抗力，心裏覺得十分空虛，想要得到像在床上一般的藉慰。於是，范子龍追求我多年的心願如意以償了。當時我在一陣劇痛後便失去了知覺，隱約間覺得有很多次，有人壓在我身上。」

耳塞中傳來飲泣聲音。

「唉，後來怎樣？」

「後來？後來我發覺不妥，經常有惡臭液體流出，於是便去找家庭醫生華醫生，初期他認爲是子宮頸刺激過度，擦傷發炎。後經驗血證實是淋病，而且進入慢性階段，並帶有女性器官內部結痂。我將當晚不幸事告訴了華醫生，他提議要動手術，我反對，因爲要施手術，媽媽便知道了。華醫生鑑於病情的嚴重性，對媽媽說我要割盲腸，而實際我要進行切除子宮。誰將這病傳給我，我沒法肯定，最有可能的是范子龍，他是出名的花花公子，常在外拈花惹草。現在我心中舒服得多了，因爲曾經向我施暴的，都死了，上天總算有眼，將毀了我一生的，一一施與懲罰。現在的丈夫這樣愛我，總算得到幸福了。」

「妳的第一任丈夫現在怎樣？」

「他死了，他是一個好人，卻死了。他過世了五年，我才和崔先生結婚的。好了，告訴了妳我的不幸，好像妳也替我分擔了些鬱氣似的，心情輕鬆了很多。我們帶仙蒂出去散步吧，它被我關在屋裏很多天了，應該也讓它與我們一齊，到外邊吸新鮮空氣。」

先是一片沉寂，然後傳來狗高興時的咿吆聲。

「建忠，我和阮小姐帶了仙蒂出去散步啦！」

「好，妳們去吧！」

傳來一陣關門聲。

老駱見史加打出手勢，立即拿起對講機，吩咐各單位嚴密注意。

天又開始落着黃梅雨，在街燈相映下，彷似罩上淡淡的薄霧，視綫有點模糊。崔太太和芳婷，拉着仙蒂在細雨中慢慢地走着，雨點灑在臉上，像將心中的怨氣，一絲一絲地瀨去。

突然，仙蒂忽生怵惕，發力將崔太太往前側拉，崔太太也同時痛叫出聲，芳婷發現崔太太右肩上，血流染紅了衣袖。芳

婷連忙叫道：「崔太受傷了。」

史加從暗處，幾個箭步，來到她們身旁，立即設法止血。史加看見子彈僅把肩膊一塊皮血帶去，未傷及筋骨，立即將崔太太抱起，躲入暗蔽之處，以防再受襲擊。

老駱從史加的手勢看出，崔太太已經出事，立即發出命令堅守崗位，並注意各天台的任何活動。自己卻邊說邊走，跳上一架在街角停泊的私家車，駕駛至事發現場。

＊ ＊ ＊

史加等是按照崔太太自己的意思，送至華醫生家中，因爲離現場很近。經過華醫生一番忙碌後，崔太太的傷口，總算止了血，消了毒。華醫生建議要入院留醫，以便將傷口縫合。芳婷和老駱二人，把崔太太轉送去醫院。史加留了下來要與華醫生交談。

「華醫生，崔建忠先生知道他的太太曾施切除子宮的手術嗎？」史加問。

六十多歲的華醫生，奇怪地看了看這年輕人，道：「本來不知的，去年他來檢驗身體，要我查是不是他的精子有問題，致令他的太太不能成孕。我告訴了他，崔太太既往的不幸。」

「那麼，崔先生知道胡安娜就是胡淑嫻了？」

「當然啦！自他們結婚那天起，便知道了。」

＊ ＊ ＊

崔建忠第二天早上九時，就被「請」到專案組「協助調查」了。起初，他企圖否認一切。當阮芳婷手提着一只像放樂器拉號的長形黑色皮箱走入來時，他怔住了。

當一個人處於失望多於希望的環境時，不能不向現實屈服。失去常性的人，通常都有理解力，只不過他把理性，運用在虛假的或錯誤的原則上。

當芳婷將皮箱打開後，裏面放着一根拆散了的「溫撤斯特」70型來福鎗，和一盒「雷明登」點三〇八銅殼六稜子彈，及一枚紅銅自製的消音管子。芳婷道：「經彈道專家證實，此鎗發出的彈頭，完全與狙擊行凶者所射的，現場覓得的彈頭，完全符合。報告即將送到。」

「崔先生，你的射擊技術在那裏學來的？」

崔建忠嘆了一聲，道：「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被徵入伍，在海軍陸戰隊訓練時學的。」

「這枝溫撤斯特70，如何得來的？」

「託人在去年由美國帶來的。」

「是由『××』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林瑪莉帶入的吧？」史加說。

崔建忠看了史加一眼，心中奇怪這年輕人怎會這樣神出鬼沒，什麼都知？後悔自己聰明反被聰明誤，偏找上了這名尅星，把自己的安排粉碎了。隨即點點頭默認。

「爲什麼你要殺人呢？」老駱問。

「我從華醫生處，知道不能生育的原因，我對那批向安娜施暴，破壞我的生兒育女的演員，都恨之入骨，就是不知他們現在的下落。一年前，我要找一樣東西，在衣櫥中發現一個陳舊的紙盒，好奇的打開來，發現放着安娜中學畢業時的東西，其中有『遙遠的愛』劇本，及一張印發給觀衆看的『本事』和附印的演員表。於是，我花了一年時間，將他們找到，原意並不是想殺死他們，只想看看他們遭到天譴的樣子。誰知他們並沒有全部受到應得的報應，有的還生活得非常幸福，兒女成行。是的兒女成行，我和安娜卻永遠沒有機會生兒育女，天還有眼嗎？殺機因此而起，便全力安排狙擊計劃。」

「有些人並沒有參加强暴的，也要殺？」

「我又沒有直接問安娜，那知誰曾參與？總之，我認爲演出者共有十一人，除了安娜，其他十人，個個都該殺，不是演這齣戲，安娜怎會有這個不幸的遭遇？我按出場序來殺的，作者柳柏青，當然應首先殺啦！」

「爲什麼你又想連胡安娜也殺？」

「我不知道，安娜是受害者，我愛她，我要爲她報仇，我要爲我自己雪恨，我爲什麼不能有兒女，安娜沒法再能爲我生兒女，當警方要提訊鄧民燦時，我知道『遙遠的愛』被揭發了。我曾調查、觀察很久，十一名演員，自畢業後，就再沒有往來，人總是不會將自己的私隱披露的，警方不掌握到什麼有力證據或綫索，也不能迫他們說出來，我恐怕警方知道我下次要殺的人將會是誰，有了防備便很難下手了，於是守在警署前，先將鄧民燦殺了。後來想到，殺了十人，只餘安娜，警方便全力尋找安娜，安娜精神崩潰，那就連我也暴露了，安娜已經給我帶來斷後的不幸，我不希望她再帶來更大的不幸，這才生起殺她之心，並安排僱請私家偵探保護，使自己變成受害者的局面，將自己的嫌疑減低，然後乘機殺死安娜，反正我已經替她報了仇，還要繼續爲她報仇，她也可以瞑目了。」

＊ ＊ ＊

林瑪莉被捕了，理由是協助行凶。

夏珍妮接到「四塊石」親自打來的電話，告訴她凶手落網了，保鏢也就要撤走了。夏珍妮多謝他的安排，並告訴他那保鏢的確很健碩盡忠。

史加對這次迅速破案的感受非常複雜，自己也說不出來。物質收穫沒有，精神收穫將是畢生難忘。

由於本地沒有死刑，崔建忠的判罪僅是終身監禁。

史加雖然在這件案中，沒有機會大顯身手，柳家的俊文和俊傑對他卻欽佩。他們認爲：君子動口不動手，小人才動手動拳頭。

史加總算有機會試聽柳柏青留下的那套巨型極品 Hi Fi了，史加和凱蒂二人，正在欣賞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命運」。史加內心不禁這樣想道：「不知是貝多芬的音樂令我陶醉呢？還是身旁的凱蒂？」

（全文完）

一月完新派武俠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魔與俠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魯東雙雄的鬼槍李伯祺據說被仇家暗算，神刀黃英傑怕鬼槍李的女兒李青青被仇家尋仇滅口，故委托武林豪客分地段護送北上，以策安全，首先是由赫赫有名的鏢局鏢頭韓劍護送，來到一處店棧，交給威遠鏢局副鏢頭趙小寶接力護送，到一處古墳，遇到黑道潛龍帮主霍文山率領帮衆盜竊古墳，趙小寶怕護送有失，不敢躭擱，霍文山雖是黑道人物，只是盜墳取寶，不作搶刼勾當，故他們很順利走過。前面又另有兩個人等候接班護送，趙小寶願意一力護送到目的地，這次遇到肥、瘦雙魔糾纏，雖有一個不知名的人解救，仍未擺脫魔掌……

搶擄遺孤 各懷心事

趙小寶嘆了一聲，而李青青在叫了一聲之後，淚水已如同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她陡地站了起來，抓住了趙小寶的手，搖着道：「趙大哥，你告訴我，你將事情眞相告訴我！」

趙小寶苦笑着，道：「事情眞相，確是如此，青青姑娘，黃老英雄傳書命各人保護你上路，本來是絕不准任何人對你提起的！」

趙小寶被李青青握住了手，只覺得心頭突突亂跳，幾乎連刹那間，他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但是，他總算將事情說得十分明白了。

李青青鬆開了手，道：「趙大哥，我不再北上，我要回去，我爹死了，爲什麼我不能回去？」

李青青一面說，一面便向門外走去，趙小寶急叫道：「青青姑娘，要你北上，雖然是黃老英雄的安排，但却是令尊的遺言！」

李青青陡地在門前站定，她的身形，看來十分僵硬，她轉過了身來，道：「爲……爲什麼？」

趙小寶道：「那我也不知道，青青姑娘，你這時如果趕回去，一定更難明眞相，據我所知，黃老英雄一面命各路高手，送你北上，他自己已先一步兼程，趕到關外，你一出關，他便會與你相會，到時你再問他，或者，事情可以水落石出！」

李青青又哭了起來，趙小寶忙向前走去，李青青向前撲來，伏在趙小寶的肩上，哭得十分傷心，趙小寶的肩頭上，轉眼之間，就濕了一大片。

李青青哭着，抬起頭來，長長的睫毛上，淚珠兒仍是一顆一顆地流了下來，她抽咽着，道：「趙大哥，你，你是要我繼續北上？」

趙小寶此時，被李青青伏着，眞是意亂情迷，心頭跳得如同打鼓一樣，喉乾舌燥，一句說話，也講不出來，只是點了點頭。

李青青向後退了一退，趙小寶才鬆了

一口氣，道：「青青姑娘，令尊是自覺有負於人，才自殺而死的！那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李青青道：「那和我必需到關外去，有什麽相干？」

趙小寶道：「我也不知道，自然要等到了關外，見了黃老英雄，才知分曉。」

李青青道：「那我們怎還不走，在此留着躭擱時間則甚？趙大哥，我們連夜走吧！」

趙小寶這時，別說李青青只是叫他連夜趕路，就算叫他赴油鍋，上刀山，他也一樣答應。是以他立時道：「好，我們連夜趕路。」

他來到了李青青的身邊，李青青漸漸止住了哭聲，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他們二人，出了店房，到了店堂上，趙小寶在枱上，放了一錠銀子，吩咐店小二將他們的馬車套好，拉到門口去，他們就在客店門口等着。

這時，店堂之中很熱鬧，李青青站在趙小寶的身邊，低着頭，還在偷偷垂淚，他們兩人這種情形，自然十分碍眼，是以不少人都不覺向他們望上幾眼。然而，看到趙小寶那種橫眉怒目的樣子，却也沒有什麽人敢多事。趙小寶站在門口，只覺得在店堂的一角中，有人一直在盯着他們，趙小寶轉過去看時，只見潛龍帮帮主霍文山，一個人坐着，正望着他們。

趙小寶的臉色，立時現出厭惡的神色來，立時轉回頭去，喉頭不由自主，發出了「哼」地一聲。

李青青抬起了頭，那時，店小二已經將馬車，拉到了店門前。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一起走出去，李青青進了車廂，趙小寶上了車座，揮鞭吆喝，車子迅速馳遠了。

霍文山的視綫，一直望着客店外的街道，直到趙小寶趕的車，駛得看不見了，他才站了起來，慢慢向外走去。

車廂之中，一片漆黑，直到車已出了鎮，李青青才嘆了一聲，取出了火摺子來，晃了一晃，火摺子火光一閃，她點着了一盞油燈。

就在那盞油燈被點着之際，李青青就是一呆，在油燈之旁，只有尺許處，車廂之上，插着一柄尺許來長的鋼梭。那鋼梭，李青青看來，自然熟悉得很。而且在鋼梭的尾部，還繫着一幅紅綢，綢上有字寫着。

李青青在一面拉起那紅綢來，一面就想開口叫趙小寶，但是在剎那之間，她張大了口，却發不出聲來，因爲那紅綢上寫着：「趙小寶靠不住，到了前站，請由魚莊主保護，切記！」

那幾個字寫得仍然十分潦草，和上次紅綢上警告他們，二魔已到的字跡一樣。

車身顛簸着，車行極快。李青青在車廂中，幾乎坐立不穩，她望着那幅紅綢在發呆。

在她知道了她父親已然自戕之後，她的心中，已經够煩的了，但這時，亂上加亂，使她簡直不知該想些什麽才好！趙小寶靠不住，趙小寶怎麽會靠不住呢？

這幾天來，李青青已知道趙小寶對自已，可能有些異樣，但是有一點，却是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趙小寶肯爲了她做任何事，那麽，趙小寶靠不住，却又是什麽意思？李青青不知道這鋼梭示警的是什麽人，然而那人却曾兩次解了他們的圍。

李青青的心中，亂到了極點，她呆了好一會，才將那柄鋼梭，自車廂的壁上，拔了下來，扯下了那幅紅綢，將之撕成了碎片，團成了一團，自車廂後面的窗口，拋了出去。她雖然拋了那幅紅綢，但是她心中仍然翻來覆去。正想着那句話：趙小寶靠不住！

自從那天，她打獵回家，神刀黃英傑半途攔住她，不讓她回家，硬要她北上，這一切事情，全是不可思議的，無從解釋的。

但是，最難以解釋的，就是這句話了，趙小寶怎會靠不住呢？他是那麽戇直豪爽的一個人，雖然他動作粗魯，固執己見，但決不是靠不住的人！

李青青坐了下來，怔怔地想着，好一會，仍然想不出所以來，她又悄悄地撐開車廂的窗子，向外看看，她可以看到趙小寶的背影。

在黑暗中看來，趙小寶的背闊肩厚，他正微微向前彎着身，不斷地揮着鞭子，不斷地在吆喝着。

李青青退了回來。又低嘆了一聲。如果像趙小寶那樣的人，也信不過的話，那麽簡直沒有人可以相信了，可是那幅紅綢上，却又寫得明明白白，趙小寶靠不住！

李青青一直在想着，最後，她有了決定，魚莊主是河北第一大俠，也是自己父親的好友，自己見了魚莊主之後，至少可以向魚莊主問問清楚，到時再作決定，也還不算太遲！

李青青有了決定，心中漸漸平靜了下來，她靠在車壁上。車子仍然顛簸得很厲害。李青青漸漸睡着了。

她是在車子突然停止時，驚醒過來的。當她醒過來時，只聽得趙少寶在大聲叫道：「我說不必去見魚莊主，就是不必再去了！」

另外有人道：「閣下所言何意，青青姑娘可在此車中麽？」

李青青連忙推開了車門，外面，天色已然微明，車邊已泛起一絲絲的紅霞，車停在岔路口，有四五個壯漢，騎着馬，攔住了去路。

趙小寶仍在車座上滿面怒容道：「自然在！」

李青青下了車，向前走去道：「列位是魚家莊中的？」

那幾個壯漢連忙說道：「是，這位是青青姑娘吧！魚莊主在莊中相候，請即前往。」

趙小寶一聲厲吼道：「我說過，不必去了！」

李青青皺了皺眉，道：「趙大哥，魚莊主是我的爹好友，我想去看看他！」

趙小寶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

趙小寶道：「我們不是要從速趕路的麽？」

如果不是在車廂，李青青又發現了鋼梭示警，她也一定不願到魚家莊去多躭擱時間，而寧願快馬加鞭，趕到關外去，和黃老英雄見了面，弄明白這謎一樣的懸案

的。可是在看了那鋼梭上的示警字句之後，李青青雖然想不通那有什麽道理，但總覺心中十分不安，她明知道趙小寶處處護着自己，但是心中那種不妥的感覺，却也越來越甚。

是以，這時魚莊主派了人來，李青青便立時想到，趙小寶如果眞的「不是好人」，自己單獨和他在一起，自然危險得多，有魚莊主在，只怕趙小寶也沒有什麽花樣好出了。然而，李青青在心中所想的這一切，却又無法對趙小寶說明白的。

所以，當趙小寶瞪起眼來那樣一閃之際，李青青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而趙小寶則已呼喝着，說道：「快上車！」

他對着李青青呼喝了一聲，又向那四個漢子揮手道：「讓開讓開！告訴魚莊主，我趙小寶自會護着青青姑娘北上，不勞他費心了！」

那四個漢子神色猶豫，還不肯就此退去。趙小寶的神色已然怒甚，就在這時，李青青道：「趙大哥，也不爭在這一兩個時辰的躭擱，我在魚家莊經過，不去看看魚莊主，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趙小寶一聽得李青青那樣講，陡地轉過了身來，望定了李青青，像是他不明白李青青說什麽一樣。那時，他的心中，實在是十分惱怒，他一心一意，爲了李青青着想。可是，李青青却在推三推四，像是不信任他一樣。趙小寶是直性人，竟氣得臉色發青，說不出話來。

李青青也看出他的臉色大是不善。但是她却是裝着未會看到，轉過頭去，道：「你們可有坐騎麽？我和趙大哥要騎馬去的！」

趙小寶在一旁，見李青青執意要到魚家莊去，心中雖怒，却也無法可施，只得嘆了一聲，重重地頓了頓足，那四個漢子道：「青青姑娘請上馬。」

他們一起躍下馬來，將馬帶到了李青青的身邊，李青青翻身上了一匹馬，趙小寶却趕了過來一手拉住了馬韁，道：「青青，我們兩人共騎，以防有什麽意外。」

李青青聽得趙小寶這樣講法，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她知道趙小寶是在表示對自已的特別關心，但是無論如何，那却是令她難堪之極的。

李青青的心中，一直十分感激趙小寶，然而她也曾對趙小寶發過脾氣，告訴過趙小寶，她是一個有自已主意的人，而不是一件由得他搬來搬去，刻意保護的物件一樣。

可惜的是，李青青這時看出，趙小寶根本不明白這一點。在那樣的情形下，李青青就算明知趙小寶沒有惡意，也不得不令他傷心一次了，她皺着眉，冷冷地道：「不是還有馬麽？我看不必了！」

她那句話，說得很輕描淡寫，在旁人聽來，也全然不覺得如何嚴重，可是一聽入趙小寶的耳中，却全身一震，拉住了韁，也不由自主，鬆了開來。剎那之間，面色青白，而他面上的一條疤，却又漲得發紅，看來變得異常可怖。

李青青早打定了主意，她知道自已的話一說完，趙小寶必然大受震動，可以趁機奪回韁繩，却不料趙小寶竟震動得自已鬆了手，李青青一掌拍在馬頸上，馬兒撒開四蹄，已向前疾馳而出！

一看到李青青馳了出去，趙小寶大是着急，大叫了一聲，道：「青青！」

他一面叫，一面探向另一匹馬，伸手，便將馬旁的一個漢子推開，飛身上馬，在馬腹上亂踢，那馬匹吃痛，向前狂跳，馳了出去。

魚家莊出來迎接李青青的那四個漢子，看看情形不對，連忙有兩人上馬，也追了上去，另外兩個人，站在路上，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四匹馬，在直路上向前馳着，本來，趙小寶要追上李青青，也不是什麽難事。可是他却太性急了，不斷地踢打着胯下的馬匹，弄得那馬兒連連急嘶。不時人立起來，反倒慢了許多，被魚家莊的兩個漢子，趕向前去，和李青青並轡而馳，他反倒落了後。

好在那條直通魚家莊的大路，不過五七里路程，轉眼之間，便看到了魚家莊氣象宏偉的大門，在大門之前，是一塊老大的漢白玉，足有一丈來高，成天然的山峯形狀，在上面刻着「龍門」二字，塗上了硃砂，白底紅字，看來更是奪目。

門前，一字排開，有十六名壯漢，全是一色的青色勁裝，腹際跨着利刀，李青青等人一馳到，那十六個壯漢，一齊閃開，讓他們馳進莊去。趙小寶和李青青他們三人，只不過隔三四丈，然而，當趙小寶馳到大門時，那十六個壯漢，却又橫列在門前，阻住了去路，趙小寶不禁大怒，厲聲道：「讓開！」趙小寶一路之上，追不上李青青，心中本來已惱怒不堪，再加此際，忽然又被人阻住了去路。眞如火上加油，心中怒極，那一下厲喝也極其驚人。

可是儘管他聲如霹靂，那十六個大漢，仍然一字排開，像是根本沒有聽到趙小寶的呼喝一樣，一點也沒有讓路的意思。

趙小寶眼看李青青已馳進莊去，莊中林木深深，連她去了何處，也看不見了，心中更是焦急。見那十六人不肯讓路，他飛身下馬，手背略振，「錚」地一聲，刀已半拔出鞘末，道：「你們讓不讓開？」

那十六名大漢，仍然如同泥塑木雕也似，一動也不動地站着，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

趙小寶究竟是江湖上闖蕩了多時的人物，立時，他突然之間，只感覺到事情有說不出來的詫異！

當他一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心中的怒意，也頓時消了一大半。可是，他只感到事情不對頭。至於究竟是什麽地方有了毛病，他却說不出來。

因爲看來，一切全是正常的，魚莊主是李青青父親的好友，本來，到了魚家莊之後，確然應該由魚莊主接手，送李青青北上。

而此處，也的的確確，是名聞江湖的魚家莊的大門口，這一切，全是沒有問題的了。

然而，趙小寶的確感到了事情的詭異莫名，雖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仍不免感到了一股寒意。他刀半出鞘，又喝道：「讓開，給我進去！」

隨着那一聲斷喝，只見大門口的一個門樓中，轉出一個中年人來，那中年人神定氣閑，滿面笑容，隨着那一排壯漢，道：「閣下何人？」

趙小寶聽得對方那樣問自己，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他忙道：「我是和青青姑娘一起來的！」

那中年人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神情來，像是他根本不明白趙小寶是在說些什麽，趙小寶一看到他那種神情，心中又是一涼，果然，那個中年人立時道：「什麽青青姑娘？閣下莫非找錯地方了？」趙小寶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大喝道：「讓我進去見魚莊主。」

那中年人却好整以暇，悠悠然道：「閣下高姓大名？」

趙小寶急得幾乎暴跳如雷，他强抑着怒意，報了姓名，那中年人道：「閣下稍待！」

趙小寶急道：「不行，我得和你一起進去！」

那中年人轉過身來，面色一沉，道：「趙朋友，這裏是魚家莊，豈容你在此撒野！」

趙小寶急得額上的汗，一顆一顆地滴了出來，這時，他倒不是憤怒，而只是驚慌地焦急了，他知道事情巳經有了非常的變故，然而，究竟是什麽變故，他却一點也說不上來，他張大了口，喘着氣，道：「我……我知道這裏是魚家莊，青青姑娘才和二位朋友馳了進去，唉，你帶我去見魚莊主，就明白了。」

那中年人笑了笑，面色緩和了許多，道：「朋友，我想你一定弄錯了，我一直就在大門口，那裏有什麽青青姑娘跑了進去？」

那中年人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過了門口的那一排壯漢，又回過頭來，問那幾個壯漢，道：「你們可看到有什麽青青姑娘跑了進去。」

那幾個人一起搖頭道：「沒有！」

到了這一地步，趙小寶實在忍無可忍，他手背一振，錚地一聲响，刀巳出鞘，厲聲道：「你少在此胡謅，速帶我去見魚莊主。」

那人的面色又一沉道：「怎麽，想動手麽？」

趙小寶大喝一聲，一刀向前劈出！

在名馳江湖的魚家莊大門前，如果不是突然之間，有了那樣突如其來的變化，趙小寶又不是不知魚家莊厲害的人，他是萬萬不會出手的。

可是這時，他明明是在岔路口遇到了魚家莊的四個人，他和兩個魚家莊的人一起到這裏，眼看着李青青和那兩人直跑進魚家莊去了，那人却一口否認有這種事，若非親歷，簡直無法相信。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他驚怒交集，實是沒有辦法不出手了！他那一刀劈出，目的只在將那人逼開，可以搶進莊內。

當趙小寶發出那一刀之際，那人的手中，還是空的，可是，趙小寶一刀才「嗖」地一聲發出，那人手腕一翻，手中巳多了一柄雪亮的七首。

那柄七首一出，向外一揮，「錚」地一聲，便巳將趙小寶的長刀，擋了開去，而趙小寶在一刀刺出之際，人巳向前衝去，及至他的長刀擋開，身子和那人巳然十分接近，而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險，尤其是近身搏擊，七首是佔了便宜。

趙小寶一擊不中，巳經覺出不妙，立時後退，可是那人的七首，巳疾削到了他的胸前。

趙小寶身子才一退開，「嗤」地一聲响，他胸前的衣服，巳被對方的七首，削出了一道口子，趙小寶又驚又怒，那人却巳然喝道：「魚家莊前，豈容你撒野，還不快讓，再要瞎纏下去，自討沒趣。」

趙小寶如何肯走，他明明看出對方的武功甚高，自己未必是對方的敵手，可是他虎吼一聲，還是立時挺刀，衝了出去。

這一次，他的去勢更凌厲，剎那之間，只見刀光閃動，連發三刀，可是隨着他那三刀齊發，對方也是身形展動，七首揮動間，將他的三刀，全擋了開去，而且，在趙小寶三刀一過，刀勢略收之際，七首向前一送，「撲」地一聲，巳刺進了趙小寶的右肩。

趙小寶右肩一陣劇痛，右臂也不由自主，垂了下來，五指一鬆，「噹」地一聲，他那柄長刀，巳然落到了地上，而那人立時踏前了一步，伸脚踏住了趙小寶的長刀，趙小寶後退了兩步，面色鐵青。

趙小寶失了刀，受了傷，自然無法再打下去了，可是，他却又絕不能退，李青青巳進了魚家莊，而魚家莊中的人，神態又那麽曖昧，他怎能後退。

他急速地喘着氣，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看他的樣子，實是準備拚命了。

那人將他那柄七首在手中轉動着，冷冷地道：「怎麽，還不走？」

他一面說着，一面用脚用力向下一踏，「拍」地一聲，趙小寶的那柄刀，巳被他踏得斷成了兩截，趙小寶肩頭鮮血涔涔，大叫一聲，雙拳揚起，立時向前攻了過去，可是這一次，來得更慘，他身形才一晃，對方也巳發動，「刷刷」兩聲過後，七首在趙寶小的小臂之上，又削開了兩道極深的口子。

如果不是趙小寶退得快，只怕他雙臂一起要斷在對方七首之下，而這時，饒他退得快，那人抬腿一脚，還是踢在他的小腹之上，踢得他「砰」地一聲，跌倒在地，趙小寶心中驚怒之極，一倒在地，便厲聲吼叫了起來，那人握着七首，巳向前大踏步走了過來，也就在此際，只見莊內，一個人背負雙手，走了出來。

那人一走出來，所有的人，立時齊聲叫道：「魚莊主！」

自莊中走出來的人，雖然是五短身材，但是却神態莊嚴，一望而知，是一個一流高手，趙小寶也認得他，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如龍，魚如龍一出來，趙小寶忙掙扎着，站了起來。

這時，趙小寶的上半身，幾乎全是鮮血，樣子十分可怕，他站起之後，還未曾開口，就聽得魚莊主問道：「什麽事？」

那知趙小寶動手，使七首的中年人說道：「有人在莊前生事！硬要闖進莊來，是他先拔刀，我被逼還手！各人俱皆瞧見的。」

魚莊主的面色，十分嚴肅，立時向站在門口的十餘個壯漢看去，那十餘個壯漢，立時異口同聲道：「彭副總管說得不錯，是來人先動手。」

魚莊主「嗯」地一聲，道：「我還得查清楚了，若是我們的人先動手，定然嚴懲！」

他一面說着，一面巳抬頭向趙小寶望了過來，趙小寶早就聞得魚莊主的爲人，十分嚴正，此際看他出來，講那幾句話，在在都是道理，心中也不禁十分佩服，他一見到魚如龍向他望去，忙道：「魚莊主，在下趙小寶。」

魚莊主揚了揚眉，道：「趙朋友，何事與敝莊過不去？」

趙小寶聽得魚如龍這樣問自己，心頭又不禁陡地生出了一股寒意來！

他以爲自己只要一報出姓名，那麽，李青青既然巳到了魚家莊，自然會對魚莊主說出，她是什麽人護送前來的，只要李青青沒有事，那麽，他雖然受了些外傷，也不碍事，調養幾日，就可以痊癒了。

可是，如今他報出了姓名，魚莊主却這樣同答他，那分明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麽人了！」

趙小寶一急，那樣子就更難看了，他踏前一步，道：「李青青姑娘未曾提起我麽？」

魚莊主像是呆了一呆，道：「青青姑娘，可是鬼槍李伯祺的女兒，她巳經到了麽，照黃老英雄的安排，要三天以後，她才到達！」

趙小寶幾乎是直着喉嚨，叫了出來的，他道：「她巳到了，剛才，她就是跟着魚家莊的兩個人，走進這道大門去的。」

魚如龍驚訝地揚起了眉，那使七首的人走了過來，道：「莊主，他剛才也是那麽說，小可力斥其非，他就出刀想傷人，眞是蠻不講理！」

魚莊主一面聽着，一面瞪視着趙小寶，在他的雙眼之中，漸漸現出一種逼人的光采來，只聽得他冷冷地道：「閣下若想就此混進魚家莊來，那可大錯特錯了！」

趙小寶一聽得魚如龍這樣同答自己，他實是險險乎昏了過去！

李青青和那兩個大漢馳進魚家莊去，是他親眼看到的，非但親眼看到，而且還是他一路追了上來的，魚家莊的底下人，不知道這件事，還有話可說，可能是這件事十分秘密，魚莊主未有通知手下的人，但是，魚莊主自己那麽說，那就嚴重之極了。」

趙小寶不由自主，喘起氣來，道：「魚莊主，李姑娘確然進貴莊去了！」

魚如龍的面色一沉，道：「你別要胡言亂語了，你以爲這容易佔魚家莊的便宜麽？」

趙小寶是一個十分急躁之人，而且事實上，他所要分辯的話，也完全說完了，再說，也還是那兩句，而且那兩句話，他巳經說了不知多少遍。

這時，他明知站在自己面前，是鼎鼎大名的魚莊主，他也按捺不住，一聲吼叫，道：「不行，讓我追去找李姑娘，你們在攪什麽鬼？」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就衝，可是他才衝出一步，魚莊主一轉身，手臂一橫，便巳阻住了他的去路，趙小寶一見魚莊主橫臂阻路，伸手便推。

可是魚莊主雖然只是伸出一臂，阻住了他的去路，那隻手臂，却堅硬得像是一條鐵欄一樣，趙小寶伸手推去，竟是紋風不動！

趙小寶一隻手推不動，連忙左手可也加了上去，可是他兩隻手一起推，却只有更糟，只聽得魚莊主一聲冷笑，手背微微向外一揮，他手背向外揮動，不會超過寸許，而趙小寶却是覺得一股大力反震而出，那股大力，直撞到了他的胸前，令得他胸口一陣發痛，人巳向後，如同斷綫風箏也似跌了出去。

他身在半空，仍是胸口陣陣發痛，不由自主，「哇」地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緊接着，「叭」地一聲，跌在地上，只是伏在地上喘氣，連翻轉身子來的力也沒有！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迅速跑到，有人叫道：「魚莊主手下留情。」

趙小寶伏在地上，很想抬頭看看來的究竟是什麽人，但是他全身軟成一團，一點力道也沒有，只聽得那人下馬，奔向前去，向魚莊主道：「魚莊主，唉，這是從何說起，我這位朋友，有點失心瘋，時不時會胡言亂語，得罪了魚莊主，莫怪，莫怪！」魚莊主則道：「哼，這人欺人太甚，若不是我不願隨便傷人，他就不能活着離去。」

那人連連向魚莊主賠着不是，趙小寶又覺得那人，來到了自己的身邊，將自己扶了起來。

直到趙小寶被那人扶了起來，他仍然不知道那人是什麽人，他只聽得那人在他耳際低聲道：「什麽也別說，先離開了這裏再說。」

趙小寶剛才，被魚莊主以內家眞力震出，傷得甚重，再加上他在這之前，受了幾處外傷，流血甚多，這時被人扶了起來，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金星直冒，但是他還是勉力同頭，向旁看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看清楚了扶住他的那個是什麽人，眞是又驚又怒！

原來扶住他的，不是別人，竟就是他在途中，數經相遇，被他極度看不起的潛龍帮帮主霍文山！

雖然趙小寶這時候，極其需要別人的帮助，但是他却是一個性格極其倔強的人，霍文山雖然是一帮之主，但是潛龍帮幹的是盜挖墳墓的勾當，趙小寶的心中，對霍文山鄙視之極。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也不會要他心中鄙視的人的帮助，是以他一看到了扶起自己的人竟是霍文山時，立時厲聲喝道：「你快滾開！」

可是霍文山却並不走開，只是半扶半拖，將他拖向馬旁，一面轉過頭來，向魚莊主笑道：「你看，他不是有點瘋癲？我好意扶他起身，他倒罵我！」

魚莊主「哼」地一聲道：「是有點不對頭！」

趙小寶的心中怒極，他既然認定了霍文山是下三流，這時自然也認爲這一切突變，全是他在搗鬼，是以心中更怒，大喝

道：「你這畜牲，還不——」

他一句話未曾說完，因爲激怒實在太甚，氣血上湧，一口氣緩不過來，霍文山索性將他抱了起來，放在馬背上，他自己騎上了趙小寶的馬，向魚莊主拱了拱手，策馬疾馳而去。

趙小寶一被霍文山帶走，魚莊主便向那持七首的中年人一使眼色，他根本沒有說什麼，就背負着雙手，轉進了莊中，而那中年人向一壯漢，招了招手，那壯漢提着一只籠子，走了過來，籠中是一只信鴿，那中年人打開籠子，放出信鴿，信鴿立時振翅飛了上天，帶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霍文山策着馬，向前馳着，他聽到了天上傳來的那一陣尖銳的哨子聲，立時抬頭向上看了看，勒住了馬，不再向前馳去而轉進了荒野，在荒野之中，向前疾馳着，一口氣地奔出了五七里。

在霍文山帶着趙小寶，馳向荒野之際，那隻信鴿，仍然向前飛着，沿着那條筆直的路，直飛到了路口，才投進了路邊的一片林子之中。

在那林子中，有不少人隱藏在樹後，信鴿一飛了下來，其中一人，便立時一伸手，讓信鴿停在他的手上，自信鴿脚下的一個小竹管中，取出了一卷紙書，看了一看，呼喝道：「快去守住大小路口，有兩個人經過時，立時下手，將他們殺死！」

一時之間，林子蹄聲大作，足有三二十人，分批馳了出去。

那三二十人想要截殺的人，自然是霍文山和趙小寶二人，然而，霍文山在一看到頭上有信鴿飛過之際，就落荒而走，根本不理會什麼大路小路，是以他一路之上，一個人也沒有碰到。

而當他馳出了六七里，也轉上了大道時，早已在那一批人的封截圈之外了。

趙小寶傷得十分重，由於他在一發現自己竟是被霍文山救了出來之後，心中又急又怒，激昏了過去，當他被放在馬背上，在高低不平的荒野中疾馳之際，他曾一度，醒了過來。

可是，他傷得實在太重，剛一醒過來，馬身一顛簸，全身上下的傷口，無一不痛，一下呻吟之後，又重昏了過去。而當他再次醒轉過來之際，他只覺得，自己是躺在冰冷堅硬的東西之上。

他一有了知覺，立時記起自己是被霍文山帶了出來的，他絕不能在霍文山那樣的人面前示弱，是以他只呻吟得半聲，立時忍住了一聲不出。

他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到處全是火烙一樣地疼痛，他伸手摸了摸，覺出自己是躺在一塊十分平整的大石上，而等到他睜開眼來之後，只是一片黑暗，根本不知身在何處。

這時，他耳際所能聽到的，只是一陣陣的脚步聲，那種脚步聲，聽來就像是在遠處傳來的，但是聲音傳來，卻有一種十分空洞之感，趙小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只覺得有一股異樣的腐霉之氣，鑽入了鼻孔之中，他心中疑惑，雙手反撐着，想要坐了起來。

然而他的身子一動，就聽到黑暗之中有人道：「你別亂動！」

趙小寶一聽便聽出，那正是霍文山的聲音，他怒道：「這是什麼地方，誰叫你帶我來的？」

霍文山並沒有回答，但是卻見火光一閃，霍文山的手中，已晃着了一個火摺子，向石壁上的一盞油燈點去，一有了光亮，趙小寶便看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十分特別，頭頂上，是一個圓形的穹頂，全是以一塊塊的大麻石砌成，四面皆是石壁，在正中，有一個很大的石台，他就躺在那個石台之上。

霍文山點着了燈，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平淡，趙小寶一看到他，便火氣上冒，用力一掙，居然被他坐了起來，喝道：「讓開！」

霍文山微微一笑，道：「趙朋友，我才灌了幾顆藥丸，令你服下，但是你傷得甚重，還應靜養！」

趙小寶「哼」地一聲，道：「誰要你管我？」

霍文山雙眉略略一揚，道：「你這人，總不成眞是瘋子，如果不是我及時趕到，你已命喪在魚家莊前了！」

趙小寶這時，已完全清醒，在魚家莊前發生的事，他自然也都記了起來，霍文山不提還好，一提之下，他更是又急又怒。要知道當時在那樣的情形下，不論是誰，救了趙小寶，趙小寶的心中，必然只有感激的，但是卻唯有霍文山是例外。

趙小寶極之高傲，他又認定了霍文山是下三流，覺得自己和霍文山這樣的人在一起，聲名也會受沾污，他惜名甚於惜命，是以聽得霍文山說，已給他服下了幾顆傷藥，等於他這條命是霍文山救的了，他心中更是急怒交加，瞪着眼，陡地一聲怪叫，雙掌齊出，已向霍文山當胸擊出！

霍文山就在他的身前，而趙小寶會突然之間出手，那是任何人都料不到的事情，霍文山一見趙小寶身形晃動，還待前去扶他，可是電光火石之間，「叭叭」兩聲響，霍文山的胸前，已然中了兩掌！

這兩掌，趙小寶是傾全力發出來的，但是他究竟重傷未癒，掌也沒有什麼力道，霍文山雖然中了兩掌，只不過身體晃了一晃。

而趙小寶自己，却因爲前撲之勢太猛，自那石台之上，直跌了下來，「咕咚」一聲，滾跌在地上，他喘着氣，想要站起身來，可是手掌連撐了幾下，却是無能爲力，只得伏在地上喘氣。

這時，霍文山也現出震怒的神色來，望定了趙小寶，趙小寶人也眞是倔強，他未能撐起身子來，竟連瞧也不向霍文山瞧上一眼，用雙肘支地，向前爬出，霍文山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嘆了一聲，說道：「趙朋友，你要充好漢，就不顧李姑娘了麼？」

趙小寶一聽得霍文山的那一句話，身子陡地一震，不再向前爬動，他急速地喘了幾口氣，道：「李姑娘……她，她怎麼樣了？」

霍文山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和魚家莊的人，一起地進了魚家莊，而當你也要趕進去時，却被人攔阻，最後，魚莊主和彭副總管，還出手傷了你！」

趙小寶又是一震，厲聲道：「原來你

一直跟在我們的後面。」

霍文山點頭道：「不錯！」

趙小寶「呸」地一聲，道：「像你這種卑鄙的人，怎能可以做出正大光明的事來！」

從霍文山的神色上，可以看得出，他一直在作極力的忍讓，雖然他也一度有怒容出現，但也立時斂去，可是趙小寶一再稱他爲卑鄙小人，霍文山此時，也不禁面色一沉，冷笑一聲，道：「我是小人，專作暗事，但不知閣下管中和長、肥二魔商議，是明事還是暗事　不顧李姑娘死活，堅持要獨自送她到關外，又算是什麼？」

這幾句話，傳入趙小寶的耳中，當眞是字字如同利箭一樣，令得趙小寶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他尖聲叫道：「我和李姑娘的事，不要你來多管！」

霍文山又冷笑一聲，道：「好，我不管，現在李姑娘分明是在魚家莊出了事，你這個護送她的人，可又有什麼辦法？」

這兩句話，給了趙小寶的刺激更甚，他本來倒在地上，是再也沒有力道站起來的，可是這時，他猛地一掙，竟又搖搖晃晃，站了起來。

霍文山看到他面變了色，雙眼噴火的那種情形，心頭也不禁駭然，呆了一呆，道：「趙朋友，我不是故意諷刺你，實在是你太不近人情了！」

趙小寶一聲怪叫，說道：「我不要你可憐！」

霍文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趙小寶已經講出那樣的話來，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說得下去的了，趙小寶一說完，轉過身，身子一晃，幾乎跌倒，但是，他立即挺直了身子，霍文山望着他的背影，冷笑道：「你現在離魚家莊，約有七十來里，就算你可以支持得到，那又怎樣？你可知道，在我們一離開之後，魚家莊便放信鴿，叫人截殺我們麼？魚家莊在武林上，聲名何等顯赫，竟會有這樣的變化，只怕你也想不到吧！」

趙小寶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霍文山的話，可以說是字字都說進了他的心坎之中。

趙小寶心中對霍文山的觀感，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他却又停了下來，冷冷地道：「爲什麼李姑娘會在魚家莊遭了意外？」

霍文山說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有一個大人物到了魚家莊！」

趙小寶道：「什麼人？」

霍文山道：「不知道，但是前晚，我帶着帮衆，來到這裏時，曾見魚莊主率領莊中高手，親迎到路口，將一個人迎了進去，我想事情與此人，一定有關，李姑娘的事，我也略有所聞，可是，她父親已死了麼？」

趙小寶點了點頭，霍文山道：「但是她爲什麼要到關外去？可是有什麼人要得到她？在她身上，可以得到些什麼？」

趙小寶冷冷地道：「你打聽得那麼詳細作甚，她不會知道何處有值得一掘的古墳的。」

霍文山的臉色，變了一變，緩緩地道：「我始終認爲，去掘古墳，總比打刦生人來得好些。」

趙小寶沉聲道：「無恥得很！」

霍文山提高了聲音，道：「不論我是做什麼的，總是我救了你！」

趙小寶冷冷地說道：「我不會多謝你的。」

霍文山道：「若是我從魚家莊中，救出李姑娘來呢？」

却不料趙小寶突然道：「你爲什麼要去救李姑娘？你與她非親非故，要你去救她作甚？」

趙小寶傷得很重，勉力站起了身子，要支持站着，已然不是易事，這時他一激動，氣血上湧，刹時之間，又覺得天旋地轉起來，「砰」地一聲，又跌倒在地。

霍文山冷冷地望了他半晌，也不再說什麼，就大踏步向外走去。

趙小寶伏在地上，聽霍文山的脚步聲，漸漸遠去，他聽出霍文山的脚步聲，像是從一個又深又長的甬道中傳出來一樣，那麼，自己所在之處，也可能是一座古墓的內部了。

霍文山向外走去，走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又轉了一個彎，順着石級，走了十來級，從一個三尺見方的洞中，鑽了出去，那正是一座古墳，墓外一片林子，那隻大絞盤，仍然還在，霍文山出了古墓之後，飛身而下，呆呆地站在一個石翁仲之前。

霍文山一現身，好幾個潛龍帮的帮衆，便自大樹後轉出，向他走來，但是，霍文山却向他們揮了揮手，那幾個帮衆，立時又退到了樹後。

霍文山只是怔怔地站着，他的心中十分亂，他不斷在心中重複着趙小寶的那句話：「你和李姑娘非親非故，爲什麼要去救她？」

趙小寶所講的話，全是極其橫蠻無理的，每一句話，也是如此，但却使得霍文山大受震動，他不斷那樣問着自己，他更進一步自己問着自己！爲什麼在那小鎭的旅店中一見了她，就不由自主，一直跟在她後面，爲什麼拚着得罪長、肥二魔頭，幾次飛梭示警？又爲什麼在魚家莊外，明知事有蹊蹺，還要把如此瞧不起自己的趙小寶救了出來？

這一切，都是爲什麼呢？霍文山知道，那不是爲了行俠仗義，而是爲了李青青，也不是爲了李青青的神秘行動，而是爲了……

霍文山實在不願在心中承認自己眞正管了這件閒事的眞正原因，但是他的耳際，像是一直縈迴着李青青那種動聽的聲音，他的眼前，也似乎是搖晃着李青青那種俏麗的倩影。

當他想到這一點以後，他又不禁嘆了一聲，他曾偷聽到長、肥二魔和趙小寶的談話，知道趙小寶爲了私心，不惜和長、肥二魔妥協，然而，他自己，難道不是爲了私心麼？人總是人，那實在是難免的。

霍文山本來想救了趙小寶之後，和他商量，知道了李青青的神秘行動，究竟是爲了什麼？在明白了究竟之後，再到魚家莊去探聽動靜。

然而現在，照這樣的情形來看，那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有自己先到魚家莊去看看，李青青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了。

霍文山想到這裏，揚了揚手，在樹後，潛龍帮的兩個頭目，立時走了出來，在霍文山的身前，垂手而立，十分恭敬，道：「帮主有何吩咐。」

霍文山說道：「那位趙朋友，還在墓中，他若是闖了出來，由得他去，不可阻攔！」

那兩個頭目，答應了一聲，霍文山又說道：「撥十六個人，隨我一起到魚家莊去！」

那兩個頭目答應着，轉過身，一下唿哨，大樹後轉出許多人來，那兩個頭目點撥着，又牽着一匹馬，來到了霍文山的身前。

潛龍帮在武林中獨來獨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再加上他們幹的，只是盜掘古墓的勾當，與江湖上其他的帮會，河水不犯井水，也不受到別人的注意，潛龍帮衆紀律如此嚴明，那是許多人想不到的。

一行人馬，向前疾馳而去，留在古墓前的潛龍帮衆，向古墓的那個入口處望了一眼，一個頭目指揮着幾個人，守在洞口，蹄聲漸遠，霍文山已馳遠去了。

如今暫且按下趙小寶和霍文山不表，却說李青青，她跟着那兩人疾馳進了魚家莊之後，那兩人帶着她，繞過了魚家莊的大堂，直向莊後馳去。

李青青當時，雖然覺得有些意外，但是，却也沒有疑惑什麼，及至馳到了一座院子之前，她才暗吃了一驚，只見那院子大門緊閉，在門外，少說也有四五十人，站成了兩排，馬兒就在那兩排人之中馳過，那四五十人，個個手中，都抱着雪亮的鋼刀，神情嚴肅，凝立不動，看這陣仗，像是如臨大敵一樣。

那兩人將李青青引到了院子的大門前，勒住了馬，道：「李姑娘請下馬！」

李青青翻身下了馬，總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她問了一句話，說道：「魚莊主呢？」

可是，帶李青青進來的那兩個人，却是答非所問，只是道：「李姑娘請進去，已有人在相候了！」

李青青人也十分精細，她聽出有點不對頭，追問了一句，道：「可是魚莊主在裏面麼？」

那兩個人却沒有再說什麼，勒轉馬頭，已然疾馳而出，李青青心中大是疑惑，可是她轉念一想，如今自己身在魚家莊中，魚莊主是父親的好友，總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她略呆了一呆，便去推那院子的門，門雖然關着，但是却一推就開，李青青也走了進去。

她才走進兩步，便聽得身後，傳來「砰」地一聲響，那門已關上，門關上並不出奇，奇的是在門關上之後，門外還傳來了格格之聲，那兩扇門，竟被在外面反拴上了！

李青青呆了一呆，轉過頭去，直到此際，她才發現不對，那院子的圍牆，高得出奇。

而且，圍牆上下兩截，白堊的顏色，也顯然不同，兩丈來高的圍牆，有一丈多，看來是新建上去的！

李青青吸了一口氣，大聲問道：「你們爲什麼在外面將門反拴了！」

她連問了兩遍，沒有人回答，只好滿懷思疑，轉回身來，她才一轉回身來，又是陡地一驚。

剛才，她一走進了院子，院子的大門便傳來了關上的聲音，她也轉回頭去，並未曾看清院子中的情形，直到此際，她轉回頭來，才發現那院子荒涼無比，有幾座假山，早已傾塌，一隻池子，也乾得沒有了水，長滿了野草，有一條小徑，兩旁的野草，高及人的腰際。

向前望去，前面是四五間房屋，也是東倒西塌，只有最左首的那間，似乎還是完整的。

看這情形，這個院子，荒廢了至少四五年之久。

那麼，何以這兩個人將自己帶到了這樣的一個院子來？又何以院子外有那麼多人防守？院子的圍牆，又是新近加高的？

李青青這時，自然仍然知道她自己是身在魚家莊之中，可是她的心中，却也感到了一股寒意。

她呆了一呆，朗聲道：「魚莊主，你可在麼？」

這時，李青青雖然疑竇叢生，但她還想，可能是因爲自己的行踪要保持秘密，是以魚莊主才特意作了那樣的安排的。

她連問了兩聲，才聽得前面那一列破屋之中，傳出了一個十分難聽的聲音來，道：「你過來！」

那聲音聽來，就像是發話的人，喉嚨上被人割了一刀一樣。

李青青陡地呆了一呆，那絕不是魚莊主的聲音，她和魚莊主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但最近一次，就是三年前水陸英雄大會，她的父親曾特地帶她去見識一下，在那兒，她見到了許多武林高手，魚莊主也在其中，這時若叫她說出魚莊主的聲音是什麼樣的，她或者說不上來，但是，那種難聽之極，破鑼也似的聲音，決不是魚莊主所發，她却是可以肯定的。

是以，她在呆了一呆之後，便道：「你是誰？」

可是，那難聽的聲音，講的却還是那幾個字，道：「你過來！」

李青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已然覺得事情有說不出的詭異，這時，她眞希望趙小寶就在自己的身邊，那麼至少可以有一個人和自己商量一下。

當李青青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回頭望了一下，可是一望之下，她却不禁苦笑起來，那院子的圍牆是如此之高，門又緊閉着，趙小寶不知在什麼地方？

而且，她也感到，自己一進了魚家莊，遭遇便如此奇特，趙小寶一定也有不尋常事發生在他身上了，但是，李青青却再也料不到，趙小寶已和人動起手來了！

李青青呆了片刻，心忖，若是不見到魚家莊的人，自己一個人，不論怎樣思疑，也是想不出一個究竟來的，不如前去，見了那人再講。是以，她便急步向前走去，來到了門前，只見門虛掩着，她伸手一推，那門「吱呀」一聲，被她推了開來。

門一推開之後，只見屋內，陰暗無比，李青青才呆了一呆，陡然之間，就在門後，倏地伸出了一隻手來，那隻手的來勢，又快又詭異，而且一伸出來之後，五指

一緊，便已抓住了李青青的手腕！

李青青家傳武功，也極其可觀，決不是泛泛之輩，可是那一隻手一伸出來，便扣住了她的脈門要害，她簡直連一點抵抗的餘地也沒有，因爲那一隻手的動作，實在太快，簡直如鬼似魅！

李青青大吃了一驚，急忙呼叫道：「你──」

但她只叫了一個字，只覺得一股大力，向前曳去，她已不由自主，被拉得向前跌出了兩步，緊接着，「砰」地一聲，那門已被關上，屋內立時變得漆一般黑！

當門還沒有關上之際，李青青還可以藉着門外的光芒，清楚地看到那一隻突然自門後伸出來，抓住了她手腕的手，乾枯得如同乾柴一樣，手背之上，三條青筋突出老高，看來實在不像是生人的手。

及至眼到突然變得一片漆黑，李青青的心中，實是駭然之極。她手腕被那隻手抓住，想反抗也無從反抗，她張大了口想叫，可是那一下變化，實在來得太突然了，以致她根本叫不出來。

而也就在她駭然欲絕之際，只聽得那難聽之極的聲音，就在她身邊響起，道：「你別怕，我只不過想看看你，但却又不想你看到我！」

那人的聲音，雖然是一樣難聽，但是他決不會有什麼意思，那倒是可以肯定的了。

李青青略定了定神，喘着氣道：「你放開我！」

她話才出口，便發覺出手腕上一鬆，李青青急忙向後退了兩步，這時眼前漆黑一片，她心中慌亂太甚，也不知道門在何處。

只聽得那聲音咳了一聲道：「你已經那麼大了，唉，眞想不到，眞想不到，你：：眞像她！」

李青青雖然已想到，那人對自己未必有惡意，但是，她心中仍然是駭然之極，道：「你：：你看得到我？」

那人發出了一連串苦澀的笑聲來，他的聲音本就難聽，這時，更聽得人毛骨悚然！

那人笑了幾聲，才又道：「我在黑暗中住慣了，倒覺得在暗中還好，在暗中，至少有黑暗包着你，總比較安全一些！」

李青青也不知道那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她道：「你：：究竟是什麼人？魚莊主在哪裏？」

那人却並不回答，屋子中登時又靜了下來，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連那人的呼吸聲也聽不到，李青青向後退了幾步，反手撲到了牆，打橫輕輕走着，她才走了幾步，就聽得那人道：「李伯祺已經死了，黃英傑想將你送到塞外去，打的不是好主意，你跟我走吧！」

李青青心中忐忑地跳動着，道：「你是什麼人，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到什麼地方去？」

那人又嘆了兩聲，忽然又自言自語地道：「我也實在太不濟事了，殺了李伯祺之後，就該等她回來，也不會生出那麼多事來了！」

那人雖然是在自言自語，但是他說的話，李青青却句句聽得清清楚楚，當李青青聽到了那人的話後，心中的駭然，實是難以形容。

她那日回家途中，便被黃英傑逼着向北走，一直有人護着她，若不是趙小寶告訴她，她的父親已死，她還根本不知道家中已生出了那麼大的變故，而趙小寶却告訴她，她父親是自戕的，如今這個人，却又自已承認了殺了她的父親，李青青雖然還不知道事情的內幕，究竟如何，但是那人自認殺了人，總是不會錯的，刹那之間，李青青只覺得氣血上湧，憤怒之極。

剛才她打橫走着，只想走到了門口，奪門而走，再也不想和那個詭異之極的人在一起，但在這時，她却不想走了，她手一探，已握住了劍柄，沉聲問道：「你說什麼？」

那人道：「我的，那天，我殺了李伯祺，就該等你回來，若是我那天就見到了你，黃英傑就沒有什麼花樣──」

那人的話還未曾講完，李青青只覺得耳際，「嗡」地一聲响，那人已一再如此說，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她手臂一振，已將她那柄短槍，掣在手中，向前循聲疾刺而出。

這一槍，刺得快絕，一槍刺出，她人也向前疾竄而出，只聽得「噗」地一聲响，槍已刺進了什麼事物，可是自那聲音聽來，實在不像是刺進了一個人的身體之中，而她又絕未聽到任何聲息，表示那人曾避了開去，那情形，就像是在她的前面，根本就沒有人一樣！

李青青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她知道那人如此行動詭異，一定武功極高，是以她那一槍，實是全力以赴，可是一槍刺出，那人却像是無影無踪一樣，李青青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破鑼也似的聲音，陡地變得惱怒之極，喝道：「你作什麼？」

那怒喝聲就在李青青的身後响起，李青青手臂一縮，拔出了刺進牆中的短槍，疾轉過身來，厲聲道：「你殺了我爹，我要報仇！」

那人又怒喝道：「放屁！」

隨着那人的一下怒喝聲，李青青只覺得一股勁風，撲面而來，李青青已經知道不妙，立時想退後時，却已然遲了一步，「叭」地一聲响，面上已重重地中了一掌，那一掌，直摑得李青青眼前金星亂冒！

李青青從懂事起，幾乎未曾有人對她說過一句大聲的話，李伯祺對她，更是千依百順，趙小寶一路上，對她只不過是獨斷獨行些，已令得她心中大是不滿，幾時曾被人那樣打過？

刹那之間，她只覺得又驚又怒，尖聲叫了起來，一面叫，一面抖槍向前，亂搠亂刺，接連幾槍，刺在牆上，最後，「噗」地一聲响，一槍刺在門上，她立時又抖臂收回槍，轉過身來。

那屋子中，本來是漆也似黑的，她曾有好幾槍搠在牆上，但是那屋子的牆很厚，未能將之搠穿，這時，刺在門上，就不同了，她一槍將門刺了一個洞，再轉過身來，一股光綫，自那小洞中射了進來，李青青才一轉過身，本來還想發槍亂刺的，可是她陡地看到，那股自門上小洞中射進來的光綫，李青青才一轉過身，本來還想

發槍颼刺的，可是她陡地看到，那股自門上小洞中射進來的光綫，正照在一個人的臉上，她不禁嚇得呆了，槍已然提向前，但却無法刺得出去！

那是因爲這張臉實在太可怕了！

那簡直不是一個人的臉！

但是，那又實實在在是人的臉，那人站着，他的身子在黑暗中，看不見，他的臉在那股光綫下，蒼白得像是一團灰，他的臉上，佈滿了疤痕，每一道疤痕，都有一種鮮肉的淡紅色，像是隨時可以有血水滲出來一樣，他的雙目翻着白，像是根本沒有眼珠一樣，更令人噁心的，是那張臉的下巴，被削去了一半，難怪他發出的聲音，是那麽難聽！

李青青站着正在發呆，只見那張臉上的口，牽動了起來，接着，便是那難聽之極的聲音，自參差不齊的牙齒中，透了出來。

那張臉在不開口已然可怖，一開口，更是難看到了極點，只聽得他道：「你終於看到我了，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我很可怕，是不是？」

當李青青才一看到那張臉的時候，她只覺得全身發僵，這時，那張臉雖然開了口，李青青也知道了，那就是那出聲難聽之極的人，可是那張臉雖然可怖之極，但總是人而不是鬼怪。

然而李青青雖然明白了這一點，她心頭的駭然，仍然難以形容，她又尖叫了一聲，手背一振，對準那張臉，疾刺了過去，那一槍，她看得十分清楚，正是對準了那人的面門疾刺而出的，但是，就在她一槍刺出之際，那張臉突然消失了！

李青青的那一槍，仍然向前疾刺而出，身子也跟着衝向前：「噗」地一聲，一槍又刺在牆上，她是筆也似直刺出那一槍的，是以當那一槍，刺到了牆上之後，自門上小洞中射進來的那股光綫，也恰好投在牆上，李青青的那一槍，就刺在那圓形的光環之中。

牆上塗着白堊，顏色和剛才的怪臉色一樣，而那一股光綫投在牆上的形狀，也像是一張人臉，那情形，就像是突然之間，那人臉上的耳目口鼻，忽然齊皆消失，變成了一張平平板板，什麽也沒有的臉一樣，眞是詭異可怖，到了極點。

李青青實在再無法忍受得住那樣的恐怖，她又發出了一下尖叫，而隨着那一下尖叫聲，她已然嚇昏了過去，只不過她雖然昏了過去，她的手仍然緊握着那支槍，槍刺在牆上，是以她的人也沒有跌倒。

在她昏了過去之後，屋中又靜得出奇，除了自門上破洞中射進來的那股光綫之外，整間屋子中，仍然是漆也似黑，寂靜維持了約有半盞茶時，只見那股光綫，突然被遮住，遮住了那股光綫的，是一個又高又瘦，顯得十分傴僂的人影。

那人漸漸向前走來，他走得十分慢，在他移動的時候，也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簡直就如同鬼魅一般，那人來到了李青青的身前。略停了一停，然後，才伸出鳥爪也似的手，將李青青的頭，托了起來。

李青青的頭一被托起，那股光綫，便照在她的臉上，只見她雙目緊閉，面色蒼白，雖然昏迷不醒，但是臉上仍然帶着駭然欲絕的神情。

那人托着她的頭，口中則不斷在喃喃地道：「眞像她，眞和她當年，完全是一樣！」

× × ×

霍文山率着潛龍幫的幫衆，到了通向魚家莊的直路口，他揚了揚手，一行人進了路邊，比人還高的草叢之中，不一會，一行人已離開了草叢，然而，他們自草叢中出來之後，情形多少有點不同了。

本來，是霍文山文士打扮，騎着駿馬，馳在最前面的，而這時，騎在最前面的，已換成了一個身形魁偉，貌相莊嚴，衣飾華麗的大漢，而霍文山則換了普通帮衆的衣服，戴着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混在帮衆之中，看來，那鮮衣怒馬的人，才是一帮之主，在那冒充帮主的人身旁，另有一名帮衆，手中執着一面錦旗，那錦旗上，綉着「潛龍」二字，當一行人向前馳去之際，錦旗招展，「刷刷」有聲，看來十分夠氣派。

一行人馬，上了直路，才馳出了里許，路邊的林中，一聲梆子聲，兩旁各奔出八個漢子來，十六人一字排開，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那十六個大漢中，有一個向前踏出了一步，大聲喝道：「什麽人？」

持旗的那帮衆朗聲道：「潛龍帮主，久仰魚莊主大名，特來拜謁！」

那持旗的帮衆這兩句話，說得十分得體，魚家莊既然馳名江湖，武林中人，慕名前來的，自然不少，那也不是什麽出奇之事。

當那執旗的帮衆答話之際，冒充帮主的那人，昂着頭，望着前面，看來也確有一帮之主的氣派。

那大漢聽了，略呆了一呆，冷冷地道：「魚家莊和貴帮素無往來，尊駕還是請回吧！」

那執旗的帮衆，是早經霍文山教定了的，是以聞言立時說道：「敝帮帮主，有些微薄禮，要進呈魚莊主，也有事要與魚莊主相商，魚莊主名揚四海，武林中人慕名來謁，若拒人於千里之外，未免浪得虛名了！」

那大漢一聽，這幾句話實是不好應付之極，只見他雙眉略蹙，道：「各位只管前去，但是，魚帮主見與不見，我們却作不得主！」

執旗的帮衆笑道：「這個自然，各位辛苦，請去買些酒吃。」

他說着！衣袖一抖，自他的衣袖之中，「颼颼」連聲，抖出了十六個金錠子來，每個約有一兩來重，陽光之下，金光閃閃，好看之極。

那十六個金錠子，一將撒開：只聽「拍拍」連聲，一起落在那十六個大漢的身前。

那執旗的帮衆，一手執着大旗，另一手隨便一抖，便抖出了十六個金錠子來，而且每一個，不偏不倚，恰好落在每一個人的身前，一時之間，魚家莊的那十六個莊丁，不禁呆住了，他們之發呆，倒不是因爲對方出手之豪闊，而是那人的功夫之佳，令人咋舌！

（未完）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魚兒叫鳳兒翻開江湖名人册一查，原來賣藝母女是赫赫有名的總瓢把子夫人黑鳳凰冷寒燕、女兒俏羅刹雷玉嬌。來到聚興樓吃飯，樓主巴六是總瓢把子鐵胆魔星雷天豹的舊部，因和小魚兒爭鬥認出他手上的綠林令戒指，認定他是新任令主，小魚兒才知道戒指的來歷，糟老頭自認是千面人，諱名姓，莫不是雷天豹？或是殺死雷天豹的人？解決這個疑點可能問冷寒燕會知道，便由巴六帶去，經過對質，只好叫她自己去查明白，交換條件是小虎和雷玉嬌訂定了婚事。戒指一現眼，帶來不少痲煩，有點收穫，亦犯官非，藏好戒指，專心辦事……

騙贏鳥劍　巧遇屠夫

老樵夫却大搖其頭，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其實不然，殺人越貨的案子仍層出不窮，有增無減。」

鳳兒問：「是誰幹的？」

「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被害人沒有任何指控？」

「沒有一個生還者，那來的指控。」

「啊，殺人滅口，鷄犬不留？」

「是，慘無人道，滅絕人性！」

阿呆舞一舞拳頭，跺一跺脚，咬牙切齒的道：「奶奶的，這些傢伙簡直比豺狼虎豹還兇，可是血手屠夫王化那一夥人又死灰復燃？」

老樵夫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誰知道。」

「做案的範圍大不大？」

「以天狼山爲中心，約在方圓五十里以內。」

「如此，看來賊巢也應該不會太遠才是？」

「可惜被害者俱皆一命歸陰，毫無綫索可尋。」

的確，血手屠夫王化的行踪，彷若一團亂蔴，頭緒全無，三小在天狼山週圍數十里內，轉了三天，始終沒有任何發現。

× × ×

第四天，他們來到了山城靜樂。

靜樂縣城不大，依山而建，四面羣峯環峙，是一個標準的山城。

市面倒頗繁榮，商業鼎盛，多以山產皮貨爲主。

每逢市集，更是人潮如湧，車載馬馱，肩挑手提的生意人絡繹於途。

其他各行各業的生意，也因而熱絡起來，尤以娼館與賭坊爲最。

小魚兒他們信步而行，無巧不巧的來到一家賭坊的門口。

是靜樂縣最大的一家賭坊，麻將、牌九、骰子等應有盡有，人聲鼎沸，喧囂雜亂，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如縷。

小魚兒不由的有點技癢起來，問阿呆道：「咱們的盤川還多不多？」

阿呆摸一下錢囊，道：「近來非第一流的客棧不住，非第一等的餐點不吃，已經差不多快要用光啦。」

小魚兒扮了一個鬼臉，道：「那咱們就進去『借』一點吧。」

阿呆道：「非親非故的，誰肯借給咱們？」

鳳兒道：「呆啊，小魚哥的意思是進去賭一下。」

阿呆道：「你有把握贏嗎？萬一輸掉咱們又會餓肚子。」

小魚兒道：「放一百二十個心，你忘記贏得小鳳脫褲子的往事啦？」

阿呆道：「那是咱們自己賭着玩的，賭場裏聽說有老千，要當心啊。」

小魚兒道：「糟老頭曾誇獎過我，賭技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老千算什麼，老萬也照樣殺得他屁滾尿流。」

說着，人已跨進賭坊，在一張牌九桌前停下來。

賭牌九的人很多，團團圍住，水洩不通。

賭注也不小，每一門都有百十來兩銀子。

小魚兒冷眼旁觀了三把牌，也開始插花。

運氣不錯，賭了四局，連本帶利已湊足百兩白銀。

然而，說來眞瘪，只是在一旁「插花」，連摸一下牌的資格也沒有。

忽然靈機一動，小魚兒有了絕妙好計，趁莊家洗牌的空檔，先跟鳳兒、阿呆說了幾句悄悄話，讓他們瞭解狀況，然後拍一下巴掌，以充滿煽動的語氣，說道：「喂，朋友們，人之初，性本賭，賭不贏，氣死人，玩牌九只有四個人能摸到牌，別人只好站在一邊乾瞪眼，多乏味，咱們來玩大家樂。」

賭徒甲道：「什麼叫大家樂。」

小魚兒道：「嗨，簡單的要死，從零零到九九，每人簽一個號碼，但不能重複，再由主持人將所有的號碼重新製作一份，放進籤筒裏，就算大功告成。」

賭徒乙道：「如何判定輸贏？」

阿呆說道：「隨便由那一位抽一個號碼出來，中籤者爲贏家，可以囊括全部賭資，我們僅僅是抽取十分之一的服務費即可。」

賭徒丙道：「人數有沒有限制？」

鳳兒道：「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來者不拒，人人可以參予，人人都有成就感，不然怎麼會叫大家樂，一定要大家都樂才成。」

賭徒甲道：「賭資有無標準規定？」

小魚兒道：「沒有，但必須彼此相等才能成立。」

阿呆道：「多賭多贏，少賭少贏，不賭不贏。」

鳳兒道：「怎麼樣？大家有沒有興趣？願意參加的請舉手。」

方法簡單，利潤優厚，又可大家同樂，現場的反應好熱烈，幾乎是有志一同，全部舉起了手。

有一個人未舉手，他是莊家，而且，怒溢雙眉，拍着桌子大罵，說道：「豈有此理，這是私人開設的賭場，怎可以任由你們自己來玩大家樂，我們吃什麼？喝什麼？」

小魚兒倒很海派，大大方方的道：「老兄別發火，有話好說，主持人的一成紅利，我小魚兒願雙手奉送，免費爲大家服務。」

莊家聞言立即轉怒爲喜，沒再表示異議。

阿呆道：「你這一成也不能白拿，還不快去取幾張硬紙及筆墨來。」

莊家二話不說，轉身就走，如言取來一疊硬紙，一個大硯台，數支毛筆。

牌九桌馬上變成了大家樂的大本營，小魚兒將硬紙攤開，在上面畫了許多方格子，扯開喉嚨嚷嚷，說道：「快，快來簽呀，有簽的就有希望，沒有簽的只有乾瞪眼。」

賭徒乙道：「簽一支要多少銀子？」

小魚兒道：「不要太多，爽就好，先從每支十兩開始吧，免得傷筋動骨。」

阿呆帮腔道：「十兩是一個小數目，喝酒不醉，吃飯不飽，但如簽滿一百支，就可以贏得九百兩，可以娶一個二手貨的小老婆。」

鳳兒說道：「也可以買房子置地，或者開店當老板，運氣來的時候城牆也擋不住，只要簽下去，花點小錢，就有無窮希望。」

三小舌燦蓮花，說的天花亂墜，大家不由皆心嚮往之，紛紛提筆猛簽。

有的簽一二支，有的簽三四支，何消片刻工夫便簽下去八十多支。

桌面之上，白花花的銀子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甚是搶眼。

小魚兒精神百倍，大聲喳呼道：「不多啦，還有十四支，欲簽從速，千萬別放過這個發財的好機會。」

阿呆也對莊家說道：「光抽頭一點意思也沒有，你也來簽幾支吧，這樣才够刺激。」

莊家早已被大家樂的這一股熱鬧氣氛所感染，當即爽快的說道：「好吧，老夫也簽五支，碰碰運氣。」

鳳兒的小嘴一噘，道：「哼，小氣鬼，要簽就簽十支嘛，反正有一成的紅利，也不需要你自己掏腰包。」

莊家倒很乾脆，從善如流，果然簽了十支。

還剩下四支，小魚兒不甘寂寞，自己簽滿了事。

換句話說，桌面上一共有九百兩銀子，誰中了簽就是誰的。

鳳兒早將硬紙板裁成細條，找到一個秘密所在，寫好了一百個籤條，投入籤筒中。

當衆搖一搖，晃一晃，以示大公無私，將籤筒往桌面上一放，嬌滴滴的道：「那一位的手氣好，請來抽一支。」

一陣相互禮讓，最後，由賭徒甲來主抽。

賭徒甲再度搖晃一下，伸手抽出一支來，當場朗聲宣佈：「四十四號。」

衆賭徒全軍覆沒，沒有一個中獎的。

莊家亦慘遭滑鐵爐，沒有摸到邊兒。

中獎的人赫然竟是小魚兒他們自己。

阿呆大喊大叫道：「哇呀！當眞是運氣時城牆也擋不住！」

鳳兒亦道：「大家樂，大家樂，大家輸得快樂，我們也贏得爽！」

小魚兒啐道：「少貧嘴，還不快把銀子收起來，第二局馬上開始，別掃了大家的興。」

阿呆忙不迭的，找莊家要了一個蔴袋，將銀子裝進去。

小魚兒大筆揮毫，畫下一百個方格，並且比照上一次的數目，率先簽下四支。

這一次，用不到再大肆吹噓，很快便滿了一百支。

而且，賭資加倍，每支二十兩。

籤是賭徒乙抽的，中獎的號碼是十三號。

中獎的人，不是衆賭徒，也不是莊家，又落在了小魚兒的身上，一千八百兩銀子被阿呆裝進了蔴袋裏。

在第三局，賭資又有增加，每支三十兩。

奇蹟，意外！

古怪，邪門！

別人三簽都不中，小魚兒却連中了三元。

鳳兒、阿呆的嘴都樂歪了，正忙着找蔴袋，裝銀子。

賭徒甲道：「怪事，怎麽中獎者總是他一個人，咱們連一個邊兒也摸不到。」

賭徒乙道：「這中間一定有鬼。」

賭徒丙接着道：「說不定是遇上了老千。」

小魚兒笑容可掬的道：「諸位太抬舉我們了，世界上那有這麽年輕的老千。」

賭徒甲奇道：「那小友爲何會連中三元？」

小魚兒道：「可能是財神爺另眼相看吧。」

賭徒乙道：「那我們還跟你賭個屁，準輸沒贏。」

小魚兒道：「富貴不及三代，好事也不會超過三次，第四次就該你們贏啦。」

賭徒丙道：「可惜我們已經輸光，沒有賭本了。」

阿呆道：「這好辦，去找朋友借。」

鳳兒道：「也可以去賣房地產。」

阿呆道：「當老婆也成，贏了錢再贖回來。」

可是，任憑二人如何大吹法螺，這個三小獨樂，大家不樂的賭局却再也維持不下去，衆賭徒紛紛散去。

小魚兒只好作罷，道：「阿呆，帶着銀子，走吧，咱們再去玩點別的新鮮刺激的。」

五千多兩銀子，有三百多斤，阿呆如何扛得動，愁眉苦臉的道：「媽的，想不到銀子多也煩人，小魚兒，我扛不動，帮帮忙嘛。」

小魚兒臭罵道：「呆瓜，你不會去櫃上換成銀票，沒有吃過豬肉，也該看過豬走呀，至低限度老頭曾經教過咱們不少事情。」

阿呆悶不吭聲，將銀子搬至櫃上，換成銀票，僅僅留下百八十兩供零用的碎銀子。

小魚兒說道：「阿呆，有一件事你一直被蒙在鼓裏，可知咱們是如何連中三元的？」

阿呆傻笑一下，道：「你不是說財神爺在帮咱們的忙嗎？」

「狗屁，聽說財神爺正在鬧窮，自顧不暇。」

「那咱們到底是怎樣發財的？」

「靠作弊。」

「作弊？衆目睽睽之下如何作弊？」

「容易得很，一百個籤號，清一色全部都是一個號碼，大羅神仙來和咱們賭也贏不了。」

阿呆道：「哦，原來如此，厲害，你眞厲害。」

不由的阿呆連聲歎服，讚不絕口。

猛可間，牆角的一張賭桌上傳來一陣激烈的嘈鬧聲，緊接着便動手打起來，賭客四散退避，三小却越衆行過去。

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和尚，正在和四名賭場的保鑣大打出手，從旁人的口中得知，小和尚輸了不少錢，想要翻本，却已經沒有賭本。

於是，拔出一把短劍來，插在桌子上，要和莊家賭劍。

莊家自然沒有一把同樣的劍跟他賭，故而給他估價五十兩銀子，小和尚則聲稱他的劍乃是無價之寶，非要對方出價十萬白銀不可。

雙方南轅北轍，當然談不攏，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四名保鑣聞訊趕來，原意是欲將小和尚趕出去，孰料和尚身手不凡，保鑣趕人不成，反被人家打得東倒西歪，潰不成軍。

保鑣惱羞成怒，齊聲一喝：「小禿驢納命來！」

四條人影，四把鋼刀，分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閃電劈到，猛攻小和尚吃飯的腦袋。

在場的人都嚇壞了，咸認小和尚定然必死無疑。

事實大謬不然，倏地，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火花四濺，四把鋼刀與和尚的短劍一接觸，宛若摧枯拉朽一般，立告斷裂爲二。

四名保鑣大驚，暴退出三身之地。

小魚兒却一個大跨步，閃身而入。

因爲他發現，和尚手裏的劍，通體墨黑如炭，油光發亮，當下瞄了一眼，道：「和尚好功夫，寶劍尤其名貴，想必定是名聞遐邇的烏劍無疑。」

小和尚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鎭靜下來，未置可否。

阿呆惱怒道：「小禿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裝什麽糊塗。」

小和尚的脾氣不小，大瞪着眼珠子道：「是怎樣？不是又怎樣？」

小魚兒不假思索的道：「是本座就跟你賭一賭，不是就拉倒。」

「你拿什麽跟小僧賭？」

「和尚想賭什麽就賭什麽？」

「小僧想賭十萬兩銀子。」

「可以。」

「空口無憑，請把銀子亮出來。」

「你還沒有說出此劍的來歷。」

「沒錯，是烏劍！」

「朋友是怎麽弄到手的？」

「這你管不着？快亮出銀子來。」

「本座沒有那麼多銀子。」

「有多少?」

「約五千多兩。」

「太少，不成比例。」

「本座有一件寶物，與烏劍齊名，可以與你一賭。」

「是何寶物?」

「和尚一看便知。」

小魚兒亮出「天王之星」，小和尚却茫然無知的道：「這是什麼東西，怎可與烏劍同日而語?」

阿龍大失所望，拾起半截斷刀，像切菜似的切成無數碎片，然後自作介紹道：「這是綠林令，綠林中至高無上的信物，也是一枚價值連城的超級大鑽戒。」

小虎阿呆道：「綠林中的規矩，誰要是持有此物，誰就是綠林盟主。」

鳳兒道：「可以呼風喚雨，可以指揮七十二分舵，可以號令無數綠林好漢。」

聽在小和尚的耳中，不禁怦然心動道：「好啦，勉爲其難，銀子加上鑽戒，跟你們賭啦。」

阿呆道：「銀子加上綠林令?你的胃口眞大。」

小和尚道：「我在這個賭場裏輸慘啦，必須撈點血本回來。」

小魚兒未及深思，便一口答應下來，道：「你賭什麼?」

「骰子!」

「一把見輸贏?」

「這樣最爽快。」

「難得和尚朋友這麼乾脆，請!」

「請!」

當即返回原來賭博的地方。

賭骰子最簡便，僅三顆骰子，一個碗而巳。

小和尚將烏劍往桌面上一插，抓起三顆骰子來，托在手掌心上，然後問道：「誰先?」

小魚兒亦將「天王之星」置於桌上，外加五千多兩的銀票，叫道：「就讓你先吧。」

「小僧如果擲出六點豹子王，你就輸定了?」

「那當然。」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小和尚一點也不客氣，握起拳頭，一陣猛搖，口中還唸唸有詞，似在祈求神明庇佑，以期擲出好點子，驀地手一張，三顆骰子滾落碗中。

此人好大的手勁，如珠落玉盤，響聲清脆，飛旋快速，令人眼花撩亂，好半晌才停下兩顆來。

兩顆都是六，場中的空氣登時凝結，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倘若小和尚擲出六點豹子王，小魚兒將無反擊的餘地，輸掉五千兩銀子事小，輸掉綠林令却非同小可。

最後一顆骰子仍在滾動未停，小魚兒忽然從按在桌面上的手掌心，神不知鬼不蓋的發出一股暗力。

好巧好妙，簡直匪夷所思，滾動中的骰子好似長了翅膀一樣，突然轉變方向，一碰再碰，奇準無比的碰到另外兩顆骰子，輕輕地翻一個身，由六變作五。

另一顆骰子也是五，五點豹子。

不小，僅是次於六點豹子王，只要小魚兒的點數趕不上他，仍然難逃落敗的厄運。

氣氛緊張中，小魚兒抓起骰子，吹一口氣，嘩啦的一聲，擲於碗中。

聲音更大，速度更快，好像大火上炒豆子，蹦蹦亂跳，更似有魔鬼附身，三顆骰子赫然疊羅漢似的疊在一起。

最上面的是一顆六，下面的則無人知曉。

小和尚神色張惶，額頭已出現汗珠，急聲道：「請亮出來!」

小魚兒神情泰然的道：「自已掀吧，免得懷疑本座動手脚。」

和尚不再遲疑，掀開第一顆，下面依然是一個六，再掀開第二顆，不增不減，還是六。

「六點豹子!」

「六點豹子!」

「豹子王!」

場邊交相驚呼，讚歎之聲不絕。

鳳兒道：「讚!小魚兒是賭仙，無往不利!」

阿呆道：「爽!小魚兒是賭神，百戰百勝!」

小和尚則破口大罵道：「我看你們是不折不扣的大騙子，不算，不算!」

小魚兒臉色一沉，說道：「爲什麼不算?」

「你作弊!」

「可有證據?」

「這——」

「沒有證據就是誣陷，該割舌頭。」

小魚兒的確動了手脚，但在場之人，連小和尚、鳳兒、阿呆在內，竟無一人看出任何破綻，和尚自然拿不出證據來。

不禁惱羞成怒，未再作口舌之爭，乍然出手如電，疾向烏劍抓去。

啪!是金絲鞭破空的聲音，鳳兒一鞭攻出，勢如青天霹靂，饒他小和尚縮手够快，依然吃足了苦頭，四個手指頭皮開肉綻，血流如注。

阿呆的動作也不慢，早以毫釐之差，搶先將烏劍攫在手中。

小魚兒怒不可當的道：「他媽的，你敢在老子面前要流氓。」

阿呆道：「你找錯對象啦，我們是流氓的開山老祖宗。」

鳳兒道：「是專收拾流氓的尅星。」

「給他點顏色看看。」

「給他留個永久紀念吧?」

「乾脆扔到山溝裏去餵野狗!」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罵得小和尚狗血淋頭，也揍得他鼻青臉腫，擧手投足之間，便被三小打倒在地，還在額頭上留下一張「東風」作記號。

小和尚剛才對付保鑣的氣焰，早巳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被阿呆一脚踩在脚下，殺氣騰騰的道：「小禿驢，說，以後還敢不敢要流氓，裝老大?」

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和尚也不敢再張牙舞爪，戰戰兢兢的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小僧以後再也不敢了，但請高抬貴手，將烏劍還給我。」

小魚兒一楞，道：「閉上你的嘴，輪

掉的東西還想要回去，作夢!」

和尚一臉苦相，連眼淚都掉下來了，可憐兮兮的哀求道：「沒有烏劍，小僧一定會死。」

小兒魚道：「鬼扯，烏劍乃身外之物，死不了人。」

「非死不可，必無死疑。」

「這是爲何?」

「因爲烏劍並非是小僧所有，是偷來的。」

「從那裏偷來的?」

「大覺寺的住持慧元老和尚那裏。」

「旣巳得手，輪掉就算啦，與生死何干?」

「少俠有所不知，小僧乃慧元座下弟子。」

「噢，原來你是家賊，不在寺內好好念經，跑來此地賭錢巳經犯了清規，爲什麼還要再偷你師父的寶貝?」

「只因小僧在此輸錢太多，心有不甘，想藉着烏劍的神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此亦人情之常，偷出來的東西也沒有再送回去的必要。」

「非送回去不可，否則小僧一定會腦袋搬家。」

「哼，鬼話連篇，你不說誰曉得是你偷的?」

「烏劍是由小僧負責看管，推也推不掉。」

「唔，這倒眞是一件麻煩事，你吃飯的傢伙的確很危險。」

「所以，務請小英雄大慈大悲，救我一命，將烏劍還給小僧，此恩此德，今生報不完，下輩子也一定會報。」

阿呆的脚巳離開，小和尚磕頭如搗蒜，聲淚俱下，感人至深。

小魚兒道：「可是，很不巧，烏劍也是本人所需要的東西。」

和尚道：「這不打緊，送回去之後，小僧可以再設法偷出來。」

鳳兒冷然一笑，道：「開什麼玩笑，這一次偷竊會砍頭，下一次扒就會饒你不死?」

和尚振振有詞的道：「事情是這樣的，回寺之後，我可以辭去看管的工作，立刻辦理移交，然後再下手去偷，自然不會砍到小僧的頭。」

小魚兒尋思少頃，道：「你說的可是實話?」

和尚一本正經的道：「如有半句謊言，天打雷劈!」

小魚兒取出一粒藥丸來，丢給他，面不改色的道：「爲了表示你的誠意，可願將這一粒毒藥服下去?」

和尚嚇一跳，說道：「你要將小僧毒斃?」

小魚兒道：「毒發之期在三天之後，你若在三日之內能物歸原主，本座自會給你解藥吃，當然，一旦失信，必會七竅流血，百毒攻心而亡!」

失去烏劍，百死無生，服下毒藥，好歹還有三天可活，和尚別無選擇，立將藥丸張口吞下去。

小魚兒也很爽快，命阿呆將烏劍還給他，道：「難得朋友如此痛快，我小魚兒也不再爲難你，滾吧!」

和尚大喜過望，謝恩而起道：「請教三位落脚何處?以便隨時連絡。」

小魚兒道：「不必，本座決定會一會慧元老和尚，查一下烏劍怎會落在他的手中，你且告知大覺寺的詳細所在，作爲內應就可以了，說不定用不到來偷，便可將烏劍弄到手。」

「是!是!」

和尚大難不死，滿心歡愉，千謝萬謝後揚長而去。

鳳兒却不以爲然，道：「烏劍巳經到手啦，現在又要重新開始，眞不明白小龍哥在攪什麼鬼?」

阿呆亦道：「是嘛，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擧。」

小魚兒罵道：「你們懂個屁，山人自有打算。」

鳳兒道：「有什麼打算?」

小魚兒道：「我想查清楚，慧元老和尚是何方神聖?」

「他的來歷，跟我們有什麼相干?」

「慧元若是王化的化身，關係可就大啦。」

「我還是不明白。」

「白痴，血手屠夫的身價不低，咱們可以將他賣掉。」

一語提醒夢中人，阿呆驚「哦」一聲，道：「對，把他賣掉，朝廷有二萬兩白銀的賞格，咱們可以發一筆小財。」

× × ×

有錢能使鬼推磨，從古至今，金錢的誘惑總是令人無法抗拒，第二天一早，三小便直接來到位於靜樂縣城東南山坡上的大覺寺。

一名知客僧迎了出來，恭謹有禮的道：「三位小施主是來朝山進香?還是禮神拜佛?」

阿呆直接了當的道：「都不是啦，我們是來找銀子的。」

知客僧呆了一下，道：「找銀子?」

小魚兒忙糾正道：「你聽錯啦，是找人。」

「找誰?」

「慧元老和尚。」

「什麼事?」

「談談烏劍的事。」

「烏劍?」

「你沒有聽錯。」

「請教小施主，與敝寺住持是什麼關係?」

「老朋友。」

「小施主年紀輕輕，與敝住持是老朋友?」

小魚兒故意將「天王之星」亮出來，寒着臉道：「和尚不信?」

知客僧睹狀臉色大變，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我信，我信!」

將三人領至一間清靜的禪房，獻上香茗，又躬身說道：「請三位施主少待，貧僧這就去通稟，敝寺住持馬上就到。」

小魚兒道：「和尚請便，可別讓咱們等太久。」

知客僧告辭而出，阿呆端起茶來就要喝，鳳兒急忙阻止，道：「別喝，小心中毒。」

阿呆一怔愕，道：「不會吧，香噴噴的烏龍，怎會有毒，再說，我們從小在糟老頭特製的毒汁薰泡中長大，普通的毒藥也奈何不了咱們。」

小魚兒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還是小心一點好。」

端起一杯茶，往地上一潑，青磚立刻變黑，冒起一股濃濃的毒烟。

阿呆的臉都嚇白了，火冒三千丈：「奶奶的，居然胆敢陷害咱們，非將慧元老禿驢的腦袋摘下來，把大覺寺夷爲平地不可。」

三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方待衝出去大幹一場，那知脚丫子尚未動得分毫，猛可間，一陣「軋軋」之聲起自耳畔，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面前巳落下一道鐵柵，將他們困死在一個牆角上。

鐵柵粗逾兒臂，牆壁又都是巨石砌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看來，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阿呆拉下一張苦瓜臉，道：「慘啦，慘啦，陰溝裏翻船，這一次準會大魚吃小魚，被人烤着吃。」

餘音未落，在賭坊遇見的小和尚如幽靈般闖進來，劈面就說：「你們怎麽這樣快就來了，也不事先打一個招呼。」

小魚兒道：「毫無疑問，這裏是一個土匪窩？」

和尚點頭道：「本來就是嘛。」

「這方圓數十里內的血案都是你們幹的？」

「大概八九不離十。」

「大覺寺原來的僧衆呢？」

「早巳魂飛天外，骨化飛灰。」

「你們在此巳盤據多久？」

「差不多有十來年咯。」

「烏劍可巳携回？」

「巳物放原處，並且辭去了看管的差事。」

「如此，是否可以隨時下手竊得？」

「還要看機會，必須等待。」

「可知藏放的地點？」

「就在大雄寶殿內。」

阿呆接口說道：「混蛋，旣知這兒是土匪窩，你爲何不早說。」

小和尚服下了小魚兒的毒藥，僅僅還有兩天的壽命可活，得不到解藥，只有死路一條，是以對答如流，不敢虛言誑人，畏畏縮縮的道：「是三位沒有問呀，小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鳳兒道：「算啦，強盜就是強盜，別再假裝和尚，我問你，你是幾歲落草爲寇的？」

「約莫十一二歲。」

「今年多大？」

「十六。」

「算起來也是老資格啦？」

「那裏，那裏。」

「本名叫什麽？」

「張大柱，大家都叫我大柱子。」

阿呆道：「大柱子，閑話少說，快將咱們放出來再作計較。」

張大柱道：「機關的樞紐在後面。」

阿呆道：「那就快去呀，別發楞。」

張大柱頷首應諾，轉身就走。

鳳兒追問道：「你們的頭兒是誰？」

張大柱邊走邊說道：「就是慧元老和尚。」

「本姑娘是問他原來的身份？」

「是——」

話至此處，突然住口不言，因爲慧元老和尚巳冷不防出現在他面前。

身後，還緊跟着四名橫眉豎目的假和尚。

只見慧元老和尚的眸中閃過一抹兇惡的光焰，說道：「我道這三個娃兒，怎麽會踩上大覺寺，原來是你這個雜種在作內應。」

張大柱嚇得渾身發抖，兩條腿比麵條還軟，心驚胆跳的道：「沒有，沒有，屬下沒有私通外人。」

「斃了！」

「是！」

慧元一聲令下，一名假和尚應聲而出，刷！掣劍在手，分心就刺。

大柱子巳魂飛天外，眼看命在旦夕，驀地，小魚兒發出一聲暴喝：「住手！」

手字出口，一枚鐵葡萄巳脫手飛出，好準，正中劍身，嘭！就在劍身之上炸開，不僅將長劍炸斷炸歪，全身的衣裳成爲馬蜂窩，而且，一張本來就令人不敢恭維的馬臉，登時「錦上添花」，處處坑坑洞洞的，變成大花臉。

大柱子險險逃過一刧，却激怒了慧元和尚等人，宛若一陣風似的衝進禪房。

慧元住持粗壯結實，年約五旬，大光頭光潔如鏡，紅袈裟亮麗奪目，但眉宇之間却流露出兇殘的本性，一照面，便扯開破鑼似的嗓門吼叫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你們來本寺何事？」

小魚兒昂首傲然道：「尋一頭驢。」

慧元一時弄不懂他的意思，反問道：「一頭驢？」

鳳兒冷冷的笑道：「就是你這一頭禿驢。」

慧元恍然大悟，怒貫雙眉，霍地一聲獅子吼，袍袖怒張，雙掌齊出，立有一股強勁的狂飆暴捲而出。

力道好大好猛，震得鐵柵嗡嗡作響，三小身不由己的向後一仰，氣息亦爲之一窒。

慧元住持發出一串野獸般的狂笑，道：「找老衲作甚？」

阿呆道：「想查一下你的戶口。」

小魚兒道：「想調查一下你眞正的身份來歷。」

慧元和尚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老衲慧元。」

鳳兒尖酸刻薄的道：「少來這一套，狗熊穿上袈裟也一樣可以裝和尚，本姑娘問你，以前可是一個殺豬的屠夫？」

慧元眼一瞪，道：「是又怎麽樣？」

鳳兒與二人互換一道眼神，道：「好說，我們是慕名而來，想投效閣下。」

阿呆會意，道：「也可以說是想征服閣下。」

小魚兒總結道：「是友是敵，全在朋友一念之間。」

慧元眉頭一皺，聲若洪鐘似的說道：「沒有錯，老衲以前的確是一個殺豬的屠夫。」

小兒魚說道：「叫王化，外號血手屠

夫？」

「完全正確。」

「天狼山天狼寨的大當家的？」

「多此一問。」

「離開天狼山後，殺死寺中和尚，你便盤據大覺寺。」

「這是一個絕佳的好地方。」

「以大覺寺作掩護，繼續幹你的無本買賣？」

「這是老夫的老本行。」

「閣下很乾脆，不改草莽本色。」

「也希望你們三個雜種痛快一點，到底是想死？還是想活？」

「想死怎樣！想活又如何？」

「想死老夫就放一把火，將你們燒成灰，想活就投效本寨，包你們穿金戴玉，吃香喝辣。」

鳳兒道：「我們可以考慮。」

阿呆道：「如果地位相當的話，我們說不定願意接受。」

小魚兒說的最明白：「天狼寨的大寨主，若是肯讓給我們來當就幹啦。」

血手屠手王化聞言大怒，臉一沉，眼一翻，吼聲如雷，道：「放屁，你們巳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鼈，還跟老子談條件，呸！」

一口濃痰直往小魚兒臉上吐，被阿龍閃身避過，血手屠夫又道：「再說，本寨一向有優良的傳統，地位的高低，身份的尊卑，全憑眞本事，硬功夫，以及殺人的人頭數，刼掠的錢財數作標準，你們三個雜碎胎毛未退，乳臭未乾，也想當寨主，簡直是痴人說夢。」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鐵柵之上突然冒出一團火花，小魚兒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用「天王之星」，接連切斷數根鐵柵，當即破柵而出。

惡狠狠的瞪了王化一眼，小魚兒將「天王之星」高高舉起，一臉肅穆的道：「姓王的老頭，認識這一枚戒指吧？」

血手屠夫王化的臉色接連數變後道：「認識，是綠林令。」

阿呆道：「旣知是綠林令，當知持有綠林令的人就是綠林盟主。」

鳳兒插嘴道：「見了綠林盟主，爲何不以跪拜大禮參見，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啦。」

血手屠夫王化虎吼一聲，道：「老夫早巳脫離綠林，另立門戶，綠林令只能管到天狼寨，管不到大覺寺。」

小魚兒道：「哼，一朝入盟，終身效命，這是綠林道上的規矩，恐怕沒有這麽簡便吧？」

王化不願再爭論下去，將話題岔開，問道：「娃兒，這綠林令是何人交給你的？」

「你猜猜看。」

「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也許是吧。」

「怎麽說也許？」

「因爲此人並未表明身份。」

「這個匹夫如何稱呼。」

「他自稱千面人魔。」

「江湖上沒有他這一個字號。」

「也許是化名吧。」

「娃兒又是何許人？」

「小魚兒，小魚吃大魚的小魚兒，這兩位是本座的好朋友，男的是阿呆先生，女的是鳳兒姑娘。」

血手屠夫王化橫掃了三人一眼，道：「你們今日此來，可是奉了那千面人魔之命？」

小魚兒道：「一半是，一半不是。」

王化道：「怎麽說？」

阿呆道：「一半是糟老頭命咱們來取一樣東西。」

「呆子，你說『取』？」

「是『取』，大概是千面人魔寄放的吧。」

「什麽東西？」

「烏劍！」

王化道：「他想得美，人在劍在，人亡劍失！」

「可以，你要是不給，咱們就用搶的方式！」

「快說另一半又是受了誰的指使？」

鳳兒冷笑道：「沒有人指使，完全是咱們自己要來的。」

血手屠夫王化道：「來做什麽？」

小魚兒道：「想將你這個天狼寨主取而代之，過過癮。」

「小子口氣不小，本寨主剛才巳經說過，欲在天狼寨爭得一席之地，必須在拳脚上見眞章。」

「這個不成問題。」

「想要登上寨主的寶座，你只有打敗老夫的一條路可走。」

「本座正有此意。」

王化道：「打不贏老夫，你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這我知道，而且，希望能再加一個賭注。」

「賭什麽？」

小魚兒晃動一下手中「天王之星」，道：「本座若不幸落敗，願獻上項上人頭，外加這一枚綠林令。」

血手屠夫王化聳一下雙肩，道：「可惜天下沒有第二顆『天王之星』。」

小魚兒道：「馬馬虎虎，倘若本座獲勝，你以烏劍作賠就可以了。」

鳳兒道：「這樣，兩件事作一次解決，省時又省力，大家都好。」

阿呆的話更露骨，「喪事也可以一次理，刨一個大坑就解決啦。」

血手屠夫王化粗獷的吼叫一聲，道：「好狂妄的雛兒，好，本寨主答應了，咱們換個地方幹，大覺寺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

大夥立即退出禪房，來至大雄寶殿前面。此處甚是寬敞，青石爲地，有一塊畝許大小的廣場。

廣場邊上有一道高牆，約三丈左右，牆邊有數支更高的旗桿，是專爲吊升燈籠之用。

驀然，小魚兒一式「一鶴冲天」，彈身拔起空中，凌空來了一個大廻旋，輕鬆寫意的將「天王之星」放在旗桿頂端。

然後，輕飄飄的落在地面，面不改色的道：「王寨主，爲了公平起見，可否將你的烏劍也放在另一根旗桿上，勝者同時取得兩件寶貝，敗者血染黃沙。」

（未完·三）

龍騰海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文・白方東　圖・可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家宇因父親「八臂子都」患了夢遊病，被人嫁禍，一家四十一口全部被殺，岳家宇得忠僕吳明夫婦以出生女嬰替死，送去贛省懷玉山猿愁峽他的父親摯友「三絕逸叟」司馬龍處收養，教他武功，學成後將他身世告知，按照他父親遺囑，再暗訪「金不換」雷士亮、「一見愁」斐志豪、「萬里飛虹」程九皋，向他們三人學武功各一招，然後找尋殺害他父親的仇人……岳家宇拜辭師父下山，除了師父囑咐和先父遺囑之外，另一個要尋找的是救命恩人吳明夫婦，闖蕩江湖第一件遭遇的事情是遇到白氏兄妹受壞人欺侮，仗義相助……

殺帮兇洩憤　救良師出險

白瑞暴喝一聲，抓起門後的巨斧，掠出大廳，「霍霍霍」連劈三斧，那大漢冷笑連連，閃了開去。

白瑞狀似瘋狂，掄斧猛劈，但那大漢似乎技高一籌，一味閃避，不屑還手，那一僧一道，竟也哈哈大笑，目無餘子，只聞那美婦冷冷地道：「何必要狗熊！乾脆把他了結就算了……」

白琬厲叱一聲，就要出廳相助，只聞岳家宇沉聲阻止道：「白琬，妳先別急，我十分奇怪！不知道這三人憑甚麽如此狂妄？」

岳家宇一掠出廳，引吭大喝一聲，有如平地悶雷，白瑞和那大漢竟被震得跳了起來，連那一僧一道也面色大變。

岳家宇哂然一笑，緩緩踱上幾步，沉聲問道：「你們幾人之中，那一個武功最高？」

那老道看了和尚一眼，沉聲道：「貧道雖非武功最高的一個，却想知道尊駕的身份和用意？」

岳家宇瞇着眼看了老道一眼，不屑地道：「我的身份你不配知道，至於我的用意——」

他大步走到小木橋之旁，雙掌一陣亂劈，竟將小橋截爲兩段，比刀斧還快，冷冷地道：「你和那惡僧來此，無非是爲人撐腰！看你們的氣派，似乎很有一手，喏！這小橋分爲兩段，每段也只有七八百斤，你先拿起一段……」

老道微微一怔，道：「那小橋就是被你扛回來的？」

岳家宇道：「不錯！可是撤了小橋，仍是擋不住你們來此！」

那大漢厲聲道：「我們十餘個部下，却於過河時中了劇毒……」

白琬「格格」大笑一陣，道：「那是本姑娘的主意！可惜沒有使你們中毒！」

老道走到小橋之旁，抓起一段「嘿」地一聲舉了起來，道：「小子，還有甚麽了不起的？」

岳家宇抓起另一段，輕描淡寫地道：

「只要你能接我五成內力一擊，白家的傳家之寶和人，統通由你們帶走，若是接不下來，你只好認命了……」

道人面色微變，向那惡僧看了一眼，似在求援，那惡僧向前移了幾步，道：「道兄只管放心接着就是了！」

岳家宇大聲道：「這樣吧！你們兩人來接我五成之力一擊！如果仍然接不下，把人、寶留下，趕快逃命去吧——」

「唿」地一聲，那半截小橋有如泰山壓頂，力砸而下。

那惡僧一掠而至，和道人合力托住半截小橋，二人以騎馬登山之勢站好，岳家宇的半截小橋已經壓下！

「蓬」地一聲，碎木紛飛，兩截小橋完全粉碎，僧、道二人「蹬蹬蹬」連退十餘步，虎口已被震裂。

四周傳來一片歡呼，原來白家數十莊漢，已在屋頂上形成包圍之勢。

那大漢一見兩個帮手也不是敵手，心胆皆裂，向那美婦連使眼色，示意她一同逃走。

岳家宇彈去身上的木屑，指着那美婦厲聲道：「追根結底，今日的禍事都是由妳而起，妳先報上名來！」

白琬冷冷地道：「她就是武林聞名的『小桃紅』谷妙……」

岳家宇突然心頭大震，眉宇間的煞氣立刻濃重起來，想不到離開師父第一天，就遇上一個仇人。

雖然師父並不主張濫殺，而且眞正的仇人只有四人，但十八年來，深藏心中的仇恨，一下子爆發出來。

他他知道，此時此地，絕對不能洩露自己的身份。他瞪着冷厲的眸子，大步走向「小桃紅」谷妙。

那一僧一道和那大漢，知道遇上高人，在這緊要關頭，也忘了剛來時的派頭，同時悶聲不響，向岳家宇撲上，集平生之力，各劈出一掌。

白琬驚呼一聲，疾撲而上，但岳家宇對自己的武功已有了信心，隨手一撩，把白琬震出三大步，兩掌自胸前一合，一式「乘風破浪」，力拍而出。

「蓬啪」兩聲，那大漢和那道人，各中了一掌，衣屑紛飛，退出三步之遠。

那和尚自知不敵，駭然疾退一丈，而岳家宇却志在「小桃紅」谷妙。滑步欺身，谷妙眼前一花，左臂已被扣住。

只聞白瑞肅然道：「仇大俠手下留情！她這人並不太壞，只是……」

岳家宇輕輕一抖，谷妙的臂腕，立即脫臼，順手點了她的穴道，又向那健婢掠去。

「唰」！健婢手中的提袋，立被岳家宇抓破，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落在地上。

岳家宇凝神望去，原來是一個五寸多高的如來佛像，通體金光閃閃，乃是純金打造。

即使這佛像確是九九眞金打造，也不見得太貴重。充其量也只有二三斤重。他相信此物既爲白瑞的傳家之寶，而「小桃紅」爲了此像，竟在白家隱伏十餘年之久，可見此物之珍貴，不在黃金本身價值，必定另有妙用。

突然，他發現佛像前胸雕了兩行小字：岳家驥兄惠存，弟某某敬贈。

因某某人敬贈字跡已被抹去，不知是誰所贈。岳家宇腦中「嗡」然鳴叫，眼前直冒金星。

他身負絕學，極有定力，只因滿門慘死，在他的心靈上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此物既是岳家的傳家之寶，却在白瑞手中，分明昔年白瑞也是殘害岳家四十一口的兇手之一，可能白瑞於行兇之後，再行洗刧，偷偷將此物據爲已有。

此刻岳家宇對白瑞之仇恨，較「小桃紅」尤甚，突然轉身，獰視着白瑞。

白瑞作賊心虛，立即明白了岳家宇已揭穿了他的秘密，駭然退了一步，但未站穩，岳家宇已欺到他的身邊，兩手一晃，白瑞要想招架都辦不到，只感心窩處被對方按住。

白琬大吃一驚，她還不知道爲了什麼？只見岳家宇嘴唇動了一陣，以傳音之術對白瑞說道：「昔年岳家之事，也有你一份？」

白瑞面色灰敗，吶吶又止，岳家宇手上一用勁，「噗嗤」一聲，一隻右手戳入白瑞胸膛之中，順手一掏，一顆血淋淋的人心，應手而出！

「啊……」四周一片驚呼，白瑞蓬然倒下，這工夫那僧道，一交眼色，挾起地上的「小桃紅」，越牆逃走，連那大漢也跟着走了。

白琬已將那金佛像撿起來，此刻過度驚駭，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因爲是她把岳家宇帶同家來，也等於她殺了哥哥一樣。

雖然她知道白瑞不是她的親生兄長，但對她却有養育之恩，怔忡良久，才厲叱一聲，向岳家宇撲來。

岳家宇一閃讓過，沉聲道：「把那佛像拿過來。」

白琬切齒道：「小賊，算我瞎了眼，才引狼入室，原來你也是爲了此寶而來，哼——」

她知道自己絕非敵手，更不知道她的哥哥過去的行爲，她只知道這寶物是白家之寶，非同小可，絕不能落於外人之手。

她眼珠一轉，厲喝一聲道：「小賊！妳接著——」

說著抖手作擲出之狀。岳家宇雙手欲接，恐怕家傳至寶被她摔壞，那知白琬倒縱而起，越牆而去。

岳家宇大喝一聲，也向牆外掠去，十餘個大漢一湧而上，十餘件兵刃四面八方遞到。

岳家宇殺機大起，自然不會在乎這些大漢，身懸半空，掃出兩掌，那些兵刃像狂風中的敗葉，四散飛去，有的竟飛在自已人身上，立即發出慘嗥之聲。

這一躭擱，白琬已逃出百丈之外，出了莊院，向北疾奔。

岳家宇無意傷害白琬，只是想把金佛奪回來，因爲這是岳家人亡家破之後，留下的唯一之物。

奔出五七里，雙方相距僅二三十丈。前面是一片松林，只聞白琬恨聲道：「我現在才知道，這是『八臂子都』岳家驥之物，難道你是岳家的後人不成？」

岳家宇不敢承認，唯恐被路人聽到，窮追不捨，白琬見他不承認是岳家之後，

以為他和「小桃紅」一樣，只是想據為己有，明知遲早必被追上，却仍是拚命奔跑，掠進松林。

岳家宇也跟進松林，再次加快，只見白琬背向著他，作了一個怪姿勢竟靜立不動。

岳家宇怔了一下，冷冷一笑，心中暗道：「原來妳還想力拚一下，我就成全妳吧——」

他一掠而至，一式「畫龍點睛」，向她的後腦戳去，他的手指堪堪戳中之時，見她仍沒有動，不由吃了一驚，心道：「莫非她要借我之手自殺不成——」

他連忙收回大半力道，手腕一沉，「啪」地一聲，拍在她的背上，白琬立即伏在地上昏了過去。

岳家宇甚是不忍，心道：「白瑞雖是我的仇人，而她却是無辜之人，臨別時，師父曾諄諄教誨，不可濫殺無辜，免傷天和……」

他搓搓手，想將她翻過來，以便找那金佛，目光又落在她那美好的胴體上。

就在這工夫，迎面傳來輕微的步履聲，好像不止一人，而且白琬也動了一下，似已甦醒過來。

岳家宇立即直起腰來，心念電轉，設若白琬此刻醒來，必定大聲吵鬧，她定會說我是岳家之後，如果來人也是武林中人，我的身份立被揭穿。

步履聲逐漸接近，白琬抬起頭來，似想坐起來，而此刻迎面林中小路上出現兩個老者。

岳家宇大為焦急，白琬側頭一看，發現了岳家宇，大聲道：「你是——」

岳家宇絕不能讓他揭露自己的身份，情急生智，揚手向她的頭上拍下，乍看似是含怒出手，用力很大，其實拍中白琬的頭頂，用力極小。

白琬被拍得頭昏眼花，尚未昏厥，岳家宇不忍再傷害她，心道：「屁股上肉最厚，打兩掌，踢幾脚似不要緊。」立即拳脚交加，「蓬蓬」有聲。

這時那兩個老者已經走近，岳家宇偷一看，兩個老者似乎甚為不平，大有出手干涉之意。

岳家宇又揚起手，中食二指暗提一成內力，巧妙地擊中白琬的後腦，她立即又昏厥過去，而他却狠狠地道：「賤人！妳現在玩野了，可以三五天不回家，終日與那些賭徒在一起鬼混！當然沒把我這丈夫放在心上……」

「蓬蓬」兩聲，又在她那綿軟的臀上踢了兩脚，狠聲道：「可是孩子在家生疹子，終日叫鬧……我派人去找妳……妳非但不回家，反而著人回家要錢……今天我非揍死妳不可……」

兩個老者互視一眼，苦笑了一下，其中一個道：「原來是家務事！咱們不管也罷！」說畢聯袂而去。

岳家宇停手不打，心中十分慚愧，像這種說謊的技巧，不知怎樣想起來的？只是為了滿門血仇，暫時不能暴露身份而心血來潮……。

四望無人，他又要去翻她的身子，找那金佛，那知一時粗心大意，未加提防，眼前一花，「啪啪」兩聲，被摑兩記耳光，踉蹌退了兩步。

那少女一躍而起，回轉身來，岳家宇不由驚噫一聲，楞在當地，原來這少女並非白琬，而是一個十分陌生的美麗少女。

少女柳眉一揚，一雙杏眼在岳家宇身上打量一遍，冷峻地道：「眞是虛有其表！小賊，你剛才打了我一頓，到底為了甚麼？」

岳家宇抱拳歉然道：「在下一時疏忽，認錯了人，務請姑娘原諒……」

少女輕蔑地說道：「小賊，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信，你那一套詞兒，簡直是神來之筆，竟把兩個老江湖也騙過了！你的外表雖然忠厚，却是一個狡猾無比的淫徒！」

岳家宇悚然一震，道：「淫乃萬惡之首，姑娘千萬勿血口噴人……」

少女厲聲道：「那麼你剛才偷襲於我，又編了一套兒，竟說我是你的老婆，終日在外鬼混，連孩子也不管，那是甚麼意思？」

岳家宇搓搓手，吶吶地道：「在下只是一時情急，不願使那老者知道我和那少女的身份，以及所發生之事。只得信口胡謅一通，沒想到鬼使神差，打錯了人，在下再次向姑娘鄭重陪禮……」

說著，又是兜頭一長揖，神態至為謙恭。

少女杏眼一眨，冷笑道：「那少女是誰？你為甚麼追她？你又是誰？」

岳家宇心道：「這少女剛才正在練功，大概沒有看到白琬，足見白琬在她的身後已經變了方向逃走，說出她的名字不要緊，只是我為甚麼要追她呢？……」

少女冷笑道：「我看你這人吃高粱能拉出蓆子來，又在胡編啦！」

岳家宇道：「那少女名叫白琬，姑娘也許認識她！至於在下追她，乃因她搶走了在下一樣東西！」

少女微微一怔，道：「你也認識白琬？她搶了你的甚麼東西？」

岳家宇信口胡謅道：「她搶走我一塊黃金！」

少女啐了一口，冷笑道：「白家離此不遠，我和白琬雖僅是一面之識，而且知道她十分刁頑，但白家非常富有，她豈能搶你的黃金！」

岳家宇攤攤手，又說道：「姑娘不信，在下也沒有辦法，她也許是開玩笑，但是那塊黃金有二三斤之重，乃是在下全部所有……」

少女沉聲道：「你又是誰？」

岳家宇肅容道：「在下仇繼志！」

少女一手托著下顎，冷冷地道：「說了半天話，你連我的名字也未問過！」

岳家宇歉然道：「在下心情十分焦急，以致疏忽，尚請姑娘見諒，不知姑娘的芳名……」

少女道：「我叫萬紫琴，你剛才在陌生人面前打了我，也侮辱了我，這筆賬如何清算？」

岳家宇苦笑道：「姑娘若是仍不消氣，就打我一頓好了……」

萬紫琴冷哼一聲，道：「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之事！你打我之時，有兩個陌生人在旁，我要打你當然也要如法泡製！」

「這……」岳家宇沉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在下已經承認錯誤，姑娘似不應再刁難於我！」

萬紫琴兩手叉腰，大聲道：「你打了我，又說我是你的老婆！設若你是一個姑娘，你又該如何？」

岳家宇正色說道：「好吧！在下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姑娘準備妳到那裏去打我？」

萬紫琴杏眼連轉，道：「讓我想一想……」她當眞地兜著圈子，低頭凝思。

突然，她拍拍手大聲道：「有了！你跟我走——」

岳家宇沉聲道：「在下剛才說過，尚有要事待辦，可沒有太多的時間！」

萬紫琴神秘地道：「不遠！不遠！就在前面一個山谷之中，大約盞茶工夫就到了！」

岳家宇乃是心地純潔之人，誤打了人，自應受罰，只得跟著她走。

萬紫琴一邊走路，一邊折著花枝和花朵，道：「仇繼志，你會不會做花冠？」

岳家宇冷冷地道：「在下現在那有這種心情……」

「我不管！你要給我做！」說著，把花枝遞給岳家宇。

岳家宇很快地編成一個花冠，却不禁感慨萬千，幼年往事，一幕幕映上心頭，記得有一次他賴著師父要爹爹、媽媽。師父只得編製花冠，逗著他玩，才應付過去。自那次以後，他就學會了做花冠。

萬紫琴搶過花冠，十分驚奇，大聲道：「眞了不起！不知是誰教給你的？」

岳家宇嘆了口氣，道：「家師……」

萬紫琴把花冠戴在頭上，指著自己的鼻尖，道：「仇繼志，若以白琬和我相比，那一個比較美些？」

岳家宇心事重重，淡然道：「都差不多……」

萬紫琴哼了一聲道：「不說就算了！何必言不由衷！」

岳家宇正色地說道：「事實的確如此！只是她額角上有個小疤，妳的臉上却沒有……」

萬紫琴大感受用，道：「據我所知，她和白瑞不是嫡親兄妹，她是一個棄嬰，被白瑞收養……」

岳家宇心道：「我殺了白瑞，從今以後，她更是孤苦伶仃了……」

這時二人已經來到一個山谷入口處，萬紫琴輕輕拉他一下，道：「不要出聲，我們先看看動靜……」

二人閃於一塊岩石之後，岳家宇皺皺眉頭，道：「妳不是要當衆打我洩念嗎？妳……」

萬紫琴以食指豎在小嘴上，白了他一眼，道：「你的武功如何？」

岳家宇肅然地道：「在下既然誠心讓妳打一頓，絕不還手，武功高低，無關宏旨！」

萬紫琴看了他一眼，忍不住一絲笑意，低聲道：「我現在想變打為罰，你只要聽我指使一次，不論事情成敗，咱們的過節一筆勾消，從此兩互不相欠！」

岳家宇正色道：「這樣也可以，但妳必須告訴在下，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在下義不容辭，若是壞事，在下情願挨一頓打……」

「當然是好事囉！」萬紫琴神秘地道：「像白琬那等身手之人，若有三五個聯手攻你一人，你能接下多少招？你要說實話，不必客氣！」

岳家宇謙虛地道：「大概可立於不敗之地……」

萬紫琴不由喜出望外，睇著一雙大杏眼，道：「你不是吹牛吧？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一旦高估了自己的功力，可能有殺身之險！」

岳家宇哂然道：「吹牛拍馬，在下不會！在下這條大好的性命，還要留著去完成許多艱鉅的任務呢！」

萬紫琴點點頭道：「看你不像胡吹之人，我姑且信你！現在我要告訴你如何去完成這件任務了……」

「慢著！」岳家宇肅然，說道：「妳能相信我，我非常感激！但也要使我相信妳才行！萬一妳想利用我去做一件壞事，這……」

萬紫琴面色一寒，冷笑道：「你敢懷疑我的人格？」

岳家宇沉聲道：「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妳要設身處地為我想想，我必須懷疑，除非妳能提出保證！」

萬紫琴狠狠地在他的額上戳了一指，道：「想不到你這人乍看很傻，其實心眼更多！我現在起誓好了！」

岳家宇道：「必須起重誓，不能表白妳的心跡！」

萬紫琴肅然道：「過往神明共鑑，我若叫仇繼志去做壞事，將來就變成一個不理家務，終日在外鬼混的女賭徒……」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妳怎地發這重誓？」

萬紫琴玉面微紅，道：「是你要我起重誓呀！」

岳家宇攤攤手道：「妳若變成一個女賭徒，豈不是變成我的老婆了——」

萬紫琴面如紅布，柳眉一挑，道：「你敢佔我的便宜？」

岳家宇肅然道：「那一套詞兒，是我情急胡編出來的，妳何必再引用它！因為我剛才曾說我的老婆是個賭徒啊！」

萬紫琴怔怔地望著他，心道：「這小子佔了人家的便宜，却懵然不覺，可見他的心地十分純潔……」

萬紫琴對他的不解風情，反而有點惱火，冷冷地道：「好啦！現在我要告訴你這件任務了……」

她一指谷心中央一根黑色柱子，低聲道：「看到沒有？那裏有一根鐵柱！」

岳家宇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而且鐵柱上有一根極粗的鐵鍊，通到一個坑中去……」

萬紫琴道：「那不是坑，那是一口深井！」

岳家宇茫然道：「鐵鍊通到井中做甚麼？」

萬紫琴神秘地道：「這個暫時不能告訴你，一會便知，你看，那深井四週，有八幢木屋，那裏面住了八個高手，八個木屋後面山壁下端，有五個山洞，那裏面住著七八十個彪形大漢……」

岳家宇不耐地道：「妳乾脆說出來多好！何必吞吞吐吐……」

萬紫琴肅然道：「假如你剛才的話不是吹牛，大約接下八個高手和七八十個彪形大漢，可能支持一二十招，在這段時間中，我就可以去完成這件任務！」

岳家宇搖搖頭，道：「說了半天，妳還是未說出是甚麽任務？妳是不是叫我纏住八個高手和七八十個大漢，妳趁機到深井中去？」

萬紫琴點點頭道：「不是到井中去，而是到井旁的鐵柱旁，只要我到了鐵柱之旁，任務就算完成了……」

岳家宇說道：「妳未免太相信我了！況且只管去路，不管退路！萬一完成任務之後，我們被百十個人纏住，退不出此谷呢？」

「不會的！」萬紫琴正色說道：「只要我能到達鐵柱旁邊，他們就不會再動手了！」

岳家宇肅然的道：「既然如此，要去就快點！現在已是拂曉，再遲些就來不及了！」

萬紫琴道：「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他們正在熟睡，若能不驚動他們而到達鐵柱旁，那是最好……」

二人伏身向谷中掠去，岳家宇在前，萬紫琴在後，天空晨星寥落，露水甚重。

二人相距深井四周木屋還有十餘丈遠，只聞「唰」地一聲，屋後草叢中鑽出一人，手擎大環刀，猛搖一陣。

在這寂靜的幽谷中，四山廻應，聲浪極大。只聞萬紫琴低聲道：「這是『梁氏八環』最末的梁超！你快上前攔住，別讓他窮搖——！」

這工夫八幢木屋之中，掠起七個人影，都擎着一色的大環刀，邊掠邊搖。接着，四面山洞中也湧出數十個彪形大漢。

岳家宇首先接下梁超和梁志，在一片「嘩啦啦」刀聲之中，連劈七掌，換了五個方位。

其餘五個一擁而上，只聞其中一個大聲道：「這小子身手不俗，既敢隻身前來救人，必有來歷，我們要捉活的……」

岳家宇回頭一看，並未看到萬紫琴奔向鐵柱，心道：「她可能隱在草中，俟機而動，我必須纏住這『梁氏八環』……」

暴喝聲中，八柄大環刀光芒似雪，向岳家宇當頭罩下，環聲懾人，凌厲無匹。

岳家宇從未經過這等陣仗，不免有些心慌，有些手忙脚亂！堪堪避過五刀，躍起五尺來高，兩腿交剪，掃出三腿。

另外有三人不敢硬接，暴退三步，但八柄大環刀稍退即進，直砍橫掃，銳不可當！

岳家宇接連使出師門三絕招，拳掌腿交互使用，逐漸收攝心神，開始搶攻。

一拳搗出，風雷乍動，立即配合一腿，在萬道寒芒中穿掠轉折，然後再劈出幾掌。

他雖然下手留情，只出了五成的內力，但「三絕逸叟」的絕學，畢竟非同小可。「梁氏八環」被震得馬步浮動，攻守失據。

突然，一陣暴喝傳來，只見三十餘個大漢，一齊向奔往鐵柱的萬紫琴撲去，立即形成包圍之勢。

萬紫琴悶聲不響，左衝右突，那些大漢人數雖多，却仍是節節後退。

只聞「梁氏八環」老大厲聲道：「你們數十人合攻一個丫頭，難道也擋不住她麽？」

只聞一個大漢沉聲對老大道：「啓稟梁大俠，這位姑娘是萬世芳萬老爺子的孫女……」

梁氏老大悚然一震，沉聲道：「七位盡力困住此人，待我過去看看！咱們看守此井，乃是武林盟主授權萬老爺子守護，萬老爺子瞧得起咱哥們，才將這等重責交給咱們，萬一出了岔子，連萬老爺子也担待不起……」

岳家宇不由心中一動，萬老爺子不就是「半掌追魂」萬世芳麽？昔年一些高手殺害恩人吳明的女嬰時，他曾看到，雖未帮凶，却未加以攔阻，此人空負俠名，實則更是卑鄙……。

那邊萬紫琴獨接七八十個大漢和梁氏老大，也十分吃力，好在那些大漢因她是萬世芳的孫女，不敢拚命招呼，但她要想突圍，却難如登天。

只聞梁老大厲聲道：「萬姑娘應該知道萬老爺子奉盟主之命，看守此谷，姑娘勾結外人前來擾亂，不知是何企圖？」

萬紫琴悶聲不響，盡力施爲，大漢立即倒下七八個。只聞梁老大厲聲道：「各位只管盡力施爲，一切責任由梁某自負，只要別殺死她就行！」

此言一出，數十個大漢像潮水一般湧上，萬紫琴立即岌岌可危了。

岳家宇心道：「既然萬紫琴也和萬世芳作對，這件事可能與白道有益，我必須貫徹初衷，看看她到底要幹甚麽？」

思忖間力劈十一掌，疾掃七腿，砂飛石走，草木橫飛，「梁氏八環」駭然稍退，岳家宇立即向萬紫琴處掠去。

人未到已推出數掌，慘嗥聲中，數十大漢倒下七八個，立即閃開一條通路。他一閃而入，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掃出五腿、六拳，一十九掌。

這一陣猛攻，勇不可當，包圍圈立即開了三四個缺口，萬紫琴一掠而出，向那鐵柱奔出。

但「梁氏八環」較她快了一步，迎頭攔住，岳家宇長嘯一聲，身形疾彈五丈多高，有如一頭猛隼，越過人潮，人在空中，向梁氏三環猛劈三掌。

梁氏三環已被他的威勢所懾，駭然閃避開去。

只聞「蓬蓬蓬」之聲，石雨塵霧，四下激射，地上已現出幾個小坑。

就在梁氏三環一震之時，萬紫琴滑如泥鰍，已經奔向那根鐵柱。

在這刹那間「梁氏八環」立即明白了兩少年的來意，驚得面色大變，竟忘了上前攔截。

只有岳家宇一人仍是莫名其妙，望着萬紫琴，只見她取下頭上的花冠，放在鐵柱頂端上。

「這是幹甚麽？」岳家宇見她放好花環之後，眉飛色舞，向他大聲招呼，道：「任務已成，我們快走……」

岳家宇好奇心大起，冒殺身之險，也

要看個究竟，心道：「計劃了半夜，又斷殺了很久，就是爲了把花冠放在鐵柱之上，眞是吃了飯沒有事做……」

萬紫琴大聲道：「仇繼志你還呆看甚麽？還不快走？」

岳家宇的目光，突然凝聚在鐵柱柱身之上，趁拂曉的微曦望去，只見上面刻了兩行小字「鐵柱開花之時，才是你脫困之日。」左下端刻着「萬世芳於某年某月某日敬刻」字樣。

岳家宇喃喃念道：「鐵柱開花……鐵柱開花……啊……」

他失聲大叫道：「原來井中困了一位絕世高手，受諾言限制，必須俟鐵柱開花時才能脫困！現在鐵柱不是開花了麽？雖然這不是鐵柱開的花，但對方既說鐵柱能開花，這假花自然也能算數！」

「梁氏八環」這時才驚醒過來，同時大喝一聲，向鐵柱撲去。

突然，鐵柱上的巨鍊「嘩啦啦」一陣巨響，井中冒起一股水柱，彈起三丈來高，接着井中又傳來一陣狂笑之聲。

只見一個全身衣衫生着綠苔的老人，帶着巨鍊，站在井口之旁。

這怪老人出現井口，「梁氏八環」突然止住身形，數百道目光，都凝聚在老人身上。

「哈……」怪老人的笑聲中充滿了忿怒、凄涼和一度絕望而終獲生機的狂喜。

由他身上的青苔看來，井中當然有水，但他却不是藏在水中，因爲他的衣衫只是發霉，而未全濕。

因此，他的頭髮上也沾滿了綠色青苔，白森森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再配上一雙深陷的眸子，神態至爲駭人。

他狂笑一陣，突然仰天長嘶一聲，道：「十五年了……想不到作了十五年井底之蛙，鐵柱終於開了花……」

那根巨鍊，扣在他的琵琶骨上，扣環上面被骨頭磨得雪亮，其餘的部份都生了銹。

岳家宇雖然站在三丈之外，看不到井內景物，但自老人開口發笑以迄到達井口，估井自井口到水面，足有六七丈之深。

這老人被困了十五年，且帶着一條巨鍊，竟能將井水震起十餘丈高的水柱，而且又能帶鍊出井，這等功力，實在駭人已極。

由此推斷，此老乃是極重諾言之人，設若他想逃走，隨時都能脫困出井。

岳左宇驚奇地看了萬紫琴一眼，心道：「不管這老人是正是邪，被困井中十五年，受盡了人間至苦，也該讓他見見天日。萬姑娘用心良苦，實在令人敬佩……」

老人一雙電目向四周一掃，那些大漢不禁機伶伶地打一寒顫，然後那老人的目光又落在萬紫琴身上，宏聲道：「是那一位救了老夫？」

萬紫琴指着岳家宇大聲道：「是他救了你……」

岳家宇正色道：「晚輩不便掠人之美，是萬姑娘把花冠放在鐵柱之上！」

萬紫琴大聲道：「花冠雖是我放的，設若不是他力戰百十高手，我也無法接近鐵柱……」

老人下意識地看了岳家宇一眼，突然微微一震，道：「小子，你姓甚麽？」

岳家宇躬身道：「晚輩仇繼志……」

老人微微點頭道：「仇繼志……仇繼志！哈……」

岳家宇不由一楞，抱拳道：「不知前輩因何發笑？」

老人冷冷地道：「你這名字很不錯？矢志報仇，終生不渝！但老夫受盡人間苦難一十五年，却不能報復，比較起來，你小子幸運多了……」

老人愴然嘆道：「老夫被困井底穴洞中，只能看到碗口大的天，幾乎記不清太陽和月亮是甚麽樣子，僅能看到一兩個星星，在被困之初，一天當中，總有數百次，望着井邊的鐵柱頂端，希望能看到一朶花……」

「嗨！」老人深深一嘆，續道：「人，本是爲希望而活着，一旦失去希望，生命就到了盡頭！老夫當然知道，鐵柱永不會開花，但老夫却常常夢見鐵柱上開了花，每於午夜夢廻，倍加凄涼……」

萬紫琴杏眼中蓄滿了淚水，連「梁氏八環」及七八十個大漢也都被老人所感染，谷中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突聞谷口處一陣朗朗大笑，只見一位白髯老人，有如足不沾塵，疾飄而下。

來人長髯振胸，白髮蒼蒼，但面色却十分紅潤，雙目中神光如電。

「梁氏八環」一齊向來人施禮，梁老大正要報告一切經過，老人搖搖手說道：「剛才的一切老夫都已經看到，雖然這是天意，但怠忽職守之責，却要老夫一肩承當……」

萬紫琴悲聲道：「爺爺，這是我的錯，武林盟主處罰我好了！」

「半掌追魂」萬世芳面色一寒，重重地哼了一聲，對井邊老人沉聲道：「鐵柱開花，雷兄從此恢復自由之身，恕小弟不遠送了……」

老人沉聲道：「萬世芳，老夫今日脫困，乃是這兩個年輕人的恩惠，本人自當銘記五內，俟機圖報，至於你…… 老夫並不領情！」

萬世芳冷冷一笑道：「那是自然！老夫兩面不討好，只有認命！尊駕請吧！」

老人伸手在琵琶骨上一捏，巨鍊立即截斷，「嗆」地一聲落在地上，沉聲道：「仇繼志，咱們走！」他回頭對萬紫琴道：「丫頭，妳走不走？」

萬世芳厲聲道：「雷士亮，你別得便宜賣乖，你想離間我祖孫的感情麽？」

岳家宇心頭大震，忖道：「原來這老人正是師父所說的三位前輩之一——『金不換』雷士亮前輩，想不到巧遇萬紫琴，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之事……」

「金不換」雷士亮冷冷一哂，道：「依老夫看來，你們祖孫之間，根本就沒有情感，不然的話，這丫頭絕不敢瞞着你帮助老夫脫困！」

萬世芳面色一寒，冷峻地道：「雷士亮，你現在還沒有離開此谷呢！」

雷士亮哈哈狂笑一陣，道：「姓萬的，不是老夫藐視你，別看老夫受苦十五年，若要動手，你恐怕還不行！」

「半掌追魂」身份極高，武林盟主委

他帮忙，還要加以「商請」二字，這些年來，他是以超然身份，協助武林盟主，處理武林公案。

現在衆目睽睽之下，受此侮辱，他雖是極有涵養，城府極深之人，仍是無法忍耐，厲聲道：「雷士亮，你只要別說老夫乘人之危就行了！」

雷士亮冷冷一哂，面向岳家宇沉聲道：「小子，上去接他三招！」

岳家宇萬沒想到雷士亮會叫他出手，他雖然極恨萬世芳，昔年殘害吳明女嬰時，他竟袖手旁觀，未說一句公正話，但岳家宇却十分感激萬紫琴，因此，他爲難地向萬紫琴望去。

萬紫琴的杏眼中，射出懇求的表情，好像在說：千萬手下留情，別傷了我的祖父……。

岳家宇更加爲難，搓着手對雷士亮道：「晚輩初出茅廬，技藝不精，恐怕有負前輩厚望——」

雷士亮冷笑，說道：「行與不行，你的心裏有數，老夫心裏也有數！若是僅爲了一個女人，而趦趄不前，你還有什麽出息……」

岳家宇大爲慚愧，心道：「雷士亮是父親及師父的至友，萬世芳却是一個徒有虛名的老奸雄，若僅爲了萬紫琴，而暗中相讓，這等行爲，有辱師門……」

他大步走到萬世芳面前，抱拳道：「晚輩仇繼志，不揣冒昧請前輩賜招！」

萬紫琴大聲道：「仇繼志，你敢！」

岳家宇目不斜視，故作未聞，只聞萬世芳冷峻地問道：「小子，你眞的是姓仇麽？」

岳家宇陡然一震，心暗道：「好厲害的老賊！」也立即收攝心神，正色說道：「晚輩的姓名，似乎沒有向前輩解釋的必要！」

萬世芳陰森地一笑，岳家宇心頭立即昇起一股涼意。

萬世芳冷峻地道：「出手吧！老夫接你三招！」

岳家宇將全部功力提聚，雙掌一翻力推而出，萬世芳單掌一撩「轟」的一聲，岳家宇連退兩大步，塵土四濺，方圓兩丈之内，無法透視。

岳家宇大吃一驚，深知這老賊尚未全力施爲，已是如此厲害，立即再次納足内力，挫身搗出一拳斜滑一步，以雷霆之勢掃出一腿。

萬世芳身子一偏，兩袖交拂，又是一聲大震，岳家宇的身子在半空翻了個觔斗，落在五步之外。

萬紫琴本是爲爺爺担心，待一招之後，已看出岳家宇不是敵手，反而爲岳家宇担起心來。

岳家宇一落地，俊臉微紅，並未受傷，萬紫琴一掠而至，低聲道：「你有沒有受傷？」

岳家宇搖搖頭道：「還好，我沒有受傷！」

突聞雷士亮哈哈大笑道：「萬世芳，你那『半掌追魂』的綽號可以休矣！」他回頭對岳家宇道：「小子，別難過！以你的年齡，能有此成就，已是難能可貴！萬世芳在你這等年齡恐怕連你半掌也接不下來！」

說畢，抓着岳家宇的右臂，帶着狂笑，向谷外掠去。

只聞萬紫琴大聲道：「仇繼志……等等我……」

接着又傳來萬世芳叱喝阻止之聲。

雷士亮鬆了手，二人迎着朝曦疾奔，岳家宇忍不住問道：「前輩怎會困於井中十五年？」

雷士亮慨然道：「說起來也是自找麻煩！昔年岳家遭害之後，不久『黑殺星』龐起就被推爲武林盟主……」

岳家宇又是一震，心道：「原來盟主就是他！看起來我要報仇，當眞要和整個武林爲敵了……」

岳家宇冷峻地道：「以龐起的身手和爲人，也有資格當盟主麽？」

雷士亮道：「當時老夫也正有這種想法，不久就找到他，那知這老小子又臭又硬，有恃無恐。以老夫所知，他的武功，僅比『無腸道人』、『空心和尚』等人略高一籌，無論如何，盟主之寶座輪也輪不到他……」

岳家宇切齒道：「還不是他截獲恩人吳明和晚輩，功勞太大——！」

雷士亮搖搖頭道：「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看法，設若無人暗中支持他，他豈能高據盟主寶座達十餘年之久！」

岳家宇道：「一定是有絕世高手爲他撐腰了！」

雷士亮冷笑道：「不錯，他只是一個傀儡，但老夫却因此上當，這也許正是幕後人物的詭計，想以兵不血刃之法，除去障碍，當時老夫聲言，他若能接下老夫二十招，老夫也擁護他。」

雷士亮微微一哂，續道：「誰知他的武功大有進境，而且前十餘招，他故意佯裝招架乏力之狀，老夫一時大意，竟然上當，待二十餘招時，他突然施出奇招，老夫雖然立予破解，佔了上風，但也輸了，因他接下了二十招並未受傷，老夫自知上當，却不能不實行諾言，被困井中。」

岳家宇沉聲道：「鐵柱開花的花樣是誰想出來的？」

雷士亮冷笑一聲道：「那是萬世芳示恩討好，表示仍有一綫生機，總比被困一生好些，但他却派出親信，嚴密看守該井，試想『鐵柱開花』豈不是等於無期徒刑麽！」

岳家宇沉聲道：「晚輩猜想，萬世芳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雷士亮肅然道：「不錯！但他暫時不會向任何人洩露，設若他眞是一個大奸大惡之人，他必定設法擒住你，向那暗中隱伏的絕世高手獻功！」

岳家宇道：「那暗中操縱大權的高手，會不會是昔年狂言要家父等高手拜他爲師的魔頭？」

雷士亮道：「老夫不敢確定，不過有一點不容置疑，令尊的夢遊病，以及暗中被襲，都可能是那魔頭所爲。因此，老夫勸你，暫斂鋒芒，絕不能憑血氣之勇，馬上去找武林盟主『黑殺星』龐起算賬！」

岳家宇深以爲然，他認爲以「半掌追魂」萬世芳的身份，都受龐起指揮，可見暗中操縱之人，必定非同小可。立即沉聲

道：「雷前輩，家師臨行嚴囑，要晚輩藝成之後，再學三位前輩的武功三招，不知另外二位前輩在何處？」

雷士亮苦笑道：「老夫十五載不見天日，早與他們斷了聯絡，但老夫可以猜想到，他們若仍活着，其遭遇也不會比老夫好些！」

岳家宇切齒道：「設若晚輩學了三位前輩的武功各一招，確能與那暗中操縱的魔頭一爭長短麽？」

雷士亮面色一肅，沉默良久道：「這問題老夫暫時無法回答你！待你學了他二人的一招之後，若能擊敗萬世芳，即使不能擊敗那魔頭，自保尚無問題，如果你想確知是否可擊敗那魔頭，必須找到『勾漏三殘』，設若你能於三五十招之内，擊敗『勾漏三殘』，大概就差不多了……」

岳家宇肅然道：「『勾漏三殘』必是那魔頭的爪牙了？」

「不是！」雷士亮正色道：「『勾漏三殘』並非黑道中人，他們三人，一盲、一聾、一跛，永遠在一起，遇上敵人，也是三人聯手。據說這三人聯手之下，招術凌厲無匹，當今之世，除了那魔頭之外，恐怕無人能接下他們聯手十招……」

岳家宇心頭一震，忖道：「雷前輩雖沒說出我學了三位前輩的絕學，能不能擊敗那魔頭，却轉彎抹角，以『勾漏三殘』的功力暗示，由此看來，那魔頭的武功，簡直高不可測……」

雷士亮掏出一個小册，交給岳家宇，道：「這是老夫在井中時研悟的一招，頗具威力，現在就交給你，在武功未成之先，若遇上『半掌追魂』萬世芳或更高的人物，千萬別以血氣之勇，螳臂擋車，設若不聽老夫之言，大仇不能報雪還在其次，你將無顏再見吳明夫婦……」

說畢，轉身掠去，三五個起落，已失去身影。

岳家宇愴然道：「爲了恩人，我也要不避任何艱難，學成絕世武功，以報他們的大恩……」

山風徐來，隱隱傳來宏亮的說話聲，岳家宇立即聽出是「半掌追魂」萬世芳的口音，道：「琴兒，自妳父母死後，妳我祖孫相依爲命，妳的個性雖強，却從未不聽爺爺的話，但今夜這件事，却害苦了爺爺……」

只聞萬紫琴幽幽地道：「爺爺乃是當今有數高手之一，大可以超然身份，置身武林是非之外，覓地歸隱，以享天年，何必與『黑殺星』等人同流合污……」

萬世芳沉聲道：「丫頭妳今後說話可要小心點！須知天地雖大，若想置身武林是非之外，根本不可能！況且如今盟主已排除異己，勢力遠及邊陲，聰明人不做傻事，他旣然禮遇爺爺，我豈能拒人千里之外……」

萬紫琴冷笑道：「可是爺爺不能是非不辨呀！」

「胡說！」萬世芳老臉微紅，沉聲說道：「有道是識時務者爲俊傑！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唐太宗以玄武門之變，奪得大寶之位，可謂心毒手黑！但事後自可改寫歷史，成爲一代聖君，後人無不歌頌功德……」

岳家宇冷冷一哂，立即隱起身形，只聞萬紫琴不耐地道：「爺爺要帶琴兒到那裏去？」

萬世芳沉聲道：「妳爲爺爺惹下大禍，爺爺不能不向盟主負荊請罪，同時聽說盟主之母，患了癱瘓之症，盟主已返里探病，爺爺要趁探病之便，俟機報告此事，以爺爺的身份，申斥自不能免，大概不會降罪，因現在武林一統，一個雷士亮成不了氣候！」

萬紫琴大聲的說道：「爺爺，我不想去……」

萬世芳沉聲道：「妳要氣死爺爺麽？還不快走！妳可知道那小子是誰？」

萬紫琴大聲道：「他不是仇繼志麽？他不是壞人呀……」

萬世芳冷冷哼了一聲，漸去漸遠，好像萬世芳始終未說出岳家宇的眞正身份。

岳家宇心道：「我必須設法看看『黑殺星』龐起到底是甚麽樣子？」

他暗暗跟着，不敢太近，進入皖境，來到馬鞍山附近，果見一片巍峨的莊門，建於高可三十丈的城堡之中。

只見萬世芳和萬紫琴聯袂進入城堡之中，大門立即閉上。

岳家宇決心入堡一探，他並未忘記雷士亮的叮囑，也未輕估堡中的戒備實力，只是，這堡中的秘密，對他有極大的吸引力。

他在附近小鎭上進了飲食，又在隱秘之處用了一會功，打開小册子看了一會，覺得很深奧，暫時無法深研。

夜幕低垂，堡中一片燈海，一更、二更、三更——！

他繞到堡後，貼牆翻入堡中，正要打量這四周景物，三道掌風，已先後襲到。

岳家宇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堡中戒備森嚴，寸步寸險，急切中橫掃一掌，右臂自左脅下穿出，立即發出一聲慘嗥。

倒下一個，另外兩個稍退又進，悍不畏死，岳家宇知道不能纏鬥，一式「乘風破浪」，狂飆乍起，兩個大漢有如枯木敗枝，飛出一丈之外。

岳家宇不暇察看對方死活，長身向第一進大厦石階前一輛四馬豪華轎車掠去！

那知還未到達轎車旁，車後閃出五個大漢，暴喝聲中，五道掌勁當胸壓到。

岳家宇不想再耽擱時間，也不願讓對方看清他的面貌，轉身後撩一掌，向旁邊短牆掠去。

那知這堡中暗卡太多，他的身子剛剛過了短牆，尚未落地，突感左脚腕被繩索纏住。

他大吃一驚，急打千斤墜右足沾地，想伏身去抓住脚腕上的繩索，但對方成竹在胸，大力一抖，岳家宇「卜通」一聲倒在地上。

到現在爲止，他還未看清來人的影子。但他以爲對方以詭計暗算，心中極是不服，正想以「鯉魚打挺」躍起。突聞一陣香風撲鼻而來，一隻小巧玲瓏的天足，已放在他的天靈穴上。

他暗暗一嘆，頹然忖道：「女人的脚放在頂上，眞是倒霉……」他扭頭一看不由心中大驚，原來這少女正是萬紫琴。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陳春華、任雲秋與陳康和隨同但無忌回到黑衣教巢穴，途中，任雲秋發覺陳康和有異，疑是內奸，及抵步，副總管但無忌召見陳康和密談，陳春華與任雲秋伺機離開，暗伏一隅，竊聽室內二人談話，果然發覺陳康和和黑衣教勾結之事，叔侄二人心中恍然，密訂謀策，首先要但無忌帶他們面見黑衣教教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四：佯作歸順　伺機反擊

只略一沾唇，便自放下。

鳳簫女看在眼裏，不覺笑了笑道：「陳莊主二位到了我這裏，乃是鳳簫女的上賓，我這茶是貢品碧螺春，平日不輕易待客，陳莊主二位只管放心飲用，鳳簫女待客的茶水之中，還不至暗施手脚，滲了散功散呢！」

春申君看她這麼說了，只得拱手道：「副教主快人快語，陳某久聞鳳女俠英豪過人，有丈夫風度，今晚一見，果然盛名不虛，經副教主這麼說，陳某自然信得過了。」

舉起茶盞，喝了一口。

鳳簫女粉臉上飛過一絲喜容，笑了笑道：「江湖上把我視作女魔頭，左道旁門，陳莊主這番話，大概是當着我說得好聽罷了。」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陳某交遊遍四海，對朋友都是直言，當面從無諛詞。」

鳳簫女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陳莊主也把我看作朋友了。」

春申君笑道：「普天之下，縱是敵人，也有化敵爲友的時候，何況副教主把陳某叔侄，待以客禮，那自然是朋友了。」

「無怪陳莊主博得了春申君的雅號，果然名下無虛。」

鳳簫女點着頭，輕輕嘆息一聲道：「夛謝陳莊主把我當作朋友，那是沒把我視作左道旁門的魔女了？」

春申君道：「正派名門，也有不肖弟子，在江湖上爲非作惡的人，旁門左道之中，也有正直剛毅之士，正邪之分，不在黑白，也不在門派，而在個人的行爲，行得正即正，行得邪即邪，副教主怎可妄自菲薄？」

「好個行得正即正，行得邪即邪！」

鳳簫女望着他，接道：「我從不妄自菲薄，我說的只是人家對我的看法而已！」

春申君喝了口茶，抬目道：「陳某多蒙副教主瞧得起，却有一事請教。」

鳳簫女問道：「陳莊主想問什麼？」

春申君道：「陳某想請教的是貴教中事，副教主認爲不便說的，可以不說。」

鳳簫女笑了笑道：「不錯，敝教中事，有許多事是不便說的，倒有不少我眞的不知道，陳莊主想知道些什麼呢？」

春申君道：「貴教既已行道江湖，貴教教主是誰，應該不是秘密了吧？」

鳳簫女道：「敝教教主是誰，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恕我無法奉告，不僅是陳莊主，就是敝教之中，也只有少數人知道教主身份。」

春申君道：「貴教宗旨呢？」

鳳簫女道：「替天行道。」

春申君笑道：「這太籠統了。」

鳳簫女也笑道：「我只能這麼說了。」

「在下那就不問了。」春申君笑了笑道：「在下還有一件事，就是敝友白雲觀主青松道兄和弓箭塘的謝公愚二人，不知可是貴教劫來了？」

「這個我眞的不清楚。」鳳簫女舉手輕輕掠了一下鬢絲，接着道：「因爲我今天才巡視至此，敝教總壇傳下令諭，邀請些什麼人，倒由總管堂負責，譬如今晚把陳莊主請來，是由但無忌去辦的，我久仰陳莊主英名，適逢其會，才請兩位來此一晤，不過關於青松道長和謝公愚，既是陳莊主的朋友，我可以代爲查詢一下。」

春申君心中暗道：「江湖上把她當作女魔頭，但看她的談吐，不像是個出手狠毒的魔女。」一面拱拱手道：「如此多謝了。」

鳳簫女看了任雲秋一眼，問道：「任少俠年歲不大，精擅『九轉身法』，『截經手法』，想來不是江湖上幾個門派所能調教出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任雲秋道：「家師從未在江湖走動，不欲人知，因此未便奉告。」

鳳簫女沒有說話，只輕輕點了頭，又轉過頭去，朝春申君問道：「陳莊主不願應敝教敦聘，敝教已經列出的名單，只怕很難取消，因爲敝教認定不是朋友，即是敵人，陳莊主拒絕應聘，即成爲敝教的敵人，和敝教爲敵，陳莊主實在划不來……」

春申君大笑道：「副教主這是威脅在下麼？」

鳳簫女微微搖頭道：「今晚，我把陳莊主請到我這裏來，我們只是以私人的身份交談，並且在我這裏可以暢言無忌，我方才說的，乃是事實，黑衣教的實力，大概遠較陳莊主想像的要高出甚多。」

「這個陳某想得到。」春申君道：「以鳳女俠的名頭，只擔任貴教副教主，貴教教主自然是一位非常之人了。」

鳳簫女壓低了些聲音，說道：「陳莊主把我看得太高了，敝教之中，一共有三個副教主，其他二位，就比我高明得多，尤其教主的大名，一旦傳出，保管你陳莊主嚇上一大跳，他的名頭，也超過我千百倍。再說，江湖武林已有三分之二，都被敝教所羅致，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陳莊主能和敝教爲敵麼？」

她眼波斜橫，徐徐說道：「不知怎麼，今晚我和陳莊主談得極爲投契，依我之見，陳莊主何不……唉，我是黑衣教的副教主，這話實在不應該出我之口；但不如此，我實在想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春申君看她欲言又止，似乎有左右爲難的神色，心中暗暗奇怪。忖道：「看她神情，絕非做作，這女魔頭一向十分剛愎，今晚怎麼會忽然化作繞指柔了？」

一面含笑道：「副教主方才說過，今晚只是私人談話，在這裏可以暢言無忌，陳某頗想一聆副教主教言，副教主既然承認陳某是你的朋友，就是說得……說得不對，陳某也絕不會見怪了。」

鳳簫女道：「那我就直說了。」

她依然似有隱忌，接着低低的道：「虛與委蛇。」

春申君沒想到她會說出這四個字來，不禁爲之一怔！

鳳簫女清瑩的臉上，忽然紅馥馥的有些發熱，正容說道：「陳莊主也許不信，我會說出這句話來，我也要鄭重聲明，這不是敝教授意我故作此言，藉以籠絡陳莊主，使陳莊主入我彀中，這句話，純是出諸我內心，爲陳莊主借箸代謀，不如此，敝教絕不會放過陳莊主的，還望陳莊主三思。」

她說的詞意眞摯，說完，一雙美目，一霎不霎的望着春申君，流露出關切和希

翼之色。

春中君與她目光一對，心頭止不住驀然一跳！他結交滿江湖，經歷過多少風流陣仗，黑衣觀音鳳簫女盈盈注視的目光，分明對自己有垂青之意！

「這……」他故作考慮，攢攢眉，才道：「副教主這番盛意，陳莊主至為感動，只是此事體大，可否容陳某考慮考慮，再作答覆？」

鳳簫女頷首道：「自然可以，只是我在這裏只有三天停留，過了三天，我就無能為力了。」

說到這裏，接着解釋道：「如果有我在此，陳莊主就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煩了。」

春中君道：「好，陳某當在明日日落之前，給副教主答覆。」

鳳簫女含笑道：「陳莊主記住了我剛才說的四個字才好。」

她目光欵欵深注了春中君一眼。

春中君自然知道她的意思，縱然不願加入黑衣教，也務必「虛與委蛇」，她這一眼，就含有再三叮嚀之意，這就站起身抱抱拳道：「陳某那就告辭了。」

鳳簫女也隨着站起，說道：「陳莊主二位好走，恕我不送了。」

春中君再次抱拳，就偕同任雲秋一起退出。

那使女手提宮燈，走在前面引路，一直送出大門，才停住道：「陳莊主恕小婢不遠送了。」

春中君道：「多謝姑娘，請回吧！」

春中君略為辨認方向，一路就展開腳程。

任雲秋跟在表叔身後，說道：「小侄還當遇上了他們副教主，必有一番拚鬥，沒想到這鳳簫女倒是很好說話。」

春中君心中暗道：「這女魔頭今晚好像變了一個人，若在平時，今晚勝負還很難預測呢！」

一面只好含笑道：「這是表叔也想不到的事，這位鳳簫女，平日江湖上人把她說成十分難惹的人，但依表叔看來，她為人倒還算正派。」

任雲秋道：「小侄眞想不到康和叔會是這種人。」

春中君微微嘆息一聲道：「陳康和本是個不學無術的小人，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我看他多半受了黑衣教的利誘，才甘願為虎作倀。」

任雲秋憤然道：「縱然重利，也不該出賣朋友。」

春中君唉了一聲道：「雲秋，你初出江湖，不知道江湖上的險惡，江湖上有一句話，敵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朋友，見利忘義，比比皆是，從古以來，出賣朋友，還算不得什麼，有些人數典忘祖，出賣國家，也不在少數。」

任雲秋道：「這種人該殺！」

春中君道：「不應該由你我來殺，應該由國家明正典刑。」

任雲秋道：「鳳簫女勸表叔……」

「噓！」春中君怕他說出「虛與委蛇」四個字來，雖然一路上只有自己叔侄兩人；但路上總是不宜提及，萬一被人聽到，豈非給鳳簫女惹上麻煩？一面說道：「雲秋，這種事，咱們路上不要隨便說，反正表叔答應她明天日落前給她答覆，表叔還須考慮考慮。」

不多一會，春華山莊已經在望，只見大路上正有一個人大搖大擺的走來，老遠就喝道：「來的是什麼人？」

春中君反問：「閣下是誰？」

雙方喝問之際，人已逐漸奔近，那人忽然洪笑一聲道：「來的可是陳莊主嗎？」

春中君道：「正是陳某。」

那人腳下一停，說道：「這麼說你莊上的人果然沒有欺騙老夫，陳莊主有事外出未歸，兄弟還以為你陳莊主躲起來了呢？」

春中君現在看清楚了，此人背着一柄九環金刀，正是絕戶刀隗大興的師兄，不覺拱拱手道：「原來是鄧老哥。」

鄧榮道：「兄弟本來約定三日為期，要明天中午才來；但兄弟另有事去，無法待到明天，所以畚夜來找陳莊主的，咱們的事，也早日了結。」

春中君攢攢眉道：「鄧兄可否聽陳某一言？」

鄧榮怫然道：「多言無益，春華山莊既然交不出兇手，兄弟只好找陳莊主算帳了。」

春中君怒笑道：「鄧老哥如此剛愎，陳某就沒有話可說了。」

鄧榮大笑道：「江湖上的事兒，勝者為强，本來毋須多說，來，鄧某討教了。」

右手一抬，撤出九環金刀，手腕一振，九個金環響起一陣郎郎懾人心弦之聲。

春中君待要掣劍，任雲秋走上一步，道：「表叔，還是小侄去接他幾招吧，何用表叔親自出手？」

隨着話聲，舉步朝前迎出，含笑道：「鄧朋友，令師弟並非春華山莊的人所殺，憑我表叔，難道騙你不成？你却非和表叔動手不可，在下想問你一件事。」

鄧榮在江湖上聲名甚響，為人也十分自恃，眼看春華山莊的一個年輕小伙子，居然稱自己「鄧朋友」，心頭已經大是不快，再聽他語氣托大，簡直絲毫不把自己放在眼裏，更覺有氣，嘿然道：「好小子，老夫與春中君的事，你也管得着麼？」

任雲秋目光一注，射出兩道稜稜神光，大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怎麼會管不着？鄧朋友不是要和表叔動手的麼？在下是代表叔向鄧朋友討教的，不過在未動手前，咱們應該先把話說清楚，所以在下要請問你一句話。」

鄧榮站在他對面，只覺這年輕人目光逼人，心頭微微一凜忖道：「這小子一身修為，居然大有可觀！」

一面沉聲道：「你要問什麼？」

任雲秋道：「在下是代替表叔應戰，咱們動上了手，自然會有勝負之分，我要請問鄧朋友，勝了如何？負了如何？」

九環金刀鄧榮洪笑一聲道：「你說好了。」

「不然。」任雲秋道：「向春華山莊尋仇來的，乃是閣下，應該由閣下劃道才是。」

「好！」鄧榮沉聲道：「老夫勝了，要春中君替我師弟厚殮建塋，春華山莊的人

都要披麻戴孝，送殯入土。」

春中君聽得變了臉色，微微一哼。

任雲秋道：「如果在下勝了呢？」

鄧榮心中暗道：「這小子會勝過老夫麼？」嘿然道：「你勝得鄧某，就該由你說條件了，鄧某生死悉憑一言。」

任雲秋道：「若是在下勝了，也不會要你鄧朋友的性命，表叔春華山莊之中，還缺少一名副總管，要請鄧朋友委屈一年，一年之後，任憑你離去，不知鄧朋友意下如何？」

春中君忙道：「雲秋，鄧老哥名滿武林，是一位長者，你怎可說出這樣的話來？」

任雲秋道：「表叔，他勝了要春華山莊替他師弟披麻戴孝，小侄勝了，自然也可以要他當一年春華山莊的副總管了。」

鄧榮道：「陳莊主，這是憑技藝搏鬥，目前勝負之數未定，這樣的條件，只要雙方接受，有何不可？」

任雲秋道：「閣下那是接受了？」

鄧榮道：「鄧某說的條件，陳莊主答應了麼？」

任雲秋道：「在下代表叔應戰，在下答應了，表叔自然同意了。」

鄧榮道：「不，我要春中君親口答應一句。」

春中君笑道：「陳某表侄說了，和陳某說的一樣絕不反悔。」

「好！」鄧榮道：「鄧某也同意了，咱們一言為定，你可以亮劍了。」

任雲秋看了他手上九環金刀一眼，一言不發，倏的凌空自起，平飛出去十八丈遠，朝左首一片松林飛去，等回到鄧某面前，手中已多了一支三尺來長的松枝，說道：「在下下山之時，家師一再叮囑，刀劍兇器，如非不得已，不准輕易使劍，尤其在下此劍，出必傷人，咱們這一場只是勝負之爭，萬一傷了鄧朋友，在下非被表叔責罵不可，因此在下以這支松枝代劍，跟鄧朋友討教幾招了。」

這話不僅九環金刀鄧榮聽得一呆，連春中君也大感意外，覺得這位表侄少不更事，太以狂妄了。

九環金刀成名數十年，刀上造詣何等精湛，就算你用長劍和他動手，還嫌太輕了呢，如何能用一支松枝，跟他厚重的九環金刀過招？但這話已經說出來了，春中君就不好再說。

鄧榮更是面現鬱怒，仰天狂笑一聲道：「小子，你要用這根松枝和老夫動手，這是有意損我鄧某了？」

任雲秋把手中松枝一掂，從容抬眼道：「這是在下的兵刃，江湖上有規定松枝不能和九環金刀動手麼？既然沒有規定，在下用什麼兵刃應敵，對閣下又何損之有？雙方對敵，爭的是勝負，你只要勝得過我就好，何用問我使用什麼兵刃呢？」

「好，好！」鄧榮氣得說不出話來，口中連說了兩個「好」字，點頭道：「你發招吧？」

右腕一抖，九環金刀九個鋼環發出一陣郎郎清響，橫刀當胸，靜待任雲秋出手。

任雲秋左手朝松枝上輕輕一掄，掠去了橫枝，然後右手輕抖，一枝三尺來長的松枝，立時抖起了碗口大一朵劍花，嗡然有聲，抬目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松枝朝前推出。

鄧榮究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自然識貨，對方手上雖是一支松枝；但出手這一招，使得從容輕靈，宛如一劍在手，有板有眼，也不禁看得暗暗點頭，忖道：「這小子雖是狂了一點，劍法純熟，倒是不可輕敵。」

他目注對方松枝，在松枝還沒點到之前，口中大喝一聲，只見他九環金刀金光一閃，颼的向松枝劈去。

要知劍走青，刀走黑，劍尚輕靈，刀力尚猛，其勢如虎，鄧榮是刀中好手，這一刀的威勢，虎然生風，凌厲已極！

那知他刀招才發，任雲秋身隨劍走，避開刀勢，松枝一撥，已經橫削而來。

鄧榮一刀落空，半途撤招，身形跟着倏地迴轉，刀光精芒電射，捲向任雲秋身前。

任雲秋身如風飄落葉，一下就閃開了去，手中松枝不封不架，却乘隙進招，以攻還攻，點到鄧榮左肩。

鄧榮本以為對方輕輕年紀，不過是春申君門下弟子，在自己九環刀下，最多也走不出三兩個照面，如今自己連發兩刀，這小子居然從容避開，身法甚是俐落，他手上雖然只是一支松枝，還能乘隙進招，以攻還攻，毫不含糊，心頭更覺有氣，一見對方松枝點來，突然擰腰左轉，左手五指扶着刀背，斜迎而上。

這一招叫「推窗望月」，本是守勢，對方一劍削來，以刀迎磕，但對方是一支松枝，如何能和鋒利的刀鋒相磕？這就變成讓你自己撞上來吧！

雙方勢道，都是動如閃電，任雲秋松枝點到，鄧榮的金刀也正好迎上！

春中君看得大驚，暗叫一聲：「要糟！」

這下松枝自然會被削斷，如果鄧榮再乘勢撩刀，雲秋的右腕，豈非保不住了？

但事情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耳中只聽「錚」的一聲金鐵輕鳴，兩下裏微微一接，人影乍分。

鄧榮被震得後退了一步，雙目精芒暴射，朝任雲秋手上投去，他握着的明明是一支松枝，和自己刀鋒相接，居然堅如精鋼，還會發出金鐵交接之聲，自己九環金刀竟然會連他松枝也砍不斷！

不，還把自己震得後退了一步！

「哈哈！」鄧榮厲笑一聲，點頭道：「小伙子，你果然有點門道，再接我幾招試試！」

喝聲出口，已虎然直欺而上，九環金刀突然一緊，左右掄劈，但見金光亂閃，有如風起雲湧，層層捲裹而來。

這是九環金刀鄧榮的看家本領，一口氣攻出十八刀之多。招使得越快，那九枚金環却反而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春中君剛才看到表侄的松枝和他金刀交接，居然會錚然有聲，越發覺得驚奇，心知表侄劍術，果然已練到了上乘境界，可以用任何東西都能代替長劍，心頭着實高興！

但此時驟覩鄧榮運刀如風，湧起一片金光，刀法凌厲之極，心頭又不禁暗暗替

當下就引着鄧榮一同來到書房。

躍龍莊的游龍沈同和羅漢莊的金贊廷還在書房裏下棋，看到春申君走入，沈同回頭笑道：「春華兄，他們還說你有事出去，要明天才能回來，眞教人等得心裏着急。」

春申君聽他口氣，心知謝雨奎、陳福只說自己有事離莊，沒告訴他們眞相，一面點頭笑道：「兄弟剛才出去有事，沒有交代他們，以致讓二位老哥久候了。」

一面給兩人引見道：「沈兄，金兄，這位是名動武林的九環金刀鄧老哥，經兄弟敦請而來，擔任敝莊總教頭。」

一面又朝鄧榮說道：「這位是躍龍莊游龍沈兄，這位是羅漢莊的金兄。」

大家原是互相聞名已久，各自說了些久仰的話。

春申君抬抬手道：「大家請坐下了好說話，沈兄、金兄，夤夜枉駕，不知有什麼事？」

金贊廷道：「說來慚愧，咱們是找陳兄拿主意的。」

春申君一怔道：「二位老哥遇上了什麼疑難之事？」

沈同道：「兄弟和贊廷兄雖是兩件事，但却二而一，一而二的，咱們接到了黑衣教的通知，限三日之內，歸投他們教下，否則視同對敵，絕不寬宥。」

春申君怒聲道：「又是黑衣教！」

沈同一怔道：「春華兄，黑衣教也找上春華山莊來了麼？」

春申君道：「豈止找上了，兄弟和雲秋，今晚差點還着了他們的道，把咱們刦持了去呢！」

金贊廷吃驚的道：「什麼，他們今晚把春華兄刦持了去？」

春申君道：「這還是假的？兄弟和雲秋就是剛從他們那裏來的。」

當下就把今晚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沈同聽說黑石頭陳康和已被黑衣教買通，不覺搖頭嘆息：「想不到陳康和竟是這樣一種人！」

金贊廷道：「你還把他當作怎樣的人？他原是見利忘義的小人。」

鄧榮怒聲道：「這黑石頭下次給我遇上了，乾脆一刀了結算了，這種無恥之徒，少一個好一個。」

春申君道：「據兄弟看，黑衣教擄去了青松道兄和謝公愚兄，又向咱這幾個利誘威逼，其實眞正目標，可能並不在此。」

沈同道：「他們目標在那裏？」

「衡山派。」春申君道：「他們想在湖南立足，必然先得取下衡山派，但要取衡山派，必得先把咱們這些不屬於衡山派的幾個莊子先拉攏了，才無後顧之患，拉不攏就必須先吃掉，所以他們先要對付咱們。」

金贊廷道：「那麼現在咱們該怎樣辦呢？」

春申君突然想到鳳簫女一再叮嚀自己的四個字，不由心中一動，說道：「要保全實力，目前只有虛與委蛇，等他們全力去對付衡山派的時候，咱們再一起反抗，才能把他們一舉擊破。」

沈同點頭道：「春華兄此計大妙，咱們就這樣辦。」

金贊廷站起身道：「春華兄，咱們一言爲定，你是咱們幾個莊的頭兒，咱們全聽你的了。」

沈同也跟着站起，抱拳道：「兄弟告辭。」

春申君道：「二位還要到那裏去？」

金贊廷道：「兄弟是和春華兄商量緊急大事的，此刻自然要趕回去了。」

春申君含笑道：「二位老哥何須往返跋涉，今晚就在敝莊權宿一宵，明日兄弟和二位一起去見他們副教主不好麼？」

沈同點頭道：「春華兄言之有理。」

當下就留兩人在書房隔壁的客房安歇。春申君一面吩咐陳福，引着鄧榮到前進賓舍休息。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春申君命陳福在練武所召集三十六家將，和總教頭鄧榮見面，並由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分率十二人爲一隊，統歸鄧榮率領，教練指揮，陳福專門負責莊內事務，一切安排妥當。

春申君就和沈同、金贊廷計議，準備前去赴約，一面朝任雲秋道：「雲秋，今天你可在莊上休息，不必隨表叔去了。」

任雲秋道：「黑衣教的人反覆無常，小侄呆在這裏也沒有事可做，還是和表叔同去的好。」

陳福已知表少爺的武功高不可測，已怕莊主深入虎穴，人手單薄，在旁進言道：「表少爺要去，莊主就讓他一同去，也多個幫手。」

春申君大笑道：「你是怕我不是人家對手，才要雲秋跟我去了，好，咱們就走吧！」

陳福道：「馬匹已經準備好了。」

春申君、沈同、金贊廷、任雲秋四人，走出大門，果見莊丁們已經牽着四匹馬在伺候。

春申君等四人從莊丁手中接過馬韁，跨上馬背，由春申君領先，策馬疾馳，奔行了七八里路。

任雲秋突然一夾馬腹，跟上春申君，一面叫道：「表叔，請停一停。」

春申君一勒韁繩，停住下來，問道：「你發現了什麼？」

「沒有。」任雲秋道：「這裏四面田野遼濶，沒人可以隱藏得住身形，小侄想到我們此去，黑衣教存心叵測，可能在茶水或飲食之中，暗下什麼藥物，這點不可不防，小侄身邊帶有家師煉製的解迷化毒丹藥、專解各種迷藥、毒藥，每人帶上一顆備用，不過這藥丸必須在服了迷藥、毒藥之後再服，才能生效，不可先服。」

說完，取出三粒黃豆大的藥丸，分給了春申君等三人，然後繼續上路。

不過頓飯工夫，便已來至一座大宅院前面，四人還沒下馬，就有兩個黑衣漢子並肩走過來，喝道：「你們找誰？」

任雲秋道：「煩請二位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春華山莊陳莊主、躍龍莊沈莊主、羅漢莊金莊主，特來求見副教主的。」

左首漢子不耐的說：「你們沒有姓名，什麼莊主不莊主的！」

任雲秋喝道：「不長眼睛的東西，我表叔春申君昨晚和你們副教主約好了的，我

表侄着急起來。

他總究年紀還輕，手上只是一支松枝。

再定睛看去，只見任雲秋一個人影幾乎已被層層捲裏而來的金刀捲裹在裏面了，手中代劍松枝所展的劍招，也被鄧榮的刀光壓縮了下去。（至少春申君看到的是這樣）

一時不由心頭大急，暗道：「大哥只此一子，自己豈能眼睜睜看着他毀在鄧榮的刀下？」

一念及此，那還顧得什麼江湖過節，右手正待拔劍，朝鄧榮撲去！

劍還沒有出鞘，耳邊突聽密如連珠的錚錚之聲，接連響起！

這聲音聽得春申君心弦狂跳，還以爲自己救遲了一步，表侄也許身負重傷。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清朗的笑聲，說道：「鄧朋友，承讓了。」

這是任雲秋的聲音！

春申君就像噩夢初醒，急忙定睛看去，層層金光，業已盡斂，表侄任雲秋手中執着一支松枝，笑吟吟的站在那裏！

他對面的鄧榮右手臂下垂，九環刀刀尖拄地，一臉木然，怔立當場，過了半晌，才輕輕嘆了口氣道：「少俠劍法神奇，鄧某認輸。」

春申君聽得喜心倒翻，幾乎喜得叫出聲音來：「雲秋果然勝了。」

一面急忙舉步走了過來，拱拱手道：「鄧老哥，我表侄年少無知，多有得罪，令師弟確非陳某所殺，咱們這筆帳，從此揭過……」

鄧榮沒待他說完，右手五指一鬆，丟下九環刀，垂着右臂左手單手打拱，行禮道：「屬下鄧某，見過莊主。」

春申君惶恐的道：「鄧老哥何出此言，這稱呼陳某如何敢當？」

鄧榮正容道：「莊主此言錯了，江湖上一諾千金，屬下敗在任少俠手下，從現在起，一年之內，便是莊主的屬下了。」

春申君道：「鄧老哥，這是我表侄的一句戲言，老哥怎地認起眞來。」

鄧榮正容道：「咱有約在前，江湖人講的是信義，我鄧榮豈是食言之人，莊主若是不要屬下，鄧某也沒有面目再在江湖立足，只有橫刀自刎在莊主面前了。」

左手拾起九環刀，要待朝頸上抹去。

春申君看得大吃一驚，急忙叫道：「鄧老哥不可如此，快請住手，有話可商量。」

任雲秋右手在他右肩拍了一下，抬腕之間，伸出三個指頭一下撮住了他金刀的刀尖，笑道：「鄧老眞是信人，表叔已經同意了，只是這樣未免太委屈你老了。」

鄧榮但覺垂下的右手忽然已能活動；但被任雲秋三個手指抓住的刀尖，却有千鈞之感，心中暗暗駭異，這年輕人一身功力，果然高出自己甚多，一時不由得大爲佩服，左手金刀往地上一擲，雙手抱拳道：「鄧某一生從未服過人，任少俠當眞使我心服口服了。」

任雲秋含笑道：「鄧老好說，在下對你的刀法也佩服得很，不信，你瞧瞧我左袖，不是被你刀鋒削去了一大截麼？」

鄧榮看他左手衣袖，果然削去了一角，一面笑道：「任少俠不過削去了一角衣袖，鄧某却被你松枝制住了右手，優劣之分，何止天壤？」

任雲秋心中暗道：「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我這左手衣袖，是有意讓你削下的，給你留個顏面，否則諒你也削不動我的袖角呢！」

鄧某轉身朝春申君拱拱手道：「陳莊主，這一年之內，屬下就是春華山莊的人，但憑莊主差遣，赴湯蹈火，決不皺眉。」

春申君知道他是個重諾言的人，如果再推辭，只怕引起他的不快，這就含笑拱手道：「鄧老哥是信義之人，言出必行，陳某也不好再推辭了，這樣好了，春華山莊就委屈鄧老哥擔任總教頭，督教莊丁練武，只是有一點，鄧老哥必須答應，這莊主、屬下的稱呼，陳某萬萬不敢當，如蒙不棄，咱們平輩論交，鄧兄以爲如何？」

鄧榮道：「兄弟久聞春申君仗義好友，今晚一見，果然如此，兄弟恭敬不如從命。」

春申君大笑道：「鄧兄爽快得很，那就請吧！」

抬手肅容，一起朝莊中行去，剛到莊前，謝雨奎、陳福兩人已經迎了出來。

陳福喜道：「莊主果然回來了。」

春申君問道：「莊上沒有事吧？」

陳福道：「莊主和表少爺走後，沈莊主、金莊主都趕來了。」

春申君問道：「他們人在那裏？」

陳福道：「在書房裏。」

春申君道：「鄧兄請到書房裏坐吧！」

你們狗仗人勢，也不睜開眼睛看看，小心你們的腦袋。」

那兩個黑衣教的漢子平日聽上面的人自吹自擂，說什麼要橫掃江湖，自然也就趾高氣揚，不把一般江湖人放在眼裏，此時給任雲秋這一大聲斥喝，不由一怔，才聽清楚來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春申君，連忙陪笑哈着腰道：「在下二人不知春申君俠駕光臨，方才副總護法特別交代過，春申君來了，立刻就請，四位請隨在下來。」

說完，就在一左一右分開，躬身肅客。

春申君等四人下了馬，右首漢子立即過來接住了韁繩，左首一個引着四人進入大門。

走沒多遠，副總管但無忌已經得到報告迎了出來，連連拱手，笑道：「陳莊主果是信人，副教主昨晚就交代兄弟，陳莊主一來，要兄弟立刻陪陳莊主進去。」

春申君含笑道：「但副總管大概不認識沈兄、金兄吧？」

當下就給雙方引見了。

但無忌眼看沈同，金贊廷二人和春申君同來，自然是加盟黑衣教來的了，心頭不覺大喜，連忙拱手道：「沈莊主、金莊主，都是兄弟久仰的人物，幸會，幸會。」

沈同、金贊廷也說了「久仰」的話，就由但無忌陪同，來至後院。

但無忌在階上站停，躬身道：「屬下但無忌，陪同春華山莊主、躍龍莊沈莊主、羅漢莊金莊主前來晉見副教主。」

只聽裏面說了聲：「快請。」

兩名黑衣使女搴起湘帘，一齊躬身道：「副教主有請。」

但無忌轉身抬抬手道：「陳莊主四位是客，請請。」

春申君也不和他客氣，回頭道：「沈兄、金兄，恕兄弟有僭。」舉步走在前面。

沈同、金贊廷、任雲秋、但無忌隨着相繼走入。

鳳簫女矜持中帶着微笑，起身相迎，說道：「陳莊主答應日落之前，給我答覆，怎麼來得如此早呢？」

春申君大笑一聲道：「在下昨晚回到寒莊，和躍龍莊沈兄、羅漢莊金兄計議之下，覺得咱們幾個莊子，人手單薄，不足以和貴教相抗衡，與其拚個不可收拾，還不如應貴教之聘，是爲上策，這一決定，咱們昨晚就決定了，因此一早就和沈兄、金兄一同趕來晉見副教主的。」

說罷就給沈、金二人引見了副教主。

沈同、金贊廷各自抱拳爲禮。

鳳簫女點點頭，說道：「陳莊主不但自己參加本教，還介紹了二位莊主同來，本教至表歡迎，請坐。」

大家落坐之後，春申君道：「在下和沈、金二兄，已向副教主表明心迹，不知副教主還有什麼指示？」

鳳簫女淡淡一笑道：「陳莊主客氣了，我此來僅係例行巡視，至於江湖同道加入本教，或是應本教的教聘，都屬於總管堂的職務，三位莊主待回向但副總管詢問應該如何辦理手續好了。」

目光一抬，看了任雲秋一眼，問道：「陳莊主，這位任少俠呢？是不是也參加本教呢？」

春申君道：「他是在下表侄，是否志願參加，那要他自己決定，在下不好替他作主。」

任雲秋抱拳道：「在下表叔既然加入了，在下追隨表叔，自然也加入了。」

但無忌慌忙站起身，朝鳳簫女躬身道：「三位莊主都是本教敦聘的護法，和一般江湖同道加入本教，略有區別，三位莊主的聘函，就在屬下之處，只要三位莊主接受聘函就好，至於任少俠既是跟隨陳莊主而來，本教竭誠歡迎，屬下自當一併呈報上去，副教主別無吩咐，屬下之意，就請三位莊主移駕前進，取了聘函，就可回去了。」

鳳簫女道：「那倒不忙，陳莊主四位，今天是找本座來的，那就是本座的貴賓，今後又是本教自己人，因此本座應該稍盡地主之誼，飯後再去領聘函不遲。」

春申君還待謙辭，鳳簫女含笑道：「陳莊主不用客氣了，我已經要他們去準備了呢！」

但無忌起身道：「屬下尚有事去，那就先行告退。」

鳳簫女頷首道：「好，飯後我會打發她們送陳莊主四位過去的。」

但無忌又朝春申君等人拱手，才行退出。

沈同道：「副教主賜宴，在下等人如何敢當？」

剛說到這裏，一名黑衣使女走入，躬身道：「酒席已備，副教主可以請貴客入席了。」

鳳簫女盈盈站起，伸出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朝四人抬抬手道：「陳莊主四位請吧！」

春申君等人一齊站起，由兩名黑衣使女前導，出了客室，進入隔壁一間堂屋，室內已擺好了一席豐富的酒菜。

鳳簫女道：「陳莊主四位是我貴客，快請入席，不用客氣了。」

春申君再三道謝，還是坐了首席，大家分賓主落坐。兩名黑衣使女手捧銀壺，給各人面前斟滿了酒。

鳳簫女舉杯道：「三位莊主，任少俠，我先敬四位一杯，但我必須事先聲明，今天是我鳳簫女作的東，這酒菜之中，決無花樣，四位只管放心飲用，我先乾了。」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春申君見她這麼說了，不覺舉杯道：「副教主好說，陳某等人既然加入本教，豈會還存懷疑之心，陳某先謝主人的酒。」

也舉杯一口喝乾。

沈同、金贊廷本來對這位女魔頭還深具戒心，但看春申君乾了，也各自飲乾。

鳳簫女舉筷道：「大家請用菜。」

她在每盤菜餚，都夾着先吃了一些，以示無他。她表示得如此坦爽，大家也就不再拘泥。

酒過三巡，鳳簫女站起身，從使女手中接過銀壺，俏生生走到春申君身邊，說道：「十五年前，我初入江湖之時，就心儀春申君大名，只是一直無緣瞻荊，這杯

酒，我必須親自給陳莊主斟上，稍表仰慕之忱……」

春申君慌忙站起，連說：「不敢。」耳中突聽鳳簫女「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你拿着，待回我會告訴你的。」

這時鳳簫女正以雙手執壺，給春申君斟酒。春申君也雙手捧着酒杯，只覺得她在斟酒之時，以極快手法，把一個小紙包塞入自己掌心，心頭微微一愣，連忙捏住，口中連聲道：「這個如何敢當？」

他已經是四十開外人，平日風流陣仗也經過不少，但鳳簫女這一着，却也把他白晰的臉上，不禁感到有些發熱。

鳳簫女喝了幾杯酒，本來艷若桃花的臉上，早已霞生兩頰，更顯得明艷照人，一雙明亮的眸子含情脈脈朝他一笑，然後舉杯和他對乾了一杯。

春申君道：「多謝副教主了。」

鳳簫女以主人身份接着又給沈同、金贊廷也斟了酒乾了杯。然後又斟到任雲秋面前，她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任少俠，我知道你是保護你表叔來的，但待回不論但無忌要你表叔喝下什麼，你都不可反對，必須忍待。」

任雲秋聽得一怔，口中說道：「多謝教主賜酒。」接着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自當謹記。」

和鳳簫女對乾了一杯。

鳳簫女才含笑點頭，回身坐下。

這一席酒，大家因鳳簫女本是江湖上出名難惹的女魔頭，却沒想到是如此隨和，自然吃得賓主盡歡。

飯後，鳳簫女又引着大家回到客室落坐，一名黑衣使女奉上香茗。

大家坐了一回，春申君起身道：「在下四人，渥蒙副教主款待，現在該去向但副總管領受聘函，那就告辭了。」

鳳簫女隨着站起，朝一名黑衣使女吩咐道：「妳領陳莊主四位到但副總管那裏去。」

那使女答應一聲，躬身道：「四位請隨小婢來。」

春申君回身道：「多謝副教主，陳某告退。」

目光一抬，只見鳳簫女也一泓秋水般的眼神，正朝自己盈盈凝注，含笑道：「陳莊主恕我不送。」

接着一縷「傳音入密」的聲音道：「你記住了，領受聘函，必須接受但無忌的一杯賀酒，你不可猶豫，要一口喝乾，我那紙包中是兩顆解藥，你分一顆給任雲秋，務必在路上先行服下。」

春申君這才知道鳳簫女稍盡地主之誼，以酒菜款待自己四人，只是爲了好在斟酒之時，把解藥塞給自己，他眞想不到這位女魔頭居然會對自己如此垂青，還愛屋及烏，給了任雲秋一顆解藥，當眞用心良苦，無怪她昨晚跟自己說出「虛與委蛇」的話來。

那使女領着春申君等四人，一路來至前進，跨上石階，就躬身道：「啓稟但副總管，陳莊主來了。」

但無忌三脚兩步的從屋中迎了出來，拱手道：「兄弟已經恭候多時了，快請裏面坐。」

黑衣使女欠身後退。

春申君等四人就隨同但無忌進入一間佈置得像客室的屋中。

但無忌含笑道：「兄弟奉教主之命，賚賜聘函，是專誠敦聘陳莊主幾位來的，不想引起誤會，幸蒙陳莊主諒解，事情總算過去了，兄弟敬向陳莊主致歉。」

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身穿黑衣的中年漢子手中捧着三個大信封，走到但無忌身邊。

但無忌伸手取過一個，雙手遞給了春申君，說道：「這是陳護法的聘函，恭請徐護法收下了。」

春申君也雙手接過。

接着但無忌也把其餘兩個大信封，分別遞給了沈同和金贊廷，兩人也接下了。

但無忌朝任雲秋拱拱手道：「任少俠大才，只是兄弟奉命出來之時，未曾帶來聘函，兄弟自當儘快呈報教主。」

任雲秋拱手道：「但副總管毋須客氣，表叔加入了本教，在下追隨表叔，自然也是本教的人。」

但無忌笑道：「但兄弟一定要呈報教主，以任少俠的一身武功，至少也要有副護法的名義，才不委屈了任少俠。」

這時那黑衣中年漢子已經手托銅盤，端上五杯酒來，送到但無忌身邊。

但無忌伸手從銅盤中取起一個杯子，舉杯道：「恭喜陳護法、金護法和任少俠，參加本教，咱們今後就是一家人了，兄弟先乾爲敬。」

說完，果然一飲而盡。

春申君心裏有數，這杯酒中，準有問題，他們在進入屋中之前，早已把任雲秋分給大家的解迷化毒丹暗藏掌心。

春申君口中連說：「不敢。」伸手從盤中取過酒杯，一飲而盡，同時也把藥丸吞了下去。

沈同等三人也毫不猶豫的把一杯酒喝了下去，自然也各自吞下藥丸。

但無忌眼看他們一口把酒喝完，臉上不禁流露出喜色，放下酒杯，大笑道：「三位護法，在教中的地位，比兄弟要高得多，今後兄弟還要三位護法多多照應呢！」

春申君也大笑道：「但副總管又客氣了。」

接着問道：「兄弟等人既已接下聘函，不知教主可有什麼差遣之處？」

但無忌道：「教主的指示，就在聘函之中，三位護法回去看了，自會知道。」

春申君道：「但兄弟如果別無指示，兄弟等那就要告辭了。」

但無忌連連拱手道：「陳護法這指示二字，在下如何敢當，三位已經接下聘函，就沒事了，只管請便。」

但無忌爲了表示他職位比「護法」要低，口中連聲說「請」，跟在四人身後，一路送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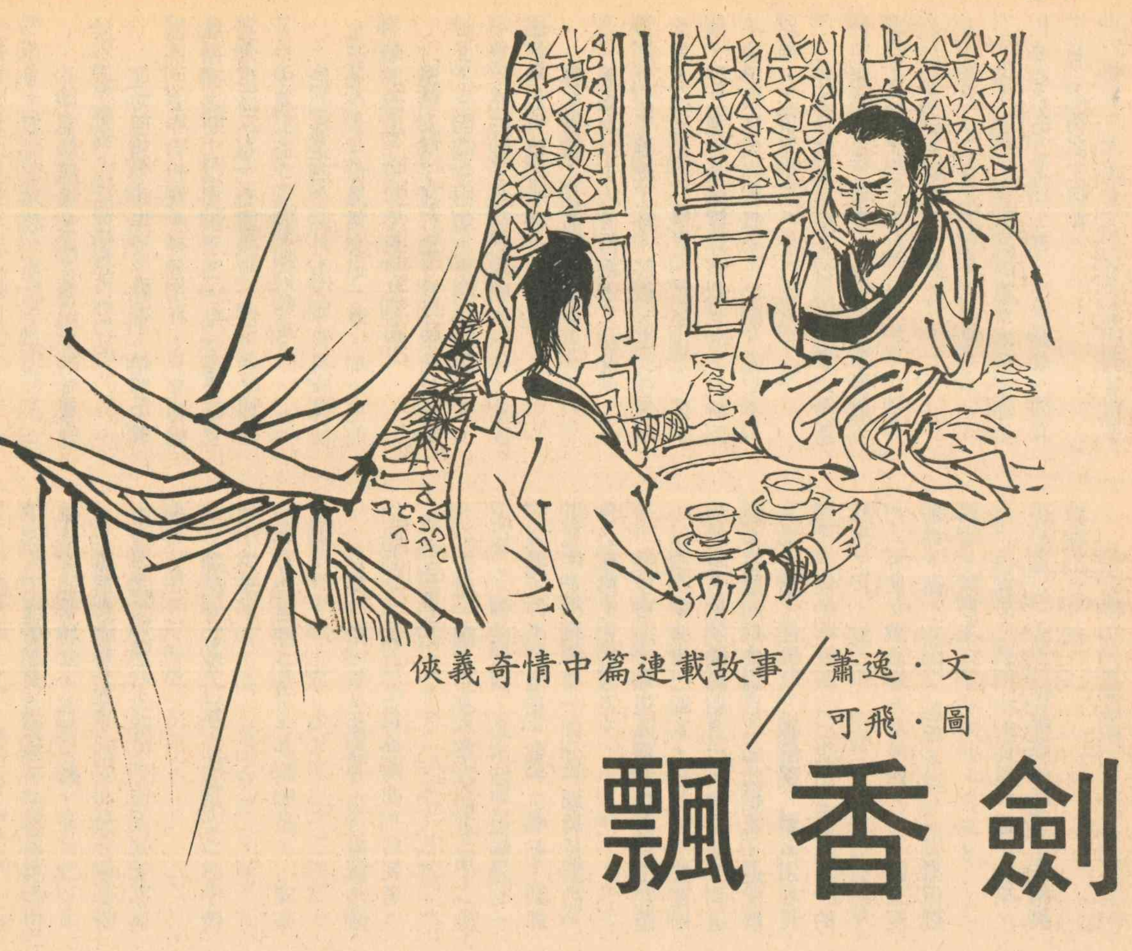
行出大門，早有一名黑衣漢子牽着馬匹在階下伺候。

春申君回身道：「但副總管請留步了。」

但無忌道：「兄弟應該的。」

他直等四人上馬，還站在階上，連連拱手。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花飄香飛花堂主時美嬌以交換人質，誘擄了簡崑崙，回見飄香樓主柳蝶衣，這帮派並非滿清走狗，另立旗幟擁天子挾令諸侯，另有圖謀，有異於勤王之師，而是江湖草莽，擁簇幾個女强人，利用明朝永曆帝，想作一番事業，這次挾持簡崑崙，殺了劍客崔平，就是想先樹威信，使江湖黑白道臣服，時美嬌是堂主，僅次於柳蝶衣的地位，無形中亦想樹立自己威信，在船上和簡崑崙比劍，處處炫耀武功，船行中又遇平西王吳三桂派人來談判，誤以爲捉了永曆帝，願以黃金討欽犯，時美嬌更利用這次機會，顯示飛花堂的陣容，使官兵不敢接近……

既是囚賓 相對無奈

「這筆交易可眞不小，」她緩緩說道：「可是黃金呢，我還沒有看見！」

尙揚飛抱拳道：「一手交人，一手交貨，姑娘這邊先放人，黃金隨後就到。」

「哼——說得好。」

時美嬌又似笑了：「不要忘了，眼前是你們有求於我，可不是我求你們……我的規矩是，先要錢，然後再放人……。」

尙揚飛怔了一怔，嘿嘿笑了兩聲：「姑娘這可是有些強人所難了。」

金大開指了一下丈許外的金甲快船：「黃金就在船上，決計是錯不了的。」

「很好很好，」時美嬌一笑，指向自己大船說：「人也在船上，決計是跑不了的。」

尙、金二人聆聽之下，互看了一眼，一時默不吭聲。

緊接着尙揚飛呵呵笑道：「姑娘所說，倒也不無道理，就依着姑娘，且先把大箱黃金運來這邊船上。姑娘先行過目，總可信得過把人交過來了？」

「飛花堂」副堂主之一的「玉彈金弓」馬福全，赫赫一笑說：「這個主意不差，堂主就准了吧！」

時美嬌點點頭說：「那就偏勞了。」

尙金二人應了聲「遵命！」雙雙抱拳而退。一如來時模樣，施展傑出輕功，倏地縱身而起，有如一雙剪波燕子，起落間，已落向來船。

「玉彈金弓」馬福全冷冷笑道：「久聞吳三桂手下七個人各有異能，這個尙揚飛，人稱『展翅金雕』最是老奸巨猾，堂主却要防着他一點兒。」

「海客」劉青微微一笑：「這還用說？回頭你我各自照顧一個，叫他來得去不得。」

時美嬌道：「這個姓尙的鬼計多端，不過這樣正好……」

微微一笑，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着身邊的簡崑崙瞟了一瞟：「這麼一來，正好送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好好教訓他們一下，萬花飄香的人，一向心存忠

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誰要是先惹了我們，那可是他們自取滅亡，也就怨不得誰了。」

簡崑崙聽在耳裏，微微一笑，却不禁對於眼前這個時美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面是平西王手下鷹犬，一面是名重江湖的黑道組織，針鋒相對，看來確是難得一見的好戲登場，平西王一面誤以「永曆帝」已在「萬花飄香」手裏，由於當日老瞎子——「無眼太歲」公治平的敗退而誤會，當在情理之中，妙在時美嬌的「將錯就錯」不與明說，更似棋高一着。

簡崑崙把眼前情形瞭然胸次，正可從容觀戰，對於時美嬌調侃的眼光，也就視而不見。

秋陽如金，在水面上交織出一片燦燦金光，時有微風斜着翻舞當空的小小翠鳥，方才的凌厲炮火，並不曾爲他們帶來恐懼，或許祇是她們的「健忘」吧，人若要追尋快樂，遠避恐懼，看來也似乎祇有「健忘」之一途，錯在人太聰明，便不若鳥兒或其它任何禽獸那般能安於現實，自得其樂。

鐵甲快船緩緩靠近。

雙方劍拔弩張，都作了必要準備。

兩船之間，搭了一道橋，尙、金二人首先走過來，隨即指揮身後六名清兵，吃力的把一個沉重的檀木箱子抬過來，放在艙板上，又自轉回，待將抬起另一個箱子時，却爲時美嬌手勢止住。

「够了。」

「還有幾個！」尙揚飛說：「就一總抬過來吧！」揮揮手，六名清兵待將再抬時，「玉彈金弓」馬福全却已閃身而前。

「不必，一個就够了。」

「展翅金雕」尙揚飛一笑，道：「也好！」

再次揮手，鐵甲快船抽回搭板，向後緩緩離開。

尙揚飛手指着眼前箱子：「十足的成色，請姑娘親自驗看——」

說話時，向着一旁的金大開看了一眼，雙雙向後退了一步。

「玉彈金弓」馬福全「哼」了一聲道：「那倒不必，一事不煩二主，就請二位自行開箱吧！」

說話時，尙、金二人神色各異，却自又退了一步，却聽得眼前檀木雕箱內微有異音，像是「嗤嗤！」作響。

尙揚飛、金大開聆聽之下，陡地神色大變，待將返身而進，眼前人影乍現，已爲那位「飛花堂」的副堂主，「海客」劉青攔在眼前。

「無恥之徒——」

話聲出口，雙手「排山運掌」發出了凌人的極大勁力，直向二人身前逼來。

事發倉促，霎息萬變。

「海客」劉青人雖斯文，功力却是了得，雙掌力運之下，巨力無匹，尙揚飛、金大開吃他功力一逼，倉促間無以招架，雙雙向後退去。

這一霎，其實凶險萬分。

「海客」劉青掌退尙、金的一瞬，「玉彈金弓」馬福全早已閃身而前，欺近到「嗤嗤」作响的木箱旁邊，雙手向下一塌，已把那個沉重的檀木箱子掄了起來，隨着他的一聲斷喝，霍地飛擲出手，却不是飛向江裏，竟自向着丈許開外，對方那具鐵甲快船上落去。

這一手簡直出人意外。

即在各人不及作出任何反應之前，耳聽得「轟」然一聲大响，宛若鳴雷的一聲大震，整個木箱已自爆炸開來。

原來木箱裏貯置着強烈的炸藥，由一根燃着的火捻爲引，是以尙、金二人才自匆匆思退，無如這番措施，早已爲時美嬌一面所窺穿。

「玉彈金弓」馬福全這一手原物奉還，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高明之至，敵人害人不成，自身反受其害，情況絕慘。

原來敵人處心積慮，備有炸藥數箱，原指望全數搬到對方船上，一旦引爆，即可予對方毀滅性的致命打擊，是時時美嬌等一干主力非但全數殲滅，連同藏匿在對方艙內的「永曆帝」亦將命喪黃泉，一石二鳥，端是再好不過。

却不知害人不成，自身反受其報。

一炸之威，原已够瞧，更何况放置甲板上的另外幾箱炸藥，一併爲之引爆開來，刹時間，响起了震天價响的連串霹靂。

眼看着對方這艘鐵甲戰船，在一連串的爆炸裏，爆發出漫天大火，肢體片碎，流焰星飛，船上清軍，固是無一倖免，即連包有鐵甲外殼的船身，亦難以保全，流焰裏片碎星飛，剩下的半截船身，亦爲之緩緩下沉。

尙揚飛、金大開目睹之下，早已嚇得面無人色，一時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強烈的爆炸，興起了如山巨浪，時美嬌坐鎮的大船，雖因距離遠，未曾殃及，却也情勢極險，艙板上到處散落的都是敵船破碎物什，更不乏敵人血淋淋的斷體殘肢，眞個慘不忍睹。

尙、金二人原來打算能在爆炸前，從容撤身落向己方快船，由於眼前這麼一來，却成了「喪家之犬」，竟是後退無門，說不得祇有抵死一拚。

像是猝然由噩夢中驚醒——

「展翅金雕」尙揚飛發出了淒厲的一聲狂笑，怒叱聲中，直向着當前「海客」劉青撲了過去。

事實上「海客」劉青却也放不過他。

兩隻手掌猝然接觸之下，強弱立判。

這位「飛花堂」的「副堂主」畢竟功力高強，尙揚飛已算是難見的好手，比較之下，竟是難以抗衡，相差何止一皮！

隨着「海客」劉青掌力的一吐，尙揚飛陡地神色大變，通通通——一連向後退了三步，依然未能站穩了脚步，一口怒血，竟是再也吞忍不住，「噗！」地噴了出來。

老頭兒却是個強的很，寧死不屈，仗恃着輕功不弱，竟自向着散飄于水面的破散船板上落去。

祇是却有人容他不得。

隨着他落下的身子，方自沾足的當兒。主座上的時美嬌纖手奐揚，已自發了暗器「散花飛針」。

此動作也祇有坐在近處的簡崑崙，才有所見。

不過是極其細微的幾片流光，微微一現，便自消失無踪。

其時尚揚飛身形方墜，簡直看不出任何反應，一脚踏下，連同整個軀體，「噗通！」沉入水底，便自再也不曾浮起。

時美嬌的即時出手，也祇有緊隣其側的簡崑崙才有所窺，別人根本無所體會，妙在出手的「散花飛針」；在主人擧手之間，已自命中對方身上要穴，便是在平地上，尚揚飛也活不了，更何況眼前這般。

剩下的那個金大開，却也一樣。

這樣的事發倉促，對任何人來說却不免驚心動魄。

金大開其時，已爲對方另一強者「玉彈金弓」馬福全，困於強大的氣勢戰圈之內。

這位「飛花堂」的第二號人物，功力絕高，其實對付尚金這等身手，「萬花飄香」一面也祇需出動兩個二三流的人物，便足以打發，又何需勞動劉青、馬福全這類身尊位高角色。

眼前勝負，其實不問可知。

金大開一面，無疑施出了混身解數，奈何實力懸殊，馬福全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裏，三五個照面之後，敗象已十分顯著。

論及「過天星」金大開的武功，實已相當不錯，眼前拚命關頭，更不惜全力以赴，一口弧形劍點、挑、崩、劈，運施得霍霍生風。

祇是他的對手「玉彈金弓」馬福全一雙肉掌來應付他——

馬福全施展的是一套「落英散花掌」法，隨着他轉動的身子，時左時右，倏忽來去，金大開饒是舞起了一天劍影，却連對方的衣邊兒也沾不上。

忽然「拍！」地一聲。

落下的弧形劍，夾在馬福全的一雙肉掌之內。

金大開施出了全身之力，却未能把劍奪出，隨着馬福全的一聲冷笑，猝然間脚下前踏，雙掌力合之處，硬生生把一口弧形劍奪了過來。

「啊——」金大開虎口掙裂，淌了一手的血。

將一口弧形劍平脫掌上，馬福全那張黑臉上，顯示着鄙夷的笑，右掌比式若刀，直向掌上劍身切去。硬生生將之切爲三截，「叮噹！」拋落地上。

金大開呆了一呆，直驚得面色如土。

「玉彈金弓」馬福全展示了一手「碎玉功」，將對方兵刄力折爲三，待將施展辣手，將對方斃之掌下，却爲身後的時美嬌傳聲呼止。

「算了吧！」

馬福全聞聲而止，回身聽令。

時美嬌其時已緩緩步下位來。

金大開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一步，敗軍之將，早已銳氣全消，眼看着時美嬌的來到，一時禍福難測，由不住臉色慘變。

「別害怕，我留着你一條活命，放心的回去——」

「這……」金大開這才緩過氣來，抱着一雙染滿鮮血的手，道：「姑娘的意思是……？」

「我要你回去實話實說！」

「是……」

「去告訴吳三桂！」時美嬌鋒利的目光，狠狠的「釘」着他，說道：「第一：他要的人根本就不在我們這裏。第二：我們對他想要的那個人，也很有興趣。第三：凡是萬花飄香想要作的事，誰也阻攔不住，別看他平西王今日高高在上，如果他有意跟我們過不去，那可就是他的死期到了……」

說到這裏，她微微的笑了。

「剛才的事怪不了我們，你應該心裏有數——這祇是給他一個見面禮……下一次可就没有這麽便宜了！」

金大開祇是頻頻苦笑，確實也無話可說。

他總算保住了一條活命，乃得縱返船陣。

「萬花飄香」五艘大船隨即起航，浩浩蕩蕩通過眼前水道時，再没有一艘敵船，誰敢阻攔。

× × ×

簡崑崙不是没有動過逃走的念頭。

他却並没有付諸行動。非但如此，甚至於他的表情顯得一派輕鬆，不時笑臉常開。

身上的穴道不曾解開，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還不曾見過對方那個奇異的首腦人物——「飄香樓」主人柳蝶衣。

——他該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翩翩風流的名士型人物？抑或綿密精嚴，高秀超逸的一個劍士？

自負狂傲，目高於頂的一個狂客？抑或虛懷若谷，深不可測的隱者？

一個粗綫條的赳赳武者？抑或言必孔孟的一介腐儒酸丁？

還是一個不過爾爾的平凡人物？——特徵是什麽「特徵」都没有。

當他閉起眼睛的時候，便自不由自主的會去想到這些。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船行一路，雖祇是兩岸蘆白，惟知秋事已深，江山如畫，時見雁點秋容。

那日，水上一戰之後，再没有突發事故。

整整三日夜，便自這般渡過，櫓聲欸乃，浪花片片。夜來風雨，時有落葉滿船，閒來倚船，未始没有落寞的感傷，但聞琵琶，玉人高歌，也祇能隨遇而安。

三天以來，時美嬌再也没有出現，便是她身邊的兩個愛婢「無音」、「無言」也祇是每日侍奉餐飲瑣碎事的必要「一觀」而已。

對於簡崑崙，大家都似乎非常放心，好像認定了他不會逃走，如是，他所居住的那間艙房，非但窗扉常啓，連門扉也破格不再下鎖，偶而興來，即使到外面艙板上走走，也不致就驚動了什麽人。

然而，這一切，祇不過是表面的現象而已，眞實的情況又將如何？却是費人思忖。

靜中無聊，簡崑崙也曾把船上的幾個人想來解悶，不可置疑，「飛花堂」主時美嬌劍術武功，聰明才智，俱爲一流，人既有情，却不以「情」用事，端端是個厲害已極的角色，即以其手下「海客」劉青，「玉彈金弓」馬福全兩位副堂主而論，也無不深邃精謹，難以揣測。其他各人不必多論，祇是這三個人在船上，便足以令他心存警戒，不生妄想了。

無論如何，以「飛花堂」主時美嬌爲首的這次出行，規模頗隆，目的應該不祇一宗——

如果說僅僅祇是爲了簡崑崙一個人，未免小題大作。「玉劍書生」崔平的死，祇是一個意外的插曲。簡崑崙既然已經落在了他們手裏，接下來的下個步驟，又將如何？

很可能他們對「永曆帝」仍不死心，祇是這件事却是一時急不來的。

簡崑崙雖然未經證實，但是僅憑直覺，即可判定「永曆帝」不在這艘船上，甚至於還没有落在他們手裏。這一點確使他爲之暗中慶幸。

是不是，便是因爲如此，時美嬌等一行的任務便自完成了？抑或另有行動？

這些事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暗中留下了仔細。

靜靜的水面，甚至於連個波紋都没有興起。

也祇有大船經過時，帶起來汹湧的怒濤，攪碎了一天的寧靜。

風不徐不疾，天不冷不熱。

四下裏環境，美不勝收，憑欄顧盼，祇見岸上紅葉，狀若紅海，陌上野菊，無盡芳菲，襯以鏡面兒也似的寬闊江水，兩相映照，簡直像是夢境中的琉璃世界。便是傳說中的世外桃源，也無以過之。

黃昏的太陽，渲染着野渡楓林那麽大片大片的醉人胭脂——

看着看着，簡崑崙亦不禁爲之讚嘆了一聲：「妙啊！」

却不知是來到了什麽地方？常聞「滇」境風光絕佳，較之桂省亦不爲差，祇不知眼前來到那裏？船行多日，未免有些發悶，眼看着這等風光絕妙之境，恨不能停下船來，上岸玩上一趟才叫過癮。

心裏方自動念，却自感覺出船速果然慢了。

前行不遠，來到了一個岔口。

——眼前雙峯對峙，水面變狹，落紅繽紛裏，這艘大船拐了個彎兒，岔進到右面疑是亂紅疊幛的水面，便自緩緩向岸上靠近。隨即停了下來。

簡崑崙這才發現，眼前百十丈方圓的水面，原是大江的一個岔流，前道没有出路，祇是一灣靜水而已。

靜靜的淺水岸邊，早已爲落紅片片的楓葉在佈滿，一行黑白天鵝，猛可裏搧翅踏波飛起，猝然間使人感受到自然與生命的接合，唯其如此，才是活潑生動的，兩者缺其一，便爲不美。

簡崑崙所看見的，祇是岸的另一面……却能感覺出大船的泊岸，以致於完全靜止。

他却也注意到，另外隨行的四艘大船，並不曾跟進來，仍自繼續前行，這樣便不啻說明，自己所乘坐這艘船的脫羣而出，當是另有行動與任務了。

這麽大的船，人這麽多，竟然聽不見一點點聲音，彷彿所有人都睡着了，抑或是也同於簡崑崙一樣，沉醉於眼前世外桃源的綺麗風光！

很久，很久，才感覺出有了人聲！有人在說話，走動！

船身微微的在晃動着，透過清晰的那種「叩擊」聲音，聲聲由頂上踏過，簡崑崙立刻警覺到那是「馬蹄」的聲音，原來有人把牲口牽向岸上——緊接着他甚至於連牲口的「响鼻」聲音也聽見了。

——濱岸紅葉叢裏，有人策馬疾行而去。

一個披着藍色緞質長長披風的人，騎着一匹棗紅色的駿馬，另一匹却是無人乘坐的空騎，極快的一霎，已消逝於岸上楓葉叢裏。雖然如此，却逃不過簡崑崙那雙銳利的眼睛，甚至於馬上那個披着藍色披風的人，也無所遁形——

「海客」劉青！

——此人身任「飛花堂」的副堂主，在「萬花飄香」門中，職高位尊，素日一呼百喏，差不多的事情，簡崑崙無須他自己偏勞，祇消吩咐一聲，儘可交由手下人代勞。是以眼前這次行動，顯然具有非常意義，頗爲令人玩味。

其實不難猜測。

由對方空着的那匹坐馬上，簡崑崙立刻猜測出，「海客」劉青此次的行動，多半是在接一個什麽人——這個人當非一般尋常人等，多半身尊位隆——否則，也就無需像「海客」劉青這等角色的親自出動迎接。

一個念頭，閃電似的現自腦海——

「莫非是『永曆』皇帝已經落在了他們手裏？」

這個突然的念頭，使得他大大一驚，頓時爲之不安起來，左思右想，怎麽也無能釋懷。

想想看，却也並非絕無可能，「永曆帝」雖有李定國將軍的勤王大軍就近保護，無如「萬花飄香」一面，皆是神出鬼没的高人能手，夜行出入，倏乎來去，即使將之生擒，也不稀奇。

對此，那一天「玉劍書生」崔平，曾有詳盡分析，「萬花飄香」的總瓢把子——「飄香樓主」柳蝶衣之所以動有此念，顯然極有深心，「永曆帝」一旦落在了他的手裏，爲其利用，天下各路英豪，在是非黑白未察之前，只怕盡皆爲其所愚，聽其使喚，形成「挾天子令諸侯」的局面，事情便不妙矣。

祇是，簡崑崙却又能如何？

想想一籌莫展，也祇能靜以觀變，再圖後策了。

往後時刻，時聞笑語，脚步聲甚是頻繁，一路在船上悶了多天，似乎這一霎，才得獲准登岸，自是皆大歡喜。

簡崑崙正不知是否也應下去走走？却聽得房門輕叩，接着啓開，「無音」走了進來。

「堂主有請！」

說了這句話，便自退了出去。

簡崑崙心裏微驚。那日一見之後，已與時美嬌未再謀面，忽然相召，却不知又有什麽花樣，却也不容多思，隨即走出船艙。

無音杳眼向兩側微微一瞟，笑道：「在房裏呆了好幾天，還不够？想不想出來透透氣兒？」

簡崑崙正要說話，無音却以指按唇，輕輕噓了一聲，止住了他的開口。即見一

個人由後面艙房開門步出，循梯而上。

無音拿眼睛瞧着他，一直待他離開之後，才自含笑道：「多聽少講，包你不吃虧的，走吧——」

簡崑崙聽她這麼說，乾脆一言不發，即同着他拾級而上，向艙面步出。

這是條少見的寬敞大船，連同最下層的槳櫓操作大間，共有三層，如果連艙面的一層也算上，便是有四層之多。每一層分設艙房數間，儼然一艘「樓船」。

眼前「無音」帶着簡崑崙一直來到了艙面，却見岸、船之間，竟然搭有一座寬敞扶梯。

簡崑崙同着無音循梯而下，一直來到了岸上。原來船身過於高大，如此一來，可以不必施展輕功，即能方便上下。

祇是「萬花飄香」一干帮衆，鮮有不擅武功者，此次隨同時美嬌而來諸人，更是個中佼佼，兩丈來高的船身，縱身可及，即使輕功欠佳，亦有繩梯可攀，想來是爲了方便騎馬，便不禁使他想到了方才所見。却也不便向無音開口詢問。

眼前同着「無音」穿過了稀疏的一片楓林，來到了右側彎出一個盤口——

幾株老梅，雖不到開花時節，却已黃葉落盡，禿木蒼勁，古意盎然。

却在這裏擺設着一張小小方几，設有香茗，主人時美嬌已然在座。

一襲綠色及地長裙，綴滿了星星點點的寶石亮片，恰與上身的「雲」字粉色珠披搭配，襯以玉膚花容，眞個我見猶憐。

破例的，她臉上沒有繫着面紗，淺笑輕顰，無盡春情韻饒，較之那一日的冷艷如霜，誠然兩種韻味，自是有所不同。

落座之後，時美嬌才自淺淺笑道：「對不起，讓你在艙裏悶了幾天，特地請你出來透透氣，這裏風景不錯，大可賞心幽懷。」

說話時已是日落西山，水面上平添了幾分嬌媚，萬紫千紅；粼粼瑩瑩，揉碎在醉人的「酡顏」裏，便似飲了芳醇般那麼讓人着迷……

奉上了一盞香茗，「無言」悄悄退後，與「無音」併立於時美嬌身後。宛若一雙璧人。

「我們在這裏可能有一會躭擱，等一位朋友……至遲不會超過午夜便可啓航，再有兩天的行程，便可到了……」

說到這裏時美嬌眼神裏頗似有幾分「落寞」的傷感——那却也祇是一霎間事，轉瞬間隨自消失。

簡崑崙雖是滿心好奇，却也不欲多問。寧可用自己的眼睛留意觀察，用自己的耳朵，多留意聽。基本上對方佳人，仍然還是敵人，無論她擺出一副什麼樣的姿態，却不能消除對她應有的戒心——

這個風華絕艷，擧止若仙的姑娘，其實，也正是殺死「玉劍書生」崔平母子的劊子手，簡崑崙設非痲木不仁，便無能忘懷。

有了這層潛在的陰影，簡崑崙再看對方這個人，便有幾分自恃，不致爲對方美色所乘。

「那一天與你比劍之後，我曾仔細想過，很可能你留了幾分忠厚——」

簡崑崙的心裏一驚，不覺向她注目而觀。

時美嬌問說：「是不是？」

「爲什麼妳會這麼想？」

在簡崑崙想來，對方能有所恃及，實在是太奇妙了。

時美嬌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瞬也不瞬向他看着，銳利的目光，像是兩把利劍，直刺向他的心裏。

「那是我事後的分析……」她微微笑着：「當然，這祇是我的猜想而已，如果眞的是這樣，必然是有原因的，請恕我好奇，你能告訴我爲什麼嗎？」

「如果並非如此，我當然也就不能告訴妳什麼了！」

簡崑崙並不目循的看着她微微一笑，開始發覺到對方少女極聰明，對付聰明的人，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極「愚笨」，一種是比他更「聰明」。

看來這兩種方式，今後要交插運用，庶幾才不致爲對方所識透摸透，着了她的道兒。

時美嬌含笑的瞥了他一眼：「這一點以後不難證實，哦——」她說：「你的傷好些了？」

說時，那雙眸子尋覓着，直向對方負傷之處看來。

簡崑崙一哂說：「貴門的傷藥確有奇效，已經不碍事了，自然姑娘手下亦有分寸，要不然我却早已喪命於姑娘雀翎之下了。」

時美嬌笑了一聲：「你是在怪我手狠心毒吧，別當我聽不出來……」

輕輕一嘆，她接着說：「我想你也同我一樣，應該有所感受——那就是一個人的武學境界——也可以說他的劍術境界，達到了一個水平之後，便會十分渴望的去尋找一個能與匹敵的對手，這却又是矛盾的！」

「爲什麼？」

「那是因爲！」時美嬌說：「非如此便無能證實他的存在。這個他心目中的對手，如果找到了，兩者便很難和平共處，結局常常便是二者死其一，或是兩敗俱傷，如果找不着這樣一個堪與匹敵的對手，却又是多麼遺憾，他會覺得終其一生都是無聊的……」

頓了一頓，她那雙眼睛更似充滿了睿智的深邃，微微一笑，她才又接着說道：「也許便是因爲這種心理的促使，才致於傷了你。」

簡崑崙點點頭說：「我明白妳的意思，這意思也正說明了我遠非姑娘的敵手……看來妳也祇好繼續失望遺憾下去了。」

「是麼？」時美嬌臉上笑靨不失：「是不是眞如你所說，以後將會證實！」

目光微偏，看向身側的「無言」，吩咐說：「看看有什麼好吃的，我陪簡相公在這裏吃飯，妳預備去吧！」

無言領命退身，身形略閃，已是三丈開外，再閃，已近江邊——船就泊在那裏，當中間隔着胭脂也似的一抹丹楓，看來饒有奇趣。

總似有小風徐吹，引得丹楓飄零，暮色殘照裏，交織着夢幻那般的迷離……即使一個赳赳武夫，當此陪襯裏也當「雅」了，更何論「才子佳人」？

「姑娘何必客氣！」簡崑崙微微笑說：「我只是階下一囚而已。難道貴門一直都是這樣厚待敵人？」

「那倒不是！」時美嬌笑了笑，又說：「我們對付眞正的敵人，是很殘酷的——哦，也許殘酷這兩個字用得並不切當，不過我們是不會感情用事的，當殺者殺，當縱者縱，就像那位崔先生——他的死一點也不意外。……」

「哼哼……」

簡崑崙忍不住笑了兩聲，壓不住臉上橫生的怒意，幾乎有「發作」之勢。

他却「畢竟」又忍住了。

「崔先生即或死有應得，又何至罪延其母？——還有那位老家人……他的下落如何？」

「你太單純了……」

說着她竟自情不由己的笑了，綻開的唇角一綫，露着編貝也似整潔的一排玉齒。透過她宛似有情的一雙眼睛，在在的在對方這個少年人身上轉動着，似乎突然才有所領悟，領悟到對方少年的涉世不深。

「崔老夫人是死在他自己兒子手裏的——那個老家人也是自己上吊死的——我們不問原因，祇看結果……」她又笑了，顯出很得意的那種微笑：「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子，要說到原因，太複雜了……」

「我不太懂妳的意思！」簡崑崙說：「姑娘能說得清楚一點？」

「道理很簡單！」時美嬌說：「譬仿說吧，路邊上有個乞丐，年老，又病，甚至於還是個殘廢，快死了，眞正惹人同情，寄以無限關懷，你說，這個罪惡的結果，又能怪誰呢？」

「……」

被她突然的這麼一問，簡崑崙眞有些糊塗了。

時美嬌看着他神秘的笑笑。幾縷散髮，輕輕拂前額，她伸出纖纖一根手指，把它分開來，——便祇是這樣小小細緻的一個動作，却含蓄着幾欲無可筆墨形容的美……乃至於簡崑崙心裏大大的爲之動了一動，便自不由自主的把一雙眸子，移了開去。

少頃，他才把目光又回到了對方的身上。

時美嬌侃侃說道：「這個乞丐的遭遇，儘管可憐，却是他自己找的，必然是因爲走上了這條乞丐的路，當日種下了乞丐的『因』，便自得到了今日乞丐的『果』，那麼我們便祇是可憐而已……然而，這祇是表面的現象，深一層的去研究，可就大不簡單——」

「那時候呀——」她說：「你就會聽到許許多多想不到的原因，以至於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包括上天在內，都將要爲他眼前的貧窮，病疾，淪爲乞丐負責任，他本人倒像似完全無辜的了，這個論調又豈能算是公平的呢？」

簡崑崙點點頭，表示很有道理，倒看她如何爲自己所犯下的「殺人」罪過而辯駁。

「所以——一個人的死也是一樣，你必然先已種下了『死』的因，才會得到『死』的果。其它都無關重要，大可不與過問！」

「所以！」她雖然仍在微笑，實已語重心長：「崔老夫人的死，是他兒子殺死的；崔家老家人的死，是他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們所看見的情形便是如此，也就不必硬要把罪過往自己身上栽，因爲這種事，實在也是無可奈何，是不是？」

一片紅葉，冉冉自天空落下來，正好落在她緞色綴滿寶石亮片的長裙上。她便不自禁的用手輕輕拈起。在眼前近近的一看，鼻端輕輕的一嗅……一霎間，像是拾回了童年那般歲月，畢竟「童年」與「少女」之間的成長，是有着相當過程距離的，特別是眼前的「她」，雖然綺年玉貌，正同於其他少女一樣，像是一朶盛開的花，然而她却是自己知道：這一朶盛開的鮮花，却生長滿是蒺藜；荊刺裏面，別人也是看看；最多止於「欣賞」而已。

自然，她心裏還有更沉重的包袱，也有感情的負担，這些自非匆匆一見，相知不深的局外人所能洞悉的了。

簡崑崙搖了搖頭，什麼也沒有說，只苦笑了一下，對方這種論調，他還是第一次聽過，實在不能苟同，却也不便與她爭勢。

說話時，「無言」已經轉回。手裏提着個花式講究的食盒，會同「無音」着手佈置，把香噴噴的幾式菜餚擺滿几上。

簡崑崙肚子倒是眞有些餓了，看看幾樣小菜——「清蒸鱸魚」「醬爆蟹」「油炆筍」「醋溜白菜」，瓦甄裏是清香撲鼻的「蓴（草頭・以下同）髮雙煨」湯。一盤銀絲花卷，一甕精米香粥。

雖不是什麼講究菜式，看來却極可口，所謂「秋風動蓴鱸之思」，一霎間「蓴菜」「鱸魚」都有了。

主人性格無拘，簡崑崙也無需客套，道了聲「有僭」，即行吃喝起來。

時美嬌吃了個花卷，喝了碗湯，便自擱下了筷子，簡崑崙却食量驚人，吃了好多。

他尤其喜愛喝那個湯，蓴菜與髮菜都煨得甚爛，湯色碧綠，間以山中老菇，那味兒前所未嚐，却是可口極了。

時美嬌見他愛喝，微微含笑，呶了一下嘴，示意身邊的「無言」道：「爲簡先生添湯！」

簡崑崙搖搖頭說：「够了！」

時美嬌說：「不用客氣，這也是我最愛喝的，菜可以不吃，湯却不能不喝，他們都知道我這個習慣，所以變着法兒，每天都爲我準備一個很好的湯！」

說話時，無言已把滿滿一碗湯送上。

簡崑崙却之不恭，接過來又再吃了。

無言隨後清理碗碟，無音却服侍着二人漱口，淨面，最後奉以香茗。看來一切平常，全然出自素習。由此看來這位「飛花堂」的女堂主，平日生活該是何等「養尊處優」，她却不曾爲此而疏忽了武術劍技的浸淫，眞正難能，令人欽佩。

對於她，簡崑崙時時的提醒着自己，不敢掉以輕心。莫以爲眼前的厚待，便是「友誼」的表現，便可鬆弛了內心的防守，事實上對方的下一步究屬爲何，簡直諱莫如深，還是未知之數。眼前的笑臉，並

不表示日後便不會「白刄相加」。

對於時美嬌，固然更有此一番認識。

對於自己重要的是：更要時時保持冷靜！

簡崑崙再一次擧目向對方打量時，不自禁的心裏便這麽提醒着自己。

時美嬌端着細瓷碗，就近唇邊，剛剛要喝，却微微一笑：「有時候思想就是這麽奇妙，你信不信突然而來的感覺？——這意思是說，我忽然感覺出來，知道你現在心裏想的是什麽？」

簡崑崙不禁怔了一怔。

時美嬌放下了手上的茶碗，臉上却保持着神秘的笑：「你心裏充滿了仇恨，和對我的懷疑——是不？」

簡崑崙簡直爲之震驚，他却儘可能不表現出來，聆聽之下，微微一笑。

「當然……」時美嬌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祇是奇怪，爲什麽你會忽然間興起了這個念頭，尤其是在眼前這個和諧的氣氛裏，爲什麽？」

簡崑崙一笑說：「妳很聰明。」

「你的意思是，我對你的這個感覺完全正確？」

「我不否認！」

「能告訴我爲什麽嗎？」

「因爲我們基本上還是敵人！」簡崑崙坐正了身子，單刀直入的說：「我的生命，眼前甚至於還操在妳的手裏，雖然眼前妳對我這麽好，但是我却不能不小心防範！」

「你說得很對！」她笑得很甜，睒着那雙美麗的大眼睛：「如果我眞有這麽意思，你逃得了麽？」

「眼前當然不能！」

「以後呢？」

「那可就很難說了！」簡崑崙說：「人祇要活着，總是有機會的！」

「你一再的提醒我這句話！」時美嬌說：「是不是希望我對你下毒手？」

「但是妳不會的！」簡崑崙說：「妳的任務是負責把我交給那位愛花的主人柳蝶衣！在此之前，我很安全。」

「你應該稱呼他柳先生——」時美嬌仍然微笑着：「或是像你前面說的，叫他一聲『愛花的主人』，他最不喜歡人家連名帶姓的稱呼他。」

「我會記住這句話！」

時美嬌點點頭：「事情正是如此，祇是一旦你與他見面以後，是不是還能活着，可就不知道了。」

「即使見了面以後，我活着的機會也不會太小，要不然他根本就無需要見我，大可假妳之手，一了百了，可是他却沒有！」

時美嬌看着他，微微點了點頭：「你是個心地很細的人，可是對於柳先生，你且莫自信太深，這是我對你的一個小小忠告。」

簡崑崙說：「那是因爲他有異於常人的性情？」

時美嬌微笑了一下，沒有說話——她的眼睛却在他臉上轉着：「你的劍法誠然可以稱得上高明的了，但是並不見得就高出於我，很可能我還較你要高出一籌，你可同意？」

簡崑崙微微點了一下頭，一霎間心裏充滿了悲哀。他生性頂是要強，讓他自承技不如人，本能上便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更何况對方還是一個女人，然而那却是實在的，他便祇得承認。

「你心裏覺着很不舒服？」時美嬌說：「其實你大可不必——劍法不如我，並不表示你其它方面的武功不如我，恕我說一句狂妄的話，就我所知，當今武林，劍法不要說能勝過我的人，寥若晨星，能在我手裏走上三招兩式的人，也已不多，你能與我相伯仲，已應足以自豪……」

簡崑崙不自然的笑了笑，隨即把眼睛移向一旁。

他忽然發覺到對方少女太過聰明，擅揣人意，即使連心裏想的，也在她觀察之列，可得隨時提着仔細。

時美嬌一雙澄波眸子睇着他，繼續說道：「我所以這麽說，乃是在告訴你，你我的劍法，在當今天下，已是一等一的傑出高手了，祇是如果拿來與柳先生比較，就……」

一霎間，她臉上現出了凄凉，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麽說才切當……」

簡崑崙道：「那意思是他定然高過於妳許多了？」

時美嬌笑了一下，臉色看來，似乎更凄凉。正如同簡崑崙一樣，一個人完全否定自己的成就，是一件痛苦的事。

她始終也沒有再說下去，這一段論話，也就到此爲止。

「來！我們到前面走走！」

說着，她隨即站起來，向着瀕近水邊的地方走過去。簡崑崙不自覺的也移動了脚步。

太陽早已沉落下去，祇是西邊天際，仍然還泛着一些微微的紅，大羣鴉雀，聚集在附近幾棵楓樹上，吱吱喳喳，叫個不歇。

鳥雀總愛在這個時候，團聚樹上，在一天結束之前，作一次臨別歡聚，然後才各自歸巢。却不知竟於人以可趁之機——捕鳥的老少二人，早已伺機以待。

時美嬌忽然發現了他們，簡崑崙也注意到了。

——那是老少二人，掩身於大樹之後。便在這一霎，年輕的捕鳥人，倏地躍身而出，手裏揮動着一面繫有紅布的長竹，同時發聲大叫，衆鳥聞聲而驚，張惶四散，年老的捕鳥人，便於這時，閃身而出，漁夫撒網般的，飛出了手上這網，一下子網了個正着。

衆鳥啁啾，彩羽繽紛。

像是一片雲般，爲數千百的鳥羣，隨着那面大網，一下子落了下來，却又騰空而起，刹時間，已飛移出百十丈外，捕鳥的老少二人，却是毫不驚慌，祇是仰空看着，眼看着這片「鳥」雲，在一霎間的飛移之後，終於再次墜落，不出所料的落入到「人」的算計之中。

看到這裏，簡崑崙不由微微搖了一下頭，嘆了一聲。

時美嬌臉上却現出了笑靨。

「可憐的鳥！」

「聰明的人！」

設話的兩個人，不期然目光相接，表

情却有微異，前者見「仁」，後者見「智」，顯示着兩種不同的胸襟抱負。

簡崑崙說：「我說可憐，祇爲衆鳥無辜，平白着了人的道兒，喪失了性命。」

時美嬌笑說：「誰叫牠們如此張慌愚笨，這些鳥兒若是團聚一致，向着一個方向齊飛，使能脫開捕鳥人的毒手，偏偏牠們計不出此，自是死有餘辜。」

簡崑崙哼了一聲：「話雖如此，人心未免過毒，也太狡猾。」

「這才是人呀！」時美嬌笑得像一朶鮮花：「人所以異於禽獸，正在於他們比其它禽獸多了一份智慧與聰明，這原本就是造物者的特意安排，又怪得了誰呢！——」

「姑娘的意思，莫非便是聰明的人，永遠可以其智慧愚弄愚笨者了？」

簡崑崙的眼睛，有如兩把利刄，狠狠向着她逼視過來。

時美嬌依然面現微笑：「你要這麽說也未嘗不可，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哼哼，你要是爲此不平，那可是一輩子也打不完的官司。」

接着她眨動了一下眼睛，幽幽說道：「我喜歡聰明、智慧、厭惡愚蠢，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理應屬於聰明人所享有，愚笨的人正因爲愚笨，便應該失掉了許多機會，而沒有份兒，這也是上天所賜與人的不平，爭也爭不來的。」

簡崑崙冷冷的說：「我祇能同意妳一半的論調，智慧固然彌足珍貴，爲人所喜，却也要看其所用，如要用來嘉惠於人，才是得其所處，反之，禍國殃民，便爲人所惡，令人十分痛恨的了。」

時美嬌偏過臉瞧着他，微微挑動了一下黑而秀長的眉毛，似笑又嗔的道：「我無意與你多爭，偏偏就看不慣你那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哼！什麽是『嘉惠於人』？什麽又是『得其所處』？這可又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看法了。」

簡崑崙說：「願聞高敎！」

「好吧！我就隨便擧兩個例子給妳聽聽！」她接着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築萬里長城，殺人如蔴，够殘忍够壞的了吧，隋煬帝挖築運河，祇爲一己之逞，千萬人流離失所，够慘的了吧，當時人人恨惡，罵爲昏君，祇是今天看來，好似便大爲不同，千百年後，其義意更當有甚於今日，所以論人論事，要看其長遠，不能拘於一時，這便又是智慧與愚蠢所見不同了，你以爲呢？」

說完，她便靜靜的向對方看着，透過她那一雙澄波的眸子，在在顯示着她的聰穎才智。

顯然她是不甘服輸，即使爲爭一時口舌之利，也要領先對方一籌。

簡崑崙自然有所領會，微微一笑，便自不再多說。

時美嬌說：「你怎麽不說話？」

簡崑崙說：「我無話可說！」

「爲什麽？」

「不爲什麽！」簡崑崙冷冷一笑：「那是因爲，秦始皇，隋煬帝在我眼裏，永遠是殘暴的昏君！一千年如此，一萬年也是如此。」

說了這幾句話，他便轉過身子，不欲再與她多說。

時美嬌呆了一呆，仍然不失微笑。

「那祇是你的看法而已……」她說：「很多人的看法與你是不一樣的。你雖不忿，却又奈何？」

說完這些，她得意的揚了一下眉毛，便沾沾自喜的笑了。

簡崑崙霍地回過身來，心裏不服，想要頂撞她幾句，偏偏一時想不出什麽話來。看在時美嬌眼裏，却是更爲得意，盈盈作笑，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

「你別心裏不服氣，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如此，聰明的人，永遠是佔上風，愚笨的人，哼——對不起，便祇有往後面靠邊站了。」

簡崑崙微微一笑說：「表面看來，確是如此，實際的情形却又不一樣。姑娘當然聽過『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吧！」

「聽過！」時美嬌冷冷一哂：「這祇是指一般小聰明的人說的，眞正聰明的人，却不在此例！」

說完她微微一笑，斜過眼睛來瞟着他，神采間更形得意。她雖然嘴裏不曾明說，實際上却已在顯示出她是以「聰明者」自居了。

簡崑崙心中頗是爲此不服。自幼以來他父親敎誨他皆以「忠恕仁厚」相勉，一個心存忠厚仁恕的人，其實常常也是極聰明的人，祇是「忠厚」於先便不免爲人所乘，如此一來往往便爲人誤爲愚蠢，實則「大智若愚」，看來這層道理對方姑娘未必認同，也就不必與她爭一時口舌之勝。

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環境，常能造就人的不同價值觀念，但一個人的個性，却是與生俱來的，一個人要想眞正的瞭解另外一個人，該是一件何等不易之事——

就像是眼前這個貌若鮮花的人，任何人即使向她多看上一眼，也不免便會爲她美色所乘，然而她實際的內涵，又是如何？也許她的心與她的臉一樣的美，也許是大不一樣，成了名符其實的「蛇蝎美人」，其間差距，何能以道理計？

眼前這個時美嬌該是何等形樣的一個人？這麽想着，他鋒利的目光，不自禁的便自向着她臉上直視過去。

無論如何，她已是殺害「玉劍書生」崔平母子的兇手，祇此一端，已使得自己與她無能妥協……。雖然她的心很可能另有可取，很可能她的另一面，又是如何美好，然而終將無能洗刷掉她殺害崔氏母子鮮血淋漓的手印。

這麽想着，簡崑崙祇覺得透體發凉，一雙眼睛不自禁的由對方美麗娟秀的臉上移開來，再也無能向她多看一眼。

時美嬌微微一笑，正要說破他心中所想。忽然像是聽見了什麽，眼波輕轉，直向着遠方叢林間望去——

兩騎快馬，駢馳而過。驚鴻一瞥，隨即掩飾於亂紅深處。

雖然這樣，簡崑崙却看見了。

非祇是那一匹棗紅色的駿馬，以及披有藍色長披的人，正是前此所見。便是那原本空着的坐騎上，竟然也坐着一個人——一個白髮皤皤，身着血色大氅的老人。兩匹馬俱是一般的快，乍聞蹄聲，踪迹已杳，觀其來勢，正是這個方向。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闖舊王府——天慾教垣曲縣分壇，果然像是刁斗森嚴，崗哨林立，機關密佈，雖然被黑衣姑娘從鐵籠救出，又和幪面黑衣人格鬥，未能離開險地，再力鬥四個鐵甲人，正在筋疲力倦，又得黑衣姑娘協助脫險，原來她不是別人，正是花滿樓，帶他到自己房中，再叫侍婢寶芝從地道將狄飛虹放走。狄飛虹盤算先回去見見黃蜂谷覃小蝶，但路經潼關，又不得不先去見侯爺和羅蘭，在新安過宿一夜，來到潼關附近，又被天慾教副教主萬里飛霜程寒梅截擊，知道羅蘭担心自己的安全，便避過他們的襲擊，趕到侯府和羅蘭相聚……

奉命完婚　苦樂參半

羅蘭道：「還是妳想的週到，快去。」

片刻之後，幾名丫頭已擺上一桌酒菜，羅蘭端起面前的酒杯道：「大哥，咱們乾一杯，你說你是怎樣失踪的？」

狄飛虹將被擄之後的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羅蘭哼了一聲道：「想不到花滿樓是這樣的一個人，我以往看錯她了，哦，大哥，紫河眞解呢？是不是被姓花的搜去了？」

狄飛虹道：「妳說魚腸劍呢？莫非丢了？」

羅蘭道：「誰說魚腸劍丢了，咳，大哥，我問你紫河眞解，你扯到那裏去了？」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我沒有瞎扯，紫河眞解放在魚腸劍的劍柄之中，所以我才有此一問。」

羅蘭雙目大張道：「眞的？京娘，快將魚腸劍拿來讓我瞧瞧。」

祝京娘應聲奔進羅蘭香閨，取來魚腸劍道：「小姐，這劍柄分明是不能動的嘛。」

羅蘭扭動劍柄，果如祝京娘所說，她將寶劍交給狄飛虹道：「這玩藝只怕另有玄虛，還是你來弄吧。」

狄飛虹接過寶劍，只是把玩了一下，沒有人瞧到他卸下劍把，他手中却多了一本絹冊。

羅蘭櫻唇一噘道：「你騙人，紫河眞解分明在你的身上，你却說在劍把裏面，哼，騙人不打草稿，眞壞！」

狄飛虹哈哈一笑道：「不要生氣，妹子，我只是逗逗妳的。」

一頓接道：「侯爺他老人家——」

羅蘭道：「什麽，你叫我爹侯爺？看來你是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了。」

狄飛虹道：「別這麽說，妹子，我這麽稱呼他老人家是尊敬，妳別忘了我還是潼關軍中的總教練，不過要是妳不高興，以後我改口就是。」

羅蘭哼了一聲道：「孩子要叫外公，你不改口行麽？」

狄飛虹一怔道：「什麽孩子要叫外公？妹子，妳在說些什麽？」

祝京娘抿嘴一笑道：「這還不明白？小姐生了孩子，自然要叫外公，你這個做爹的怎能將岳父當作外人！」

現在狄飛虹總算明白了，他抓着羅蘭的玉手，睜着一對閃着奇光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瞧着羅蘭道：「妹子，這可是眞的？」

羅蘭面色一紅，螓首輕輕點了兩下，狄飛虹興奮之餘，禁不住哈哈一陣大笑道：「狄某行俠江湖，過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今後……」

羅蘭瞪他一眼道：「今後怎樣？有子萬事足，你就可以橫行江湖，無所顧忌了？」

狄飛虹道：「我沒有這個意思，妹子不要誤會。」

羅蘭道：「不是最好，今後你有妻有子，就應該負起照顧妻子的責任，你的生命不是你一個人的，你給我珍惜一點。」

狄飛虹道：「是，小兄遵命。」

羅蘭嫣然一笑道：「好啦，跟我見爹娘去。」

狄飛虹道：「妹子，兩位老人家……」

羅蘭道：「你瞧瞧我的肚子，還能瞞得住爹娘？」

狄飛虹道：「可是……」

羅蘭嘆口氣道：「爹是氣惱了一陣子，不過父女連心嘛，後來還不是原諒咱們了，走吧，就算挨一頓罵你也只好認了。」

在上房，他們見到了侯爺夫婦，狄飛虹的確挨了一頓責罵，他却感到心安理得，侯爺是上司，是長輩，責罵幾句又算得了什麽？

祇不過侯爺却給他出了一道難題……

「飛虹，蘭兒，我已經選好了日子，七天後替你們完婚。」

「是。」

在狄飛虹的內心，覃小蝶才是他的妻子，羅蘭縱然能够嫁給他，也只能備位小星。

但羅蘭捷足先登，懷了他的孩子，以羅侯爺的地位和聲望，總不能讓別人看出他的女兒還沒有完婚就大着肚子，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他只好毫無異議的答允了。

對羅蘭來說，這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的事，她內心的歡樂，與狄飛虹的苦惱，成爲強烈的對比。

他們回到羅蘭的閨房之後，狄飛虹道：「委屈妳了，妹子，侯門千金配江湖浪子，實在叫我難以心安。」

羅蘭哼了一聲道：「孩子都快出世了，還說這些廢話，倒是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狄飛虹道：「什麽事？」

羅蘭道：「我想請覃姐姐來參加咱們的婚禮。」

狄飛虹略作沉吟道：「時間迫急，只怕無法趕上。」

羅蘭道：「覃姐姐留有神鷹在這裏，你趕快寫信，我想不會有問題的。」

狄飛虹面現爲難之色道：「這個，叫我怎麽寫呢？」

羅蘭道：「不必爲難，也用不着解釋，咱們的事覃姐姐十分清楚。」

狄飛虹道：「還是妳寫吧，妹子，我想這樣比較妥當一點。」

羅蘭道：「好吧。」

她寫好信交給祝京娘去放神鷹，然後幽幽道：「大哥，我知道你跟覃姐姐早有婚約，想不到……唉，這是命，大哥，你不會怪我吧？」

狄飛虹道：「小兄墜澗，妹子殉情，此等堅貞逾恆的愛情，使小兄銘感五內，我怎會怪妳。」

一頓接道：「聽說覃小蝶在古洞獲得奇遇，而且身染異香，妹子，妳說說看，她是否當眞變了？」

羅蘭道：「沒有，覃姐姐嫻雅端莊，一如往昔，祇不過她身帶異香，加上她的絕世姿容，無論舉手投足，或一顰一笑，在心存邪念的男子心目中，往往會造成一種震撼，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就是這個道理。」

狄飛虹點點頭道：「經妳這麽一說，我倒是安心不少，只是那了眞大師，青陽道長，他們……」

羅蘭道：「他們除了被武功折服，可能還涉及其他恩怨，但絕對與覃姐姐無關，哦，咱們拾得的那塊太極令，我已經交還青陽道長了。」

狄飛虹道：「那好，哦，妳是怎樣擊傷天慾教的少教主的？」

羅蘭哼了一聲，道：「這是他罪有應得……」

接着她將花滿門僞裝狄飛虹，將武林各派誘往苗嶺，以及天慾教沿途設伏，苗嶺埋藏炸藥，企圖一舉消滅天下武林之事一一敘述。

最後柳眉一挑道：「我要天慾教百日之內以你來作交換，你既然脫了險，咱們就不必管他了。」

狄飛虹道：「不，如非花滿樓相助，我不見得就能安然脫險，人無信不立，咱們應該解除花滿門的五脈鎖心法，再說天慾教集結五百餘名一流高手，由該教副教主萬里飛霜程寒梅率領，聚集在潼關內外，咱們如若不履行諾言，他們可能鋌而走險，如是驚了爹娘，豈不要遺恨終身！」

羅蘭道：「照你這麽一說，天慾教是無法無天了！」

狄飛虹道：「天慾教本來就是無法無天，但他們還不敢跟官方作對，只是官方也該處理得宜。」

羅蘭道：「旣然這樣，你替他解除穴道就是，不過我總覺得咱們在姑息養奸，心裏窩囊得很。」

狄飛虹道：「這好辦，明天通知程寒梅，叫她集中天慾教的高手，咱們夫妻跟他們較量較量。」

羅蘭道：「就咱們兩個？」

狄飛虹道：「怎麽，妳怕了？」

羅蘭道：「你想到那裏去了，我是怕你的內傷還沒有完全痊癒嘛。」

狄飛虹道：「妳放心，我的內傷已經完全好了。」

羅蘭道：「咱們完婚的日子還有七天，你要那一天跟他們較量？」

狄飛虹道：「婚後第四天吧，讓咱們好好的渡過三朝。」

羅蘭道：「那好，但咱們怎樣通知他們？」

狄飛虹道：「別着急，他們會來找咱們的，時間不早妳該歇息了。」

羅蘭道：「等一等，大哥，還有一件事咱們要商議一下。」

狄飛虹道：「什麽事？」

羅蘭道：「我懷疑咱們這裏有天慾教的奸細。」

狄飛虹道：「這是妳的猜疑？」

羅蘭道：「是猜疑，但也有根據。」

狄飛虹道：「什麽根據？」

羅蘭道：「爹的狻犴手是皇上所賜，平日收藏十分嚴密，除了少數幾個親信，沒有人知道它收藏之處，此其一，另外，狻犴手只是一雙手套，看起來並不起眼，與它收藏在一處的，還有一些値錢的東西，賊人只拿這副手套，這說明他是武林中人，而且知道它的妙用。」

狄飛虹道：「妳說的不錯，妳認爲誰最可能是天慾教的奸細？」

羅蘭道：「總管原承宗。」

狄飛虹一怔，道：「是他，這怎麽可能？」

羅蘭道：「爲什麽不可能？」

狄飛虹道：「聽說爹當年用兵邊塞之時，救了他娘，他感恩圖報才跟了爹來中原……」

羅蘭道：「這個麽，也許他後來被人收買，更有可能當年的事就是一個圈套，他原本就是天慾教的。」

狄飛虹道：「原承宗深藏不露，妳懷疑他不無道理，不過在沒有證據之前，咱們不能打草驚蛇，待找到花滿樓，自可水落石出？」

羅蘭道：「爲什麽找到花滿樓就可水落石出？」

狄飛虹道：「她說她知道是誰盜狻犴手，並說可以代咱們取它回來。」

羅蘭問道：「你有沒有問究竟是誰盜的？」

狄飛虹道：「我問過，她不肯說。」

羅蘭沉吟了一陣子忽然嘆口氣道：「她好陰險，我跟她那麽好，却不知道她是天慾教的。」

狄飛虹道：「她不僅是天慾教的，更可能天慾教主就是她爹。」

羅蘭道：「也是猜疑？」

狄飛虹道：「還有依據，妳想想看，天慾教的少教主名叫花滿門，他們只是一字之差，那有這麽巧法？」

羅蘭道：「說的也是。」語音一頓，她的面色忽然一紅，現出一股嬌羞之態，道：「大哥……」

狄飛虹道：「什麽事？妹子。」

羅蘭道：「你不要走了，就歇在這裏吧。」

狄飛虹道：「忍耐一點，妹子，侯府人多嘴雜，咱們不能不有所顧忌。」

羅蘭幽幽道：「可是，大哥，我好想你啊，而且，咱們……」

狄飛虹見房中無人，不由擁住她深深一吻道：「妹子，還有六天，咱們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此後天長地久，比翼雙飛，又何必急在一時？」

羅蘭噘着嘴道：「孩子都有了，還要顧慮這些，大哥，你說這是不是虛僞？」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這是禮教，社會規範就靠這個來維持，否則人慾橫流，那還成什麽世界。」

羅蘭白他一眼道：「都是你有道理，這樣吧，我叫京娘去陪你，丫頭嘛，遲早會收房的。」

狄飛虹搖頭道：「不必，我這幾天很累，需要好好的調息一下，妳睡吧，明早見。」

次日他會見了侯府及潼關軍中的同僚，游擊朱來第一個道：「末將朱來參見狄大人。」

這般將校除了副將郎豪，幾乎都以屬下之禮參見，狄飛虹不安的道：「各位大人太客氣了，狄某承担不起。」

副將郎豪道：「狄大人官拜副將，對屬下勿須如此謙恭。」

狄飛虹愕然道：「你是在開玩笑吧，郎大人。」

郎豪面色一整道：「官位是國家的名器，下官怎敢用這件事開玩笑。」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下官無意功名，看來只好辜負侯爺的美意了。」

他跟郎豪等歡敍之後就告辭離開，待走到返回羅蘭住處的長廊，原承宗忽然迎上來道：「狄大人，承宗有一事稟報。」

狄飛虹說道：「不敢，總管有什麽指教？」

原承宗道：「適才有人送來一封書信，是給狄大人的。」

狄飛虹道了一聲「多謝」，接過書信一瞧，原來是天慾教副教主程寒梅邀約他與羅蘭在城外七星坡一會，他原悲婚後第四天與天慾教一決勝負的，現在應不應該答允程寒梅，他必須先跟羅蘭商議一下。

於是他冷冷道：「請總管告訴程寒梅，咱們明早給她答覆。」在原承宗一呆之際，他已錯身而過，回到羅蘭的香閨了。

「妹子，妳猜我適才遇到了什麽事？」狄飛虹對羅蘭說。

「瞧你神采飛揚，莫非有什麽高興之事？」

「嗯，妳瞧瞧這個。」

「是程寒梅約咱們，這有什麽値得高興的？」

「妳知道這封信，是怎麽到我的手中的？」

「大門守衛？」

「不，是原承宗親手交給我的。」

「是他？」

「不錯，就是他，妳知道這意味着什麽？」

「不知道。」

「有兩點，一是認爲咱們無知，二是吃定咱們了。」

「他好大的胆量，不僅小看咱們，連爹也沒有放在他的眼中了。」

「所以當時我就將了他一軍……」

「你怎麽將的？」

「我叫他告訴程寒梅，咱們明早給她回話。」

「好，這是挑明了告訴他，咱們摸清他的底了。」

「妳猜他當時是什麽表情？」

「他必然嚇呆了，一句說話也說不出來。」

「不錯，正是這樣。」

「咳，大哥，你有沒有聽說人急造反，狗急跳牆這兩句話？」

「當然曾聽人說過，但天慾教雖然在江湖上興風作浪，他還沒有公然造反的能力。」

「那……七星坡之約呢？」

「我要聽聽妳的意見。」

「答允他，憑咱們夫妻，何在乎那些跳樑小丑。」

「好，就這麽辦。」

× × ×

七星坡在潼關西南，離城二十餘里之處，環境雖是荒凉，用作江湖了斷過節再也理想不過。

狄飛虹夫婦帶着祝京娘六兒應約而來，他們一眼瞧到山坡心頭不由暗暗一懍。

天慾教徒分站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每方人數不等，以正面東方地煞大陣的人數最多，如將五方合起來計算，人數不會少於三百。

這是一個龐大的五行陣法，每一方位又自成體系，是獨立作戰的能力。

中央停住一頂黑色軟轎，四週約有六十名持劍大漢，他們淵停嶽峙，直挺挺的站在那兒。

軟轎的前端立着副教主程寒梅，依然是白衣飄飄，俏麗無比。她身後一排五人，除了三名是八將中的人物，另外兩名老者，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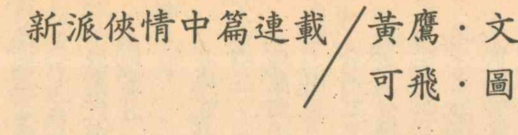
狄飛虹等一行四人，在離陣丈外之處停下脚步，羅蘭哼了一聲道：「大哥，他們這是作什麽？想嚇唬咱們？」

狄飛虹道：「我想是展示他們的威力，六兒，叫他們的副教主程寒梅答話。」

六兒應聲呼叫，道：「請程副教主答話。」

萬里飛霜程寒梅，帶着身後五人緩步走到陣前，雙拳一抱，打了一個哈哈道：「狄大俠果然是信人，何不到山坡上聊一聊。」

（未完．廿八）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展鵬爲了將證據資料送到使者葉安的手裏，防止順天侯魏大中的人將消息送出去，將侯爺的心腹堵截，易安等人寧死不肯將行動洩密，雖然知道謝方平、丁磊是魏侯爺的人，查不出侯爺的計劃……驛站被襲，易冲等自殺，魏大中接到消息後，亦知道天衣上當，但自己事前未有通知豹尾和謝方平，致使他們不知自己行動的計劃，故有此失，不能不承認此事處理不當，唯今之計，只好趕去會見使者，希望能够截住蕭展鵬等人，而蕭展鵬已先和使者葉安會面，魏大中隨後趕到，要蕭展鵬將證據在順天侯府交給使者葉安手上……

追捉信鴿　誘擒飛燕

童路反問：「侯爺知道燕王去見的是什麽人？」

「司馬長風……」魏大中很肯定的。

「我派了人去監視司馬長風，當夜他正是往那個地方去。」

童路道：「可是司馬長風是我們的人，燕王屬下不是已經有一個天衣！」

「天衣無縫，但事實證明，這個天衣只是一個人，連遭挫敗，手下相信已沒有多少人。」

「可是他的手下是倒在司馬長風的手下。」

「所以燕王發覺司馬長風是可造之材，不惜親身南下拉攏。」魏大中搖頭：「梟雄到底是梟雄。」

童路沉吟道：「司馬長風眞的是那麽重要？」

魏大中苦笑道：「他本領不錯很好，但是與天衣相較，仍然有一段距離，我們與天衣交手以來，他經已多次失策險爲天衣所乘，只是我另有安排，才能够化危爲安。」

「在天衣的眼中却是以爲都是司馬長風的安排。」

「燕王眼中也是的，」魏大中歎了一口氣：「看來我這樣做是錯了。」

「侯爺應該讓天衣燕王知道，我們方面除了司馬長風還有其他的高手。」

「這樣做有這樣做的壞處。」魏大中又歎氣：「第一是天衣會清楚我們的底細，其次就是司馬長風開始的時候也不會賣力。」

「屬下實在不明白，司馬長風怎會背叛王爺？」

「我看他是看出燕王實力雄厚，成功的機會比較大，抵受不住利益的引誘，」魏大中沉吟着道：「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一個人天生叛逆，始終還是要變成一個叛徒。」

童路沉默了下去。

魏大中隨又道：「燕王爺雖然看不出司馬長風的本領其實有多大，但不惜紆尊

降貴，這麽遠跑去找司馬長風，就是這一點，已足以令司馬長風死心塌地，不惜賣命背叛的了！」

童路忍不住又問：「這個人我們是否還能够再用。」

「不能了，而且我們還要小心他是否會配合燕王的行動，對晉王爺不利。」

「也許我們將這件事通知天衣，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童路突然眉飛色舞的道。

魏大中知道他在想什麽，淡然問：「你已經知道天衣是那一個。」

童路一呆。「屬下無能，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天衣到底是什麽人。」

魏大中道：「這是天衣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天衣最失敗的地方。」

童路道：「屬下不明白。」

魏大中道：「一個人能够這麽多年保持身份這樣神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對付他。」

「在隱藏身份方面他的確很成功。」

「只怕燕王也不大清楚他行踪，否則應該對他絕對信任，不會找司馬長風。」

「也不無可能，燕王若是清楚，多少總有些口風洩漏出來。」

「所以這也是天衣最失敗的地方，他對別的人可以保持行踪身份秘密，對燕王却是絕不可以，連主人也不信任，又怎能要主人信任重用？」

童路道：「可能他就是考慮到燕王會洩漏口風。」一頓接又道：「那最低限度也可以安排一個替身，有空便與燕王敷衍一番。」

「没用的，這種人不容易相信別人，而且他必然自信燕王不能失去他這個得力助手。」魏大中一擺手。「到這個時候，這個人不說也罷。」

童路道：「侯爺的意思是——」

「爲免後顧之憂，明天早上我便飛鴿傳書，通知王爺那邊立即下手，除去司馬長風。」魏大中斬釘截鐵的。

童路道：「没有他，天衣若是再襲擊王府——」

「他也不會盡力對付天衣的，相反會坐收漁人之利，而且天衣一心要奪取不利於燕王的證據，這時候應該在附近。」魏大中輕歎一聲。

「他會親自動手？」

「會的，豹組也完了，他還有什麽人能够用？」魏大中隨又一聲苦笑。「但豹組是否他最後的一批手下，却是没有人能够肯定。」

童路說道：「但從燕王的拉攏司馬長風，除非燕王眞的完全不知道他的實力，否則他應該是實力見盡，没有多大作爲的了。」

「看來應該就是這樣。」魏大中沉吟着。「到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當機立斷，拚一個清楚明白的了。」

魏大中絕無疑問是有這個決心。

× × ×

鴿子一般都没有辨認，順天侯府魏大中養的信鴿也是，只是鴿腿上多了一根銅管。

崑崙奴不錯目光銳利，但要他立即分

辨出來，還是很難的事，看見那隻信鴿，他還是追了出去，只因爲他非獨看見信鴿，還看見放信鴿的魏大中。

他正在蕭展鵬一夥居住的院落的瓦面上，這樣做他目的只是要看清楚周圍的環境，却意外的看見魏大中與童路。

相距有一段距離，他看不見魏大中和童路的神情變化，也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但鴿子由他們手中飛出來，他却是絕對肯定。

鴿子也正向他這邊飛來，他當機立斷，立即跳下瓦面，往外疾奔了出去。

蕭展鵬迎面走來，一見立即問：「什麼事？」

「信鴿——」崑崙奴衝口而出，這些簡單的語言他是說得來的。

蕭展鵬沒有再問，崑崙奴也沒有再說什麼，發足狂奔，其急如箭。

蟋蟀也就在這時候一旁轉出來，看見崑崙奴這樣狂奔，也有些奇怪，方待打個招呼，崑崙奴已破口大罵一聲，一拳迎面擊去。

蟋蟀也可謂反應靈敏，偏身避開，下意識便要還手，蕭展鵬已掠至，伸手按住他。

「這個小子又在幹什麼？」蟋蟀接問道：「若是要跟我再較高下，可是大大歡迎。」

蕭展鵬搖搖頭道：「他是去追那隻信鴿。」

「信鴿？」蟋蟀一怔。「難怪他看見我這樣緊張，這個小子也是，什麼時候？我怎會再跟他開玩笑。」

蕭展鵬道：「他可不是這樣想。」

說話間，那隻鴿子已從上空飛過，蟋蟀看在眼內，笑了笑。「我倒是不懷疑他是否追得到那隻信鴿。」

蕭展鵬道：「據說若非你阻撓，上一次他已經可以將那隻鴿子抓住的了。」

「這可是事實，否則他也不會看見我這麼生氣。」蟋蟀搖頭。「這個小子的兩條腿也不知什麼做的，跳躍奔跑不是一般人能及。」

蕭展鵬道：「他沒有練過輕功什麼，可是輕功再好的人也沒有他這份耐力。」

蟋蟀道：「可不是，我輕功絕無疑問在他之上，但一番施展下來，總要歇息一下，他却是完全不用歇息的，跑上個三五七天好像也沒有問題。」

「胡說——」蕭展鵬道：「三五七個時辰才是。」

蟋蟀道：「你又沒有看見他跑上三五七天，怎知道他不成？」

蕭展鵬笑笑。「我就是忘記了你喜歡抬槓。」

蟋蟀接問：「那隻鴿子是什麼人放出去的？」

蕭展鵬搖頭，說道：「這要他才清楚了，他整個早上東跳西躍，瓦面上走來走去。」

蟋蟀再問：「會不會是魏大中放出去的。」

「即使不是由魏大中親手放出，也一定是他的主意。」蕭展鵬道：「這個時候放出去的一定是重要的消息，不是要對付我們，就是要對付那個使者葉安。」

蟋蟀道：「不是說葉安身份特殊，不會有人敢對他胡來？」

「話是這樣說，到要緊關頭，天知道天衣方面會有什麼行動？」

蟋蟀想了想，說道：「我實在不明白，魏大中若是心存不軌，到底又是那方面的人？」

蕭展鵬道：「難說，很有可能他是天衣的心腹，亦不無可能他就是天衣。」

蟋蟀又說道：「傳說中的天衣本領高強。」

蕭展鵬道：「若是我沒有看錯，他應該是一個內家高手。」

蟋蟀道：「我也看出他的眼神有異一般，全身上下充滿一種無形的勁力。」

蕭展鵬道：「所以我才有此懷疑。」

「他若是天衣，要殺晉王豈不是易如反掌？」蟋蟀笑了笑。「你說他的女兒就是晉王的妃子。」

「也許他有什麼顧慮，又或者燕王與他方面還有什麼未達成妥協。」

「你想得太遠了，」蟋蟀道：「我就是只想到他要殺晉王應該很容易。」

蕭展鵬道：「我也沒有說不是，他的女兒一向得寵，要下手的確輕而易舉。」

蟋蟀道：「我不喜歡費心思，可是這件事，我實在不明白。」

蕭展鵬苦笑一下，終於道：「我也是，好像除了我們，除了天衣，另外還有一些在幹着什麼。」

蟋蟀道：「晉王除了燕王，還有什麼仇敵？」

蕭展鵬道：「這我也不清楚，晉王據說可以得傳王位，這個王位當然是很多人要謀奪的。」

蟋蟀道：「這可就麻煩了，解決了燕王，還有其他王，什麼時候才罷休。」

蕭展鵬正色道：「我可是不管那許多，燕王之後，我便退出。」

蟋蟀笑說道：「那便早該退出的了，既然不單止燕王，事情開始便已是沒完沒了。」

蕭展鵬又正色道：「這還關係司馬長風……」

蟋蟀截着道：「你不用多說，我是明白的，但願事情快些解決，了却大家的心願。」

蕭展鵬點頭。「應該很快的了，葉安昨夜也曾跟我談過，皇帝是喜歡晉王的多，只是晉王與燕王比較起來，燕王是顯得更英明勇武果斷。」

蟋蟀道：「這可是要他才清楚。」

蕭展鵬道：「他是皇帝身旁的紅人，應該很清楚皇帝的心情的。」

蟋蟀道：「他那麼說可見得晉王繼承王位的希望其實並不大，還要看燕王的表現。」

蕭展鵬道：「但這批證據若是落在皇帝手上，燕王便完了。」

「看來晉王也不是一個好東西，懂得暗中去收集證據，對付燕王。」

「也是被迫這樣做。」蕭展鵬話沒說完，突然搖頭。「但是否被迫我可也不能夠肯定。」

蟋蟀說道：「你能夠肯定的只是晉王管理之下，地方太平，大家都生活得很好

的。」

蕭展鵬道：「這是事實。」

蟋蟀道：「燕王地方的人生活又怎樣，你是否清楚，又曾否到過？」

蕭展鵬道：「沒有。」

蟋蟀道：「有關燕王的一切你全都是聽回來的。」

蕭展鵬笑了：「不管怎樣，我都是食晉王之祿，自然要替他担憂。」

蟋蟀淡然道：「我担心的只是我的妹妹，還有她跟你的將來。」

蕭展鵬道：「不是已經決定了。」

蟋蟀將他雙手一攤：「那我現在只管替你快些將事情解決，好讓你快些退出官場。」

蕭展鵬道：「看來不會再躭擱多久的了。」

蟋蟀又問道：「你眞的要護送葉安上京？」

「不這樣如何放心。」

「不是說葉安身份特殊，沒有人會傷害他？」

「葉安只是一個特使，重要的是那些證據，天衣用不着傷害他也可以將證據奪去的。」

「到天衣奪取證據的時候，葉安也相信不會拒絕。」

「他未必拒絕得來，即使他不怕死，到必定要殺他的時候，天衣還是會下手去殺的。」

「我看他不是不怕死的那種人。」

「所以索性保護他回到京城，了却心事，我也跟他說清楚的了。」

「他怎樣意思？」

「當然贊成，看來他也知道此行凶險，明白我們的決心。」蕭展鵬微喟。「只是你們要辛苦了。」

「那一個叫我們是這種關係。」蟋蟀接道：「你也看到的，飛燕爲了你甚至於不惜拚命。」

蕭展鵬歎息一聲，說道：「這種話你不用跟我說，我現在甚至後悔跟飛燕說這件事。」

「飛燕若不是這種人，你可以後悔，既然是這種人，除非不知道，否則還是要跟你在一起的。」

蕭展鵬搖搖頭，說道：「這大家都清楚。」

蟋蟀想了一想，忽然苦笑。「其實我也知道自己嚕嗦，只是看見你總要嚕嗦一番。」

「這是你太關心飛燕，並沒有其他的原因。」

蟋蟀道：「沒法子，天叫她是我的妹妹。」

「我看她昨天也是太累了，到現在還不見她起來。」蕭展鵬下意識往蟋蟀後面一望。

「不是啊——」蟋蟀道：「方才我經過她的房間，敲門見沒有反應，推開一看，人已經不在房間內，還以爲她跟你在一起。」

蕭展鵬一皺眉：「我可是一直在這附近，沒有遇上她。」

「那跑到那兒去了？」蟋蟀嘟喃道：「這個小丫頭，就是沒見過世面，什麼都好奇，要去湊熱鬧，也不留句話，叫人這樣子担心。」

他說得輕鬆，蕭展鵬一聽却知道不是那回事。

在未到來這裏之前，他絕無疑問是很放心的，現在，一聽知道飛燕不在，那能不担心。

現在到底是非常時期，雖然說天衣的手下傷亡殆盡，到底是怎樣情形，沒有人能夠肯定，而無論如何，天衣仍然是存在，就是一個天衣，已不是飛燕能夠應付得來的了，又何況樹林的襲擊，崑崙奴險些中伏，並不是天衣的所爲。

天衣的手下已經是那麼難應付，若是天衣親自出動，飛燕可以肯定絕對應付不來。

證據與他們既然全都進入順天侯府，天衣與天衣的手下追踪而來，窺伺左右，是絕無疑問的事。

那片刻，蟋蟀的聯想得很多，越想便越担心，蕭展鵬所想的絕對不比他少，那份担心當然也不比他輕，只是他沒有說出來。

他實在想說一些安慰的話，却也實在說不出。

蟋蟀反而說了：「以我看，一會她便會回來，用不着担心。」

不等蕭展鵬答話，他又道：「這地方氣派這麼大，我們這種鄉包子又怎會不動心，不到處看看？」

蕭展鵬忍不住苦笑。「我們還是到處去找找，看她到底跑到那裏去？」

蟋蟀看了蕭展鵬一眼，沒有再說話，轉身往外走。

× × ×

飛燕這時候已遠離順天侯府，來到了城外一間古刹的前面，正踏進一個陷阱。

這附近她完全陌生，所以跑到這兒來，完全是因爲她看出那個人可疑，却看不出那個人就是要引起他的疑心，故意做出令她懷疑的舉動。

那個人是一個中年人，就在飛燕清早起來，離開房間的時候出現。

飛燕本來沒有在意，乃是被一種奇怪的雀鳥叫聲吸引，循聲望去，便看見那個中年人藏在花樹叢中，以一支竹管子吹出雀鳥的叫聲。

中年人其實一直監視着飛燕的房間，看見她出來才吹那支竹管子。

飛燕並不知道，到發現那個人，跟着便聽到雀鳥的和聲，然後她看見跟隨葉安的其中一個侍衛，從那處轉出來，亦是吹着同樣的一支竹管子。

兩個人隨即聚在一起，交頭接耳之後，中年人便轉身往外走，那個侍衛亦轉回去。

飛燕很自然的跟在那個中年人後面，她很想通知蕭展鵬蟋蟀，却也看出已沒有時間做這件事，只有悄悄的跟在那個中年人後面，希望有所發現。

中年人發覺飛燕跟上來，但表面一些反應也沒有，繼續走他的路。

順天侯府無疑戒備森嚴，但範圍那麼大，總有兼顧不到的地方，中年人走的正是這種地方，來到了侯府的外牆，也並未爲人察覺。

飛燕雖然缺乏經驗，到這個時候，又怎會看不出中年人的確大有問題。

翻過外牆，是一條比較幽靜的巷子，中年人隨即往外走去，脚步不快不慢，完全正常，目的就好像在避免引起別人的懷疑。

飛燕有這種感覺，小心翼翼的遠遠跟着，並沒有考慮到她完全沒有追踪的經驗，居然能够追踪一個那麼老練的對手，而竟然不爲對方發覺。

她本領雖然不錯，到底缺乏經驗，對自己的追踪本領也實在看得太高。

當然，中年人將必引誘她追下去，故意裝得若無其事也實在裝得太像。

追下去，飛燕對自己更有信心，中年人間中也有回頭張望，但顯然都沒有察覺她。

離城半里，往山上走，便是那座古刹，看見中年人進了古刹，飛燕便要離開，她要回去通知蕭展鵬，然後如何將壞人一網打盡。

她還要告訴蕭展鵬，葉安的手下也已有天衣的手下混進去。

才轉身，她便看見兩個人，那兩個人到底什麼時候出現，她完全不知道，到她發覺他們的存在，自己正在兩盒箭弩的威脅下，已經太遲了。

那兩盒弩箭都是三發的，箭頭銳利閃亮，令人看來不寒而慄。

這種距離飛燕完全沒有信心躲過去，也索性不動，盯着那兩個人。

「很聰明，你若是輕舉妄動，便得倒在弩箭下。」是中年人的聲

飛燕轉身望去，便看見那中年人從古刹內走出來，一面笑容，她知道自己上當了。

中年人接道：「我們無意傷害你，目的也只是在那些證據。」

「你們只是天衣的人。」飛燕故意問，一面看機會如何脫身。

中年人好像沒有注意，淡然的說道：「除了天衣，還有什麼人對那些證據有興趣？」

「有一個——」飛燕道：「你們的主子，燕王——」

中年人笑了。「當然是燕王的命令，我們只是奉命而爲，但王爺一直留在府中，在外面主持這件事的，始終是我們的頭兒。」

飛燕不由又問道：「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在你身後——」中年人突然說出這句話。

飛燕一怔，轉身，那兩盒弩箭已到了他面前，這種距離，他就是兵器在手，也應付不來的了。中年人這才大笑。「小姑娘到底沒有江湖經驗。」

飛燕道：「你說這許多，都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好讓他們接近。」

「就是這個意思。」中年人搖搖頭，道：「我們到底還未能够確定你有多少本領。」

飛燕沒有作聲，中年人接道：「在這個距離我却是可以肯定本領怎樣好的也難以閃避得開。」

「我相信——」飛燕冷笑。

「你當然可以拚命一試，但我們絕對相信，在這個時候你絕對不會冒生命危險。」中年人又笑了。「否則你追踪到這裏來便沒有意思。」

飛燕不能不承認。中年人接道：「你當然希望能够有機會脫身，回去告訴蕭展鵬一些秘密。」

飛燕脫口問：「什麼秘密？」

中年人手一抖，一條飛索從袖子裏飛出來，纏向飛燕的身子。

飛燕下意識要反抗，中年人搖頭。「你若是反抗，必死無救，也不能聽到那個秘密。」

飛燕同時已感覺到身後弩箭的威脅，索性停下來，任由那條飛索將身子雙臂纏着。

中年人隨即打一個死結，又笑了。「現在你是眞的上當了。」

飛燕正奇怪，那兩個拿着弩箭的人已將手中弩箭拋在地上，不等着地，飛燕已看出那並非眞正的弩箭，只是做得很像。

方才倉猝間，她完全分辨不出，現在冷靜下來，便看出漏洞。

那兩盒弩箭丟在地上便散開，只是兩個造得與弩箭極接近的盒子。

那兩個人隨即抽出兩柄長劍，左手同時扣住了三枚暗器。

中年人目光一掃。「這些兵器暗器却絕對是眞的，現在你這樣子也肯定閃避不開。」

飛燕沉默了下來，中年人又道：「看情形，我其實用不着這樣，可是實在想不到你江湖經驗眞的這麼少。」

飛燕說道：「什麼秘密當然也是假的了。」

中年人搖頭。「是眞的，也只有知道這個秘密，你一心要將這個秘密送回去才不會拚命，才會甘心留在這兒等機會。」

飛燕道：「是天衣的意思？」

「當然，我們的頭兒神機妙算。」中年人接道：「由我引你出侯爺府開始完全是頭兒安排。」

飛燕試探着問：「你們的頭兒莫非就在侯爺府內？」

「不錯——！」中年人不否認。

「就是魏大中。」飛燕叫出來。

「不是。」中年人搖頭，接問：「到現在你還猜不到？」

「你是葉安的手下，你其實不是天衣安排，混進其中的。」飛燕進一步試探。

中年人點頭。「很接近的了。」

「葉安就是天衣——」飛燕脫口叫出來。

中年人只是笑，飛燕看出那種笑容的陰森恐怖，不寒而慄。

雖然她不能够肯定，可是她直覺中年人經已承認這是事實。

葉安倘若眞的是天衣人，蕭展鵬依然不知道，非但不會與他作對，而且要保護他，對這個人也當然絕不會加以防備，天衣若是突然出手暗算，又如何閃避得開。

一想到蕭展鵬的安危，飛燕連自己的生死也忘掉了，隨即道：「你們竟敢對他不利，我跟你們拚命。」

中年人笑應：「你現在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又怎能够跟我們拚命？」

飛燕如夢初覺，狠狠的瞪着中年人。

「我們也不會傷害你，要殺你易如反掌，却是沒有什麼價值。」中年人沉下聲音。「我們的目的只是那些證據。」

「這也就是你們誘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嗎？」

「不錯，我們知道你對蕭展鵬的重要，蕭展鵬若是知道你經已落在我們手中，一定會仔細考慮，跟我們好好的談談。」

「要拿我交換那些證據？」飛燕搖頭。「他不會這樣做的。」

「證據沒有了可以重新收集，人死却是不能重生。」中年人微笑。「蕭展鵬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這一點他一定明。」

飛燕道：「他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的頭兒算無遺策，也絕少看錯人，到現在爲止，都是這樣。」

「那就不會一再失敗，弄到要冒充葉安，要將我誘到這裏來。」

「他也沒有否認司馬長風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手，又有蕭展鵬等高手帮助。」

「他是承認比不上司馬長風的了。」

「假扮使者都是司馬長風意想不到的，勝負兵家常事，最重要是最後一戰。」

「這已是最後一戰。」

「應該是，證據若是送到皇帝手中，燕王爺性命難保，若是送不到，我們便可以全心全意對付晉王。」

「葉安失踪，你們以爲皇帝不會追究嗎？」

「他不會失踪的，必要時我們的頭兒可以冒充他到京城，然後找一個機會了結。」中年人陰森一笑。「到大局一定，這個人是否存在經已不是問題。」

「他已經死了。」

「你以爲有什麼易容術比剝下一個人的面皮戴上更簡單乾淨。」

飛燕由心寒出來，中年人接道：「我們的目的只是那些證據。」

「我明白。」飛燕冷笑。「你告訴我這許多，也就是要我明白，我暫時沒有生命危險，只要我合作。」

「你會合作的。」中年人笑着。「以你的年紀，對生命應該很珍惜，而且你一定會寄望出現奇跡，蕭展鵬從天而降，將你救走。」

飛燕沒有作聲。

「假使你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對蕭展鵬的性命却一定很關心，在未有一個結果之前，一定不會自尋死路的。」中年人面上露出笑容。「頭兒的目的，也只是要你活下來，死人是沒有價值的。」

飛燕沒有聽入耳，他想得很多，也實在很担心，對自己的粗心大意她實在難以原諒。

中年人看着她，接道：「你現在可以跟我們進去的了。」

飛燕無言跟在他的身後。那兩個扣着兵器暗器的殺手，亦步亦趨，蓄勢待發，只要飛燕一有異動，他們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出手。

他們都是久經訓練的殺手，追隨天衣這麼多年，可以說視人命如草芥。

× × ×

古刹內一片陰森，赫然有一個老和尚在內，那個老和尚鬚髮俱白，老態龍鍾，舉步維艱，正在燒着飯。

中年人看見老和尚，隨即對飛燕道：「這個老和尚你可以完全放心，並不是我們的人。」

飛燕沒有作聲，只是看那個老和尚一眼，無論如何她是不會相信的了。

中年人彷彿看到他心裏微笑，道：「你不相信也不要緊，反正他也不能帮忙你什麼。」

老和尚充耳不聞，自顧燒飯，中年人接又道：「他是燒飯的，我們可以不用爲這件事情費心思，這也是我留他一命的原因。」

飛燕冷笑，道：「你用不着告訴我這些。」

中年人道：「以你的聰明，相信很快便會知道我說的是否事實。」

飛燕道：「我只知道你們很快便會倒下來，天衣也不會例外。」

「因爲你相信一點。」中年人笑笑。「邪不能勝正。」

飛燕怔住，中年人緊接：「但你必須明白一件事，沒有事比政治更不擇手段，誰正誰邪，在政治上根本分不開，而勝者爲王，乃理所當然。」

飛燕搖頭，她實在不明白，對政治她可以說完全陌生，她只是相信蕭展鵬的選擇。

蕭展鵬知道她落在天衣的手中又會怎樣？一想到這個問題，飛燕的心便亂了。

中年人目光一轉，又道：「這兩個人會看着你，一有異動，格殺勿論。」

飛燕冷笑。「只是他們兩個？」

中年人笑了。「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我當然不會清楚告訴你，我們在附近有多少人。」

飛燕道：「不管你們有多少人，只要有機會，我便會離開。」

「你若是能够離開，我們亦只有認命，但你不用費心也可以離開的。蕭展鵬一定會答應交換的。」

飛燕搖頭。「他必定以國家爲重。」

中年人搖頭。「現在還是那一個的天下，大家都很清楚，晉王亦只是在爭權奪利。」

飛燕道：「總之他是會衡量輕重，知道應該怎樣做。」

中年人道：「你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飛燕欲言又止，中年人接道：「蕭展鵬之外，有一個人一定在乎的。」

飛燕知道是那一個，中年人隨亦說出來。「蟋蟀一定會強迫蕭展鵬將證據交出來。」

飛燕沒有作聲，蟋蟀的脾性她怎會不明白，這一次所以肯插手，完全由於她的關係，若是知道她落在天衣的手上，一定會強迫蕭展鵬先救她，再作打算。

× × ×

飛燕的推測沒有錯誤，消息送到，反應最強烈的也就是蟋蟀。

來的是一封信，寫清楚了飛燕的處境，天衣的要求，還有天衣進一步的行動。

信出現在蕭展鵬的房間內，要完成這件事在天衣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

（未完・九）

上文提要：小虎等人離開了祖師廟，先到一家華麗酒樓用飯，三小兩釵吃飽喝足，還不見有人來通知上路，心知有異，紫玉釵出外探聽消息，發覺筱乩童的人馬已撤走了，於是各人乘坐騾板車馳出縣城，再往清河鎮，探聽筱乩童下落。途中，拖車的青騾突然口吐白沫，中毒倒斃，他們只好乘搭一個鄉下妞兒「菜心」的順風車先到石磚店……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六：幾番折磨 飽受虛驚

「我家是開糧行的。」菜心回答說：「不過我家姑姑也做暗場子。」

「什麼叫暗場子啊？」

這點不說阿三不懂，聽在耳朵裡，小虎三八花也感到好奇。

只聽到「菜心」格格嬌笑道：「這你都不懂啊？眞是老土，因家我家販米糧，有時來來往往的都是南方來的糧商，或是此地的買家，還有趕糧車的，荒村野地，閒着沒事，晚上沒地方去，都喜歡賭二把，所以糧倉後面就變成了這些人的暗場子，只是咱們家子不經營，都是客人自己去湊搭子，無論誰贏誰輸都不管，只是抽點頭錢維持開銷。」

原來這麼回事，大家都當閒話聽過，因爲小虎並不想在石碑店落脚，希望到了菜心的糧行，設法弄輛馬車再趕往清河鎮。過了不多久，遠遠已可以看到稀疏的村落，此刻已是紅日西下的時刻。

「快到囉！」菜心吆呼一聲，打緊二鞭，馬車如風而馳，轉眼已進入鎮頭。

這是一條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望去總共就是這麼一條街。街尾路邊，一座大宅，門面四楹，一塊「蔡氏糧行」的金字招牌，高懸門楣，門口蔴袋堆積如山，十餘個搬伕，正一袋袋往裡面扛去。

「菜心」把馬車停在門口，跳着下車，已見一位長袍掌櫃，邁着八字步迎了上來，道：「蔡姐，怎麼還帶着客人來？糧交了沒有？」

「交啦！賈掌櫃，他們搭便車，要去清河鎮的。」「菜心」向小虎揮揮手道：「這揣車錢免啦！有什麼事你們跟賈掌櫃說吧！」

說完，蹦蹦跳跳，一溜煙地進了糧行，轉眼不見影子。

紫玉釵向賈掌櫃拱手福了一福道：「我們來路牲口倒斃，所以搭了便車到此，想租一輛馬車，趕往清河鎮，不知道方不方便？」

賈掌櫃還禮笑道：「此去清河鎮，得要半天路程，此地也沒有騾馬行，敝店的車輛都要隨時運送米糧，實在不方便，不過明天我們正要往清河鎮送糧，各位可以在明天搭糧車趕路。」

紫玉釵看看小虎，意思是問怎麼辦？

小虎見人家說得入情入理，沒精打采地道：「明天就明天吧！現在太陽快下山了，就是趕脚程，也要明天才到地頭，看有沒有客棧，休息一晚吧！」

賈掌櫃道：「荒村野地，行商不多，這小地方那有客棧，各位如不嫌棄，小店專備有客房，供買家糧商落脚住宿，不妨就在小店落脚吧！」

紫玉釵笑道：「那就請掌櫃引路，我們在此借宿一晚，住食費用，我們照付。」

「客氣客氣，隨我來。」賈掌櫃轉身進入糧行，穿過寬大的店堂，進入後院，只見左邊一排，都是糧倉，堆的米糧，猶如山高，右邊一排却是客房，一間間窗明几淨，倒很乾淨。

紫玉釵於是要了三間，並且付了五十兩銀子，要了六個人份的晚餐，算是借居了下來。

小虎見這家糧行的生意實在做得大，

心裡始終在奇怪，像這樣的大生意，怎麼會開在偏僻的石碑店，而不開在像淮陽江夏這種大碼頭，至少也該開在清河鎮才對。

他說出他的想法，三八花却喳喳呼呼道：「這有什麼不可以，這種地方買地容易，倉庫也大，正好堆糧，生意各人各做法，那有非開在大城鎮不可的道理。」

呆瓜呆呆道：「對對，像我老爹的木匠舖，還不是開在城郊，快到野地啦！生意還不是好得很，牌子做出信譽，開那裡都一樣，小虎哥，你家是吃糧當官的，做生意就不在行啦！」

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吃過晚餐，明月當空，紫玉釵與玫瑰釵小心謹愼，還到外面去跑了一圈。

鄉下地方，天色一黑，家家戶戶都關上了門，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狗吠之聲，糧行也上了門板，打烊休息，工伕早已散盡，前面沒有半個人影，後院裡只見一兩個雜役更夫，進進出出，在打洗脚水。

三八花閒得無聊，對小虎道：「聽說後面不是有場子嗎？反正閒着也是閒着，我們何不進去逛逛。」

呆瓜是閒不住的，首先贊成。小虎笑道：「我們還有多少銀子？」

三八花道：「大牛走時留下一仟二百多兩，幹嘛，咱們又不是去賭的。」

小虎道：「入境就要隨俗，既要進去逛逛，多少得賭二把，反正我們賭小的，意思意思，消遣消遣，殺殺時間，二位姐姐認爲如何？」

玫瑰釵笑道：「玩玩可以，其實要賭，五姐最內行。」

小虎想起那二粒翡翠骰子，笑道：「紫姐那一手賭技，我差點忘了。那二粒翡翠骰子還在我腰袋裡吶！」

紫玉釵笑道：「要去就去吧！反正咱們沒想贏錢，保本是沒問題的。」

於是一行五人就向後面走去。

走進後院，有一道門，撩起布簾子，小虎不禁一呆。

這是一座大糧倉改的，牆壁屋頂雖都是黑黝黝的石頭砌的，簡陋不堪，但深廣寬大，燈光輝煌，一張張賭枱，遠不見底，人頭鑽湧，吆喝之聲，此起彼落，笑聲嘆聲，不絕於耳，竟然早已開張，熱鬧非凡，不輸於大碼頭的賭場，只是沒見抱枱脚的保鏢、管場子的打手，反而覺得耳根清靜，自由自在。

小虎等一行人走到一張牌九枱邊，有七八個人在推牌九，桌上銀子、銀票、金子堆積如山，賭得起勁，正想玩二把，倏聽到裡面有張枱子突然吵起架來。

吵架的聲音，愈來愈大，連其他桌上的賭友也停手，紛紛向那裡望去。

紫玉釵神色一凝，道：「那吵架的不是阿三嗎？咱們去看看。」

於是小虎一馬當先，往吵架的地方，循聲找去。

那張賭枱靠在裡面，是在賭骰子，只見阿三臉紅耳赤，正在跟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在拍桌子罵板櫈。

「阿三，發生了什麼事？」小虎走過去問，目光一掃，胖子面前的銀子、銀票堆得像山一樣，阿三面對只剩下兩顆碎銀，

中間擺了一個海青碗，放着四粒骰子，胖子臉色冷得像冰一樣，見小虎突然跑來問，立刻揮揮手，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滾開滾開，大人的事，你小鬼頭問個什麼勁？」

小虎看他人五人六的模樣，火登時冒起來了。

「你算是那棵葱，他是我的人，我難道不能問？」

胖子一怔，哈哈笑道：「那好，他既是你的人，你就拿銀子來還吧！」

小虎一呆，望着阿三道：「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阿三結結巴巴，臉紅耳赤，要說不說，胖子笑道：「他已經輸了三仟兩，剛才還剩下這二顆碎銀還要賭一把，我說現在至少一百两才能上枱面，沒有銀就別賭，你這位管家不甘心，就吵了起來，你說誰對誰錯？」

紫玉釵臉色一變，道：「阿三，你那來這麼多銀子？」

「小的囊中幾十兩銀子輸……輸光了，是他願意借給小……小的。」阿三哭喪着臉回答。

胖子却冷笑道：「話可得說清楚呀！是你在吹你家主人如何如何有錢，意思就是表示要借賭本，我就借給你的啊！而且也說好了條件，不要以為借過就算，拿我當寃大頭。」

紫玉釵瞪眼道：「說好甚麼條件？」

胖子冷冷道：「要是還不出銀子，就跟我回去做一輩子苦工。」

小虎冷笑道：「三仟兩銀要買人家一輩子？」

「我還嫌貴呢！怎麼着，你認為不公平，替他還銀子啊！」胖子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訕笑道：「他還談你們如何如何有錢，看來也是紙糊的空心佬官，唬人的。」

這話說得四周哄堂大笑，笑得雙釵臉色都紅了，一陣尷尬，想想口袋裏並沒帶那麼多現銀，小虎更是火冒三丈，三仟兩銀子在小虎來說，並不是大數目，竟被人譏落得像條狗一樣，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心橫，伸手猛拍桌子，用吼的：「他奶奶的，區區幾仟兩銀子，你就是長狗眼啦！你賭不賭？」

胖子哈哈笑道：「有銀子就賭。」

「好，三八花，把銀子拿出來。」小虎發了牛脾氣。

三八花磨磨蹭蹭地掏金子，却皺着眉頭，低聲道：「只有一仟二百兩，還不夠還債的，你眞要賭？」

「少嚕嗦，拿出來。」小虎不耐煩地說。

三八花只能拿出來，二十錠金元寶整整排在桌子上。

胖子冷笑道：「只有這些啊？」

小虎也冷冷道：「一時沒帶那麼多，有這些也就夠了，你難道能說我穩輸的？」

胖子道：「話是不錯，但賭債呢？」

小虎笑眯眯道：「敢賭當然有錢還，沒下賭枱，你急什麼？既敢借給他，難道還害怕我？」

「這麼說，你把賭債承擔下來囉？」

「不錯。」

「好，冲你這句話，咱們下枱結賬如何？」

「可以。」

胖子似笑非笑，道：「假如你還不出，我要押人，你同不同意？」

小虎道：「同意，你看這個人值多少？」

胖子淡淡道：「勉强只能算上二百兩，不過你雖不值錢，旁邊二位姑娘還值點錢，不知她們肯不肯替你擔保？」

小虎氣得幾乎吐血，但這個時候他只有沉着氣，因為大庭廣衆之下，人家是站在「理」字上。

紫玉釵已冷冷接上話頭道：「我擔保。」

胖子笑道：「那好，開始吧！怎麼賭？」

紫玉釵把小虎輕輕推開，老神穩穩地坐下來，道：「我賭，三粒骰子比大小。」

胖子道：「好，妳說誰先？」

「我先。」紫玉釵道：「小虎弟，把骰子拿出來。」

小虎笑了，拿出那三粒翡翠骰子，紫玉釵拿了往碗一放，道：「用我的骰子，你可以先驗一驗！」

圍在四週的賭友立刻響起一陣驚嘆聲。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這種價值連城的名貴骰子。

行家話，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依骰子看人，這幾粒骰子至少就值三五萬兩銀子，是不是富翁，大家心裡有數。

胖子睜大了眼睛，盯在碗裡，倏然道：「你們做什麼生意的？」

小虎道：「做營造生意的，專門替人造『債台』。」

胖子一怔，道：「債台怎麼造法？」

小虎道：「讓你輸得脫褲子，叫爹喊娘，債台豈不造成了？」

胖子這才聽懂，笑意狡猾地道：「那得看你本事了。」

「不錯，這年頭兒有本事就吃飯，沒本事就吃屎，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小虎道：「紫姐，妳開盤吧。」

紫玉釵道：「下注有沒有限制？」

「沒有。」胖子道：「妳能下，我就能賠，怕就不賭，賭就不怕。」

「好。枱面上的全部下上。」紫玉釵也有點賭氣了，因為胖子一副有錢就能壓死人的模樣，簡直有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

翡翠骰子在紫玉釵的玉掌裡打轉，發出一陣生脆的微響，接着往海青碗中一丟。

撤郎郎……一陣悅耳的響聲中，三粒透晶碧綠的骰子停住了，是四五六，唯有豹子能贏。

「好手法。」胖子稱讚了一聲，伸手從碗裡抓起骰子，在手中拈了拈斤兩，大喝一聲：「豹子。」就往碗裡丟。

得郎郎地響聲歷久不息，骰子在碗裡打轉，先是急轉後來慢轉，終於不轉，停下來，竟是三點鮮紅的血，豹子。

小虎看得呆了，他這才發現胖子確是賭中高手，不由往紫玉釵望去。只見她老神穩穩地道：「好手法。」

把面前二十錠金元寶一推。胖子欣然伸手掃到前面，道：「第二把要下多少？」

「五萬兩。」紫玉釵冷冷吐出三個字。

四週嗡然驚異，因為這場子開設以來，還沒見過這麼大的賭注。小虎更是心頭狂跳，由於第一把紫玉釵已輸了，他的信心有點動搖了。

他望望紫玉釵，紫玉釵却臉色如鐵，毫無表情地望着胖子。只見胖子笑道：「痛快，我收了，妳先請。」

紫玉釵伸手去撈碗中的骰子，突聽到人叢中一聲嬌喝道：「慢點！」

圍觀的人羣紛紛閃開，一位富態月亮臉，穿着一套綠花衣裙的中年婦人，手中還拿着一桿旱煙桿，儀態萬千的走過來。

只見她繃着粉臉，目光緩緩一掃，停在胖子臉上道：「聽說你們賭翻了天，賭得愈來愈大了，是不是？」

胖子呵呵諂笑道：「我可沒這個意思，她們輸了不服，要大賭，我有什麼辦法？」

小虎一哼道：「不錯，請教妳又是誰？」

「我叫蔡八姑，就是蔡記糧行的東家。」中年婦人雍容高傲地道：「聽說今日有一撥搭便車的客人，大概就是你們了吧？」

一聽是蔡記糧行的東家，紫玉釵肅然起敬，忙起身施禮。不管怎麼說，人家對自己也蠻夠意思了，不能不盡做客的禮數。

蔡八姑又道：「我們這裡是開糧行的，不是靠賭為生的，所以小玩之無傷大雅，玩得太大，我絕不容許。」

小虎不由急了：「為什麼？」

蔡八姑笑道：「賭得太大，有傷人性，萬一賭翻了臉，亮刀子拚命，就不是我們糧行的本意了，所以不准。」

小虎心一橫，道：「其實我們也不想賭大的，不過這個胖子目中無人，若不跟他拚個輸贏，他以為除了皇帝老子，只他家有錢。」

蔡八姑笑道：「這位關大爺的確是位財主，口外糧行聯號有三十多家，也是我們的大客戶，說他有錢並不為過。」

「有錢也不能壓死人啊！」三八花倏然插了一句。

蔡八姑對這句話並沒有什麼反應，的溜滾圓的眼珠子却盯着碗中的翡翠骰子，訝道：「這是誰的？」

紫玉釵淡淡道：「是我的。」

「好寶物好寶物，我今天算開了眼界，賭具中竟有這種稀世奇珍。」蔡八姑連聲稱讚，拿起一顆，仔細撫摸，似乎不忍釋手。

紫玉釵道：「八姑果然識貨，這骰子一共肆粒，是明代皇上的御玩之物，翡翠產於大理，寶石產於波斯，百年難選其一，價值連城，無法計算。」

蔡八姑笑道：「見物思人，各位諒也是富貴人家，有錢人跟有錢人賭，當然與窮人賭法不一樣了，好吧！我這次特准，你們要怎麼賭？」

紫玉釵道：「我一次下五萬兩，輸贏只一把，誰大誰贏，平點再賭一次。」

「關大爺你願意嗎？」蔡八姑問。

關大爺哈哈一笑道：「我賭錢從來不怕大，五十萬兩銀子我也照賭不誤，問題是他們手上沒銀子。」

紫玉釵道：「以骰子作押。」

蔡大姑笑道：「值得，沒錢我墊。」

關大爺笑道：「妳若肯墊，就賭一把五十萬兩如何？」

蔡八姑連連咋舌，道：「五十萬兩我也墊不起，太大了。」

關大爺道：「我不要寶貝，只要人，怎麼樣，五十萬兩，輸贏一把，沒有銀子我就押人。」

紫玉釵道：「你贏了，還要供飯，要了我們有什麼用？」

「當然有用。」關大爺輕佻地笑道：「大的可以當老婆，小的可以做小廝，我在口外正缺人使喚哩！」

小虎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冷笑道：「你好像算準了穩贏不輸。」

關大爺大笑道：「輸贏之事，誰也不敢保險，但錢就是膽，至少我的膽氣比你們粗一點，自然佔了點兒上風。」

小虎一拍桌子道：「賭了，紫姐，妳不用猶疑，贏了立刻要他拿五十萬兩銀子出來，若是輸了也就認命了，四龍幫在外面，豈能讓人看扁了。」

紫玉釵想了一想，道：「關大爺，你眞要賭一把？」

「當然，價碼是我喊的，不賭豈不是變成唬人了嗎？」

「好，賭。」紫玉釵沉下了臉色，伸手去抓骰子。

「且慢且慢。」蔡八姑道：「這是破天荒的大賭注，一切規矩先要講好，免得事後反悔吵鬧。」

關大爺道：「不錯不錯！就煩八姑作個公證人，甚麼規矩，你說吧！」

蔡八姑道：「三粒骰子比大小，大家都同意的，誰大誰贏，平點重新比過，二位亦都已知道，但是這翡翠鑲寶石的玩意兒，萬一誰動了手脚，寶石脫落了怎麼辦？」

紫玉釵冷冷道：「這種骰子，無法換假，只要不存心用大力破壞，寶石是不會脫落的，萬一脫落，就表示誰的手段不正，算輸。」

關大爺道：「同意。」

「好，就開始，誰先？」蔡八姑在旁邊發令。

「剛才是這位姑娘先，現在應該我先。」關大爺說。

蔡八姑正經八百地對紫玉釵道：「妳同意嗎？」

紫玉釵覺得這點不必爭，點了頭表示同意。

「那就開始。」蔡八姑肅然站在賭枱邊。

關大爺出手如風，抄起了碗中的翡翠骰子。

這時四週圍觀的人，直着頸子瞪着眼珠子，一瞬不瞬，都在等待着這世紀之賭。空氣像凝結了一樣，誰也不敢喘大氣。

小虎的心正七上八下地亂跳，這一仗能贏不能輸，輸了可回不了家了。

他倏然感到自己剛才太衝動，怎麼會應下這麼大的賭注，回想起來，僅僅是為

了賭一口氣，値得嗎？

可是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箭在弦上，刀已出鞘，怎麼能喊停？不喊停，由於第一把的關係，他對紫玉釵感到沒什麼信心。

他動着腦筋想：既然賭了，一定要贏，就只好在規定的邊緣耍點花樣了。他用眼色示意身邊的呆瓜。

呆瓜此刻也在緊張，見了小虎的眼色，居然靈活起來。他見關大爺手握骰子在轉動，姿勢一揚，好像要擲的模樣，急忙沿着桌邊兜過去，向他一鞠躬，大聲叫道：「爸爸。」

關大爺一呆，高興地笑了，心裡却在想：這小鬼頭倒鑾會望風色的，知道我會贏，先巴結起來。

爲了集中精神及力量，他並沒有開口說話，却見呆瓜又走到蔡八姑面前一鞠躬，大聲叫道：「媽媽。」

蔡八姑一怔，臉上剛綻開笑容，倏想到這小鬼剛才叫關大爺爸爸，這豈不變成與關大爺是夫妻了嗎？

她尷尬地嗔斥道：「你胡叫什麼？」

呆瓜倏抬頭望着屋樑一鞠躬，大聲喊道：「奶奶。」

上面那裡有奶奶？大家抬頭望去，只見樑上正有隻貓東張西望，似乎對這場大賭也感到好奇。

衆圍的人羣一見呆瓜喊貓叫奶奶，哈哈哈，暴出一陣大笑，有的還笑彎了腰。

蔡八姑倏然明白過來了，厲聲道：「好啊！小鬼頭，你罵人畜牲不吐髒字，是那個教你的？」

呆瓜指指關大爺道：「是他教我的。」

他的用心，就是要散亂關大爺的精神注意力，希望他丟不出大點子，所以靈機一動，挖空心思，想出這麼一記花招，果然關大爺怒道：「你連我都罵了，還敢說是我教你的，莫非要討打不成？」

紫玉釵也知道呆瓜在暗中幫忙，想笑又不敢笑，自然也不能叫他挨揍，裝出正經八百的神態，道：「關大爺，要賭就快擲骰子，跟小孩子鬥什麼閒氣。」

小虎笑瞇瞇地幫腔道：「對啊！嘴把式光說不練，心裡在發抖，連骰子都擲不下手，還神氣什麼？乾脆回家叫你娘跟你包塊尿片吧！」

關大爺氣得肥肥的下巴在顫抖，臉色已變成了紫醬色，突然開聲吐氣、大喝一聲，骰子正要往碗裏丟，三八花倏伸手擋在碗口道：「慢一點。」

關大爺一怔，喝道：「妳幹嘛？」

三八花笑道：「瞧你臉紅耳赤，血衝腦門的樣子，這一把骰子丟下去就是五十萬兩的輸贏，豈不是害了你嗎？我讓你平平氣再丟，是爲你好。」

胖子氣得幾乎暈過去。

他也是賭中的絕頂高手，自己知道這把骰子撒下去，會是幾點，好不容易集中精神，準備撒出手，那知被這幾個小鬼一搗亂，又得重新來過。

但是愈在這種節骨眼兒，愈不能發火，因爲他知道暴發心中怒火容易，平熄心火却難，而這把骰子能不能拿得準，完全靠平衡冷靜的心理狀態，否則豈不正中了這些小鬼的圈套？

想清了這些，關大爺冷冷笑道：「你們用這種方法想分散我的精神是沒有用的，應該想想其他花招。」

蔡八姑尖聲道：「隨便用什麼法子，也不該把我這個中間人也罵進去。」

呆瓜呆呆笑道：「我只是想減輕大家的緊張心理逗逗趣嘛！八姑奶奶，妳何必生大氣。」抬頭望望樑上的貓又道：「花貓祖奶奶，妳說是不是？」

衆人聽完又是一陣哄笑。

就在哄笑聲中，關大爺一聲吆喝，翡翠骰子終於離手了。

這一來，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過去。

就是怒氣沖沖的蔡八姑也不得不放過呆瓜，眼睛望着桌上那隻海青碗。

這把骰子丟得眞絕，沒有一般得郎郎的絕響，「噗」地一聲，骰子就停在碗中，不但停在碗中，竟嵌在碗中央，就像這隻海青大碗，從窰中燒出來的時候，就鑲上三粒骰子一樣。

而朝天的點子，三顆全是最大的六點，豹子。

哦！場中響起一聲輕嘆。

輕嘆聲中，紫玉釵的臉色立刻變成慘白。

因爲這是最大的點數，任有天大的本事追趕，了不起只能再撒個六點豹子，平手。何況骰子已用氣功，嵌入碗中，若要硬抓出來，雖保鑲的寶石沒有損傷，損傷了也是輸。

所以這是一個包輸不贏的局面。

就以這手氣功來說，不但要用柔勁，而且要用得恰當好處，不能使碗破裂，也不能使骰子有損傷，天下有這種絕頂柔勁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在江湖上不但威名赫赫，而且賭功上，堪稱天下第一。

紫玉釵靜靜望着關大爺，冷笑道：「眞人不露相，閣下是什麼糧號大老闆，莫非是賭中之王關巧手關大爺？」

關巧手嘿嘿一笑，道：「妳知道得太晚了，骰子已擲在碗中，賭已開始，現在等你拾骰子了。」

紫玉釵冷笑道：「這一把已經不用賭了。」

關巧手道：「妳是承認輸了。」

小虎冷笑道：「那你把骰子挖出來再丟一次試試。」

關巧手道：「這還不簡單。」

突然雙手一拍桌子，彭地一聲，碗中三粒翡翠骰子倏然跳了起來，他飛快伸手一抄，把三粒骰子抄住，大喝一聲：「豹子！」往碗中一丟，得郎郎一陣清脆的響聲過後，三粒骰子滾落在原來三個洞裡，居然又是三個六點，正是最大的豹子。

小虎看呆了，週圍也響起一陣驚嘆聲，不得不佩服這手神乎其神的賭技。

因爲把骰子在坑坑洞洞的碗底滾上幾滾都算得準，拿得穩點數，實在要有一套功夫，並不是賭中高手人人辦得到。

只見關巧手笑道：「怎麼樣？小兄弟，認不認輸？」

小虎看看紫玉釵，嬌容黯淡，臉色慘白，拍拍她的手，給她一種無言的安慰，口中笑道：「認輸。」

關巧手抬頭道：「八姑，對方既已認輸，我就要押人，妳有什麼意見？」

「這原是雙方事先講定的，我那能有意見啊！」蔡八姑笑着說：「但是人家願不願意讓你押回家，是另碼子事兒了。」

小虎笑道：「姓關的，你押我們回家幹嘛呀？」

關巧手道：「我不是說過了嗎？二位姑娘給我做大姨太二姨太，小丫頭就侍候二位姑娘，至於你們兩個小鬼頭就給我做馬僮吧！」

呆瓜接腔道：「你少臭美了，請我去當大爺，還得看我高不高興。」

關巧手厲喝道：「你們想賴賬？」

「誰想賴賬？」小虎皮笑肉不笑道：「我們認輸，也願被你押人，可沒答應別的，比方說你要娶這二位姑娘吧，那你得先叫我一聲老爸。」

關巧手怒喝道：「狗屁！」

「這不是狗屁，我是說正經的。」小虎正經八百地道：「不信你聽聽，這位玫瑰姑娘就會叫我乾爹，我年齡雖然小，但輩份比較大啊！」

玫瑰釵知道小虎又在耍心眼，弄點子了，嬌滴滴叫了一聲：「乾爹。」

「聽到沒有。」小虎眼睛瞪着關巧手，道：「輩份大禮，不關賭博輸贏，你既要娶姨太太，先跟我磕頭，定了稱呼再說，否則免談。」

小虎振振有詞，歪理十八條，却又句句在理字上。

關巧手竟然被這招制住了，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就是沒法駁，又跪不下去，一張肥臉脹成了紫醬色。

小虎抄起碗裡的骰子，交給了紫玉釵，笑嘻嘻又道：「我們就住在二進院裡，現在失陪了，等你想通了，去給我說一聲。」

一拉紫玉釵，就離桌欲向外走去。

剛轉身，關巧手一拍桌子，喝道：「拍拍屁股想走？」

小虎滿不在乎地回身道：「不走怎麼着？難道你還預備深宅大院讓我們睡覺？」

關巧手站了起來，肥胖頎長的個子，顯得又高又大，他冷笑道：「從現在起，先不談要做什麼事，你們輸了就是我的人，我當然要準備地方給你們住。」

「那好，住那裡？」小虎反問，他要看看關巧手究竟有什麼其他手段。

「八姑，有沒有地方？」關巧手問蔡八姑。

蔡八姑笑道：「有。」

「那就請八姑帶他們去。」

蔡八姑含笑對小虎道：「你們願不願跟我來？」

「走就走，誰怕誰呀！」小虎就有點不信邪，他要看看關巧手要怎樣擺佈自己這夥人。

「那就請跟我來。」蔡八姑從容不迫，轉身揮揮手，分開圍觀的賭友，一步三搖，風韻千萬地往左邊走。

左邊有個門，推門出去，是一座園子，走過園子，有座四四方方的屋子，黑夜中望去，雪白一片，好像粉漆成白色。蔡八姑推開門，道：「關大爺的意思，就是讓你們暫住在這兒，你們請吧！」

小虎走進去一看，床桌俱全，而且早已點着油燈，寬敞舒適，比外面的客房好多了。不由笑道：「住在這兒沒什麼不可以的，他願意供吃供住，我們樂得接受。」

「那好。」蔡八姑道：「明天他什麼時候起程，會來通知你們，我走了。」

蔡八姑轉身退出，輕輕帶上了房門。

紫玉釵這時也頹然坐落床邊道：「我們好像是中了圈套？我愈想愈不對勁。」

「不會吧！」小虎道：「咱們跟他們沒寃沒仇，他們何必擺個圈套來套我們，只是衰尾道人，碰到了賭王，紫姐，妳認出那個姓關的？」

紫玉釵點點頭，喃喃道：「我早聽說過『巧手無雙，賭中之王。』今天碰巧是他，不過他一向在關外，怎會在荒僻的石碑店？」

呆瓜呆呆道：「反正是無巧不成書嘛！衰啊！小虎哥，咱們眞的要跟他去關外？」

小虎笑道：「硬碰硬輸了，當場不能賴，不過半夜裡我們可以溜啊！」

三八花笑道：「對對對，現在除了溜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不妨叫阿三準備偷他一輛馬車。」

玫瑰釵目光一掃，失聲道：「阿三人呢？他怎麼沒跟來？」

這一提，大家才發覺，阿三根本沒來，紫玉釵失聲道：「莫非圈套的開始就是阿三，是他出賣了我們？」

大家細心一想，果然有此可能，不然阿三怎會輸三千兩銀子？

他身上沒那麼多錢，怎敢賭這麼大的數目？關巧手明知他的身份，怎又會借給他？

這分明是安排香餌釣金鰲，而自己又偏偏受不住刺激上了鈎，小虎一敲腦袋，恨恨道：「剛才怎麼沒想到，眞是笨透了。」

呆瓜呆呆道：「我先找阿三進來問問，不怕他不說實話。」

他飛奔到門口，用力一推，門沒有開，仔細一看，門裡面根本沒把手，拉也不能拉，用力一敲，發出咚咚聲音，不由失聲道：「乖乖，是扇鐵門哪！外面一定門上了，開也不能開！」

一吆喝，紫玉釵和玫瑰釵都變了臉色，大家跑過去推門，門却紋風不動。

「你們退開！」紫玉釵輕喝一聲，倒退二步，運功吐掌，猛向門上劈去。

轟的一聲，門沒推開，人却被震得倒退二步。

玫瑰釵沉聲道：「我們果然中計了。」

三八花倏尖叫一聲，道：「你們看那牆角？」

小虎循聲望去，果見牆角有個小洞，此刻正在冒出滾滾白煙，急忙跑過去，鼻中倏聞到一股奇香。

奇香入鼻，立刻頭暈脚輕，昏沉中只聽到紫玉釵驚叫道：「迷魂香！」

這三個字進入耳中，小虎已咕咚栽倒地上，人事不知，昏迷過去了。

就在那座鐵屋的西邊，隔了一座院子的西廳裡，筱乩童與蔡八姑、關巧手相對

舉杯，在行慶功宴。

「八姑，這次要不是妳幫忙，我已經一敗塗地，一籌莫展。」筱乩童舉杯道：「我敬妳一杯。」仰首一飲而盡。

蔡八姑嬌笑道：「大家是江湖上的朋友，患難相助是應該的，眞正講到功勞，應該是屬於關巧手關大哥的。」

關巧手呵呵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其實憑這幾個小把戲與娘兒們，大法師一個人就應該料理得了，何必費那麼大的勁，兜這麼一個大圈子，我眞不懂。」

筱乩童嘆息一聲道：「你不了解這幾個小鬼的難纏勁兒，讓你處處地方有力施不出，有勁沒處用，我請了三大幫朋友幫忙，竟被他搞得全散了板，若不是湊巧碰上八姑，我還正不知道該怎麼辦。」

蔡八姑笑道：「對付用心機的人，用蠻力是不行的，只有細心安排週密，讓他們自己一步一步地踩進圈套裡去，現在人都抓齊了，你又要怎麼辦呢？」

筱乩童道：「八姑妳機智名馳江湖，一事不煩二主，我就全委託妳啦！」

蔡八姑被捧得飄飄然，益發精神十足道：「我可以替你拿點兒主意，不過，你除了追回失金外，還有什麼想法，一併告訴我，此刻我就給你料理乾淨。」

筱乩童咬牙切齒，面目猙獰道：「我只要小虎那個小鬼挫骨揚灰，洩我心頭之恨。」

「那就簡單了。」蔡八姑笑道：「關老大，這次邀你幫忙，不知你要多少報酬？」

關巧手大笑道：「八姑，妳知道我的臭脾氣，一向是不愛金銀愛美人的，何必多此一問？」

「好，一共有三個娘兒，我留下一個，替大法師追贓，二個就讓你帶回去如何？」

關巧手高興得抖動肥肥的下巴，拱手道：「多謝八姑賞賜，不知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蔡八姑說完拍拍手，門外立刻出現二名大漢。「帶銀姑娘上來！」

二名大漢應喏下去，不片刻，架着一名美貌女子上來，赫然是銀釵。

蔡八姑口含微笑，揮揮手道：「爲銀姑娘鬆綁。」

二名大漢立刻鬆手退了下去。

銀釵心中驚疑不定，暗暗運氣鬆了鬆筋骨，道：「既被你們抓住了，何以前倨後恭？」

蔡八姑道：「妳別會錯了意，找妳來，希望妳能知道，妳那二位同夥及三個小鬼都已落網，看看妳要他們活呢？還是要他們死？」

銀釵臉色頓時綠了，沉聲道：「我不相信。」

蔡八姑道：「我可以叫人帶妳去看看，看完了以後再談。」

隨又招呼那二名大漢帶銀釵去鐵屋驗看。

當銀釵第二次帶進大廳時，已急急問道：「你們有什麼條件？」

蔡八姑道：「很簡單，訛去筱法師的銀子，原封不動地拿回來，我們就放人，我替妳算準時間，三天，三天之後，妳不帶銀子回來，這些活人就變成死人，妳願不願意做這筆生意？」

銀釵皺眉道：「能不能放寬一二天？」

「不能！」蔡八姑斬釘斷鐵：「我說的話從來不給人討價還價，不過爲了讓妳趕時間，我可以送妳一匹馬做腳程。」

銀釵咬牙道：「好，我現在就趕路。」

蔡八姑點點頭道：「那妳走吧！我的人會在門口替妳備馬。」

銀釵走了。蔡八姑對關巧手道：「關老大，妳也可以帶你的美嬌娘準備起程了，這地方我還要做一番善後佈置。」

「八姑，妳處理事情果然爽快俐落，且毫不拖泥帶水。」關巧手站起來，拱拱手道：「那我就告別啦！大法師，後會有期。」

關巧手擺動着肥胖頎長的身子走了。

當銀釵騎着馬離開蔡記糧行過後一炷香時間，一輛有蓬的馬車也跟着起程。

夜色似乎愈來愈黑了。

蔡八姑處理了二撥人之後，又吩咐手下提小虎進廳。

當小虎被水潑醒後，抬頭一看，座上坐着蔡八姑與筱乩童時，心裡頓時明白過來。

他知道現在發火着急都沒有用，主要是怎麼突破困境，使自己這邊的人能安全脫離，徐再後圖。

「唷！筱乩童，想不了你突出奇兵啊！有意思，現在要怎麼樣？」小虎吊兒郎地笑嘻嘻地問。

蔡八姑看了，不由點點頭道：「小傢伙，你果然是塊料，身處生死邊緣，居然還不在乎。」

小虎笑嘻嘻道：「難道妳要我全身發抖跪地求饒嗎？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爹喊娘？我就是做得出來，也要顧到我四龍幫這塊金字招牌，不能讓人任意屈服。」

「有骨氣。」蔡八姑刁滑地道：「我叫你來並不是跟你打嘴皮子官司，只是想問你一件事情。」

「妳還是少費點精神吧！任何事我都不會回答的。」小虎一副不屑的神態：「我清楚得很，回答不回答，結果都是一樣，要死活不了，要活死不了。」

蔡八姑嘿嘿一笑道：「我知道你不在乎一條命，但是我手上有六條命，除了你之外，還有五條命，假如你不在乎，我就當你的面，一條一條砍下去，你要不要試試？」

小虎一呆，想了一想，道：「我記得我們只有五個人，怎會有六條命？」

蔡八姑道：「還有一個十二金釵，你忘了？」

小虎心頭一震，暗暗道：這下才眞的完蛋了，銀釵怎麼也會被他們發現，陷入圈套的？剛才醒的時候，怎不見紫玉釵與玫瑰釵？

想得愈多顧慮也愈多，不由停了一會神，平息住心中的激動，笑道：「剛才沒見她們的人，她們人呢？」

「你肯合作，她們就很好。」蔡八姑笑道：「現在你願意不願意回答問題？」

「問吧！」小虎無可奈何，他對自己可以無所謂，但對別人卻不能沒有顧慮。

蔡八姑道：「我放一個人去追回大法

師的金銀，追得回來嗎？」

追妳的頭，現在怕不早已進入了江夏府兵馬的包圍圈，送到了江夏，當然，老爸若知自己陷入了險境，說不定也會趕來妥協的。

小虎知道這句話的出入關係自己這邊六個人的生死，想了半天，才道：「那得看妳派誰去追了。」

蔡八姑道：「假如我派銀姑娘呢？」

「可以。」小虎無精打采地敷衍。

蔡八姑點點頭道：「我已給她三天時間，三天時間一過，我若不見大法師的失金，你們這些小鬼，一個個人頭落地。好了，來人啊！把他還押，綁得緊一點。」

二名大漢應聲把小虎拖了下去。

筱乩童道：「八姑，這麼便宜他呀？」

蔡八姑笑道：「放心，三天之後，等你收回失去的銀子，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洩恨了，那時你要怎麼割就怎麼割，現在就讓他多活三天吧！」

＊　＊　＊

小虎被押回鐵屋中，渾身被綁得像粽子一樣。那大漢再仔細的檢查了一遍，方才離去。

等鐵門砰地一聲關上，小虎立刻精神百倍，掙扎着坐起喃喃道：「要制住你家小祖宗還早得很呢！門兒都沒有。」

他見呆瓜與三八花被綁成粽子一樣蜷在地上，昏迷不醒，雙手拚命掙扎靠攏，錚地一聲輕響，袖中護腕的小刀片終於彈出來了，割斷了繩索。

四肢活動了一陣後，小虎又解開呆瓜與三花的繩索，輕摑呆瓜與三八花的耳光低聲叫道：「呆瓜，呆瓜，醒醒，醒醒啊！三八花，妳也醒醒呀！」

呆瓜與三八花像死人一樣，任憑小虎怎麼戲弄，就是醒不過來。

他想起來了，剛才自己是被水潑醒的，他目光四下一掃，屋裡卻沒有水，情急之下，只好脫下褲子，朝呆瓜臉上撒了泡尿救急。

這泡尿撒下去還蠻靈的，呆瓜打個呵欠，舉手擦擦臉，還伸出舌頭一舔一舔醒轉了，一見小虎楞頭楞腦問道：「小虎哥，你給我吃什麼東西，鹹不拉嘰的？」

小虎敲他一記響頭，也無心笑話，輕聲道：「快起來吧！咱們要想法子逃出去。」

呆瓜這才如夢初醒，像蝦子一般跳了起來，道：「快走呀！」

「走你的頭，三八花還沒醒，門打不開，怎麼走啊？」小虎連連敲呆瓜二記響頭。

呆瓜連忙又搖三八花，只覺得三八花像一堆麵團，不由道：「小虎哥，我弄不醒她。」

小虎道：「你朝她臉上撒泡尿不就行了嗎？」

呆瓜一呆，忙望着小虎，卻見小虎在門邊倏而趴下，倏而蹲着，似乎在研究怎麼出去，不由急道：「小虎哥，這怎麼可以？」

小虎道：「爲什麼不可以，救人要緊，剛才我還不是撒泡尿在你臉上。」

呆瓜一楞，氣得大叫道：「好啊！小虎哥，你趁我昏迷不知，竟給我吃尿，這算什麼朋友兄弟嘛！」

「呆瓜，你再嚷嚷，我要揍人嘍！」小虎急得跳腳：「這迷藥非潑水不可，不讓你吃尿，怎麼救你的命？救人從權，你不要瞎攪好不好？」

「要撒尿你來撒，羞羞臉的事，我做不出來。」呆瓜忸忸怩怩，實在脫不下褲子。

「他奶奶，三八花像死人一樣，又看不見，你緊張個熊。」小虎冒火罵開了。

「不，三八花醒來會罵死我。」說來說去，呆瓜担心的還是這一點：「要撒尿你來撒。」

「呆瓜木瓜死瓜傻瓜！」小虎氣得什麼瓜都罵出來了：「我一泡尿已經給你啦！現在肚子裡沒尿了怎麼尿，你還不趕快脫褲子尿一下，我們還要脫身逃命哩，今夜逃不出人頭就落地了。」

「眞的？」呆瓜緊張起來了。

「難道還有假的，我已被人潑醒提堂問過了，好不容易敷衍過去，回來又碰到你這隻傻鳥，眞氣死我了。」

「好嘛好嘛！」呆瓜見小虎逼眞的神態，想起逃命還是要緊的，忙脫了褲子，朝三八花臉上撒了泡尿。

眼見三八花有點動靜了，也不管這泡尿有沒有撒完，慌忙塞上褲腰，急急走開，臉上發燒，紅得像個剛下山的太陽。

「噯！我臉上怎麼都是水。鹹鹹的。」三八花坐在地上，揉眼睛又揉鼻子的，迷迷糊糊的在問。

小虎道：「小姑奶奶，這是孟婆的解酒湯，快起來幹活兒吧！」

三八花懶懶的站起來道：「幹什麼活兒呀？」

呆瓜肚子裡想笑，卻沒膽笑出來，忙道：「逃命啊！小虎哥正在動腦筋，我們聽他吩咐就是了。」

小虎正在結地上的繩子，口中道：「身上的玩意兒通通被搜光了，我來做繩鞭，你們給我撕棉被。」

三八花這時也完全清醒了，忙問道：「撕棉被幹嘛？」

「把棉花堆在門口，弄點燈油燒一燒，能把煙從門縫下面飄出去，引看門的進來，咱們就可以溜走了。」

唔，這蠻有道理的。三八花心思比呆瓜靈巧，立刻用力扯床上的棉被。

呆瓜幫着小虎摔欖腳，做繩鞭的手把子，他爹是老木匠，所以內行得很。

三個小傢伙爲了逃命，手腳俐落，不消片刻，已在屋中把機關佈好，同時分佈好站的位置，棉花也堆在門口，三八花一點燈油，點上火就燒起來。

呆瓜拿一頭枕頭拚命往門腳縫煽風，使煙往外冒，不能往裡飄，往裡飄會嗆死人。

火愈來愈大，煙也愈來愈濃，呆瓜再怎麼煽，煙仍瀰漫屋中，煽不出去，小虎早已撕了一塊被單，蒙住了嘴鼻，仍不免嗆咳連連。

門外果然有人聲了，隱約在問怎麼回事？

小虎忙輕聲招呼呆瓜、三八花站開二邊，門戛然推開，煙霧中只見一個人影。

「啊！失火啦！」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司馬洛要求左鶯鶯去參加名流孫家駒家舉行的派對，左鶯鶯無奈的答應了，派對舉行至午夜，特別嘉賓卜比才來，卜比帶左鶯鶯到海灘去，而這卜比也正是司馬洛想對付的人，司馬洛伺機把卜比制服，並把他交到莫先生處……司馬洛和左鶯鶯在蒙地卡羅的賭場裏賭錢，莫先生忽然在此地出現，告訴他有人正要殺他，此人正是馬家兩兄弟，司馬洛又得去對付馬家兄弟……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六：馬家兄弟　命喪黃泉

那人的咀巴緊閉着。這是一個他十分之不願意回答的問題。

司馬洛一執執住他的手，拉起來，脚在他的手肘上一踢。他的手骨發出「拍」的一聲，簡直瀕於折斷的邊緣。那人尖叫起來。

「講！」司馬洛喝道。

「他們不在這裏，」那人哀叫着：「他們是在鐵城！」

「鐵城在那裏？」司馬洛又問。

「不知道，」那人說：「我們住在皇冠酒店，他們每天打電話來跟我們聯絡的。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住在那裏。」

「爲什麼？」司馬洛改變一個話題，「爲什麼他們要殺我呢？我和他們有什麼過不去？」

「是爲了華爾夫間諜案！」那人說。

「華爾夫間諜案？」司馬洛皺着眉頭，這正是老莫在辦的那件間諜案，「和馬家兄弟也有關係？」

那人聳聳肩：「這就不知道了，我們就只知道這一點！」

「如果這兩個人醒過來時招供得比你多，你知道我會怎樣對你嗎？」

那人聳聳肩：「我不相信他們會比我知道得多，我們只是聽到傳說。馬老板完全沒有對我們提起過這件事，而且我們也沒有問。你知道的，幹我們這一行，最不感興趣的就是問原因！」

「只是對錢感興趣嗎？」左鶯鶯問。

那人苦笑：「難道你以爲我們是爲了義氣而做的？」

「那麼，」左鶯鶯說：「司馬洛，你多給他們一點錢，叫他們去殺死馬家兄弟算了！」

司馬洛微笑：「這事你們肯幹嗎？」

那人搖頭，司馬洛點頭：「職業道德，是不是？你們要維持你們的職業道德！」

「這種人也會講道德？」左鶯鶯不屑地說。

「如果我們不講職業道德，那麼下一次誰敢聘我們？如果人們知道，多給一點錢就可以使我們倒轉槍頭，那麼人們就會避我們如避瘟疫了！」

司馬洛的眼睛轉動着。這表示他的腦筋在動着。終於，他說：「叫醒你們的同伴吧！」

那人從其中一個同伴的身上找出了一瓶藥油，慷慨地在他們的鼻子下面大量傾倒塗擦着。

那兩個人緩緩地醒轉過來了。他們的第一反應也是跳起身來就要反抗，但是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槍，而看見司馬洛手中的槍對着他們，他們就知道沒有希望了。

「現在聽着，」司馬洛說：「你們回去告訴姓馬的，有種的就自己來找我，這是挑戰，他們自己不來，那他們就是沒胆匪類，知道嗎？」

「你是說，你要就這樣把他們放掉？」左鶯鶯難以置信地。

司馬洛聳聳肩：「我總不能殺掉他們的，如果把他們放掉，他們不會再來找我，因爲沒有人出錢，他們不會白幹；而馬家兄弟也不會再出錢叫他們來，因爲他們已經失敗了。」

「他說得對了！」最先醒過來的人說。

司馬洛又說：「而且，把他們放掉，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替我傳話！」

「你說得對！」那人又道。

「你們在這裏等一等，不要動！」司馬洛說着，走回車子去，坐進車中，但槍仍指着他們。

「你在幹什麼？」左鶯鶯問。

司馬洛揮着手：「別過來，也別吵！」

左鶯鶯只好站在那裏等着。她看見司馬洛在車上咀唇動着，口中唸唸有詞的。後來，司馬洛又下車了，手中拿着一隻小型的卡式錄音機。他把錄音機拿了過來，一按掣，就放出了他自己的聲音。顯然，他剛才是正在錄音。

「姓馬的，」他的聲音說：「聽着，這是我對你們的警告！我給你們三條路選擇，一、是來向我解釋，究竟我們有什麼過不去？爲什麼要殺我？二、是等我來找你們，三、是你們自己來殺我，不要再請替工了！你們不是懦夫，你們一定會選擇最後一個辦法吧！」聲音完了。

司馬洛把那一盒小小的錄音帶抽了出來，交給最先醒來那人：「拿回去交給你們的馬老板吧！我叫你們說的話，你們未必有胆量照說，拿錄音帶回去，就不會失眞了！」

「好了，」司馬洛說：「後會有期，我們走吧，鶯鶯！」

他拉着鶯鶯走向他的車子。

那三個人目送他們開車走了，然後企圖把那部大汽車從石上開下來。但是辦不到。他們只好步行，向來時的路走回去。

* * *

他們步行着的時候，司馬洛的車子已經載着左鶯鶯馳到很遠了。

司馬洛微笑着問左鶯鶯：「你還要退出嗎？」

左鶯鶯聳聳肩：「現在，我倒覺得這件事情是相當有趣的！」

「謝謝你參加！」司馬洛微笑。

「但我還是不大贊成你放那幾個人回去。」左鶯鶯說。

「難道你贊成殺死他們？」司馬洛問。

「他們不是也要殺死我們嗎？」左鶯鶯說。

司馬洛微笑：「這些事情，你不懂的，左鶯鶯，這一類的職業殺手，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馬家兄弟只要肯出錢，可以再請一百個來，你殺了五十個，還有五十個，所以殺不殺，都是差不多了。我不喜歡殺人，所以還是饒他們一命好些了！」

左鶯鶯沒有做聲。

「至於我給他們那一盒錄音帶，這是心理攻勢，」司馬洛說：「馬家兄弟，是很要面子的人，這幾個打手一定會把這件事情傳出去，同一行的人都會知道，我是在向馬家兄弟挑戰，如果他們不親自來找我，那他們會承認他們是懦夫了。」

左鶯鶯的手在司馬洛的腿上揑着。

「你這個人眞是詭計多端，」她說：「忽然之間，我想和你做愛了！」

「你瘋了！」司馬洛叫道：「詭計多端，和做愛有什麼關係？」

「我只是忽然之間衝動起來了。」左鶯鶯把頭埋在他的腿上，咀巴有所探索。

「等一等！」司馬洛叫道：「起碼等回到了酒店去，不然我會撞車的！」

「好吧！」她說：「但是，快一點！」

* * *

以後的幾天裏，司馬洛和左鶯鶯只是在賭場裏賭錢，以及在酒店裏尋樂，他仍然有着被跟蹤的感覺，但是沒有人對他們採取行動。

司馬洛外表是放縱而忘形的，但實在心裏是十分之警惕，他小心地注意着一切。若有人要暗算他，就更不容易了。

至於那部車子，老莫已經替他換了一部了。同一個類型，同一性能。不過，司馬洛請求之下，這部新車子，是連屁股也可以放槍了。

可惜，這新的屁股槍，却一直都沒有機會使用。

直到一星期之後，馬家兄弟的電話就來了。

那個電話，並不是打到他們的酒店房間來，而是打到賭場來的。那時，司馬洛和左鶯鶯正在輪盤桌上賭錢，而手氣正好，小小的本錢，他們贏了一大堆籌碼。一個侍者走來碰碰司馬洛的手臂：「司馬洛先生，你的電話！」

司馬洛皺眉：「好吧，接過來！」

侍者把一隻電話拿過來，在賭桌上的「插梳」上插上了，又恭敬地把聽筒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把聽筒湊到耳邊，說：「喂？」

一把低沉而略帶沙啞的聲音咆哮地道：「司馬洛，你要姓馬的來找你，現在姓馬的來了！」

「大馬還是小馬？」

「兩個都在，」那聲音說：「但是一個電話只能一個人講話！」

「你們已經來了此地？蒙地卡羅？」司馬洛問。

「不，我們還在很遠，」那人說：「但我們可以先談一談的！」

「你們不在這裏，」司馬洛說：「我們怎麼會面呢？」

「那正是我要跟你談的事情，」馬家兄弟說：「我們約一個地點，約一個時間，不就行了嗎？」

司馬洛笑起來：「說得倒眞爽快，就像我們是約會的男女似的！」

「尼斯，」那邊的馬家兄弟說：「我們在尼斯見面吧！吐他公路直去，到了分叉的地方，那裏有一座小山。你到過那裏沒有？」

「沒有，」司馬洛說：「但是我在地圖上看過，我們在那裏幹什麼呢？」

「我們在那裏解決我們的糾紛，」馬家兄弟說：「用槍、用刀，隨你的便！」

「以二對一？」司馬洛。

「你可以帶一個伙計，」姓馬的說：「但一個好了，不能再多！那裏有樹林，有曠野，有山有水，那裏該是一個很好的場地。我們在早上八點鐘開始，直至找到對方，分出了勝負爲止。」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約會，我沒有異議，我也不相信你們能擊倒我。但，姓馬的，可以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嗎？」

「什麼？」

「為什麼找我？」司馬洛說：「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們呢？」

「華爾夫間諜，」姓馬的咆哮道：「你辦案太落力了，你殺死了我們的堂兄弟。」

「誰是你們的堂兄弟？」司馬洛問。

「拿把傘的那一個！」

司馬洛醒起來了。「哦！他！我倒不知道，原來他是你們的堂兄弟。」

「許多人都不知道，」姓馬的說：「但他是的！」

「但是他並沒有死，」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殺死他呀！我只是把他交給了——一位朋友。」

「你把他交給了S組，」姓馬的說：「這就等於是把他殺掉了，我們沒有再見過他。」

「我只是在做一件工作，」司馬洛說：「完全沒有私仇的成份存在，就像你派去殺我的那幾個人一樣！」

「司馬洛，你是在臨陣退縮嗎？」

司馬洛對着電話聳聳肩：「我是不喜歡濫殺無辜的。殺得毫無意義，又何必去殺？」

「沒有用，現在求饒也已經太遲了！」姓馬的說：「消息已經傳了開去，人人都知道我們的事，如果我們不尋求一個解決，我們就顏面掃地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在尼斯見吧！一星期之後？」

「一星期之後！」姓馬說。

* * *

那架飛機沿着尼斯那條公路的上空飛行，司馬洛控制着機擎，使它飛得十分平穩。晴天，沒有風，使飛機更加容易受控制了。

而且，司馬洛把這飛機開得很慢。這是一架教授飛行用的飛機，速度本來也並不高的。

緩慢地飛行着，沿途的地形都看得很清楚，而司馬洛也以攝影機般的記憶力把他所見到的記在心裏。

接着，飛機就到達了那座小山的上空了。

左鶯鶯坐在他的旁邊，好奇地看着這一切。

司馬洛的飛機在那座小山的上空盤旋着，有時升高，有時飛得很低，飛高的時候是視察整個形勢，低飛的時候，則是要看清楚那些細節的地方。

「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左鶯鶯終於說。

司馬洛聳聳肩：「當你對自己的本領有信心的時候，你就不覺得可怕了！」

「他們對自己的本領有信心，你也對自己的本領有信心，但總有一方面會失敗的。」左鶯鶯說。

「當然，」司馬洛說：「既然準備賭，就得準備輸了。」

「別輸！」左鶯鶯拉着他的手臂，「你用不着去的，你——你可以叫老莫他們去等呀！」

司馬洛搖搖頭，「做人是要有義氣的，也要遵守諾言，說了就要做。」

「我可以和你打賭，他們不會遵守諾言的，」左鶯鶯說：「他們會派十個人來等你。」

「這個我早有預算的了！」司馬洛說。他繼續在那上面盤旋着。

「你要去，」左鶯鶯說：「我和你一起去好了，我不能坐在酒店裏等你，担心你能不能活着回來！」

「別亂說！」司馬洛搖頭，「我不能把一塊大石頭帶在身邊，我保護自己是有點把握的；但還要保護你，那就難一點了！」

左鶯鶯嘆了一口氣。「忽然，我覺得我是局外人了！」

「你在酒店等我好了，」司馬洛說：「我會活着回來找你的！」

左鶯鶯咬着指甲。

司馬洛在那座小山的上空盤旋了好一段時間，才離開了那裏，載着左鶯鶯回到了停機場。那座機場，只不過是荒野中一片平坦的草地而已。在歐洲，這種機場是很多的。

他們下了飛機，便坐着那部由S組供應的跑車回到酒店。

左鶯鶯到浴室裏去洗澡的時候，司馬洛就拿起了電話，打給老莫。「我已經去觀察過場地了，」他說：「我需要一點用品！」

「別用什麼了，」老莫說：「我派人替你去，不就行了嗎？」

「不，」司馬洛說：「這是不能代替的，我一定要自己解決。」

「好吧！」老莫嘆一口氣，「你眞固執！你需要些什麼呢？」

司馬洛說：「我要二十個S一一四，兩個X五一五……」他列擧了一大串的供應品，全部都是用密碼說出的。這樣，即使有人偷聽着電話，也無法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了。

司馬洛最後又說：「弄好了之後，就給我一個電話，叫我去拿吧！」

「好吧！」老莫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左鶯鶯出來的時候，司馬洛已經講完了電話。左鶯鶯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祇是在看看他。嚴肅地，臉上沒有什麼笑容。

「你怎麼了？」司馬洛問。

左鶯鶯聳聳肩：「我祇是有一種感覺，覺得結局快要來了！」

「別說這樣不祥的話吧！」司馬洛說：「我也不是一定會死的。」

左鶯鶯凝視着他。「我是說，我們是像有分開的時候，而現在，分開的時候已經到了！」

司馬洛微笑：「意思是你對我已經厭倦了！」

左鶯鶯還是搖頭嘆息着。「合得久了，是一定要分開的，不過這一次我却沒有什麼遺憾了。最美好的時光，我們已經享受過，以後不會再好，祇有走下坡而已！即使我們分了手，我還是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去幹我的老本行！」

「鶯鶯，你說的話，眞使人洩氣！」司馬洛輕輕擁着她，吻她的耳朵，「別想將來好不好？沒有人知道將來的事情會怎樣

發展。所以，我們還是盡量享受現在吧！」

她好像一團棉花似的軟倒在他的懷中了。

* * *

一星期之後，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司馬洛又出現在那座機場上了。左鶯鶯開車送他走，當他下車時，她緊緊握着他的手：「你得小心一點，司馬洛！」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會很小心的，而且，我的運氣一向都很好！你在酒店等我，我會活着回來的，別穿太多衣服，知道嗎？」

左鶯鶯忽然尖叫：「色狼！」因為司馬洛在她的屁股上揑了一下。

司馬洛已經走開了，登上了飛機，左鶯鶯看着那飛機起飛，在黑暗的天空隱沒了，然後才把車子開動，向酒店的方面開回去。

司馬洛開着飛機，又是沿着那條公路的上空前進。現在，他是看不見下面的景物的，他祇是靠飛機的羅盤指示方向而已。

羅盤對他指出，飛機現在已經飛臨到那座小山的上空了。司馬洛回頭看看他後面的機位堆着那一隻兩隻的包裹，他把控制器扭了一扭，使飛機開始盤旋，盡可能轉着小圈子，然後就把那些包裹一隻一隻丟出了飛機的窗外。那些包裹都是很小的，用綠色的皮包裹着，很像一隻一隻的錢包，祇不過，錢包是很少用綠色的皮製造的。綠色的用意，大概就是使那些包裹跌在樹林之中之後，很難給人看出來。

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已經在那樹林的上空盤旋了很多圈，而機上的包裹，也已經丟完了。看來，那些包裹已經分佈及整座小山。

然後，司馬洛就把飛機扭轉，向南方飛去。這樣做着的時候，他就從身上取出一副眼鏡戴上了。

這副眼鏡並不是普通的眼鏡，因為，當他戴上了之後，再望向地下，就可以看到有兩行亮光在那裏閃動着，成為一條路似的。

司馬洛把眼鏡托起，再向下面望望，立即，他就看不見那亮光了。很顯然，那亮光是普通肉眼看不見，必須通過這副特殊的眼鏡。

司馬洛知道，這亮光是由一種化學藥品發出來的，這是他叫老莫在下面佈置的。這兩行亮光之間，就是一塊平坦的草地，可以讓他安全降落的。

現在，司馬洛就駕着飛機，在這兩行亮光的中間降下去。雖然什麼都看不見，他也並不担心，在那一片草地，是很適宜他的飛機降落的。

* * *

這個時候，左鶯鶯已經回到了酒店。她在酒店樓下的賭場走了幾匝，一個人，眞的不想回到房中去。但是，她對賭錢又沒有興趣，所以她結果還是回到房間去了。

她乘升降機上了樓，到了他們所住的那一層樓，用鎖匙開了酒店房間的門，踏進去，仍然心不在焉的，她根本忘記了順手把門關上。

但是，那門竟然自動關上了。

左鶯鶯吃了一驚，連忙轉身，便看見了那個躲在門後的打手。那人手中是拿着一把槍的。

左鶯鶯尖聲大叫起來，但是那度門是隔聲的，她的聲音傳不出去，叫也沒有用處。跟着，那人把槍遞過來，槍咀抵住她的額上，她就連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別吵，小姐，」那人說：「我們並不打算殺死你的，如果你迫得我們把你殺掉了，那就不大好了！」

左鶯鶯的咀巴只是一張一合的，什麼都說不出來。同一時間，浴室裏的門也打開了，另有一個打手出現。

這個打手也到了左鶯鶯的身邊來。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左鶯鶯吶着問。

「我只是要你跟我們走！」那人說：「你乖乖地跟着來，你就不會受到什麼傷害了！」

左鶯鶯困難地咽着唾沫。「我知道……你們是姓馬的派來的！」

第一個打手轉向他的同伴，吃吃笑：「哈，眞想不到，原來這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會動腦筋的！」

「走吧，會動腦筋的！」

他們把外衣搭在手臂上，遮着手上的槍，而分開走在左鶯鶯的兩邊。別人看不到他們手上的槍，只有左鶯鶯才知道他們手上是有槍的。

左鶯鶯很貼服地跟着他們走了。

* * *

司馬洛在飛機的馬達停止之後，就從飛機上下來，從飛機的座位拉出了一隻袋子，而從袋子裏取出了一套衣服來，換上了。現在，在昏黑之中，根本看不出，這是一套怎樣的衣服，但以後，這套衣服就會很有用。

此外，他又在身上穿戴了好些其他的用品。最後，他在眼睛上戴回了那副眼鏡，並且開亮了手上一隻電筒。

通過這副眼鏡，他又可以看到那一種普通肉眼看不到的特殊的光了。這是一種青青的光，有點像螢火虫的光，把一切物體都照成了青色。不過，物件的輪廓，則是看得很清楚的了。

司馬洛可以像白天的前進。

當然，這裏的景物是沒有白天這樣美麗的了。

司馬洛的飛機降落那個地方，距離那座山並不很近。他是不能在太近的地方降落的，起碼要人家聽不到他飛機的聲音才行。

因此，他步行着前赴那座小山，就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當他到達的時候，天色已經現出魚肚白，他不再需要那一副眼鏡和電筒了。只是收了起來，而沒有棄掉。

因為說不定，他會支持到晚間，那時他是還用得着這兩件東西的。

他鑽入了一叢樹林，又從樹林出來，那時就到達了一條小河的旁邊。破曉的陽光射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那套衣服是一套綠色的緊身衣服，那顏色就和他周圍的樹葉一樣，因此當他躲在樹林裏時，外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得到他了。

這套衣服像一套野戰軍隊的軍服，唯一不同的就只是他的緊身，簡直像是另一層皮膚一樣。這就使到穿上了它的人，在動作上可以得到更多的靈活了。

司馬洛猜，馬家兄弟可能還沒有來。

這樣想着時，他們就來了。

他們是乘兩架直升機來的。

司馬洛在樹林中看着那兩架飛機來臨，卻毫不表示進急的。反而，他的臉上，露出了一個陰險的微笑。他從隨身那隻皮囊裏面，取出來了一副很古怪的機器，好像一隻小型的電視機似的。不過，卻比任何小型電視機的體積都更加小，那螢幕只有丁方八吋左右，而體積像一部普通的原子粒收音機。

這隻奇怪的機器上，那張螢幕已經亮了起來，不過，銀幕上的，卻不是甚麼畫面，只是密密痲痲地分佈着一些光點，好像一片星天一樣。

只有司馬洛和　組的人員知道，這些光點是代表甚麼。

司馬洛看着那兩架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了好幾匝，似乎在找尋他的蹤跡。司馬洛的手，則摸着機器的下端那一排按鈕上。

「媽的，」司馬洛喃喃自語着：「左黨果然說得對了，他們派很多人來！」

事實上，他也並不意外。馬家兄弟，的確會如此做。

人們知道，他們會在這裏和司馬洛決鬥，但是不會有人來看着的。這是沒有公證人的決鬥。他們只要殺死了司馬洛，就沒有人控訴他們了。

他們大可以派一千人來把司馬洛殺死，而以後說只有兩個人來的。如果這樣還是給司馬洛殺掉，那就沒話好說了。就算遺臭萬年，也沒有所謂，反正人已經死了，要名譽又有何用處？

但司馬洛是早已料到了這一點的，因此，他也已早作好了準備。

那兩架直升機在盤旋了一番之後，似乎終於肯定司馬洛是不在這裏了，於是它們便分開兩個地方降下去。他們所降的目的地，是在司馬洛的視綫之外的。司馬洛微笑着，手指在那些按鈕上選擇着，終於選中了其中兩顆，就按了下去。

在他丟下的那一批綠色的小包裹之中，有兩隻忽然發生了爆炸，而且是很强烈的爆炸。

司馬洛聽見兩聲「轟隆」，地面微微地震動起來，司馬洛可以看到，遠處的樹林頂上，有濃烟升起。

過了幾秒鐘，那兩架直升機又升了起來。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那兩架直升機上的人，一定狠狽之極了。他們大概以爲，這座小山上，一定是佈滿了陷阱的。那兩架飛機，又重新開始在那座小山的上空盤旋着。

司馬洛微笑着。他那些包裹，當然是沒有把握準確地炸中那兩架直升機的。但起碼，他會使對方陣脚大亂，本來準備好的計劃，也無法實行了。

他等着，看着他那架電視機。爆炸之後，螢幕上的星點就失去了兩點，但還剩下很多，那失去了的兩點，是微不足道的。

那兩架直升機經過了一番考慮之後，又降下來了。他們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他們總不能夠就此走掉。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要下來去和司馬洛一拚的。

司馬洛這一次，沒有再用炸彈去嚇他們了。

司馬洛看着其中一架直升機降到了他所看得見的一片草地上，在晨光曦微之中，有四個人從飛機上下了來。由於光綫不足，他一時也看不清楚這四個人是否有馬家兄弟在着；但是，在猜想中，這四個人的裏面，必然有一個是的，由於直升機有兩架，而馬家兄弟有兩個，理所當然地，應該每架飛機的裏面分配一個了。

司馬洛看着那四個人從飛機上下來，向周圍散開，每個人的手中，都提着一挺輕機關槍或者卡賓槍之類，火力甚爲强大的武器。

每架直升機上有四個人，兩架直升機，應該是合共有八個人了。馬家兄弟帶來了六個人助陣。

司馬洛的手指，忽然向那些按鈕的其中一個戳了下去。

轟！就在直升機的腹下，一個橙色的火球爆炸了起來，而這架沉重的直升機，竟然跳起了兩呎，就這樣傾側在那裏。

忽然，司馬洛很後悔了。他沒有想到，這架直升機竟然剛剛降到其中一隻綠色的包裹上面，而他又會剛好按中這隻包裹的按扭！如果早點按下去，他的敵手，豈非馬上就可以減少一半了？

但這種巧合是始料不及的，他按下去的時候，也只是希望能夠僥倖地把其中一個正在奔跑着的敵人炸倒而已！

現在，司馬洛又不動了，只是在那裏等候着。他知道，那些人是正在分散，兩架直升機下來的人正在分散。他要等他們完全散開了。

大約廿分鐘之後，第一綫陽光已經通過樹頂投下來了，正投在那架倒了下來的直升機上，把它照成了金色。

司馬洛就在這個時候發動了「總攻擊」。他好像一個鋼琴手在演奏似的，手指不斷在那些按鈕上按着，於是他的周圍，遠遠近近發生了一連串的爆炸。螢幕上，那些光點，一點一點地消失，直至完全沒有了。

運氣是可一不可再的，他不相信那些爆炸包裹能夠每一隻都炸中一個人，但他希望可以炸中兩個或者三個。而其餘沒有炸中的人，也給弄得鬥志全失！

當那些光點完全消失了之後，司馬洛就把那副機器棄下了，取下背上揹着的一把長槍。

這時，他聽到了不遠之處傳來了一連串的卡賓槍射擊的聲音。

他又微笑了。那些人果然已經杯弓蛇影，竟然在那裏自相殘殺起來了。他還躲在這裏沒有動過，那一連串槍聲當然不會是以他爲射擊的目標，那麼所射的必然就是對方的自己人了。

好像一條蛇似的，司馬洛慢慢地從那叢林裏爬了出去，他那一身野戰衣服使他在花花綠綠的樹林中極難辨認。

前頭的樹頂上，還有一縷輕烟正在升起，司馬洛就以這一縷輕烟爲目標，蛇行

着前進。

當他穿過了這一片樹林而出去的時候，他就看見，他的爆炸已經奏效了。其中一人已經倒在地上，另一個人則蹲在旁邊搖着他。

這個蹲着的人並沒有看見司馬洛出現。司馬洛舉起槍來，扳動槍機。很奇怪，他的槍雖然沒有裝上滅音器，卻沒有發出槍聲。只是輕而軟的「錚」一聲。

那人整個跳了起來，打了一個轉，倒在地上。

他已經死了。他是額上中擊的，但擊中他的卻不是子彈，而是一根幼幼的、亮閃閃的精鋼小桿子，類似一支小箭，這根小箭，在那人的額上冒出大約還有二吋長。如果是進了三分之二的話，那麼它的全長就應該是有六吋了。

司馬洛等了一會，再沒有甚麼動靜，他便彎低着身子，奔到了那個人的身邊。他看到，起先那個人也已經死掉了。他是死於爆炸的，距離這人大約七呎之處，地上的草皮空了，出現了一個淺淺的洞，而這個人的眼睛上就插進了一根枯枝。

這個人很不幸，當爆炸發生的時候，一根枯枝飛了起來，以子彈般的勁力射進了他的眼睛。如果不是剛好被這根枯枝射中，他大概是不會死的。

司馬洛微笑：「兩個倒下了——至少！只可惜，其中沒有一個是馬家兄弟！」

他繼續前進，又走進了樹林之中。小心地前進着，好像一條花花綠綠的青虫，有時，他也會停下來，而當他停下來的時候，就簡直完全看不見他了。

他在樹林中前進着，採取着迂迴曲折的路綫。大約半個鐘頭之後，他又找到了一個目標。

一個受傷的人●

這個人又是在一處爆炸地點的旁邊。他的臉上滿是鮮血，在那裏輾轉呻吟着。

這個人沒有死，但毫無疑問，他的戰鬥力是已經失去了。但他也不是馬家兄弟之一。

「三個倒下了，」司馬洛又微笑，「至少！還有幾個剩下來！」

他小心地繼續前進着，有時，他會站定，一動也不動。這就是當他聽到一些異聲的時候。直至那些異聲消失了，他才繼續前進。

再過了五分鐘，司馬洛又遇到了其中一個人了。這個人又是穿着黑色緊身的樽領毛衣，黑色長褲，手上也是提着一挺輕機槍，似乎，這已經成爲他們的制服了。

他並沒有看見司馬洛，雖然司馬洛是在一個很顯眼的地方。由於司馬洛的身上穿着那一套花花綠綠的衣服，他就很難看得見司馬洛了。

他只是聽見「鏗」一聲。那時就已經太遲了，一根金屬小箭穿進了他的胸部。

那人向後一跌，大聲叫了起來：「呀……」他在地上輾轉了好一會，就不動了。

這時司馬洛已經跑進了樹林裏面，一動也不動了。他的臉上又掛着一個微笑。他相信，這人的叫聲，一定會引來另一些人的。

沒有錯，大約兩分鐘之後，又有兩個穿黑衣黑褲的人來了。他們衝到了那個死者的身邊。但他們也沒有機會看見發生了什麼。

「鏗，鏗！」兩支箭取去了他們的性命。

司馬洛格格地笑了起來。「六個！六個倒下來了！還有兩個，這兩個就是馬家兄弟！」

現在，形勢是已經拉平了。他只是躲在那林中，等着。他知道，他們自然會來找他的。

他不需要很久。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之後，馬家兄弟果然就來了。

但，馬家兄弟，到底也是一流高手。他們來，只是來了聲音而已，樹枝與樹葉發出沙沙的响聲，人卻沒有出現。司馬洛則連聲音也沒有，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裏等着。

馬家兄弟，還是沒有出現，只是他們的聲音出現了。他們其中一個人(可能又是打電話的那一個)叫道：「司馬洛，你聽見我說話嗎？」

司馬洛把頭側了一側，耳朵有點像雷達網似的，馬上就探測到了那聲音的來源。在他的右方。

但是他沒有回答。

「司馬洛！」那把聲音又再度叫了起來：「你聽見沒有？」

司馬洛還是沒有回答。

「司馬洛！」另一把聲响也起來了，「媽的，我們知道你是在這裏的！我們想跟你談談！」

司馬洛這時就回答了，由於他知道兩個馬家兄弟同是在一個方向，沒有人會繞到後面來暗算他的。

「有什麼好談的？」他叫道：「我們不是來這裏談的，我們是來拚個你死我活的呀！」

「你那個女人！」馬家兄弟說：「她已經給我們捉去了！」

司馬洛一震。這一雙馬家兄弟，果然也眞夠狠毒，而且毫無信用，毫無道義的。他若無其事地叫道：「那一個女人？」

「別假惺惺吧，司馬洛。」那聲音說：「你知道是那一個女人的！」

「哦，她！」司馬洛說：「你把她殺掉好了，我才不怕，我的女人多着，她又不是我什麼親戚！」

那兩個兄弟，都一齊哈哈笑起來了。「司馬洛，你以爲我們就沒有查過你的紀錄嗎？過去，你起碼有十次，就是被人用一個女人威脅而差點丟了性命的，這是你的弱點！」

「但我仍然活着，」司馬洛想了一會之後又說道：「你們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這表示我的弱點，並不是一個可乘的弱點了！」

一時，雙方都沉默了下來。司馬洛的耳朵，仍然仔細地留意着。如果他們是要趁這個機會繞過來暗算他，他們也不會成功的，他會聽到。

而他們的聲音再响的時候，還是來自同一個方向：「我們是不同的，司馬洛！」

「那你們想怎樣？」司馬洛問：「難道叫我放下槍過來送死？」

「我們要離開你，」那聲音又說：「你不要追我！如果你打死我們，那個女人就一定沒命了。我們已經把她收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如果到了時間，我們仍不回去，我們的人，就會把她殺死才離開的。」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這不是微笑，而是眞笑。他是眞的覺得很滑稽的。「哦，原來你們是沒胆匪類，」他說：「想逃走了！」

「我們換個時間再來吧，」其中一個馬家兄弟說：「今天，環境不利！」

「不，」司馬洛說：「我要殺死你們！」

「你瘋了！那個女人！你就這樣犧牲她的性命嗎？」

「我並不希罕什麼女人，」司馬洛又叫起來：「那是以前的事！現在，我不希罕了，我自己是最重要的。」

「瘋子！你別以爲自己眞的是那麼了不起！」卡賓槍的聲音跟着就响了起來，大量子彈從樹林中穿過，但是，並沒有接近司馬洛所在的地方。

司馬洛微笑着，悄然離開了他剛才所躲之處，繞到了另一叢樹林之中，再躲了起來。

司馬洛好像一隻草蜢似的，在那樹林中竄來竄去，遠離了他原來所在的地點，然後，他就再向馬家兄弟所在的地點包抄過去。

他預料他們是不會在那裏的了，因爲他們也不是傻子，他們不會呆在那裏等他來收拾的。

司馬洛爬上了最高的山峯頂，從上面望下去。他可以看見，馬家兄弟剛才所在的地方果然已經沒有人了。而且他也可以看到，爲什麼這兩兄弟要向他求饒了。原來，那另一架直升機，也已傾側了，還被炸開了一個大洞。運氣眞是難以測度的，他那些爆炸綠包，居然把另一架直升機也炸中了。

馬家兄弟不能就這樣登機飛走，他們是已經被困在那裏了。

司馬洛小心地思索了一會，便離開了那裏，奔向山下，穿過樹林，向左邊疾走。他跑得不很快，但也跑得不慢。這是跑長途的跑法。如果放盡了跑的話，雖然跑得快，但跑了一段之後，就無以爲繼了。

只有這樣保留着氣力，他可以無限制地跑長途。這樣跑了半個鐘頭，他便到達了山脚。

那裏一條小河的旁邊，有一座叢林。司馬洛就在這叢林中躲了起來，一動也不動地等着。

他知道，馬家兄弟，是必然會經過這裏的。

果然，他用不着等很久。中午還未到，他們就來了。他們兩個人是走在河邊，涉水而來的。司馬洛猜得沒有錯，他們不打算和他硬碰，他們要逃離這裏，而，唯一的出路，就是經過這裏，沿着小河前進，再走一段路，他們便可以到達公路了。

如果他們是走得快的話，只要沿着公路一直走，他們就可以遠離司馬洛了。可是他們的如意算盤却打不响；打不响的地方在於，他們比司馬洛遲到。

「好了！」司馬洛忽然在林中叫了起來：「停在那裏，不要動！」

那兩個人僵住在那裏了。他們離開水邊的樹林太遠了，要逃進去已經來不及了，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水底，但是那水太淺，他們是鑽不進去的。

他們呆了一會，忽然一咬牙，就提起了槍來，向樹林中一陣掃射。但這只是盲目的掃射而已，那座樹林的範圍太廣，司馬洛可能是在左，可能是在右，可能已經伏了下來，也可能是正躲在樹上。

他們的槍不停地响，子彈虛耗在樹林中。

接着，其中一人的眼睛忽然出現了半截的金屬小箭，血好像茄汁一般直射出來。這人大叫一聲，丟了槍，掩着眼睛，向後便倒。

他伏在水中，不動了，他的兄弟連忙把他拖動要使他反轉起來，但是沒有用，他這兄弟，顯然已經死了。他連忙向水邊跑去，但是跑了幾步，他知道是跑不了的，又連忙停了下來，用兩手抱着頭，好像如此，就能避免司馬洛的箭射中他似的。

他一面叫道：「等一等，司馬洛，等一等，讓我們談談！」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但是箭也沒有來。

「我們談談吧！」那人繼續嗚咽地說着：「我們可以把那女人還給你，我們可以告訴你她在那裏，你放我走，我就告訴你了。」

司馬洛還是不睬他。

他相信，司馬洛應該可以接受他的妥協的。

但是，司馬洛却沒有接受。這一次，這個馬家兄弟是可以聽到「鏗」的一聲了。這聲音一响，他的額上就中了箭，而人也打了一個轉，仆倒在水中了。

他也就這樣仆在水面上，一動不動。這是死亡的鐵證。活人沒有可能就在那裏，口鼻爲水所淹，也不呼吸的。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現在，左鶯鶯在那裏呢？」他自言自語地。

* * *

此刻，左鶯鶯是正在一艘豪華遊艇的裡面，這艘遊艇，現在正停在一處偏僻的海灣，遠離一般游泳或游河的人會到的地方。這裏，海岸綫是很長的，海灣也很多的。

有兩個打手在看守着她。

這是適合游泳的天氣，也是適合游泳的地方。那兩個打手，都穿着泳裝，在甲板上晒太陽。間中，他們也會輪流下水中去游泳。

他們的工作倒是很寫意的，即使叫他們在這裏再逗留兩天，他們大概也不會反對。可是左鶯鶯却苦了，她給縛在艙底，一身都是汗，又悶又熱，一動也不動。

一身都是汗，而那些繩子，也把她縛到全身的血液都不能流通。她的皮膚，已經完全沒有了感覺。她躺在那裏，看着一隻蟑螂在她的皮膚上爬，却並沒有感到痕癢，就像，她是看見那隻蟑螂是爬在別人的皮膚上似的。

「司馬洛！」她喃喃地對自己說：「你

還活着嗎？」她是這樣希望，希望司馬洛仍然活着，但是她却相信，這機會是不大的。那兩個打手已經告訴過她，情形是怎樣的了。他們說過，馬家兄弟是帶了六個人一共乘坐兩架直升機去的。以一對八，司馬洛就是具有再大的本領，機會也是很微了吧？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司馬洛不但已經取勝了，而且現在還是正在找她。

* * *

現在司馬洛已經找到很接近了。

司馬洛現在大概是在兩哩之外，坐在他那部最怪的車子上，膝上又抱着一架模樣奇怪的儀器。這隻儀器的樣子，也很像一架電視機，上面也有一個螢幕，只不過，這螢幕的上面，却是只有一個光點的。這個光點，正在一閃一閃。

「媽的，」司馬洛說：「原來是在海上。」

這隻電視機，原來已經告訴了他，左鶯鶯是在海上了。

這其實是很簡單的設備，關鍵就是在於左鶯鶯手上那隻手鈪。司馬洛送她的那一隻。

這隻手鈪，除了能通電波之外，還有另一種連左鶯鶯也不知道的物質，那就是能夠發出輻射性，在相當遠的距離之外，也可以找得出來的；而司馬洛這架「電視機」，它就是探測這種對人體無害的輻射性來源。

* * *

左鶯鶯又在掙扎了。精疲力盡之後，她又儲蓄到了一點氣力。但是掙扎並沒有什麼用處。那些繩子縛得太緊了。

這個時候，在左鶯鶯的十多呎之上，兩個打手的其中一個，又回到甲板下來了。他對他的同伴說：「我剛剛想起，和我們在一起的那位小姐，讓她留在艙底下，這樣的天氣，不是似乎虐待一點了嗎？」

「虐待又如何？」他的同伴聳聳肩，「我們又不是第一次虐待人家！」

「我有一個主意，」那人吃吃笑着，「我們何不把她找到這上面來，讓她晒晒太陽呢？」

「怎樣晒太陽？」

「吹吹海風，晒晒太陽，讓她享受一下嘛！」那人吃吃笑着，「替她脫光衣服，使她舒服一下！」

「這是一個好主意嗎？」他那個同伴有點担心地說：「如果給老板知道——」

「老板反正是叫我們殺她的，」那人說：「如果他不回來，我們就要殺她；如果他回來，他也不見得就要放她，他還是要把她賜給我們！」

「唔，這也是一個道理！」點着頭：「有女人，我們就沒有那麼單調啦！」

他們兩個人，眞的下到了船艙之中，站到左鶯鶯的身邊。左鶯鶯有點惶恐地看着他們，下意識地，她知道他們是來意不善了。

「你……你們想怎樣？」左鶯鶯吶吶着問。

「上去吧！」他們吃吃笑着，一個抬身，一個抬脚，就把她抬上了甲板上。

「救命！」左鶯鶯恐怖地叫了起來，「救命！」她以爲，他們可能是要把她丟進海中。

如果是這樣的話，她就完了。她的手脚都是給縛了起來，丟進了海中，她就不能游泳了。

他們把她放在甲板上，然後就哈哈笑地動手把她身上的衣服撕下來。

赤裸裸地，左鶯鶯就躺在甲板上的陽光之下。那具動人的身體，閃着青春，放射着無比的吸引力。

兩個人對她上下其手着。起先，左鶯鶯大聲抗議着、咒罵着，但是後來，她的腦筋一轉，就改變了態度了。她說：「你們想玩，不如把我的繩子解開來吧！」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左鶯鶯的泳術是不差的，如果她有機會跳進水中，她就有機會逃脫了。但那兩個人却也不是笨蛋。他們沒有理會左鶯鶯的要求，仍然是在對她上下其手。

「天！」最後，其中一個人抹着額上的汗，叫道：「眞熱！」這不是天氣的熱，而是人爲的熱了。這個女人，使他血脉沸騰，熱極了。

「下水去吧！」另一個人吃吃笑着，「我却並不怎樣熱呢！」

那個人果然一躍躍進了水中，剩下的一個人，在左鶯鶯的面前跪了下來，隔着那條泳褲，左鶯鶯看見他的身上那個怒茁着的部份。他動手把左鶯鶯脚上的繩子解下來。

「唔，你想玩嗎？」左鶯鶯吃吃笑着，「把我手上的繩子也解開來，那我就會和你玩得很好！」

那人沒有應她，只是把她脚上的繩子扯去了，然後，把她的腿子張了開來。

那人在左鶯鶯的面前把泳褲脫了下來。那怒茁的醜態，使左鶯鶯覺得有點尷尬，她考慮欲一脚踢在他那個地方上。她既然接受過了對付男人的訓練，她當然也知道，男人身上那些地方是弱點；但是，這個人給踢倒了，還有一個又如何？

她還有另一個比較安全的辦法，就是把這兩個人弄到精枯力竭，疲不能興，連站都站不起來。這一點，她是也有辦法做得到的。

對了，另一個人。

「你的同伴呢？」她問：「你不等你的朋友上來了嗎？兩個人一起玩，會好玩得多的！」

那個人，雖然在慾火如焚之中，也忽然恍然而悟了。對了，他的朋友，是在遊艇的這邊跳了下海的，他應該是以直綫向那邊游出去，應該是大概在二三十呎之外，他可以淸淸楚楚地看到的地方冒出來的，怎麼沒有看見他？

他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水面。但是毫無動靜。

「媽的，」他喃喃地咒罵着：「這小子，他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他看着水面，時間一分兩分地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

他知道不是開玩笑了，沒有人能開這種玩笑的，在水底幾分鐘不呼吸，就命都沒有了。

他再遲疑了幾分鐘，就把泳褲拉上了，然後跳下水中。

他的頭腦到底也不大好，他也沒想到，如果他那個同伴下了去就不能上來的話，他又有什麼把握能上來？

他跳下了水底，清涼的海水把他吞沒了；水是極其清澈的，因此水底的景象也很清楚，他可以望得很遠。不過，水底却不比陸地上，水再清，視野也不過是二三十呎左右而已。

超過了這個距離，由於折光的關係，景象就模糊起來。

他在水底張大着眼睛，四面望望，就可以望到大約五十呎之外，有一個影子在飄浮着。

他馬上就向那個影子游過去，不過，他游的路綫，却是斜斜向上的。因此他首先到達的就是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又再斜斜地向下面游去，這樣，當他到達那團黑影時，他就仍然有着充足的氧氣了。

而當他游近了的時候，他就可以看到，一如他所懷疑的，那團黑影，正是一具屍體。一個穿着泳褲的男人——他那個同伴。

軟軟地，在水中飄浮着。

他再踢了兩下水，游去，拉住了他這同伴的手。

不錯，人已經死了，眼睛大大地瞪着。

但是，是怎麼死的？身上又沒有傷痕。一定是淹死的！

無緣無故，怎會淹死的？

這樣想着的時候，在水底，一塊巨大的珊瑚礁下面，一個石洞裏，忽然竄出一團漆黑而帶着鮮明黃色的東西。那是一個蛙人。漆黑的是那人身上穿的潛水膠衣，而鮮明的黃色，就是他背上揹着的那隻氧氣筒了。

這個蛙人噴着氣泡，穿了蛙鞋的雙脚踢着，向那個人直竄過去。那人恐懼得心臟發大。現在，他知道他的同伴是怎會淹死的了。在水底給蛙人纏住，缺乏氧氣，那又焉能不死？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走。一個靠肺內一口氣續命的人，是沒有可能在水底下和一個蛙人對抗的。時間上根本不許可！他一轉身，就踢着水，向水面升上去。

那個蛙人愈追愈近了。很快就追到了他的脚下。

一隻手伸出來，一捉捉住了他的脚踝。

他的一隻脚踝被那人捉住了。他的心大跳了一跳，雖然在水底，他也爲之駭汗暴出。他連忙用另一隻脚踢出去。

但是，對方的手勢，是快而且勁的，他的脚一踢過去，並未踢中，反而又給那蛙人的另一隻手執住了。蛙人踢着蛙鞋，直往水底潛下去，把這人也拖了下去。

那人拚命掙扎，兩手極力爬划着，要使身子升上去，但是沒有用。他的脚不能動，只有一雙手，他這雙手，是無論如何敵不過一個蛙人脚上的蛙鞋。

於是，他好像一隻大蝦似的，把身子屈曲起來，伸手向那個蛙人抱過去。就在這個時候，那個蛙人又放了手，使他恢復自由，於是他的手這一抱，也只是抱了一個空而已！

他在水中翻了一個觔斗，又拚命地向水面游上去。肺中的空氣已不多了，他必須快點到水面呼吸一下！

但是，就在他開始向上冒升的時候，那個蛙人又一竄竄了上來。他的脚踝又被執住了，那個蛙人又成爲了一團重鐵，把他向水底拖下去。

那人一掙扎，咀巴就吐出了一個氣泡。這個氣泡直向水面升了上去。他的肺內現在沒有空氣了，不但不能掙扎，連抵抗也沒有辦法了。

肺內的需要，使他身不由主地張大了咀巴欲吸口氣。但是當然，他在水底是不可以吸到氧氣的，因爲他不是魚，沒有鰓，他這一吸，只是吸得一肺都是水，肺內的辛苦，非但得不到減輕，而且反倒是大大地增加了。

他的整具身體都痙攣了起來，這之後，他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再過了幾分鐘，他便完全不動。那蛙人放了手，他便隨着水流漂走了。

那個蛙人看着他載浮載沉的漂走了，然後才開始向上升上去，到了遊艇的旁邊，冒出了水面。

甲板上的左鶯鶯，這個時候，正目瞪口呆地在躺着，看着這個蛙人出現，奇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兩個打手跳了下水，怎麼就失踪了呢？

這個蛙人，頭冒出水面，面罩反射着日光，使左鶯鶯沒法看得清楚他在面罩之內的面目，他看了左鶯鶯好一會，然後游到艇邊，抓住那搭在船邊的繩梯，開始扳登了。

當他登上了甲板的時候，左鶯鶯還是雙手被綁着，呆坐在那裏。

照一般的習慣，蛙人離開水面，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面罩及背上的氧氣筒解下來的。可是，這個蛙人看來卻無此習慣。

他的臉上仍然罩着面罩，背上仍然揹着那沈重的氧氣筒，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左鶯鶯走過去。

他這裝扮是恐怖的，有點像一隻來自太空的怪物。

這使左鶯鶯不由自主地向後退縮，退到了船邊，無可再退了。

「你……你是誰？」左鶯鶯叫道：「你……不要過來！」

那蛙人再前進了一步，在左鶯鶯的身邊停了下來，然後把面罩除下來了。

「司馬洛！」左鶯鶯叫了起來。

司馬洛格格地笑着：「對了，正是我！你以爲是誰呢？」

「你怎麼來的？」

「我是潛水來的。」

「我的意思是，」左鶯鶯說：「你怎會找到這裏來呢？」

司馬洛把氧氣筒也解掉了，在左鶯鶯的身邊蹲了下來。

那副氧氣筒，「隆」一聲掉在甲板上。左鶯鶯在那甲板上縮成一團，又望望海中，問道：「他們呢？」

「那兩個人？」司馬洛聳聳肩：「我把他們殺死了他！」

「殺死了？你是說，你就這樣殺死了他們？」左鶯鶯詫異地看着他。

「難道你不高興嗎？」司馬洛說：「他們這樣對你，他們死了，應該是一個好消息呀！」

左鶯鶯聳聳肩：「他們到底是人呀！」

「你眞是個善心人！」司馬洛說。

左鶯鶯聳聳肩：「馬家兄弟呢？」

「死了！」

「八個人？」

「這些不是人，」司馬洛說：「如果你當他們是人，那麼你就先給他們殺死，而輪不到你殺死他們了，因爲他們不會當你是人！」

左鶯鶯看着他：「然則，司馬洛，你又當我是什麼呢？」

「百份之百是人！」司馬洛說。

「一個妓女，也百份之百是人？」左鶯鶯說。

司馬洛搖起頭來：「左鶯鶯，你不應該說這種話的，做人爲什麼要這樣自卑？」

「究竟你是怎會找到我的？」左鶯鶯問。

司馬洛拉起她的手來鬆綁，然後吻在她那隻手鈪上。「這個！這東西眞可愛，是不是？」

「哦，這個！」左鶯鶯點着頭，「你眞是料事如神！」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司馬洛說：「找點衣服穿上吧！」

「我沒有衣服，」左鶯鶯一攤兩手，身子仍然縮成一團的，「我僅有的衣服，都給他們撕掉了！他們捉我來的時候，並沒有叫我收拾行李才來！」

司馬洛到下面的底艙中去替她找，上來的時候找上來了一套女裝的比基尼泳衣。

「他們這裏只有男人的衣服，但女人泳衣倒有不少！如果這一件不適合，還可以再挑一挑的？」

左鶯鶯把那襲比基尼泳衣穿上了。試一試，是小一點，不過，泳衣對於女人來說，窄小一點是不要緊的，而且，反而會使她的身裁更顯得特出了。

「我們游泳走嗎？」她問。

「游泳會比較方便一點的，」司馬洛說：「我們在那邊上岸就可以爬上山去。只要到達公路就可以了，我的車子就停在公路邊。」

他們就依照這個方法去做。

司馬洛連氣筒和面罩都放棄了，就這樣和左鶯鶯一起跳進了水中，向岸邊游去。

他們在海灣的盡頭登岸，爬上山去。路上，左鶯鶯都很沉默，走了一半，司馬洛奇怪地瞥了她一眼，說：「鶯鶯，你沒有什麼不對吧？」

左鶯鶯聳聳肩：「爲什麼你會覺得我有什麼不對呢？」

「你太沉默了，」司馬洛說：「照你的習慣，你會堅持就地和我做愛的！」

「沒有什麼好說的！」左鶯鶯聳聳肩。

「但是照你平時的習慣，你應該堅持在這裏和我做愛的！」司馬洛說。

「你想現在來嗎？」左鶯鶯瞥了他一眼，就伸手到背後去解開泳衣的背扣。

「不！不！」司馬洛連忙按住她的手，「不要在這裏！我喜歡在一處比較有情調的環境裏。」

左鶯鶯又瞥了他一眼，神色總是有點古怪的。司馬洛是一個善於察言辨色的人，他總是懷疑，左鶯鶯是有點不對的，雖然他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不對。

他們繼續爬上去，終於到達了公路上。

左鶯鶯軟軟地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氣。「我的天，我走不動了，我眞的走不動了！」

「我來抱你走吧！」司馬洛說。

他的精力果然是充沛的，他把左鶯鶯一抱就抱了起來。左鶯鶯用手勾住他的頸子，柔順地挨在他的懷中。司馬洛就抱着她，走了一段路，到達了他收藏在樹林中的那一部萬能跑車。

他把她放進了車子的後座。

＊ ＊ ＊

一小時之後，他們便回到了酒店。

司馬洛也是把她抱進房間的。他們的打扮，自然引起途中每一個人的注目，但司馬洛卻處之泰然。

他把她放在床上，輕輕地吻她，手在她的身上輕輕地撫着。他柔聲地說：「你吃了許多苦，我會給你補償的！」

但是左鶯鶯推開了他，坐了起來。

「不，」她說：「別碰我！」

「你累了，鶯鶯，」司馬洛說：「你先睡一會吧！」

「不，司馬洛，」她說：「我要走了。」

「走？走到那裏去？」

「回家！」左鶯鶯聳聳肩：「我已經給人利用夠了！」

司馬洛奇怪地看看她：「什麼利用？」

「你早知道他們會捉我，」左鶯鶯說：「但是你卻故意讓他們捉了我去！」

「事情是一定要這樣做的。」司馬洛說。

「但如果你給他們殺死了呢？」左鶯鶯說：「那時我怎辦好？」

「我不會給他們殺死的！」司馬洛說。

左鶯鶯祇是歪着咀：「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我老早就知道的，現在又多一些證明了！」

左鶯鶯一打定了主意，就無論司馬洛怎樣勸她，她都不肯回心轉意。而事實上，他也不敢怎樣勸她，因爲，他也不想一個女人永遠跟着他。

她走了，祇留下司馬洛在那裏，孤零零的，感到無比的惆悵。使他最惆悵的是，他竟然不知道，那件間諜案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出了許多力，殺了許多人，卻仍然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明傑誘龍驤到自己精舍，被龍驤揭穿他是假乙木道人，他又不敢將龍驤殺掉，對天心教的計劃有影响，只好將龍驤放走。龍驤離開精舍後，便去找無塵道人，說有重要事情要和武當長老面談，言語間只透露南宮北背叛武當，說出乙木道長是任明傑假扮，另方面又從無塵道人身上多了解一些有關武當目前的近狀，至於飛鴿傳書給乙木道長，無塵否認是武當派寄去的，此事頗耐人尋味，首先證明武當派有內奸潛伏，掌門人玄天道長之死，是早在天心教的計劃之中，可見必是天心教潛伏在武當的人所暗害，此事面見長老後再作打算……

長老遭毒斃　誤會起紛爭

龍驤的臉上浮起一絲微笑，道：「無塵道長，關於那件事，在下已明白了十之七八，道長也不需隱瞞我了，是否你看到有人放出飛鴿？那人是誰？」

無塵道人愕了片刻，嘆了口氣，道：「請龍大俠恕貧道不能說出來，並且貧道還請大俠將此事藏於心底，不要告訴任何人。」

龍驤默然的望了無塵道人一會，頷首道：「好，在下答應你不說出此事，不過在下要奉告道長幾句話……」他話聲一頓，肅然道：「目前江湖中表面看來雖然頗爲平靜，但是暗波激盪，已經出現許多不穩的徵兆，眼見不久之後，便將出現一場大風暴，若是一個不好，我們五大劍派都將覆滅在那場風暴之下……」

無塵道人肅穆的望着龍驤，只聽他話聲停了一停，又道：「據在下所知，貴派將是首當其衝，第一個遭到他們攻擊的劍派。」

無塵道人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會，道：「貧道早就感覺到了，所以大俠在向貧道提及需有要事向五位長老稟告時，貧道便帶大俠來見玄玄師伯……」

龍驤驚道：「道長的意思是其他四位長老都……」

無塵道人搖頭道：「貧道可不敢這麼說，也不能這麼說，他們都是貧道的師長，貧道豈能懷疑他們？」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兩眼望着鐵索橋彼端的谷口，說道：「貧道所以帶大俠來此求見玄玄師伯，只因他是本門僅存的身份尊嚴之長老，有他老人家作主，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龍驤知道他不願意說，心想自己也不能勉強無塵道人，他只淡然笑了笑，道：「既是如此，我們走吧！」

無塵道人說道：「龍大俠，你還沒有回答貧道的問題呢！」

龍驤道：「噢，你是說乙木道長接到飛鴿之事？在下當時確實沒有看清楚他們的神情，也確定不了那隻飛鴿到底是要交與何人，不過……」

無塵道人臉上剛浮現起失望之色，一聽龍驤的話未完，立即又閉上了嘴，凝神傾聽起來。

龍驤話聲停頓一下，道：「不過，據在下的判斷，乙木道長絕不會是收養飛鴿之人，這可從飛鴿逕飛黃鶴樓之事可以判定，那隻傳信鴿若非是南宮北所養，牠又怎會飛回武昌？」

無塵道人想了想，搖頭道：「貧道對於大俠之言還有點不明白。」

龍驤道：「南宮北在武昌城外有一所極大的莊院，他本可在那兒宴客的，可是他却偏偏改在黃鶴樓，並且還費了不少的苦心……」

他將當天自己站在黃鶴樓的欄杆邊向江中望去，親眼看到乙木道長被南宮北和任明傑共同擒住的情形大概的說了一遍。

無塵道人瞪眼呆立半晌，道：「果然如此！」

他的臉上泛起一絲笑意，道：「這眞是大幸，好在他們還沒有大擧行事，便被大俠你發現了，不然將來……」他吁了口氣，道：「到那時武當的下場就不敢想像了。」

龍驤苦笑道：「我們就算曉得他們有背叛武當之事，也不能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而且……」

他搖頭忖道：「那天心教的勢力龐大無比，加之又神秘難測，此時又該如何去找出他們的總舵所在？就算能找到他們的總舵，放眼江湖，有多少人足夠力量能與他們抗衡的……」

無塵道人見龍驤沉默不語，問道：「大俠你是……」

龍驤搖了搖頭，說道：「沒什麼，在下只是覺得這件事非常可怕，說不定牽一髮能動整體，對於整個武林的大勢都有影響……」

無塵道人沉默片刻道：「看來此事是不能輕擧妄動了……」

他一拉龍驤，道：「走，我們還是去快見玄玄師伯，將整個事情稟告他老人家再說。」

龍驤道：「現在只有如此了。」

他們兩人施展出輕身功夫，飛身躍上那條寬僅三尺的鐵索吊橋，轉眼之間，便已越過十數丈外，到達了對岸……

過了鐵橋，迎面是兩座高矗的山崖，崖上有人釘了一塊木板，上面刻着：「鬱雷谷」三個大字。

無塵道人不再說話，帶着龍驤奔進谷裏。

谷中地勢低凹，滿是石樑石筍，一眼望去，簡直沒有一條路好走。

無塵道人對於此處的地形似乎很熟悉，他拉着龍驤的手道：「大俠走好！」

他繞行在那一根根矗立如劍的石筍間，一直行了約有半個時辰方始越過那一片片石筍佈滿的窪地。

過了一片小小的竹林，便見眼前豁然開朗。

無塵道人吁了口氣，放開龍驤的手，道：「好在我常來，不然差點忘了路。」

龍驤曉得剛才行過的那片石筍，必是被玄玄道長用來佈置一道陣法，以防止外人闖進的。

他抬頭望去，但見眼前一片開朗的盆地，在那盆地的中間；建築着一排三間石室。

那一排三間石室所建築的形式非常古樸，整個外貌雖是以粗糙的巨石所蓋成，但是由於牆上爬滿了一種長着粉紅色小花的藤蔓，使得那幢巨屋顯得極爲精緻而美麗。

龍驤站在谷中瀏覽了一下四處的景色，禁不住讚道：「令師伯的眼光不錯，還了這麼一處優美的谷地裏建屋居住……」

無塵道人道：「這兒以前還是一片荒谷，玄玄師伯來到這兒以後，開始動手建屋闢地，花了幾年功夫，才造成今日這般樣子……」

他的話聲頓了頓，又道：「這兒原來除了雜木野草之外什麼都沒有，師伯爲了不願擾及我們這些晚輩給他送飯，便在屋後的山坡闢出一塊地種植蔬菜和枸杞，他老人家平常所食用的便是自己所種植的，不過近兩年來，他老人家已到了辟穀不食的地步，每半月一次到山裏深處，採拮野菰，伏苓食用，好在水源不缺，所以他也沒有什麼地方需要勞動我們了……」

龍驤從無塵道人的話中聽出他對於玄玄道長的虔敬之心，也深爲瞭解一個修道人的闢地潛修之苦。

他肅然道：「令師伯在這種環境裏潛心苦修，數十年下來，他必定有很高的成就……」

無塵道人頷首道：「他老人家很少到前山去，所以他在武學上有些什麼新的創式，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很少曉得，不過因爲我跟他老人家比較接近，時常到鬱雷谷裏來找他老人家，所以曉得他最近新創了五個劍式，那是爲了彌補本門亂披風劍法失去的五招精華所創的……」

他望了龍驤一眼，略一沉吟，道：「半個月之前，避塵師兄便曾來此接受玄玄師伯的傳授這五招劍法，據他事後說及這五招劍法頗爲精奧，連環五招攻出，有如風雷暴發，威猛無匹。」

龍驤曉得無塵道人是提示自己注意，他心中頗爲感激，正想要說兩句多謝的話，已聽得無塵道人說道：「龍大俠，我們到丹房去吧，如果玄玄師伯不在，只要敲一敲鐘，他老人家便可自內室出來。」

龍驤嚥下了要說的話，輕輕的握了握無塵道人的手，表示出他心裏的感激。

無塵道人淡然一笑，道：「希望大俠能堅毅不拔，集中全力在挽救武林厄運之上，那麼貧道也將很高興……」他深深的吸了口氣，道：「龍大俠，我們走吧！」

他們進入坦平的谷地裏，很快地便走到石屋之前。

無塵道人站在那以粗大的松木釘成的木門前，伸手拍了拍門，恭聲道：「弟子無塵，求見玄玄師伯。」

谷裏響起了一陣低低的廻聲，好一會方始止歇，可是龍驤却沒有聽到屋中有人應聲。

無塵道人側首道：「大概玄玄師伯已在內室入定，你我先進去吧！」

龍驤道：「我們不必打擾令師伯入定了，就在這兒等一下……」

無塵道人說道：「他老人家一入定，

非要到午夜才能醒來，我們豈能在此等那麽久？還是到丹房裏敲鐘吧，鐘聲一響，他老人家馬上便會醒來。」

等到那陣響聲一停，無塵道人推開了木門，領先走進屋內。

龍驤緊跟着無塵道人的身後進入屋中，還沒看清楚屋中的情形，已聽得無塵道人發出一陣驚呼，叫道：「師伯，你老人家……」

無塵道人一面說着話，一面向着屋裏奔去，但是他才奔出不到七尺，便話聲一噎，全身一顫，霍地停了下來……

龍驤才從屋外走進室內，一時之間，由於光綫的不够明亮，沒有看清楚屋中的情形。

可是等到無塵道人發出那聲驚呼之後，他立即便看清室內的一切。

首先映進他眼中的是一座高及人腰的小圓鼎，和一張四面的石几，目光一閃，他隨即又看到了一個身穿八卦道袍的道人扒伏在地上……

無塵道人邁步向那扒伏在地上的道人奔去時，龍驤已飛快的移動身形，掠到石几之傍。

他比無塵道人更快一分的蹲下身來，可是當他要伸手撥動那個道人的身軀時，他已看到那個道人側着擺在地面的面龐。

那是一張非常恐怖的臉孔，臉上的肌肉，僵硬地曲扭着，兩眼圓瞪有如銅鈴，從張開的嘴裏流出來的血液貼在頷下的長髯上，使得長長的黑髯凌亂不堪，一片狼藉……

像這種恐怖的神情倒沒有使龍驤嚇住，而是龍驤看到了那個老道的臉龐和嘴唇上一片紫黑之色，使得他心中一動，趕緊把伸出去的手，又縮了回來。

他的手剛縮回來，無塵道人也正好伸手出去，想要扶起那扒伏在地上的老道。

龍驤來不及出言喝止無塵道人，他曲肘一撞，已在無塵道人的手指觸及那老道身上的一刹之前，撞在對方的的腰上。

無塵道人根本沒有提防，加之他距離龍驤又近，等到一感覺出龍驤突然飛肘撞來時已不及閃開，當下被龍驤這一肘撞得身軀飛了起來，跌出七尺之外。

他痛苦的哼了一聲，站將起來，怒吼一下，便往龍驤撲來。

龍驤一肘撞飛無塵，身形一長，立身站起，正要出言向無塵道人解釋一下，却已見到對方撲了過來。

無塵道人飛身撲到龍驤的面前，左掌一揚，右手握拳，迅如電閃般的往龍驤當胸擂去。

龍驤生恐自己出手相抗，而使得無塵道人更加誤會自己，因此他兩手垂在脅旁，閃身讓了開去，一面開聲道：「無塵道長，你聽……」

無塵道人根本沒容許龍驤有說話的餘地，眼見自己一拳落空，立即進步挪身，右拳一收，左拳便已閃電擊出。

刹時之間，室內拳風呼呼直響，等到無塵道人連續攻出十二拳之多，龍驤已退到牆邊。

無塵道人見到自己連攻十二拳，竟是拳拳落空，沒有一招擊中對方，他的眼中幾乎都噴出火來。

一見龍驤被逼到牆邊，再也沒有退路可走，無塵道人大吼一聲，雙拳齊揚，一招「風雷驟發」拳上帶動沉重的勁道，往龍驤的兩太陽穴擊去。

但聽得「嘭」地一聲大響，他這兩拳同時擊中了石牆之上，拳背落處，將那以巨石砌成的石壁，硬生生的擊穿了兩個大洞。

無塵道人的兩隻拳頭自石壁穿洞之處穿了出去，他心中一震，方待拔拳轉身，，右肩之上已被一隻手掌搭住。

他大吃一驚，抽回了雙拳，雙膝一彎，想要旋轉身軀，繼續攻擊，却突然感到壓在肩上的那隻手掌，重逾泰山的壓了下來。

他的心裏雖然吃驚，可是却不甘心就此被龍驤制住，穩定了馬步，提起一股眞力，猛然往上頂去。

他這裏剛一運功上頂，龍驤搭在他肩上的那隻手掌也加了兩成力道下壓，只見無塵道人的身軀搖晃了一下，始終無法將壓在肩上的那隻手掌拋開。

無塵道人一連運功上衝三次，三次都被龍驤壓了下來，他終於吁了口氣，拋去了運功相抗的念頭。

他的力道一卸，身後已傳來龍驤低沉的話聲：「無塵道長，你先冷靜一下，聽在下把話說清楚……」

無塵道人怒道：「你這樣對付貧道，算是……」

他一出聲，才發覺搭在肩上的那隻手掌竟也將力道全部卸住，當下話聲一頓，猛地旋身過來。

龍驤見到自己已經表明態度，也不再繼續運功，一見無塵道人旋身，立即收回右掌，退出六尺之外。

無塵道人旋轉身軀，看到龍驤便站在身前不遠，他深吸口氣，猛地大步跨出，一掌便向對方胸前拍去。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似是喪失理智，自己一再相讓，並且還使出本領制伏對方一次，對方依舊不停手攻擊，心中也不由得怒火勃生。

但是當他一看到無塵滿臉悲憤，兩眼火紅的模樣，心中一動，忖道：「無塵道人本來是一個很和善很有理智的人，他又怎會變成這個樣子，難道是因爲我曲肘撞了他一下嗎？不，我那一肘用的全是輕力，只將他的身軀撞開，並沒有傷到他的內腑，他不可能生這麽大的氣，那麽他的喪失理智，還是爲了這老道的死……」

心中意念電閃而過，他沒等對方一掌拍到，已大喝一聲道：「住手！」

他這一聲大喝，是運集全身內力發將出來的，雖然與佛門「獅子吼」不同，却有同樣的功效。

無塵道人受了這當頭一喝，全身一震，那隻擊出的手掌頓時停在面前，不再前擊。

他的眼珠子一陣轉動，好半晌，才回過神來，喃喃地自語說道：「我這是做什麽。」

龍驤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道長，你的精神太緊張了，你要放鬆點。」

無塵道人臉上的肌肉一抽動，從眼中掉出兩顆淚珠，泣道：「玄玄師伯，他老人家死了……」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的年紀都不小了，可是哭起來跟個孩子似的。

他曉得那是因爲無塵道人自幼上山修練，一直到現在，從未下山，沒有感染到世俗的虛偽，還保持着心性的純樸善良之故。

當然，他跟玄玄道人之間的感情一定很深，否則不會在驟然見到玄玄道人死後，由於悲痛之極，而幾至理智喪去。

龍驤輕輕的嘆了一聲道：「令師伯已經死了，道長你也不必過份傷心……」

無塵道人突然放聲大叫道：「是誰害死他的，是誰？」

龍驤說道：「道長，你不必激動，待在下查看一下現場，也許可以獲得一點綫索……」

無塵道人睜着一雙淚眼，問道：「你……你爲什麽撞我一下？難道你……」

龍驤連忙道：「道長不要誤會，在下不願你觸及令師伯的遺體，是因爲他是中毒而死的，以令師伯的功力，仍然擋不住那種毒性的發作，這可以見得他身上所中之毒該是如何厲害了……」

他頓了頓，又道：「在下唯恐道長你不小心沾上了鉅毒，而遭致到傷害，所以才……」

無塵道人的心神已漸漸安定下來，他拭了拭臉上的淚痕，道：「如此說來，貧道要多謝大俠相救了？」

龍驤道：「在下是有這份責任，道長不必言謝。」

無塵道人打了個稽首，道：「請大俠原諒貧道一時失態……」

他側目望了玄玄道人的屍體一眼，沉痛地說道：「貧道雖說不是玄玄師伯的弟子，可是，他老人家一向對我很好，因此貧道在一見到他老人家驟而遭人所害時才會……」

他說着說着，眼眶一紅，淚水又情不自禁的流了出來。

龍驤道：「道長本性眞純樸實，在下非常感佩，但是令師伯已經去世，人死不能復生，道長理該節哀……」

他吁了口氣，蹲下身去，道：「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是遭受何人所害。」

龍驤行走江湖達三年之久，對於一般的江湖鬼魅技倆頗爲清楚，他曉得有些黑道歹人是以毒藥暗器成名天下，其中有些鉅毒是見血封喉，更厲害的竟然只要肌膚觸及，鉅毒便能自毛孔裏滲進人體。

像這樣的鉅毒，確實是使人防不勝防，而往往使得那些中毒死去的人的親屬都連續在不小心之下，感染了鉅毒而致死去的。

是以龍驤才會飛肘撞開無塵道人，就是爲了防備玄玄道人中的那種殺人不見血的鉅毒。

他蹲下身來，取下玉龍寶劍，把玄玄道人伏臥的身軀，撥得翻轉過來。

目光閃動，龍驤從玄玄道人僵直的臉上移過他身上着的八卦道袍，很快地便落在玄玄道人的右手上。

玄玄道人的左手緊緊的扼住自己的喉嚨，絕非是自殺，而是中毒之後，痛苦不堪，有呼吸不出的困難，這才用手扼住咽喉。

但是那隻緊握的右手呢？

龍驤略一沉吟，站了起來，用脚踩住玄玄道人的右手手臂，再以劍柄撬開他的那緊握的右手。

果然他所料想的沒錯，玄玄道人的手裏握着一隻金光閃閃的蜈蚣。

無塵道人就站立在一傍，他見到玄玄道人緊握的右手被龍驤以劍鞘撥開之後，手掌之中握着一隻金光閃閃的蜈蚣。

他不禁發出一驚聲呃，蹲下身來，道：「這是什麽？」

龍驤生恐他會以手去抓住那隻金蜈蚣，趕緊出聲警告，道：「千萬不要用手去碰它。」

他從自己的外袍撕下一塊布來，在手上纏了兩道，這才去抓起那隻金蜈蚣。

他的目光非常銳利，只見那隻金蜈蚣一離開玄玄道人的右手，掌心之上立即湧現兩點細小的血珠。

那兩點血珠也是紫黑之色，與中毒後的手上肌膚是完全一樣，若非龍驤的眼力够，根本不易看到。

他舉起那隻金蜈蚣放在眼前，凝目望去，只見那隻金蜈蚣長僅寸許，百足齊備，眼睛和長鬚都鑄造得非常清楚，通體是以純金精工打造而成，由於手工精細，眞是栩栩如生。

龍驤把手中的金蜈蚣擺動了一下，只見蜈蚣的兩隻短鬚閃出黯藍色的光輝，顯然這條金蜈蚣只有兩鬚上有毒……。

他看到這等精細的蜈蚣，不禁讚嘆道：「鑄造那條蜈蚣之人眞是天才，他把毒液藏在蜈蚣鬚上，又有何人會提防到那上面去。」

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你在江湖行走過，可曉得江湖上有誰是以這種毒蜈蚣暗器成名的。」

龍驤凝神想了一下，搖搖頭說道：「在下沒有聽說過誰是以這種金蜈蚣成名的人。」

他話聲一頓，又道：「武林中除了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成名之外，當今就只有百粵千手毒客侯行鈞用毒藥暗器了，但他的暗器只有毒梭，毒鐵藜，五毒釘三種，却沒聽說他有這種金蜈蚣……」

無塵道人說道：「四川唐門和侯行鈞總有嫌疑，我們一定派人徹查……」

× × ×

龍驤默然片刻，才說道：「依在下之見，這種金蜈蚣好像不是暗器，而是一種標幟，因爲這條蜈蚣通體都是以黃金鑄成，道長你想想，天下有誰以黃金鑄造暗器的？」

無塵道人略一沉吟，道：「那麽，龍大俠可有聽過武林中何人以金蜈蚣作爲信物的？」

龍驤搖搖頭道：「在下出道江湖才三年之久，武林有許多成名的高手，我都沒有見過，當然也有許多成名在二十年前的老一輩高人，因爲他們隱居起來，不再現跡江湖，所以他們昔日的聲譽不再被武林中提起，對於那些人，在下又如何能够曉得？」

無塵道人說道：「如果這隻金蜈蚣的主人眞是成名數十年的高手，那麽只要一

問師父他們便可以曉得了。」

龍驤將金蜈蚣包好，交給無塵道人，說道：「道長先把金蜈蚣收好，待在下再細查看一下屋中的情形。」

無塵道人接過金蜈蚣，揣進懷中，說道：「龍大俠，你看玄玄師伯中毒有多久了？」

龍驤道：「像這種鉅毒是見血便封喉的，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便可致人於死，所以令師伯到底中毒多久，在下無法看得出來……」

他沉吟了一下，道：「道長，到這兒的路，除了我們剛才走過的那條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路？」

無塵道人搖頭道：「沒有了。」

龍驤喃喃自語道：「這兒旣然只有那一條路，並且又是如此隱秘，來人又如何曉得進來的？除非他是武當派的，外人絕不可能……」

他默然不語，低頭在四下查看了一下，然後指着那張高僅至膝的石几，道：「道長你看！」

無塵道人順着他所指之處望去，只見石几的邊緣竟然印着半隻很深的掌痕。

那半隻掌痕從掌心直到手指，由於痕印陷下達半寸之深，是以連手指的關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這是玄玄師伯的掌印……」無塵道人失聲道：「怎麽我剛才沒有看見呢？」

龍驤道：「我們才一進室內時，看見令師伯倒地，驚慌之下自然不會注意到這些小節之處，並且這半隻掌印是剛好落在石几的邊緣，猛一看去，還以爲是由於年日深遠之故，石几缺了一塊……」

他腦海之中已經有了定案，略一忖想，道：「據在下的猜測，那暗害令師伯的人必是令師伯熟悉之人，否則令師伯不會請他進來室中，請他坐在面前，想必是那人在談話之中取出金蜈蚣來，令師伯用手去取來觀看，以致中下鉅毒，他在中毒之後，馬上便發現對方的陷害，這才揮掌攻去……」

他話聲頓了頓，道：「當然他在中毒之後，比不得平時，是以這一掌沒有拍中對方，而讓對方閃身躲開，於是這一掌就落在石几上……」

無塵道人聽得龍驤娓娓道來，他的腦海中立即浮現起玄玄師伯被人暗算，身中鉅毒之後，還強忍着毒發的痛苦，揮掌向對方拍去，却被敵人閃開，以致那一掌落空，拍在石几上的情形……

他可以想像出玄玄道長鉅毒發作，在不住掙扎時的那份痛苦神情……

他愈想愈是難過，到了後來，似乎有一把刀子在慢慢的割着他的心似的，使得他痛苦不堪。

他臉上的肌肉開始起了一陣痙攣，喃喃道：「我爲什麽不早來一步？爲什麽不早來一步，以致他老人家……」

龍驤沉聲安慰道：「道長，你不必難過……」

無塵道人狂吼一聲道：「我不必難過？你叫我怎能不難過？我的心都快炸了，你還……」

「道長！」龍驤出聲遏止了他的狂聲大叫，然後說道：「你想不想替令師伯報仇？」

無塵道人一怔，道：「我恨不得將那人撕成片片……」

龍驤沒等他說完，站了起來，道：「好，我們趕快到山後面去搜索，或許那人還沒走遠！」

無塵道人的眼睛睜得老大，一拍脅下掛着的長劍，道：「什麽？那人害了師伯之後，竟然還敢在附近逗留。」

龍驤道：「方才在下曾仔細的思考了一下，旣然到鬱雷谷的路只有那麽一條，而我們從鐵索橋行走過來時，却沒有碰上任何人離開，這可見那人並沒有馬上離開此地……」

他指着那粗木釘成的大門，道：「你看這個大門，我們方才進來之時還是關得好好的，那麽那人必是從後面的內室出去的……」

「對！」無塵道人重重地一拍劍鞘，站了起來，興奮地道：「那人一定是從內室的窗裏出去的，或許在我們進來的時候他還藏在裏面……」

說着，他使想推開木門，進入內室去搜查。

龍驤連忙伸手攔阻，道：「我們已在這兒逗留如此之久，那人絕不會留在內室，我們還是到外面去搜查一下。」

無塵道人赧然道：「這都怪貧道不好，剛才……」

龍驤曉得無塵道人是想起剛才失態之事，他搖了搖頭道：「不，道長乃是性情中人，驟然見到令師伯被害，必定會有那樣的反應，倒是在下的經驗不够，一時没有想到那麽多，若那人已經溜走，在下實在是遺憾……」他話聲頓了頓，道：「不過若非有這段時間可供在下思考，在下絕不會想到那麽多的答案，發現那麽多的問題……」

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你的意思是……」

龍驤道：「在下可以肯定那個以金蜈蚣暗害令師伯的就是貴派中人，並且在貴派的地位還不低。」

無塵道人默然片刻，道：「龍大俠，會不會是乙木師叔？你不是說他是金臂劍魔任明傑所易容裝扮的？」

龍驤搖搖頭，說道：「不可能會是他，因爲他絕不會曉得有這條小道的，如果他也會到這裏來的話，一定是有第二個人帶他前來，那個人才正是出手謀害令師伯之人。」

無塵道人臉色凝肅地問道：「龍大俠，你認爲那人是誰呢？」

龍驤又搖了搖頭，才說道：「在下並不曉得那人是誰，但是在下却可以指出那人……」

他話聲一頓，目光逼視着無塵道人，沉聲問道：「道長能否告訴在下，數日之前，貴派玄天掌門逝世之時，那個施放信鴿之人是誰？」

龍驤這句話如同一枝利箭樣的射進無塵道人的心中，但見他的臉色驟然一變，好半晌都沒說出話來。

龍驤看到他的神態，心中疑雲湧起，又追問了一句，道：「道長方才不是說曾經見到人放出飛鴿嗎？那人是誰？」

無塵道人極爲困難地道：「貧道……貧道……」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又道：「貧道並沒有說過曾見到有人放出白鴿。」

龍驤嘆了一口氣，說道：「道長，那人一定是暗害令師伯之人，你何不說出來呢？」

「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無塵道人搖頭道：「貧道相信他絕不可能這麽做，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敢相信。」

龍驤嘆了口氣道：「好罷，道長旣然不相信也就算了，在下本來不該伸手管這件事的……」

無塵道人深深的注視着龍驤一眼，眼中充滿了複雜的情緒。

他搓了搓手，才說道：「龍大俠，貧道……」

龍驤淡然一笑，道：「道長不必介意在下之言，在下也許是在吹毛求疵，判斷得不一定正確。」

他暗暗的吁了口氣，道：「道長，我們不必多站在這裏了，還是到後山去搜查一下吧！」

無塵道人如釋重担的點了點頭，道：「我們走吧。」

他啓開了大門，領先走出了石屋。

龍驤走出陰暗的石室，站立在清朗的陽光之下，心中興起了無限的感慨，暗暗忖道：「想不到在朗朗的白日之下，身爲武林五大劍派之首的武當派也會發生這等卑鄙可怕的暗殺，可見得這個名門大派已經腐敗到何等程度？怪不得天下邪魔羣起，天心教竟然抱着那麽大的野心，想要一統武林……」

無塵道人看到龍驤出得門來，一直默然無語，他心中的內疚之情使得他愧於面對龍驤。

他的眼睛在四處轉動了一下，但見白雲依然在蔚藍的穹空浮動，雄偉的青山依然默默無語，那廻繞在樹梢的微風，依然輕悄的走動着，可是……

「可是，玄玄師伯却已經被害了！」無塵道人痛苦地思忖道：「他那會被害呢？而那暗害他的人却會是……」他不敢繼續再想下去，重重的摔頭，似想拋開那噩夢似的陰影，但是，他却一直忘不了龍驤所說的那些話……他緊緊的握了握劍柄，竭力從胡思亂想的泥淖裏掙脫出來。

深深的吸了口氣，他平靜了一下激動的心神，側首問道：「龍大俠，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搜索？」

龍驤頷首道：「我們分成兩路從屋後包抄過去，若是遇有外人，立即高聲招呼另一個人，此處的地形特殊，回聲可以傳出老遠，不怕聽不到。」

無塵道人點了點頭，拔出長劍，說道：「我從這邊去，龍大俠，你從另一邊去吧？」

龍驤道：「道長要小心點，若是我們沒有碰到人，再回到屋前聚合。」

他說完了話，向着石屋右奔去。

經過了一片稀疏的樹林，龍驤來到一塊小小的菜圃前，圃中的青菜在陽光的照晒之下，菜葉低垂，似在甜睡之中。

龍驤站在菜圃之前，望着那一片整齊的園地，忖道：「像這樣一個與世無爭，闢室苦修的人，竟也會……」

他的這個意念未了，突然聽得身後一聲輕響，接着便是一陣刺耳的劍嘯之聲，向自己的背後刺到。

在武當後山的鬱雷谷裏，龍驤發現了玄玄道長被人害死，他並且推斷出那施展毒手暗害玄玄道長的人並非外人，而是武當派中的自己人。

他跟無塵道人一同往山後搜查，兩人分道而行，龍驤是從石屋的右側躍上山去的，當他來到山坡上玄玄道人親手開闢的菜圃前，看到那一片生機旺盛的青菜，緬想起玄玄道人生長的刻苦自勵，禁不住起了一陣感慨。

就在他心中興起無限的感慨時，背後突然襲來一陣凌厲的劍風。

那種金風破叉的聲一進入龍驤的耳中，立即便令他全身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整個散亂的思想都凝聚在一點。

那急襲上身的凌厲劍氣來得極快，將至龍驤的背後時，由於劍上勁道的湧現，發出刺耳的劍嘯之聲。

龍驤的眼中射出一股凜然的光芒，在劍風及體的刹那，霍地轉過身來。

隨着腳下的急旋，他的身軀已轉開了五尺。

一枝精亮的長劍堪堪在龍驤旋身的一刹，往他身旁刺過。

龍驤在轉身的刹那，已看清了那身後突然以長劍襲來的人是一個瘦削身材的老道。

那個老道身高不足五尺，頷下的灰色長髯倒有半尺多，加上他穿着一襲寬大的八卦水火道袍，襯上一張焦黃瘦削的臉孔，使人有種滑稽的感覺。

他似乎沒料到龍驤閃避得那樣快捷，是以臉上儘是錯愕之色，微微一楞，劍鋒急轉，划起一條半圓形的光弧，向着龍驤咽喉刺去。

龍驤一見那個老道，心中一動，浮起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就是這個老道謀害玄玄道長！」

他剛把那老道的形貌看清楚，已見到對方劍鋒一轉，自劍尖上飛起三點光芒影，向自已咽喉和胸口襲到。

他吸腹挪身，整個身軀往後一倒，如同一支箭矢倒射而出。

那個老道一見龍驤動作矯捷，身法美妙，自己攻出的這一式快劍又被避過，臉上立即浮起一層煞氣，沉聲道：「你還想往那裏跑？」

喝聲之中，他身隨劍走，連人帶劍的飛射而起，長劍閃出一片燦爛的光華，已將龍驤全身罩住。

龍驤大喝了一聲，喝道：「好毒辣的劍！」

他在對方劍光及身的刹那，雙臂一抖，頓時如同一隻展開雙翼的大鳥，冲天飛起。

一片扇形的劍幕似孔雀張開的尾翎，在龍驤的腳下洒將而出。

激盪的劍風發出一陣嗤嗤的聲響，使得龍驤的衣袍不住地獵獵作響，那森寒的劍氣幾乎滲入他的肌膚，使得他起了一陣凜然之感。

龍驤身在空中，張開的四肢一縮一彈

繼承人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 著

H.K.N.G.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如同一片落葉般飄落在三丈開外。

那個老道見到自己一連三招快劍，都沒有將面前這個年青的龍驪截住，他心中一凜，臉上的顏色更加難看，長劍一收，手肘縮在脅下，飛身掠出兩丈，身軀一長，長劍乍揚，便待向龍驪繼續攻去。

他在距離龍驪面前不足七尺之處，劍鋒一展，方待遞招出劍時，突然覺察到一股森寒的劍氣悄無聲息的侵襲而來。

他心中大震，急速移動的身軀戛然一頓，遞出的長劍猛地收回護胸，抵擋那道急射而至的凌厲劍氣。

但是當他擺好了架式，却見到龍驪昂身凝立，左手按住小腹，右手握着長劍，僅僅抽出不到一尺的劍刃。

龍驪臉色凝肅，俊逸的臉龐上佈滿一層凜然無畏的氣勢，他全身的功力全都運起，凝聚在劍刃之上，使得那露出在劍鞘外的半截劍刃，閃出寒凜的光華。

那個老道練劍數十年，自然曉得龍驪氣宇昂藏，凝劍運氣，雖說劍未抽出，却已似劍鋒指在對方的咽喉，只要對方稍有動靜，立即便將致人於死。

他心中大驚，忖道：「他的年紀如此之輕，表現在劍上的功力却較之練劍二十餘年的老手還要厲害，怪不得……」

龍驪凝望了那老道好一會，沉聲道：「在下已經讓過你三招了，你還想要怎麼樣？」

那老道嘿嘿冷笑一聲，道：「施主若是仗着武功高深，便闖上武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龍驪左手一伸，阻止對方繼續說下去：「你不必說這些話！」

他的眼中射出兩道爍亮的光芒，沉聲說道：「在下如何上得武當，那是在下的事情，但是道長你這麼一大把年紀，却連一點江湖規矩都不懂，驟而在人背後施以暗算，這難道便是武當高人所應有的態度嗎？」

那老道臉上一紅，老羞成怒，喝道：「你侵入武當，還敢侮辱貧道……」

他蓄住全身的眞力，運腕一抖，劍刃頓時一陣顫動，發出嗡嗡之聲。

他唯恐龍驪會說出更難聽的話來，不等龍驪開口，在劍刃振動之中，已緩步向前行去。

龍驪見到那個老道運勁一抖，劍刃不住顫動，隨着對方緩步行來，劍鋒擺動的幅度愈來愈大，四下湧起一道沉重而尖銳的劍勁，侵襲上身。他絲毫不敢怠慢，手腕一揚，「嗆」地一聲輕響，已拔出玉龍劍來。

那個老道臉色凝重，握劍的右手，不住顫動，緩緩舉高，彷彿那支長劍在驟然之間已變爲千鈞之重，使他有不勝負荷之苦。

龍驪自從下山，還沒來到武當之前，沿路之上碰到許多隱迹武林十多年重又返回江湖的高手，使得他在搏鬥的經驗上，較之以前何止增加十倍？

這種經驗上的獲得增進，磨練得他的眼力更加銳利，劍法更加凌厲，使得他本身的潛力發揮出十成，足以躋身一流劍手之林。

這就是爲何在初次與金臂劍魔交手時雙方技藝相差甚遠，而後來却與任明傑戰成平手的原因。

此刻，他一見那個老道舉劍重若千鈞的嚴肅神態，馬上便看出對方是要施展內家劍術，想憑內力壓制自己。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淺笑，忖道：「這個老道眞是不知好歹，他看到單憑劍法的變化不是我的敵手，所以要以內力來折服我……」

他驀地發出了一聲大喝，說道：「且慢！」

那個老道陰陰的一笑，沒有理會龍驪的話，已將長劍緩緩舉到眉宇之間，繼續一步一步的緩緩向對方逼將過去。

龍驪沉聲道：「老道，你爲何不先報上名來？然後再……」

那個老道咧唇陰笑了一聲，才說道：「你既然闖入武當，怎不弄清楚貧道的道號……」

龍驪聽那個老道這麼一說，曉得自己若不報出姓名，那麼這場比劍是免不了的，他啓口道：「在下……」

那個老道似乎存心不讓龍驪報出姓名，低吼一聲道：「貧道管你是誰，將你擒住以後便知道。」

他不等龍驪再有說話的餘地，舉劍一引，霍地斜劈過去。

他的劍上已經蓄足勁道，這一劈將出去，幾有泰山崩落之威，激盪的勁風劍氣，將方圓三尺之內的空間都塡得滿滿。

龍驪的衣袍往後飛起，不住的波動中，他整個軀體都彷彿被那陣劍風撞得離地騰空。

他飄飛起丈許多高，倏地發出一聲長嘯，在空中翻了個身，頭下脚上的往那老道撲去。

一道耀眼的劍虹繚繞而起，經天而降投入那個老道揮射出的劍幕裏。

雙劍一錯，迸起兩點火花，只聽鏘鏘兩聲脆響，半截刃飛出二丈之外，兩條人影分了開來。

龍驪挺身肅立，右手握着玉龍劍環抱於懷，而那個老道却是面色慘白，握着半截斷劍，站在距離龍驪約八尺之外，似同一尊石像屹立在那兒，動都沒動一下。

他兩眼死盯着龍驪，幾乎要噴出火來，默立片刻，胸腹一陣鼓動，自緊抿的嘴角流出一條血水……

龍驪嘴角浮起一絲淺笑，心中忖道：「我還道我的內力較他相差太遠，所以方才施出『金頂佛光』這一招時，將全身的力道都使出來了，結果還是不免受到震動，內腑氣血波動不已，敢情他也受到了內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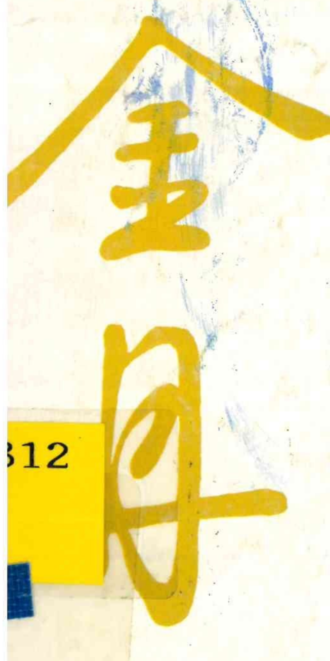
那個老道以袍袖抹掉嘴角的血迹，道：「尊駕的武功確實高超，但是你既闖上武當，貧道就不讓你有下山的機會……」

龍驪淡然一笑，說道：「好說，好說，在下倒不怕留在武當，不論你把什麼人找來都沒有關係，不過在下有件事需要問你……」

他凝目緊盯着那個老道，沉聲道：「你不在武當前山，來到這後山做什麼？」

那個老道怪笑一聲，道：「貧道心中正在起疑，你是何人，到武當後山來作什麼？」

（未完・十三）


312

